

第六十四回

安禄山惊破霓裳曲 杨贵妃醉戏小黄门

杨贵妃提着娇脆的声音唱道：

“花繁浓艳想容颜，云想衣裳，光璨新装，谁似可怜飞燕？娇懒名花国色，笑微微，常得君主看；向春风，解释春愁，沉香亭同倚栏杆。”

玄宗听毕，大喜，命左右献上玉杯，进葡萄酒。正嬉笑的时候，高力士头顶着冰盘，献上满盘红艳的荔枝；贵妃见了荔枝，不觉嫣然一笑。合殿宫娥，齐声娇呼万岁。玄宗又传谕：命小部乐队奏曲。小部，是梨园法部所置。共小儿女三十人，年皆在十五岁以下；当日所奏新曲，因未有曲名，玄宗便赐名《荔枝香》。杨贵妃这时酒醉腰软，便向万岁告辞；宫女捧着荔枝，退回后宫去。

这里杨国忠见皇帝罢宴，便从袖中拿出边报来，奏明安禄山起四路人马，打向中原来。玄宗看了，不觉大惊。说道：“这孩儿竟做出这等大逆来！此去范阳，逼近潼关；潼关有失，京师便不能保。如今事已危急，非朕亲去招降不可。”杨国忠站在一旁，满脸露着得意之色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陛下当初不信臣言，至有今日之变。”玄宗立刻传命，宣召太子进宫；又把几位亲信大臣，召进宫来。玄宗说明欲使皇太子监国，御驾亲征去。杨国忠听了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忙向众大臣暗暗地递过眼色去；谁不是看着杨国忠的脸色说话的，当时众大臣一齐奏劝：“禄山小儿，谅也无什大力，陛下只须下诏与灵武太守郭子仪，潼关将军哥舒翰，命他二人并力杀贼，坚守关隘，必无大患。”那皇太子也奏说：“父亲年高，不宜劳苦。”高力士和杨国忠二人也竭力劝阻，玄宗才把心放下。当夜下诏，着郭子仪、哥舒翰二人，力守关隘，速平贼寇。但玄宗有事在心，回到后宫去，一连几天，酒也不饮，歌舞也消沉。杨贵妃陪侍在一旁，各有各的心事，自然也减少欢笑。顿时把热闹的唐宫，冷静下来。

玄宗在宫中一连一个多月，不见边报，心头愈是焦急；又悄悄地去把皇太子宣召进宫来，商量欲御驾亲征，令太子留守京师。这消息传在杨贵妃耳中，便暗地里打发高力士出宫去，报与杨丞相知道。那杨国忠得了消息，便大起恐慌，立刻去把秦国、虢国、韩国三夫人，和两位哥哥请到府中来商议。大家齐声说：“皇太子若一朝掌大权，我姊妹弟兄，便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姊妹们商量的半天，也商量不出一个主意来。还是韩国夫人说道：“俺们进宫求贵妃去。”于是姊妹三人，乘坐着车马，一清早赶进宫去；打听得万岁爷正坐在早朝，贵妃一人在宫中。她姊妹三人，便去见了贵妃，一字儿跪倒在娘娘跟前说道：“皇太子若一旦握了国家大权，莫说俺姊妹弟兄，从此休矣；便是娘娘，也有许多不便之处。还求娘娘看在俺姊妹们份上，在万岁前劝谏，不可使太子监国；保住俺姊妹们的性命，也便是保住娘娘的恩宠。”韩国夫人说着，哭着，拜着。

正慌张的时候，忽宫女一叠连声报进来说：“万岁爷退朝回宫，娘娘快接驾去！”韩国夫人听了，急忙抢步到院子里，在地上抓了一块泥土在手中，回转身来，把泥土向贵妃嘴里一送；贵妃也会意，口中衔着泥土，急急走出宫去。那玄宗正从甬道上走来，见了妃子，正要上去搀扶；忽见妃子走到跟前，噗地跪倒在地，把那块泥土吐出，哀声奏道：“臣妾杨玉环冒死上奏：万岁年事已高，不宜轻冒锋镝；禄山小儿，不足为患。如陛下为策万全之计，可使太子监军，陛下万不

藏



可舍去臣妾辈远离京师！”说着，不觉落下泪来。玄宗伸手把贵妃扶起，看她满面泪光，珠唇上满涂泥土，云鬓不整，娇喘欲绝；心中大是不忍，忙把袍袖替她拭去了嘴边泥土。揽住了贵妃玉臂，并肩儿走进宫去。三位夫人见了万岁，也齐齐地低头跪倒。宫女们上去，忙服侍贵妃重整云鬓，重匀粉靥。玄宗皇帝坐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；直待贵妃梳洗完毕，换上一件鲜艳的衣服，皇帝便吩咐摆上筵席，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在一旁侍宴。酒过三巡，玄宗看众人淡淡的神情；看虢国夫人时，蛾眉双锁，粉颈低垂，尤觉是可怜的模样。玄宗便微微叹道：“朕每日在深宫伴着美人，饮酒寻乐，何等自在？莫说美人们舍不得朕，叫朕也如何舍得美人。方才早朝时候，满朝文武，也齐劝朕不宜劳苦；如今朕细细想来，实实也是舍不得美人。大家放心吧，朕意已决，不去亲征了。夫人切莫愁苦坏了身子，快饮了这一杯欢喜酒儿！”玄宗说着便举起玉杯，劝贵妃和三位夫人满饮了一杯。

三位夫人便告辞出宫来，把天子不去亲征的话，对杨国忠说了。杨国忠当下便去和常侍璆琳商议，二人直商议了一夜，便得了主意。第二天，国忠便把一家细软珍宝，装了二十辆柴车，又使府中姬妾子女，面上涂着泥炭，扮作赶车的模样，分坐在柴车上。又派一队家将，个个身藏利器，扎缚成乡村男子，一般押着柴车，偷偷地运出了西城，向剑南大道奔去。又悄悄地去通知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和诸位杨氏王府中，各各如法炮制。车底装着珍宝，车面上堆着柴草，混出了京师，先在剑南郡中住下守候。只因当时杨国忠兼拜剑南节度使，那梁州、益州一带，都有杨丞相置下的田地产业；那剑南的大小地方官，谁不是杨丞相的心腹，见有丞相的姬妾到来，便竭力招呼看护。此时独有那虢国夫人，因与阿兄情重，不肯离开京城；杨国忠索兴把她搬进府来，兄妹二人，一屋子住着。

杨国忠又把璆琳假造的边报，藏在怀中，走进宫去；打听得万岁爷和贵妃在长生殿中游玩，便一路向长生殿走来。见万岁正和杨娘娘在棋亭上对局，国忠上去朝见过，起来屏息静气地站在一旁看着。玄宗和杨贵妃争一个犄角儿，看看贵妃快要输了。两个纤指，夹着一粒棋子，看她双眉微蹙，正在苦思的时候，玄宗便把袍袖儿在棋盘上一拂，满盘棋子搅乱了。推着棋盘起身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是朕输了，罚朕为妃子戴花如何？”说着，早有一个宫女，献上金盆，盆中一朵牡丹花，十分浓艳。玄宗伸手去取过花朵儿来，向贵妃招手儿；贵妃一笑，走近天子怀里，低着粉颈。玄宗把花儿替贵妃插在宝髻上，贵妃跪下去谢过恩，玄宗挽住贵妃的纤手，并肩儿走下亭子来；杨国忠默默地跟在身后，玄宗在草地上闲步着。忽然停步，回过脖子来问道：“丞相可得有边报？”杨国忠趁机上去拜贺，口称万岁。接着把那封假边报献了上去。玄宗接在手中看时，说：“灵武、潼关两路兵马，大获全胜；安禄山兵败逃遁，不知去向。现由郭子仪统领十万大兵，出关追擒。”玄宗看了，不觉掀髯大笑，口称：“好快人意也！朕因边事，郁闷多日；今得捷报，当与诸大臣作长日痛饮。”说着，传谕文武百官，在兴庆宫作庆功筵宴。一时兴庆宫中，笙歌饮宴，十分热闹；文武百官，俱在外殿领宴，天子和诸宫妃嫔，在内殿欢宴。当时只有虢国夫人陪宴，玄宗问：“秦国、韩国二夫人何以不见？”虢国夫人代奏说：“有小病，不能进宫领宴。”玄宗见有虢国夫人在座，便也十分快乐。当下传小部乐队，在筵前更舞迭奏。玄宗酒饮到半酣，便亲自打羯鼓，殿下齐呼万岁。玄宗笑道：“久不观霓裳舞，聆羽衣曲，今日国家有大喜，不可不观此妙舞，聆此妙曲。”当下高力士便传下天子意旨去，有大部乐队，引着全班梨园子弟，进宫来参拜过天子，就当筵歌舞起来。玄宗看了，倍觉有兴，只开着笑口，连声称妙。杨贵妃见万岁如此有兴，便奏道：“臣妾也有俚歌助兴。”玄宗见妃子献歌，便越觉欢喜；忙命取玉笛来，玄宗亲自吹着。这时殿上下寂静无声，只听得杨贵妃提着娇脆的喉咙唱道：

携天乐花丛斗拈，拂霓裳露沾；回隔断红尘荏苒，直写出瑶台清艳。纵吹弹舌尖，玉纤韵添；惊不醒人间梦魇，停不住天宫漏签。一枕游仙，曲终闻盐，付知音重翻检。”

一曲唱罢，殿上下齐呼：“吾皇万岁！娘娘千岁！”玄宗连说：“看酒。待朕亲劝妃子一杯。”高力士上去斟了酒，贵妃满满地饮了一杯；接着虢国夫人也上去敬了一杯，杨国忠也上去进了一杯。杨贵妃酒饮多了，便觉粉腮红晕，星眼朦胧起来；玄宗见了，万分怜惜。说：“妃子醉了，宫娥们快扶娘娘上凤辇回宫睡去。”贵妃谢过恩，上去扶住永清、念奴肩头，辞了万岁，上车回宫去。李龟年上来奏称：“有《贵妃醉酒曲》，献与万岁。”玄宗听说大喜，便道：“快唱来朕听！”李龟年便打鼓板，乐工吹着笙箫，谢阿蛮作沉醉舞。那小部乐队，齐声唱道：

“态恹恹轻云软四肢，影蒙蒙空花乱双眼，娇怯怯柳腰肢难起，困沉沉强抬娇腕，软设设金莲倒退，乱松松香肩卓云鬟，美甘甘思寻凤枕，步迟迟倩宫娥搀入绣帏间。”

玄宗正听歌出神时候，忽听得外面景阳钟鼓齐鸣，把殿上下文武大臣，吓得脸色齐变，大家面面相觑。玄宗正手中擎着玉杯，不觉手指一松，哐唧一声，玉杯打碎在地；接着一个宫门常侍，急急匆匆上殿来，伏身在地。气喘吁吁奏道：“万岁爷不好了！方才边报到来，安禄山起兵造反，杀过潼关，不日就到长安了！”玄宗“啊”地喊了一声，急得双目圆睁，身子直立起来。口中连连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有这等事！”杨国忠见事已败露，忙跪倒在地，不住地叩头；满殿的大臣，一齐跪倒。玄宗看了，跺脚道：“这不是讲礼节的时候，诸大臣快想一条免祸之计！”玄宗说了这一句话，满殿一百多官员，都目瞪口呆，想不出一个主意来；大家都鸦雀无声地站着。玄宗看了，不觉大怒说道：“平日高官厚禄，养着尔等，谁知临时一无用处！”

高力士却战战兢兢地上来，跪奏道：“如今贼势逼迫，京师震惊；万岁爷玉体为重，宜出狩万全之地，再图善后之道。”接着杨国忠也跪奏说：“愚臣之意，也以暂避贼锋为是。”玄宗低头思索了一会，叹道：“事到如此，也是无法；只不知迁避何处为宜？”杨国忠不假思索，立即奏道：“蜀中现有行宫，此去蜀中，离贼氛甚远；陛下幸蜀，可保万安。”玄宗说道：“事起仓促，量来一时不能抵敌；如今依卿所奏，快传旨诸王百官，即刻随朕幸蜀便了。”满殿的大臣，齐齐答应一声：“领旨！”和潮水一般地退出宫去。玄宗又回头对高力士道：“快传谕出去，速备车马。传旨右龙武将军陈元礼，统领御林军士三千，护驾前行。”高力士应了一声领旨，急急出宫传旨去。这时众夫人和各妃嫔，俱已惊散；独有杨国忠，随侍在一旁。奏道：“当日臣曾三次启奏，禄山必反；陛下不听，今日果应臣言。”玄宗把袍袖一摔，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说它作甚！丞相快回府去收拾细软，安顿家小，与朕同行；朕亦欲回宫休息片刻，且待明早五鼓，再议大事。”杨国忠当即告辞出宫。

玄宗也回后宫去，永清、念奴出来接驾。玄宗问道：“娘娘可曾安寝？”念奴奏道：“娘娘已睡熟了。万岁爷有何吩咐？待婢子去唤娘娘起来。”玄宗忙摇着手道：“不要惊她，待朕自己看去。”说着，便放轻了脚步，走进了寝宫去。宫女们上去揭起罗帐，只见杨贵妃斜依绣枕，双眼矍眈，正好睡呢。玄宗反背着两手，走近床前去，细细地端详了一会；忙吩咐宫女，放下罗帐。说：“怕妃子睡里吹了风。”说着，又退出房来，有小黄门跟随着。玄宗走在廊下，见天上月色甚明，仰面对天叹了一口气，低低地说道：“天哪！寡人不幸遭此播迁，眼见得累她玉貌花容，驱驰道路，好不痛心也？”说着，高力士进宫来，回说已传旨出去，车马军士，均已备齐。

玄宗也不说话，只低着头，向宫门外走去。看看离了长生殿，来到花萼相辉楼，回头命高力士快请诸王来。原来这花萼相辉楼，在兴庆宫的西南墙外；玄宗平日与诸弟兄十分友爱，每日朝罢，便至花萼相辉楼，与诸兄弟相见；有时带着杨贵妃，与诸王杂坐，饮酒笑乐。如今玄宗想起明日播迁，弟兄便要分散，便乘着月色，来到这个花萼相辉楼，与诸兄弟再图一见。诸王奉召，便齐集楼头。玄宗登楼一望，四顾凄然，便命取玉环来。这玉环，是睿宗皇帝遗传下来的琵琶；当时皇太子也随侍在一旁，玄宗命太子拨着琵琶，自己唱道：

藏

“稳稳的宫廷宴安，扰扰的边廷造反，咚咚的鼙鼓喧，腾腾的烽火烟。滴溜扑碌臣民儿逃散，黑漫漫乾坤覆翻，惨磕磕社稷摧残，惨磕磕社稷摧残！当不得萧萧飒飒西风送晚，黯黯的一轮落日冷长安！”

珍

玄宗唱毕，四座静悄悄的，黯然魂销；案上有现成笔砚，玄宗上去，提笔写着：“皇太子与诸王留守京师。”几字，交与太子，匆匆下楼回去。

这时六宫的妃嫔，都已知道万岁明天要幸蜀，顿时恐慌起来；最是那班宫女，各各收拾细软预备，随驾逃难。那永清和念奴二宫女，也打听得消息明白；见贵妃睡兴正浓，便各各回到私室去收拾衣饰。贵妃从梦中醒来，只觉舌上苦涩；便娇声唤着永清，这时廊下，却有一个小黄门守候着。听娘娘在里面叫唤，永清、念奴出屋子去的时候，也曾嘱托这小黄门，留心娘娘醒来声唤。这时他看左右无人，便应声进屋子去。见贵妃袒露着酥胸，矇眊着睡眼，倚着绣枕儿卧着。珠唇微微动着，含糊说道：“汤来！”那玉几上原矇眊着醒酒汤儿，小黄门去倒了一杯擎在手中，走至床前，口称：“娘娘用汤。”连唤了几声，那贵妃一侧着粉脖子，又沉沉睡去了。小黄门却不敢离开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；见贵妃在睡梦中，一侧身儿，把那绣被儿推在半边，露出那半弯玉臂，一钩罗袜来。她酥胸一起一落，十分急迫；粉靥上两朵红云，尚未退尽，鼻管中吐出一阵阵香气，还夹着酒味。一会儿贵妃又微微睁开眼来，见有人擎着杯儿，候在床前。贵妃把玉臂儿一伸，珠唇一嚅，意思是要饮醒酒汤儿。小黄门看看贵妃，依旧把双眼紧紧地闭着，也不见她把身儿坐起来；嘴里只是低低地唤着：“拿汤来！”小黄门便大着胆上去，把娘娘的粉颈儿扶起，把杯儿送在娘娘的珠唇边；那贵妃从小黄门手中饮着醒酒汤儿，她慢慢地把睡眼微后，才认出那送汤的，并不是宫婢，却是一个小黄门。再看那小黄门时，眉目长得十分俊秀，年纪望去也有十六七岁了；又见自己把粉颈儿依在小黄门的臂上，不禁噗哧一笑，伸手把小黄门的臂儿推开。那小黄门忙低着头，离开绣榻；正要退出屋子去，忽听娘娘又低声唤着：“来！”小黄门回过脸去，只见那妃子拥着被儿，在床上坐着含笑招着手儿。

小黄门才走到床前，只见贵妃霍地把绣被揭去，露出一身娇艳的衬衣来；小黄门忙低下头去，跪倒在床前。猛地娘娘把一双洁白的纤足，送在小黄门怀里；小黄门急把袍幅儿遮掩着，杨贵妃只是喜孜孜地笑。忽而把一只脚儿搁在小黄门的肩上，忽而又搁在他膝上。小黄门一眼见床栏上挂着一双罗袜，四周绣着云凤；小黄门取过罗袜来，替贵妃套在脚上。一眼见那袜底上，还绣着“臣李林甫敬献”的一行小字。小黄门又替娘娘套上睡鞋。杨贵妃一手搭在小黄门肩头，站下地来；只觉得眼眩头昏，一个立脚不定，便软软坐在小黄门怀中。小黄门看娘娘只穿着单绸衫儿，虽说天气和暖，但时已二鼓，夜气甚凉；一眼见那衣架上挂着一件绣衫，小黄门去拿来给贵妃披在肩上。那贵妃披着绣衫，便在榻前舞起来。只见她一搦腰儿，弯得好似弓背儿；那粉腮几乎贴着地面，却侧过脸儿来，水盈盈的两道目光，看着那小黄门笑着。小黄门怕妃子倾跌，便上去跪着一膝，扶住贵妃的腰肢。贵妃趁势在小黄门膝盖上一坐，又伸手把小黄门头上戴的冠儿，捧下来，套在自己云髻上。只见她一抹帽沿，压住了眉心，却愈添妩媚。杨贵妃两道眼光，注在小黄门脸上，半晌半晌；贵妃忍不住了，把两手捧住小黄门脸儿，不停地揉搓着，又贴近脸去，鼻尖和鼻尖接着；一双星眸，不住地小黄门眉眼间乱转。噗的一声，杨贵妃在小黄门嘴上接了一个吻；慌得那小黄门只爬在地上，不住地叩头，一边把双手摇着。那贵妃忽然恼怒起来，看她柳眉微蹙，星眼圆睁，啪的一声，一掌打在小黄门脸儿上；接着又是啪啪十几下，十分清脆的声音，打在小黄门两面腮儿上。那小黄门只抬高脸儿，动也不敢动；看那腮儿愈觉红润起来。忽见贵妃又露着笑容，捧过小黄门的脸儿来，不住地闻着香，又把粉腮儿贴着小黄门的脸儿。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听得一声叱咤，贵妃吃了一惊，把手松了。那小黄门一溜烟似地从永清、念奴二人肋下冲出去，逃得无影无踪。那永清、念奴，走进房来，不曾看得清楚，认做是小黄门欺负了娘娘，所以叱咤着。杨贵妃这时酒也渐渐地醒了，想起调戏小太监的事，脸上觉得没有意思，便装做倦态，命永清、念奴伺候上床安睡。

正朦胧的时候，忽听得宫门口云板不住点当地敲着；杨贵妃顿时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可怜吓得她玉容失色，娇躯打战。口口声声说：“怎不见万岁爷到来！”接着，听得宫门外一片号哭的声音，杨贵妃也不由地搂住永清、念奴二人，扑簌簌落下眼泪来。正慌张的时候，只见玄宗皇帝，一面摇着手，走进屋子来，口中连说：“莫惊坏了妃子！莫惊坏了妃子！”贵妃也从床上直跳下地来，倒在玄宗怀里，口中不住地喊：“万岁救我！”玄宗一边吩咐永清、念奴，快替妃子穿戴起来。一边拉住贵妃的手，柔声下气地说道：“原来安禄山起兵造反，如今已杀过潼关，向长安打来；朕当即与杨丞相及诸王的皇太子商议，直商议了三个更次，众人意思，都劝朕向蜀中迁避。朕已下诏，令太子监国，陈元礼保驾；只因妃子酒醉未醒，不忍惊爱卿的好梦，特令俟明早五更鼓启程。谁知那贼兵来得好快，方才驿马报进宫来，说安禄山人马，离京师只一百里地；朕没奈何，便传旨令各宫打动云板，叫他们快随朕出宫逃生去。可怜妃子平日住在深宫，娇生惯养，如何经得这蜀道艰难！但如今也说不得了，拼着朕天子之力，保护妃子一人。妃子切莫愁苦，放心随朕出宫去吧！”这时杨贵妃已穿戴舒齐，那宫门口打着云板的声音，一阵紧似一阵的，贵妃禁不住索索乱抖，玄宗亲自扶着她出宫来。一到宫门外看时，只见那班妃嫔宫娥，愁容泪眼，衣履零乱，黑压压地坐了一地，东一声娇啼，西一阵惨号。

玄宗皇帝也顾不得这许多了，自己和贵妃坐了一辆御苑中的黄盖车，一队御林军士，在车儿四周拥护着；那高力士在半夜里去打开车店的门雇车，谁知京师地方的百姓，家家逃难，一时都把车马雇完了。那高力士张罗了半天，整个京师地方的车店都搜查遍了，只雇得十二辆敞敞车。车上略略盖些声席，捡一辆略结实些的，先请虢国夫人抱着儿子坐了。其余十一辆，赶进宫来；各宫妃嫔坐了七辆，只剩下四辆车儿，那宫女们人人要命，见有空车儿，一拥上前，攀辕附辙，你争我夺；有扯破衣裙的，有拉散发髻的，顿时又起了片惨号声。那时皇帝传下令来，喊一声后驾，顿时车马齐动；看看还有一大群宫女，未曾找得车儿坐，便是坐在车上的，也是二三十人挤着一辆车。那车轮子辗动着，两旁还有宫女伸着粉也似的臂膀，攀住车辕儿，不肯放的。可怜这班女孩，能有多大的气力，只听得一声声惨叫，一个个娇躯，辗死在车轮子下面；连那车轮轴子，也染着一片腥红的鲜血。此外还有许多妃嫔宫女，坐不着车儿的，只得互相搀扶着，啼啼哭哭，跟着一大队车马走去。个个走得娇喘细细，珠泪纷纷。后面三千御林军士，押着队；有几个脚小的宫女，实在赶不上前队，落在后面，只见红粉朱颜，与金戈铁马混乱走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六十五回

长生殿梅妃受辱 马嵬驿国忠丧生

月移梅影，万籁无声；这时翠华东阁上，独倚着一个梅妃。可怜她远隔宫闱，如今大祸临头，六宫妃嫔，走得一个也不留，梅妃却好似睡在鼓中。长门静寂，无事早眠。她秉着绝世聪明，绝世姿容，贬入冷宫，年年岁岁，度此无聊的朝暮，叫她如何能入睡。在这月明人静时，她兀自倚遍栏杆，对月长吁，望影自怜；忽听得远远地起了一片喧扰，接着火光烛天，起自南内。梅妃不禁一声长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看那班妖姬，彻夜笙歌，只图自身的宠爱，也不知体惜万岁爷的精神。”原来唐宫中往往深夜歌舞着，又在御苑夜游，高烧庭燎，照彻霄汉；梅妃在冷宫东阁上，时时望见。有时一派歌，传到枕上；由不得梅妃落下几缕伤心泪来，把枕函儿也湿透了。如今合宫妃嫔，随着车驾，连夜逃出京去，起了一阵纷扰；在梅妃听了，还是误认做深宫歌舞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那服侍梅妃的一个老宫女，慌慌张张地奔上阁来，口中连声嚷道：“不不好了！”梅妃忙问：“何事？”那老宫女说道：“只因安禄山造反，杀进潼关，直逼京师；万岁爷已于昨夜率领六宫妃嫔，由右龙武将军陈元礼，带领三千御林军士保驾，迁幸西蜀去了。如今偌大一座宫殿，花鸟寂寞，宫娥大半逃亡；只留下奴婢和娘娘二人，一旦贼至，如何是好！”梅妃听了，只喊得一声：“万岁爷！”珠泪双抛，一合眼晕倒在地。宫女上去搂住梅妃的身躯，哭着嚷着，半晌，才见妃子双目转动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嘴里只嚷着：“我的爷爷！我的妈妈！我的万岁！”那宫女劝说道：“娘娘快打主意，这不是哭的时候，俺们也须逃性命为是。”梅妃摇着头道：“想我这薄命人，父母远在海南，入得宫来，承万岁爷百般宠爱，满望恩情到头，不料来了这不要脸的杨玉环淫婢，他媳妇儿勾搭上了公公，生生地离间了俺和万岁的恩爱。如今身入长门，早已没有生人趣味，又遭离乱，还要贪什么残生，还不如早早寻个自尽，保住了俺清白身子，死去也有面目见俺父母。”梅妃一边说着，淌眼抹泪的，十分凄凉，又连连催着宫女：“快逃生去吧！”宫女哭着，说道：“万岁爷忍心抛得娘娘，奴婢却不忍心抛得娘娘去。奴婢这大年纪，死也死得了；况且生成薄命，空守冷宫一世，便是逃得性命出去，还是贪图什么来！着娘娘看待奴婢恩宠深厚，奴婢今日便拼一死守着娘娘！”正说着，忽听得风送来一阵喧嚷，接着一阵号哭；梅妃吓得珠唇失色，一把拉住那宫女的手，颤声说道：“敢是贼人到也！”接着，她霍地推开了宫女，转身飞也似地向楼窗口扑去。看她一耸身，正要跳下阁去，却被宫女抢上来，紧紧地把她的纤腰儿抱住，嘴里劝着说道：“娘娘且免烦恼，蝼蚁尚且贪生，娘娘秉着绝世容颜，还当珍重。若一旦轻了生，万岁爷有一旦回心转意，那时想念娘娘，何以为情？”几句话说得梅妃珠泪和潮水一般地直涌出来。两人对搂着，对哭着，听那外面哭喊的声音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十分凄惨。

忽然那宫女心生一计，对梅妃说道：“奴婢有一舅家，在京师南城门外；此处打从兴庆宫南便门出去，甚是近便。娘娘快随奴婢逃出宫去，暂到舅家躲避几时，再找万岁爷去。”梅妃只是摇着手说道：“万岁爷忍心抛下我在此遭难，我也只拼此残生结果在贼人手中，决不再想逃避的了。姐姐既有舅家在此，正当快去。”说着，又连连推着宫女下楼去。宫女却站住身躯，动也不动，口中只说：“奴婢只守着娘娘，活也同活，死也同死！”梅妃见宫女如此忠心，倒不觉感动了，忙说：“既承姐姐一番好意，俺便和姐姐一同逃生去。”宫女听了，才欢喜起来；急急去收拾

了一些细软，打成一小包挟着，一手扶住梅娘娘，走下东阁去。听东北角上哭声震地，由不得两人两条腿儿索索地抖动。宫女把手指着西南角上一条小径，说道：“俺们打此路奔去，花萼相辉楼一带，都是幽僻地方；绕过长生殿西角，出了南便门，便没事了。”说着，她主婢二人，向花径疾忙行去；一路上亭台冷落，池馆萧条，梅妃又无心去凭吊。宫女扶着她，弯弯曲曲，经过十数重门墙，却见不到一个人影；看看走到花萼楼下，只见那窗户洞开，帘幕随风飘荡着。楼下一片草地，一头花鹿，伸长了颈子。慌慌张张左顾右盼地走去。宫女搀住梅妃，走过九曲湖桥，迎面一座穹门；走出门去，便是长生殿西角。只见一幅轻纱，委弃尘埃，望去甚是艳腻。宫女指着那轻纱道：“这是杨娘娘的浴纱，如何抛弃在此？”

正说时，忽见西墙角下，跳出一群强人来；各各手执雪亮的钢刀，饿虎扑羊似的，向她主婢两人奔来。那宫女忙擎着衣袖，遮住梅妃的粉脸，急急转身逃时，如何逃得脱身，早被四五个强人，上来捉住臂儿，动不得了。一个大汉，伸手向梅妃的粉腮儿上摸着，梅妃早吓得晕绝过去。那宫女嚷着道：“这是一位娘娘，万岁最宠爱的，你们须污辱她不得！”接着骂了几声贼人。那强人怒起，拾起地上那幅轻纱，活活地把那宫女勒死在东殿角上。只因这宫女说了一声娘娘，众贼汉把梅妃认做是杨贵妃。大家都说，俺们在边关时，常听得说杨贵妃长得一身好白嫩肌肤；如今果然不差，快送她到温泉洗浴去。脱干净了她身上的衣裙，让俺弟兄们也赏识赏识；究竟是怎么一个宝物儿，害得老昏君如此为她颠倒。说着，众人不觉大笑。内中一个大汉，上去把梅妃的身躯，好似抱婴儿的，轻轻一抱，掬在肩头，大脚步向华清宫走去，后面一群贼汉跟随着。这贼汉原是安禄山的急先锋，他们打进宫来，好似虎入平阳，四处吃人。

当时各处宫殿中，原也留下逃不尽的宫女、太监，抛下拿不尽的金银财帛；这班贼兵，见金银便抢，见太监便杀，见宫女便奸污。把锦绣似的三宫六院，搅得山崩海啸，鬼哭神嚎。只见那阶头屋角，抛弃了许多红衫绿袄；水面树下，浮荡着无数女体男尸。如今这一小股强人，遇到这千娇百媚的梅妃，如何肯干休。可怜这梅妃晕绝过去，醒来见自己身躯被贼人掬在肩头走着，她便倔强啼哭，那贼人一路捏弄笑谑着；看看到了华清池边，那贼人擎刀威逼着梅妃，要她脱去衣裙，下池洗浴去。梅妃如何肯依，贼人见梅妃哭骂着，抵死不肯脱衣；便恼怒起来，亲自上去，要剥梅妃的衣服。吓得梅妃惨声呼号着，又求着说：“大王饶命，待妾身自己脱衣。”那贼人信以为真，便也放了手，梅妃趁势，一转身惊鸿一瞥，逃进锦屏去，把那门环儿反扣住了，贼人急切打不进门来。梅妃见前面一座院落，种着梅树数十株；心想这是我归命之所，听那贼人，把门打得应天价响，梅妃急解下白罗带，向梅树下上吊去。只听山崩似的一声响亮，那一带锦屏门，已被贼人打倒；赶先一个贼人，追出院子来，梅妃欲转身逃时，腿已软了，一跤倒在苍苔上。那贼人赶上前来，手起刀落；可怜梅妃胁下，已深深被砍了一刀，顿时一声惨号，两眼一翻，死去了。

第二天，安禄山摆驾进城，自然有一班不要脸的官员出城去迎接，递上手本，口称万岁。一群文武簇拥着安禄山进宫来，在长生殿上坐朝。众文武参拜毕，便有手下军士，一批一批把捉住的官眷太监，和不愿投降的文武官员乐工人等献上殿去。安禄山一一审问过了，该留的留，该杀的杀；分发已毕，便在长生殿上，大开筵宴，赐众文武在华清池洗浴。安禄山自己在龙泉中沐浴，孙孝哲的母亲，在凤池中沐浴；两人一边洗浴，一边调笑着。安禄山忽然记得梅妃，忙命人到冷宫中去宣召，早已不知下落。这一晚，安禄山选了十个绝色的宫女，便在杨贵妃寝宫中睡宿；又传命把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府第，杨国忠和杨家诸王府第，放一把火烧着。可怜杰阁崇楼，化为焦土；十六座府第，直烧了七天七夜。安禄山在宫中搜刮了许多金银财帛，用大车五百辆装载着，迁都到洛阳地方去。安禄山从前随侍玄宗在宫中游宴的时候，见李太白做诗，乐工奏乐，甚是有味；待玄宗迁避，乐工大半星散，便是一班学士文人，也吓得深山中逃避。安禄山便传谕，搜寻乐工和文人；众军人向各处深山荒僻地方去捉捕，在十日里面，捕捉得旧日乐工和梨园子弟数百人。安禄山便在凝碧池头，大开筵宴；把宫中搜刮来的金银珍宝，在殿上四周陈列起来。酒至半酣，传谕乐工奏乐。玄宗时候，原养有舞马四百头；天子避难出宫，那舞马也逃散



在人间。安禄山进京，在百姓家中，搜捉得数十头。这时乐声一动，好舞马便奋鬣鼓尾，纵横跳跃起来。众乐工听了旧时的乐声，又见那舞马被军士鞭打着舞着，不觉想起了旧主。伤心起来，大家相看着淌下眼泪来。那音乐也弹不成调，舞马一时乱舞起来。安禄山大怒，命军士手执大刀，在乐工身后督看着；稍有疏忽，使用刀尖在肩背上刮刺。有一乐工名唤雷海青的，一时耐不住悲愤，便把手中琵琶，向阶石上一摔，打得粉碎。他噗的向西跪倒，放声大哭，口中嚷：“万岁爷！”安禄山看了，愈是怒不可当，立喝令军士，把雷海青揪去，绑在戏马殿柱上，把他手脚砍去，再把他的心肝挖出来。雷海青到死还是骂不绝口的。那时有一位诗人，名王维的，也被军士捉去，监禁在菩提寺中；闻得雷海青惨死的情形，便作一首诗道：

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
秋槐落叶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！”

如今再说杨贵妃与杨国忠，未出京以前遇见神鬼的事，早已预伏今日的大变。这时贵妃在长生殿中昼寝，醒来，见帘外有云气濛濛，罩住屋子；便令宫人走出屋子去察看，忽见一头白凤，口衔天书，从空中飞下院子来，站在庭心里。宫女十分诧异，忙去报与贵妃知道。贵妃亲自走到庭心去，命永清、念奴，设下香案拜着，把天书接来，那白凤一伸翅，向天空飞去了。看那天书上写道：

“敕谕仙子杨氏，尔居玉阙之时，常多傲慢；谪居尘寰之后，转复骄矜。以声色惑人君，以宠爱庇族属；内则韩虢蠹政，外则国忠兼权。殊无知过之心，显有乱时之迹。比当限满，合议复归；其如罪更愈深，法不可贷，专兹告示，且与沉沦。宜令死于人世。

贵妃读毕，心中老大一个不乐；嘱令宫女守着秘密，莫说与万岁知道。把那天书收藏在玉匣中，隔着三天，打开玉匣看时，已不知去向了。不多几天，那杨国忠宅门外，忽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，指名要拜见丞相。那看守宅门的家院，如何肯替她通报，吆喝着驱逐她出去；那妇人抵死不肯走，惹得众家丁恼怒起来，擎着鞭子赶着打她。那妇人大叫起来，说：“我有紧要机密大事，须面见丞相，尔等何得无礼？若不放我进去见丞相，我即刻能令宅中发火，把丞相府第烧个干净。那时尔等才知我的厉害呢！”那门公听她说出这个话来，便慌慌张张地进去，报与丞相知道。杨国忠听了，也很是诧异，便命召那妇人进见。那妇人见了杨国忠，便正颜厉色地说道：“公身为相国，何不知否泰之道？公位极人臣，又联合国戚，名动区宇，亦已久矣。奢侈不节，德义不修，壅塞贤路，谄媚君上；年深月久，略不效法前朝房、杜之踪迹，以社稷为念。贤愚不别，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；才德之士，伏于林泉，不一顾录。以恩付兵柄，以爱使民牧。噫，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！”国忠大怒，便喝问：“妖妇何来？何得触犯丞相？何不畏死耶？”妇人听了，却仰天哈哈大笑着：“公自不知有死罪，奈何反以我为死罪！”国忠怒极，喝令左右：“斩下这妖妇的头来！”一转顾间，这妇人忽随地而灭。众人见了，一齐惊惶起来。一转眼，那妇人又笑吟吟的站在面前。国忠喝问：“是何妖妇，胆敢戏弄丞相？”那妇人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实惜高祖、太宗之社稷，将被一匹夫倾覆；公不解为宰相，虽处辅佐之位，无辅佐之功。公一死小事耳，可痛者，国自此弱，几不保其宗庙，乱将至矣！”她说完了话，大笑着，出门而去。如今果然闹得京师亡破，皇室播迁。

那玄宗带着众宫眷，西出长安，一路风餐露宿，关山跋涉。将军陈元礼，统领三千御林军，一路保护着圣驾，在前面逢山开路，遇水填桥。忽而在前面领路，忽而在后面押队，兵士们奔波得十分辛苦；到晚来，还要在行宫四周宿卫，通宵不得睡眠。那军士们心中，已是万分怨恨。那时因长途跋涉，后面输送粮食，十分困难；只留下一二担白米，专供应皇上御膳用的。便是那文

武大臣，都吃着糙米饭，军士们吃的更是粗黑的麦粉，每人还不得吃饱。原是每人领一升麦粉的，这一日到了益州驿，军士们在驿店中打尖，上面发下麦粉来，每人只有六合。军士们大哗起来，围住军粮官，声势凶凶的，几至动武。那军粮官对众军士道：“这是杨丞相吩咐的，只因粮食不敷，每人减去四合麦粉。”内中有一个胖大的军汉，跳起身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杨丞相，俺们若没有这奸贼，也不吃这一趟辛苦了！这奸贼总有一天叫他知道俺弟兄们的厉害！”他一句话也没说完，便有一个军尉，在一旁喝住他；那军士们非但不服号令，反大家鼓噪起来，说军尉欺压军士。正扰乱的时候，那大将陈元礼恰从行宫中来；见了这情形，便喝一声：“砍下脑袋来。”便有校刀手上去，咯嗒一声，把那胖大军汉的头斩下，便在行营号令，才把军心震服。

看看夜静更深，官店里忽然并头儿踱出两头马来。在店门口执戟守卫的军士，认得骑在马上，一个是杨丞相，一个却是虢国夫人，身上披着黑色斗篷，骑在马上，愈觉得妩媚动人。他兄妹二人，虽在逃难时候，却还是互相调笑着，一路踏月行去；清风吹来，那守卫兵隐约从风中听得杨国忠说道：“明日在陈仓官店相候吾妹。”以下的话，便模糊听不清了。他兄妹二人，偷着并骑出去，在野外月下偷情。直到三更向尽，还不见杨丞相回店来。守卫兵直立在门外守候着。他日间跑了一天路，已是万分疲倦了，如今夜深，还不得安眠，冷清清一个人站在门外，由不得那身躯东摇西摆地打起瞌睡来了。看他两眼□着，实在支撑不住，便搂住戟杆儿，将身倚定了门栏，沉沉睡去。正入梦的时候，猛不防杨丞相从外面回来；他见这守卫兵士睡倒在门槛上，便赶上去，擎着马鞭子，飏飏几声，打在那军士面颊上。一鞭一条血，打得那军士爬在地下，天皇爷爷地直号。直打得杨丞相手酸，才唤过自己的亲兵来，喝令把军士捆绑起来，送去右龙武将军斩首。那陈元礼明知这军士不至犯死罪，但丞相的命令，如何敢违，便推出辕门；正要开刀，只见将士们进帐来跪求，口口声声求大将军寄下人头。待到得蜀中，再杀未迟。看看挤满了一屋子的将士，陈元礼深恐军心有变，便吩咐看在众将士面上，暂时寄下那军士的脑袋。那军士松了绑，进来叩头，谢过元帅不杀之恩；陈元礼吩咐打入军牢，自有他弟兄轮流到牢中去送茶送饭，劝慰探望。这一夜，御林军士便借着探望为由，军牢中挤满的是军士，商量大事，十分热闹。

第二天，万岁后驾，御林军也拔队齐起，从辰牌时分，走到午牌时分；走的全是山路，崎岖曲折，军士们走着，甚是辛苦。看看走到马嵬坡，前面一座小驿，玄宗吩咐驻驾，令军士们休息造饭，饭后再行。杨贵妃在车中颠顿了半天，只觉筋骨酸痛，便也随着皇帝下车，进驿门去休息。略进茶汤。玄宗携住杨贵妃的纤手，踱出庭心，闲望一回，只见屋宇低小，墙垣坍塌。不觉叹着气道：“寡人不道，误宠贼臣，致此播迁，悔之不及！妃子，只是累你劳顿，如之奈何！”杨贵妃答道：“臣妾自应随驾，焉敢辞劳？只愿早早破贼，大驾还都便好。”杨贵妃说着，一举目，只见隔院露出一带红墙，殿角金铃，风吹作响。便问高力士道：“隔院可是庙宇？”高力士奏道：“隔院是如来佛堂，从此驿旁小巷中走去，有一门可通。”杨贵妃便欲去拜佛，玄宗便伴着她，从夹巷中走去；到得佛院看时，却也甚是清洁。殿中间塑着庄严佛像，杨贵妃见了，不由得上去参拜，口中默默祝祷着：“早平贼难，早回京师。”拜罢起身，向院中看时，只见一树梨花，狼藉满地。杨贵妃不禁叹道：“一树好花，在风雨中自开自落，甚觉可怜！”说着，又从夹巷中回至驿店。

玄宗传谕，命六军齐发，今夜须赶至陈仓官店投宿。高力士便传旨出去，右龙武将军陈元礼，奉了圣旨，便发下号令去，令六军齐起。谁知连发三次号令，那军士们非但不肯奉令，却反而大声鼓噪起来。陈元礼全身披甲，出至门外，喝问：“众军为何呐喊？”那三千军士，齐声说道：“禄山造反，圣驾播迁，都是杨国忠弄权，激成变乱；若不斩此贼臣，我等死不护驾！”那声音愈喊愈响，震动山谷。陈元礼正颜厉声地喝道：“众兵何得如此无礼！杨丞相是国家大臣，天子国舅，谁敢轻侮？”谁知陈元礼这句话不曾说完，只见那三千杆长枪，一齐举起，枪尖儿映着月光，照耀得人眼花。便有随营参军，上去悄悄地拉着陈元礼的袍袖，陈元礼才改着口气，大声道：“众军不必鼓噪，暂且安营，待我奏过圣上，自有定夺。”

众兵士正要散去，只见那杨国忠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后随着一个吐蕃使臣，远远地向驿店中行

藏



来。这来的，原是吐蕃和好使；国忠正要带他去朝见天子，给众军士瞥见了，便齐声喊道：“杨国忠专权误国，今又欲与蕃人谋反。我等誓不与此贼俱生！要杀杨国忠的，快随我等前来！”说着，三千军士，把枪一举，拍马向杨国忠赶去。杨国忠见势不佳，便拨转马头，向坡下逃去。谁知山坡下早已埋伏下一队军士，一声呐喊，跳出来拦住去路；杨国忠见不是路，便又向西绕过驿店后面逃去。两路兵飞也似地追赶上去，看看追近，众兵士齐声大喊起来。杨国忠的坐骑吃了一惊，把后蹄儿向天一顿，却把个杨国忠直掀下马来。众兵赶上，刀枪齐举，把个杨丞相，立时砍成肉泥；那吐蕃使臣，也死在乱兵之中。众军士恨杨国忠深入骨髓，便抢着去吃杨国忠的肉，顷刻肉尽，便把脑袋割下来，正要去见天子；只见御史大夫魏方进，从驿店中出来，喝问众兵道：“何故杀丞相？”一句话未毕，众兵大怒，只喊得一声：“杀！”魏方进便也被众人杀死。又从驿店中搜出杨国忠的两个儿子来：杨暄身中百箭而死，杨朐亦被乱刀杀死。

驿店门外，喊杀声，号哭声，嚷成一片。玄宗正在行宫中，只听得围墙外喊声震天，把个杨贵妃吓得玉貌失色；玄宗也不觉慌张起来。忙问：“高力士，外面为何喧嚷？快宣陈元礼进见！”高力士急急传谕出去，只见陈元礼跟着进来，拜倒在地。口称：“臣陈元礼见驾。”玄宗问：“众军为何呐喊？”陈元礼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杨国忠专权召乱，又与吐蕃私通，激怒六军，竟将国忠杀了。”玄宗听了，不觉大惊失色；杨贵妃听说哥哥被乱兵杀死，忍不住哇地哭了出来。玄宗睁大了双眼，半天，说道：“呀，有这等事！”说着，又低下头去，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快传旨后驾！”陈元礼叩了头，起来，急急出去，对众兵高叫道：“圣旨道来，赦汝等擅杀之罪，作速起行。”

谁知众军士听了，还是把个驿店团团围定，三千军士，直挺挺站着不动。陈元礼看了诧异，忙问：“众军士为何还不肯行？”接着又听那军士齐声叫道：“国忠虽诛，贵妃尚在；不杀贵妃，誓不护驾！”陈元礼听了，也不禁吓了一跳，只喝得一声：“无礼！”那军士个个拔出腰刀来，竟要抢进驿店来了。慌得陈元礼忙转进去，见了万岁，便哭拜在地。口中奏道：“臣治军无方，罪该万死！”玄宗忙问：“众兵为何不肯起行？”陈元礼只得奏道：“众军士道来：国忠虽诛，贵妃尚在，不杀贵妃，誓不起行。望陛下念大局为重，割爱将贵妃正法。”接着，只听得“噗通”一声，那杨贵妃听了此言，早已晕倒在地。玄宗忙去扶起，搂在怀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白绫三尺贵妃毕命 短剑一挥夫人轻生

玄宗怀中搂着贵妃，不禁流下泪来，回头对陈元礼说道：“将军！杨国忠纵说有罪当诛，如今已被众兵杀了。妃子日处深宫，不问外事，国忠之事，于她何干？”陈元礼只是叩着头道：“圣谕极明，只是军心已变，如之奈何！”玄宗面有怒容，说道：“如何将军也说此话，快去晓谕众军士，莫再不知高低，出此狂言。”陈元礼吓得低下头去，喏喏连声。正要退去，只听得驿门外军士们又是一阵鼓噪，喊声震天，口口声声说：“快杀下杨贵妃的头来！”陈元礼急跪倒在地，叩着头道：“听军士们如此喧哗，教小臣如何去传旨！”杨贵妃也跪倒在一旁，呜咽着说道：“万岁呵！事出非常，教臣妾惊吓死也！妾兄既遭乱兵杀死，如今又波累臣妾；这是妾身和众军士前生注定的冤孽，看众兵如此凶横，谅来也躲避不得。万岁爷龙体为重，事到如今，也说不得了，望吾皇抛舍了奴吧！”杨贵妃话不曾说完，止不住嚤嚤啜泣。玄宗看了，心如刀割，一手拉住贵妃的手，只是顿足叹气。猛可地见有七八个兵士，冲进驿门来，大喊道：“不杀贵妃，死不护驾！”陈元礼急拔佩剑上去，砍倒了一个，其余的兵士才退出去。杨贵妃看了，只喊得一声：“万岁！”早又晕绝过去。陈元礼又说道：“臣启陛下，贵妃虽说无罪，国忠实其亲兄。今在陛下左右，军心难安；若军心安，则陛下安矣。愿陛下三思。”玄宗也不及听陈元礼的话，只搂抱着杨贵妃，一声一声“妃子”唤着；杨贵妃“哇”的一声哭着，醒来又止不住悲悲切切地呜咽着。忽见高力士慌慌张张地进来，说道：“启万岁爷，外厢军士已把守门武士打死；若再迟延，恐有他变，这怎么处！”玄宗道：“陈元礼快去安抚六军，朕自有道理。”陈元礼就了一声：“领旨！”急急回身出去。

玄宗只听那驿门外又起了一片呐喊之声，高力士又急忙进来，奏道：“万岁爷不好了！那陈将军奉旨出去，不曾说得半句话，军士们鼓噪起来，齐说‘快拿贵妃头来，不必罗唆！’竟有一队军士，要冲进门来；陈将军没奈何，拔刀亲自杀死了几个。谁知军士们大怒，三千人一齐向陈将军拥来，陈将军力难支架。万岁爷快传谕去禁止！”玄宗听了，忙把贵妃交给永清、念奴扶持着，大踏步亲自向驿门外走去。一眼见陈将军满面流血，头盔倒挂，一手擎剑，向众兵士支架着。那军士们来势甚凶，陈元礼且战且退；看看退进驿门来，一眼见玄宗皇帝直立在门中，众军士立刻和潮水一般直向门外退去，口称“万岁”，一齐拜倒在地。口称：“万岁爷快打发贵妃登天！”陈元礼也高叫道：“万岁爷自有道理，众军士不得喧哗。”说着，两眼不住地望着玄宗。当时有京兆司录韦镠随驾在侧，低声奏道：“乞陛下割恩忍爱，以宁国家。”那军士们不见皇帝下旨，人人变了脸色，大家拿手去摸着刀枪，陈元礼看了，急站在当门，高叫道：“众兵不得无礼，万岁爷快要降旨了！”说着，保护着玄宗，退进院子去。

玄宗走至马道北墙口，便站住脚，叹道：“堂堂天子，不能庇一妇人，教朕有何面目去见妃子！”说着，那永清、念奴扶着杨贵妃，从马道迎接出来，跪下地去，奏道：“臣妾受皇上深恩，杀身难报；今事势危急，望赐臣妾自尽，以定军心。陛下得安稳至蜀，妾魂魄当随陛下，虽死犹生也！”玄宗一见杨贵妃这可怜样子，心中又不忍起来，扶住贵妃，说道：“妃子，说哪里的话，你若死了啊，朕虽有九重之尊，四海之富，要他则甚？宁可国破家亡，决不愿抛弃你也！”说着，把靴尖儿一顿，扶住了贵妃，转身欲进屋子去；正在这时候，忽听得门外震天价唢喇喇的一声响，接着地面也震动起来。玄宗和杨贵妃脸上都变了色，高力士奔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外

藏



面兵士，不见圣旨，便耐不住一拥挤，把门外照墙推倒了。情势万分危急，望万岁爷快传谕旨，立赐娘娘自尽，实国家之福也！”接着左右大臣，及陈元礼，也齐身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爷聪明神智，当机立断，不可再缓。”杨贵妃也哭着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无路求生；若再留恋，倘玉石俱焚，益增妾罪。望陛下舍妾之身，以保国家。”接着，众大臣也说道：“娘娘既慷慨捐生，望万岁爷以社稷为重，勉强割恩吧！”玄宗到此时，弄得左右为难，眼向左右看着，半晌，一顿足，说道：“罢了！妃子既执意如此，众臣工又相逼而来，朕也做不得主了。高力士，只得但凭娘娘吧！”说着，举手把袍袖遮着脸，那泪珠直向衣襟上洒下来。

玄宗一放手，贵妃倒在地下，捧住玄宗的靴尖，呜咽痛哭。那左右大臣见皇帝下了旨，便齐呼：“万岁！”陈元礼便急急走出驿门去，对众军士大声说道：“众军听着，万岁爷已有旨，赐杨娘娘自尽了。”那三千军士，又齐声高呼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里面高力士，去把杨贵妃扶起。贵妃向众大臣说道：“愿大家好住，善护陛下；妾诚负国恩，死无恨矣！”高力士递过一幅白罗巾去，杨贵妃接在手中。玄宗呜咽着说道：“愿妃子善地受生！”杨贵妃也说道：“望万岁爷勿忘七夕之誓。”永清、念奴，扶着拜谢过圣恩，高力士上去，扶过来，说道：“那边有一座佛堂，正是娘娘的善地。”杨贵妃也说道：“待我先去礼拜过佛爷。”回过脸儿去对玄宗说了一句：“万岁珍重！”便倚住高力士肩头，向佛堂行去。玄宗眼眶中满包着泪珠，望着贵妃去远，不见影儿了。永清、念奴二人上去扶住，回进屋子去。

那高力士扶杨贵妃进了佛堂，跪倒在蒲团上，口中祝祷着道：“佛爷，佛爷！念俺杨玉环罪孽深重，望赐度脱！”高力士也在一旁跪下祝祷着道：“愿佛爷保佑俺娘娘，好处生天。”祷毕，去把贵妃扶起；自己跪下，说道：“娘娘有甚话儿？快吩咐奴婢几句。”杨贵妃道：“高力士！圣上春秋已高，我死之后，只有你是旧人，能体圣意，须要小心奉侍；再为我转奏圣上，今后休要念我这薄命人了！”说着，不禁又呜咽起来。高力士道：“奴婢把娘娘的话切记在心。”杨贵妃住了悲声，又说道：“高力士！我还有一言。”说着，从怀中拿出钿盒来，从髻上除下金钗来，交与高力士道：“这金钗一对，钿盒一枚，是圣上定情时所赐，你可将来与我殉葬，万不可遗忘！”高力士接过钿盒，口称：“奴婢晓得。”贵妃还想嘱咐几句话，忽听那佛堂门外又有一群军士，高叫道：“杨妃既奉旨赐死，何得停留，稽迟圣驾！”接着啾啾唧唧一声，众军士把庙门打开，蜂拥进来；高力士急上前拦住，大声说道：“众军士不得近前，杨娘娘即刻归天了！”杨贵妃在佛堂上，听得众军士鼓噪，便也不敢延挨，急急走出院子来，向四处寻找；一眼见院中一株梨花树，便叹道：“罢了，这一枝梨花树，便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！”说着，跪下，向空叩谢圣恩，口称：“臣妾杨玉环，叩谢圣恩！”从今再也不得相见了！”高力士上去，只说得一句：“奴婢罪该万死！”便帮着贵妃，把罗巾套在粉颈子上，向空中一吊，便气绝身死。那门外的军士，还是一声声地催逼着；高力士解下贵妃颈上的罗巾来，擎在手中，拿出去给军士们看。说道：“杨妃已死，众军速退！”那军士们却仍是兀立着不动，高力士去把陈元礼请来，陈元礼问众军士道：“众军士为何不退？”那军士们齐声说：“未见杨妃尸体，军心未安。”陈元礼便率领数十名军士，走进院子来；高力士把杨贵妃的尸身，陈设在庭心里，上用锦被覆着。那军士们绕成一个圈儿，围定了杨妃的尸体，陈元礼上去，用手臂挽起杨妃的颈子来，军士们见杨妃果然死了，便齐喊一声万岁！退出门去，立刻解了围。

那高力士拿了那幅白罗巾，和金钗钿盒去见皇帝，跪奏道：“后万岁爷，杨娘娘归天了！”那玄宗靠定在案头，怔怔地出神。高力士跪在一旁，候了半天，玄宗好似不曾看见。高力士又奏道：“杨娘娘归天了！有自缢的白罗巾在此，还有金钗钿盒在此。”玄宗才跳起身来，接过罗巾去，大哭道：“妃子！妃子！兀地不痛煞寡人也！”高力士忙劝道：“万岁且免悲哀，收拾娘娘遗体要紧。”玄宗道：“仓卒之间，怎生整备棺槨？也罢！权将锦褥包裹，须要埋好，记明，以待日后改葬。这钿盒就与娘娘殉葬吧。”高力士答应一声：“领旨！”正要起去，忽见小黄门头顶冰盘，献进荔枝来。玄宗见了，又是一场嚎啕大哭；吩咐高力士，拿荔枝去祭着妃子。高力士祭殓已毕，抱着妃子尸身，去在马嵬西郊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埋葬下。杨妃死时，年只三十八岁，銮驾驻

扎在马嵬驿中，初因军士要杀贵妃，不肯护驾，如今已杀了贵妃，只因玄宗皇帝哭念贵妃，也不肯启驾。一连在驿店中住下了五天五夜，陈元礼和高力士二人，天天劝皇上启驾，玄宗顿足说道：“咳！我不去四川也值甚么！”陈元礼与高力士商议，取美酒置在皇帝案头；皇帝终日兀坐案头，闷闷地不说一句话，见有美酒，便一杯一杯饮着。直把个皇帝吃得醉醺醺的，高力士悄悄拉马过来，扶皇帝上马。众军士一声呐喊，掌起大旗，浩浩荡荡，投奔陈仓大路而来。

这陈仓原是一个热闹去处，人民殷富，市烟繁盛；杨国忠在这地方，置有田产房屋。如今时局变乱，杨国忠早把一家姬妾，珍宝细软，搬运在陈仓别业中，不料自己在马嵬坡被乱兵杀死，丢下心爱的姬妾财帛，都孝敬与陈仓县令薛景仙一人享用。那薛景仙，原是杨丞相的心腹，做了十年相府家人；只因杨国忠有产业置在陈仓地方，特反薛景仙放到此处来，做一位县令，藉便可以照管杨丞相的财产。这杨丞相何处置有田庄，何处造着房屋，何处藏有银钱，别人都不甚清楚，只有薛景仙一人知道；又哪一位姬人最是年轻，哪一位姬人最是美貌，哪一位姬人最是风骚，薛景仙在相府中日子伺候得最久，也只有薛景仙一人知道。杨国忠的正夫人裴氏，名柔，原是蜀中的妓女，长得白净肌肤，妩媚容貌。薛景仙已久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；如今天从人愿，杨国忠把一家细弱，都寄托给薛景仙。虢国夫人和裴氏，合住着一个院子。那虢国夫人的轻盈姿态，风骚性格，又是叫这薛景仙魂梦颠倒的。到这时候，一听说杨丞相被乱兵杀死，他便老实不客气，把杨国忠一生辛苦积蓄下的财帛田屋，和姬妾奴婢，他便一齐霸占了去。一面打发一队兵士，来取裴氏和虢国夫人二人。

虢国夫人正在妆楼上淡扫蛾眉，忽见她的幼子名徽的，慌慌张张跑上楼来，哭嚷道：“强盗杀进来了！”那虢国夫人住在这别院，只因自己长得美貌，却时时怕有强人来欺侮她；如今听说果然强盗来了，她便掷下画眉笔，一手拉她儿子，一手拉住她女儿，急急奔下楼去。只听那前面院子里呐喊声一阵紧一阵，便知大事不好，急转身向后花园奔去，走过那西书房，只见夫人裴氏，一手扶着小姐，站在书房门口发怔。一见了虢国夫人，两人便对拉着手，对哭着。虢国夫人说道：“快逃生要紧！这不是啼哭的时候。”裴氏把两只小脚儿，连连顿着，哭道：“叫我何处去逃生！”虢国夫人把手指着那后门，拉着裴氏的手，走出了书房，向后园门奔去。这座后门，远隔着一片湖水，湖面上架着九曲长桥，她姑嫂二人，向桥上奔去。看看奔到跟前，忽听得唢喇一声响亮，那两扇后门，一齐倒地；一大群强人，各各手执刀剑，杀进门来。虢国夫人喊一声不好，带着她女儿，转身又向湖对岸逃去。

看看奔进了一座大竹林中，那裴氏一蹲身，坐在地下，只有哭泣的份儿。虢国夫人到此时，也不觉凄然泪下。耳中只听得一阵阵喊杀，夹着墙坍壁倒的声音。裴氏说道：“想我们年轻女子，一旦落在贼人手中，还有什么好事；倒不如俺们趁贼人不见，早寻个自尽吧。”一句话不曾说完，只见虢国夫人从裙带下解下一柄羊角尖刀来，一闭眼，向粉脖子上抹去。她儿子、女儿眼快，急上去攀住他母亲的手臂，哭嚷道：“母亲若死了，却叫孩儿去靠谁？”一句话，触动了她的心事。母子三人，抱头艰哭了一回，忽见虢国夫人含着一眶眼泪，睁大了眼睛，咬一咬牙齿，只把刀尖向她儿子胸前一送，又向她女儿咽喉上一抹，接着两声“啊哟”，这一对玉雪也似的儿女，一齐倒下地去死了。裴氏在一旁，看了这形状，吓得腿也软了。一蹲身坐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夫人慈悲，快把俺这薄命的女儿，也送她上天去吧！”一句话未了，虢国夫人竟也抢上去，一刀戮在腰眼里；只见一个粉脂娇娃，倒下地去，只嚷了一声：“妈！”两眼一番，死过去了，裴氏看了，心如刀割，一纵身上去，抱住女儿的尸身，嚎啕大哭。这时虢国夫人，好似害了癲狂病一般，两眼直射，云髻散乱；看着地下倒着的尸身，只是哈哈大笑，笑够多时，她忽然仰天一声大叫，拿刀子用力向自己颈子上抹去。那鲜红的血，和泉水似的，直涌出来。接着虢国夫人的娇躯，倒在地下，那泥土也染着一大滩血。裴氏看了，便也不哭；急上去从虢国夫人手中抢得那柄尖刀，回手向自己酥胸口刺去。只见竹林子外奔进一群强人来，把她手中尖刀夺去；一人一条玉臂，拉着便走。可怜裴柔原也是一个绝世美人，竟不能免强人之手，送去充作薛景仙的姬妾；那虢国夫人，因气管尚未割断，一时痛醒过来，血流满颈，直延挨到第二天，才气绝身死。薛景仙吩咐，



将她子女的身体，一并抬出东郭十余里道北白杨树下埋葬。

第三日，陈元礼御林军赶到，又从深山中搜寻出杨国忠的第三子杨晞来杀死，又杀杨国忠的同党翰林学士张渐、窦华、中书舍人宋昱、吏部郎中郑昂，都是逃在深山中，被乡民搜出来的。那杨国忠的四子杨晓，逃去汉中地方，被汉中王琚捉住，活活打死。杨氏一门俱已杀尽，军心大快。独是玄宗皇帝心中凄凉万状，三千御林军士，簇拥着勉强上道，骑在马上，长吁短叹。高力士在一旁，故意指点着远山近水，玄宗如何有心赏玩。勉强又行了一程，到了扶风地面，驻蹕在凤仪宫内。高力士收拾寝枕，玄宗只是怔怔的忘了睡眠；又献上酒肴，玄宗也是沉沉的忘了饮食。整日里淌眼抹泪，废寝忘餐。高力士看了，心中也是愁闷；也曾劝过几次，玄宗终是念着妃子，少也要唤三百遍，常常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空做一朝天子，竟成千古罪人！”一个人不停步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

忽然有一个农人，名郭从谨的，煮得一盂麦饭，献进宫来。高力士见皇上终日愁眉不解，正无可劝慰；今见有野老献饭，便欲借此分解万岁的愁怀。便传进话去，奏道：“扶风农人郭从谨，特煮一盂麦饭，特欲进献万岁。”玄宗听了，却不觉欢喜起来，忙传旨召扶风乡老郭从谨进宫来。那郭从谨头顶麦饭，进宫来跪倒在当殿。口称：“草莽小臣郭从谨见驾。”玄宗便问：“你是何处人氏？”那郭从谨奏道：“小臣生长在扶风地方，如今六十岁年纪了，托圣天子庇宇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国泰年丰；如今听得御驾出巡，来到扶风地面，小臣特备得一盂麦饭，匍匐奉献。野人一点忠心，望吾君莫嫌粗粝。”玄宗笑说道：“寡人晏处深宫，从不会尝得此味；难得汝一片忠心，如今生受你了！高力士，快取上来。”玄宗就那瓦孟吃了几口麦饭，连称：“好香甜的饭儿！”

那郭从谨在一旁又奏道：“陛下今日颠波，可知为谁而起？”玄宗也问道：“你道为着谁来？”郭从谨奏道：“陛下若赦臣无罪，愿当冒死直言。”玄宗命高力士扶此老人起来，又传谕老人：“从直说来。”那郭从谨便高声说道：“都只为杨国忠，依势猖狂，招权纳贿；他与安禄山朋比为奸，流毒十年，天怒神怨。”玄宗叹道：“国忠弄权，禄山谋反，教寡人如何知道？”郭从谨奏道：“这安禄山久已包藏祸心，路人皆知，去年有人上书告禄山谋反，谁知陛下反赐诛戮，从此言路尽塞，谁肯冒死上言？”玄宗叹着气道：“此皆朕之不明，以致于此！从来说的，斟量明目达聪，原是为君的当虚心察访。朕记得姚崇、宋璟为相的时候，屡把直言进谏，使万里民情，如在同堂。不料姚、宋亡后，满朝臣宰，一味贪位取荣。郭从谨呵！倒不如你草野之臣，心怀忠直，能指出叛臣奸相。”郭从谨奏道：“若不是陛下巡幸到此，小臣如何得见天颜。如今话已说多了，陛下暂息龙体，小臣告退。”玄宗便在衣带上解下一方佩璧，赐与郭从谨说：“拿去做个纪念吧！”郭从谨得了璧，连连叩头谢恩。

郭从谨退去，高力士又上去奏称：“现有成都节度使差遣使臣，解送春彩十万疋，来得行宫，候万岁爷发落。”玄宗传旨道：“春彩照数收明，打发使臣回去。”玄宗和郭从谨谈论一番，心中略觉宽舒；内侍献上御膳，玄宗也略略进了半盏。起身闲行到宫门口，忽记得那春彩十万疋，如今嫔嫱散尽，歌舞停息，要这春彩何用？便唤高力士：“可召集御林军将士，来宫口听朕面谕。”高力士便在宫门外高声叫道：“万岁爷宣召龙武军将士听旨。不须一刻工夫，那班将士，全身甲冑，齐集在宫门口，口称：‘龙武军将士叩见万岁爷！’”玄宗对众将士道：“将士们听朕传谕，如今变出非常，劳尔等宵行露宿，远涉关山。今日大难已脱，奸相已除，尔等远离故乡，谁没有个父母妻儿之念？此去蜀道难如登天，朕不忍累尔等抛妻撇子，就今日便可各自回家。朕待独与子孙辈慢慢地接到蜀中。高力士可将使臣进来的春彩，分给将士，以为回乡盘费。”众将士听了万岁谕旨，不觉一起落下泪来，同声说道：“万岁爷圣谕及此，臣等寸心如割！自古道，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；臣等不能预灭奸贼，使陛下有蒙尘之难，已是罪该万死。如今臣等护从陛下至此，便死也愿从行。从来说的，军声壮天威，这春彩臣等断不敢受，请留待他日记功行赏。”玄宗道：“尔等忠义虽深，但朕心实有不忍，还是各回家乡去吧。”当时陈元礼在一旁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呀！万岁爷如此厌弃臣等，莫不因贵妃娘娘之死，有些疑惑么？”玄宗道：“非也。只因朕此次蒙尘，长安父老，颇多悬望；你们回去呵，烦为传说，只道是朕躬无恙。”众军士听了，齐声说

道：“万岁爷休出此言，臣等情愿随驾，誓无二心！”玄宗点头叹息道：“难得众军一片忠义，只今天色已晚，今夜就此权驻，明日早行便了。”众军士齐称领旨，退去。

第二天，高力士依旧扶玄宗上马，军士排队先行。玄宗在马上，看着四面山色，不住地叹着气说道：“对此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无非助朕悲怀，如何是好！”高力士奏道：“万岁爷途路风霜，十分劳顿，请自排遣，勿致过伤。”玄宗叹道：“高力士，朕与妃子坐则并几，行则随肩；今日仓猝西巡，断送她这般结果，教寡人如何撇得下也！”说着，不禁把袍袖抹着眼泪。一队旌旗枪戟，缓缓向山腰栈道行来。玄宗皇帝骑在马上，好似酒醉的一般，痴痴迷迷，歪歪斜斜，马蹄儿一脚高一脚低走着。高力士见了，忙赶上前去，拢住万岁的辔头，奏道：“前面已是栈道了，请万岁爷挽定丝缰，缓缓前进。”才走到半山上，忽然一阵风来，挟着雨点，向玄宗皇帝迎面扑来。看那雨势，愈下愈大了。恰巧前面一座高阁，依着山壁造成。高力士看看万岁爷须眉上都挂着雨点，淋淋漓漓地湿满了衣襟；他好似毫不觉得，只是愁眉泪眼地冒雨行去。高力士跳下马来，向前去挽住辔头，奏道：“雨来了，请万岁暂登剑阁避雨。”玄宗如梦初醒一般，抬起头来，向空中一望，兀自惊诧着道：“怎么好好的天，却下起雨来了。快吩咐军士们，暂且驻扎，雨住再行。”军士们听了，齐呼一声万岁。满山峡上支起篷帐来躲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六十七回

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贼

玄宗避雨，走上剑阁去；登高一望，只觉山风削面，冷雨敲窗，景象十分凄楚。耳中又听得一阵阵铃声呜咽，便问高力士道：“你听那壁厢不住的声响，聒的人好不耐烦，高力士，看是什么东西？”高力士忙奏道：“那是树林中的雨声，和着檐前铃铎，随风而响。”玄宗道：“呀，这铃声钩得人心碎，这雨声打得人肠断，好不做美也！高力士，拿着玉箫来吹着，待朕歌一曲解闷儿。”高力士便从靴统中拿出一支玉箫来，吹着。玄宗依声唱道：

“杳杳旗旌背，残日风摇影；匹马崎岖怎暂停。只见阴云黯淡无昏暝，哀猿断肠，子规叫血，好叫人怕听。兀的不惨杀人也么哥！兀的不苦杀人也么哥！萧条恁生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；雨冷斜风扑面迎。”

玄宗唱完这第一阙，不觉喉中悲哽，略停了一停。高力士箫声又吹着第二折，玄宗接着唱道：

“淅淅零零，一片凄然心暗惊，遥听隔山隔树战，合风雨高响低鸣。一点一滴又一声，一点一滴又一声；和愁人血泪交相迸！对这伤情处，转自忆荒茔；白杨萧瑟雨纵横，此际孤魂凄冷，鬼火光寒，草间湿乱萤。只悔仓皇负了卿！负了卿，我独在人间，委实地不愿生。语娉婷，相将早晚伴幽冥。一恸空山寂，铃声相应，阁道峻赠，似我回肠恨怎平。”

玄宗唱到末一句，心中万分凄凉，便止不住掩面呜咽起来。高力士抛下玉箫，急上前劝慰。玄宗一时勾起了伤心，如何止得住，慌得那文武百官，都上阁来，跪求万岁爷暂免悲哀。

好容易劝住了玄宗的伤心，忽见递到太子的奏本，说太子率领诸亲贵，避难在灵武关。反贼安禄山，攻破京师，大掠宫廷；建设伪都于洛阳，自称天子。现由灵武郡太守郭子仪统带十万雄兵，收复京师，进逼洛阳，杀平贼寇，在指顾间事。请父皇回銮，早视朝政。玄宗看了这道奏章，略略开颜；便把太子奏本递与群臣观看，百官齐呼万岁。玄宗便与众大臣商议，京师不可一日无君，如今朕决意传位与太子，先在灵武设朝，俟郭子仪杀平贼寇，再回京师。文武官员听说玄宗欲退位，却齐声劝谏；无奈玄宗因死了贵妃，万事灰心。他看这天子之位，有如敝屣，一任百官如何劝说，玄宗便亲自写下诏书；当日遣发使臣，捧了传国玺册令，文武官员，一齐随同使臣回灵武关去，侍奉新天子登位。一面又下诏：拜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即率本军人马，火速进剿。众文武见劝不转玄宗的心意，只得辞别太上皇，回灵武去。玄宗亲自下阁，送众文武登程。这时风息雨止，高力士传谕军士们，前面起驾，一队人马簇拥着玄宗皇帝，依旧向万山丛沓中行去。

不多几天，便到了成都。玄宗太上皇，在行宫住下，依旧朝朝暮暮，想着杨贵妃，淌眼抹泪，长吁短叹地过着日子。这晚，玄宗在行宫中哭念贵妃，耳中听那风吹铁马，雨打梧桐，哭倦了不觉伏案睡去。恍恍惚惚，又到了那马嵬坡下。只见那杨贵妃，颈上挂着白色罗巾，飘飘荡荡

地从那座佛堂中出来；玄宗急抢上去，跟在后面。听杨贵妃一边走着，一边说道：“我杨玉环随驾西行，刚到马嵬驿内，不料六军变乱，立逼投缢。”说着，止不住嚤嚤啜泣。玄宗看了，心中万分怜惜，欲上去拉住妃子的衣袖劝慰一番；说也奇怪，任你如何奔跑，只见杨妃飘飘荡荡地走在前面，总是赶不上的。看杨妃哭泣一回，又追赶一回；走在一片荒野地方，她便站住了，望着前面烟树苍茫，贵妃又不禁凄苦起来。哭道：“不知圣驾此时到何处了！我一灵渺渺，飞出驿中，不免望着尘头，追随前去。”看杨贵妃在一条崎岖山路上，正一颠一蹶地赶着；转过山坡，前面树梢上露出一簇翠旗尖儿来，杨妃口中说道：“呀，好了，望见大驾，就在前面了！”不免疾忙赶上去。看贵妃拽着翠裙儿，又赶了一阵；忽见迎面起了一阵黑风，风过处，把眼前的道路遮断了，那翠盖旗旗都不见了。杨贵妃不由得大哭一声，坐倒在地，喊一声：“好苦啊！”便一声“天”一声“万岁”地哭嚷着。玄宗在一旁看着，好似万箭穿心，只苦得不能近身去劝慰，只远远地站着，高声喊道：“妃子，莫苦坏了身儿，有朕在此看管着你。”一任玄宗如何叫喊，那贵妃兀自不曾听得。

一转眼，见那边愁云苦雾之中又有个女子，躲躲闪闪地行来；待走近身旁看时，原来便是虢国夫人。只见她满脸血污，后面追上两上鬼卒来，喝道：“哪里去！”便上去一把揪住。那虢国夫人便哀声求告道：“奴家便是虢国夫人，当年万岁爷的阿姨。”那鬼卒大笑道：“原来就是你，你生前也忒受用了，如今且随我到枉死城中去！”说着，便不由分说，上去揪住一把云髻；玄宗看了，想起从前在曲江召幸的恩情，便扑身上前去救护，口中高喊：“大唐天子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一转眼，那虢国夫人和二鬼卒，都失去了形迹。急向四面看时，那边又来一个男子，满身鲜血。飞奔前来，后面一群鬼卒，追打着那男子，跑到玄宗跟前，跪翻在地，不住地磕头求救道：“万岁爷，快救臣性命！”玄宗看时，原来便是杨国忠。正慌张的时候，那鬼卒赶上来，一把揪住杨国忠的衣领，大声喝道：“杨国忠，哪里走！”杨国忠用手抵抗着道：“呀，我是当朝宰相，方才被乱兵所害，你们做甚又来拦我？”那鬼卒骂道：“奸贼！俺奉阎王之命，特来拿你，还不快走！”杨国忠道：“你们赶到那里去？”那鬼卒冷笑着道：“向酆都城，教你剑树刀山上寻快活去！”正纷争着，那杨贵妃到了跟前，一见了杨国忠，便嚷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哥哥，好可怜人也！”杨国忠见了自家妹子，正要扑上前去招呼，那鬼卒如何容得，早用槌打着，脚踢着推推操操地去了。

那杨贵妃见捉了国忠去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想我哥哥如此，奴家岂能无罪。虽承圣上隆恩，赐我自尽，怕也不能消灭我的罪孽。且住，前途茫茫，一望无路，不如仍旧回马嵬驿中去，暂避几时。”说着，便转身找旧路行去。玄宗见贵妃在前面独自行走着，便在后面追赶着，口中高叫道：“妃子，快随朕回行宫去。”那杨妃却不曾听得，兀自在前面走着。玄宗如何肯舍，便一步一步地在后面跟着；看看走到马嵬西郊道北坎下，白杨树上，用刀尖儿挖着一行字道：“贵妃杨娘娘葬此。”玄宗看了，也止不住眼泪潮水似一般直涌出来。那杨贵妃的魂儿，见了树下一堆新土，也不禁悲悲切切地说道：“原来把我就埋在此处了！唉，玉环，玉环！这冷土荒茔，便是你的下场头了！且慢，我记得临死之时，曾吩咐高力士将金钗钿盒，与我殉葬，不知曾埋下否？就是果然埋下呵，还只怕这残尸败蜕，抱不牢这同心结儿！待我来对她叫唤一声，看是如何。杨玉环！杨玉环！你的魂灵儿在此，我如今叫唤着你，你知也不知。可知道在世的时候，你原是我，我原是你。呀，你如今直怎地这般推眠装卧！”玄宗站在杨贵妃身后，也撑不住频频把袍袖儿□着泪珠。

正凄惶的时候，只见一个白髯老者，拄着拐杖行来。玄宗上去拉住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近俺妃子的葬地。”那老人见问，便道：“小神是此间马嵬坡土地，因奉西岳帝君之命，道贵妃杨玉环，原系蓬莱仙子，今死在吾神界内，特命将她肉身保护，魂魄安顿，以候玉旨。”说着，便上去，擎着手中的拂尘帚，向杨贵妃肩上一拂道：“兀那啼哭的，可是贵妃杨玉环鬼魂么？”杨妃答道：“奴家正是，老丈是何尊神？”那土地神说道：“吾神乃马嵬坡土地。”杨妃赧赧说道：“望神与奴做主。”土地神点着头道：“贵妃听我道来，你本是蓬莱一仙子，因微过谪落凡尘；今虽限满，但因生前罪孽深重，一时不得升仙。吾今奉岳帝敕旨，一来保护贵妃肉身，二来与贵妃解去

藏



冤结。”那土地神说着，伸手把杨贵妃颈子上的白罗巾解去。杨贵妃又向土地神道着万福，说：“多谢尊神！只不知奴与皇上，还有相见之日么？”土地神便摇着头道：“此事非小神所知，贵妃且在马嵬驿佛堂中暂住幽魂，待小神复旨去也。”那土地神一转身，便不见了。

玄宗看杨贵妃一人独立在白杨树树下，便赶上前去，向她招手儿，口称：“妃子快随朕回行宫去，莫再在此凄凉驿店中栖身。”那杨妃却睬也不睬，一低头，向马嵬驿佛堂中走去。玄宗也跟进佛堂去，一闪眼，却失了妃子所在，抬头看时，只见满天星斗，寒月十分光辉。那杨贵妃又从屋子里转出来，走在庭心里，抬头望着，自言自地说道：“你看月淡星寒，又到黄昏时分，好不凄凉煞人！我想生前与皇上，在西宫行乐，何等荣宠；今一旦红颜断送，白骨冤沉，冷驿荒垣，魂淹滞，有谁来怜惜奴身！”说着，从袖中拿出金钗钿盒来，在月光下把玩一回。只听杨贵妃凄凄地唱着《凉州曲》调道：

“看了这金钗儿双头比并，更钿盒同心相映；只指望两情坚，如金似钿，又怎知翻做断缢。若早知为断缢，枉自去将他留下了这伤心把柄。记得盒底夜香清，钗边晓镜明，有多少欢承爱领；但提起那恩情，怎教我重泉目瞑？苦只为钗和盒那夕的绸缪，翻成做杨玉环这些时的悲哽！”

玄宗听了，点头叹息道：“想朕在长生殿中，最爱听宫女们唱《凉州曲》调；不想如今听妃子唱出这凄凉声音来。”接着，又听杨贵妃叹道：“咳，我杨玉环生遭惨毒，死抱沉冤，或者能悔前愆，得有超拔之日，也未可知。且住，只想我在生所为，那一桩不是罪案。况且兄弟姊妹，挟势弄权，罪恶滔天，总皆由我，如何忏悔得尽。不免趁此星月之下，对天哀祷一番。”说着，她便在当庭扑地跪倒，对着那星月，深深下拜。口中祝告着道：“皇天皇天！念俺杨玉环呵，生前重重罪孽，折罚俺遭白绫之难；今夜俺对天忏悔，自知罪戾，望皇天宥我。只有那一点痴情，做鬼也未曾醒悟；想生前那万岁爷待我的一番恩爱，到如今纵令白骨不能重生，也拼着不愿投生。在九泉之下等待俺万岁到来，重证前盟。那土地神说我原是蓬莱仙子谴谪人间，天呵，只是奴家如何这般业重。不敢望重列仙班，只愿还我杨玉环旧日的婚姻。”玄宗听贵妃声声记念着万岁爷旧日的恩情，心中起了无限的感慨；又见杨贵妃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跪在庭心里，左右不见一个宫女伺候他，心中万分不舍。便扑向庭心去，想把杨贵妃抱在怀中安慰一番。

忽见那土地神又从门外进来，向杨玉环说道：“贵妃，吾神在此！”杨贵妃便道：“尊神命吾守在马嵬驿中，但此寂寞荒亭，又不见我那万岁爷，却叫我冷冷清清地一人守着，好怕煞人！”土地神说道：“贵妃不必悲伤，我今给发路引一纸，千里之内，任你魂游罢了。”贵妃接了路引，道声万福。土地神转身别去。杨贵妃得了路引，不觉喜道：“今番我得了路引，千里之内，任我游行，好不喜也！且住，我得了路引，此去成都不远，待我看万岁爷去。”说着，便提着裙幅儿，向门外行去。玄宗见杨贵妃在前面走着，便急急追赶上去，口中高喊道：“妃子且慢走，待朕扶着你同行。”脚下愈跑愈快，口愈喊愈高，那杨贵妃却终是不能听得，独自一人，看她一颠一蹶地向荒山野路中行去。玄宗如何肯舍，便飞也似地赶去；忽被脚下石块一绊，一个倒栽葱，啊哟一声，睁开眼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

那高力士正拿手拍着自己肩头，一声一声“万岁万岁”地唤着。玄宗也不去睬他，只吩咐快开门儿，快迎接妃子去。说着，从被窝里直跳起来。高力士拿一袭龙袍，替万岁爷披在身上扶着，急急去开着房门看时，只见一片凉月，万籁无声，那一阵一阵冷风，吹在身上，令人打战。玄宗痴痴地望了半天，不觉哭道：“我那可怜的妃子！”高力士扶着，回至床上去睡倒，又是一番捣枕捶床的痛哭。高力士百般劝慰着，玄宗说：“妃子的魂儿，一定来在朕身旁了。”第二天下敕成都府，在行宫旁建造贵妃庙一座，招募高手工匠人，用檀香木雕成杨贵妃生像一座。完工之日，先把生像送进宫了，由玄宗亲自送入庙来。

如今再说安禄山破了京师，得了许多美女财帛，便迁都到洛阳城中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。这一日，新宫落成，便大集文武百官在新宫中，大开筵宴。那官员大半都是唐室的旧臣，如今见了安禄山，一般地也齐声高呼着“皇上万岁，万万岁！”安禄山高坐殿上，见了众官员，不觉哈哈大笑，说一声：“众卿平身！想孤家安禄山，自从范阳起兵，所向无敌，长驱直入，到得长安，那唐家皇帝，已逃入蜀中去了。眼看这锦绣江山，归吾掌握，好不快活！今日新宫落成，特设宴殿上，与众卿共乐太平。”接着，殿下轰雷似一声唤着：“万岁！”各自就坐，吃喝起来。酒至半酣，安禄山便传谕唤梨园子弟奏乐。那班梨园子弟，当殿奏着乐器，齐声唱道：

“当筵众乐奏钧天，旧日霓裳重按；歌遍，半入云中，半吹落风前。
希见，除却了清虚洞府，只有那沉香亭院；今日个仙音法曲，不数大唐年！”

安禄山听罢曲子，不禁赞道：“奏得好！”便有张通儒出席奏道：“臣想天玉皇帝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教成此曲，今日却留与主上受用，真用齐天之福也！”安禄山听了，又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卿真言之有理，再上酒来。”殿上殿下，正在欢饮的时候，忽听得殿角上发出一缕冷冷的琵琶声音来，接着带哭的声儿唱道：

“幽州鼙鼓喧，万户蓬蒿，四野烽烟；叶堕空宫，忽惊闻歌弦。奇变，真个是天翻地覆，真个是人愁鬼怨。”

接着又大声哭唱道：

“我那天宝皇帝呵，金銮上百官拜舞，何日再朝天！”

这一声唱，把合殿的人都听了停杯垂泪。安禄山不觉大怒道：“呀，什么人啼哭？好奇怪！”孙孝哲出立当殿道：“是乐工李龟年。”安禄山喝一声：“拿上来！”当有值殿禁军，把李家龟年、彭年、鹤年弟兄三人，一齐揪在当殿。安禄山大声喝问道：“李龟年，孤家在此饮太平筵宴，你敢擅自啼哭，好生可恶！”李龟年到此时，却也面无惧色，厉声说道：“唉，安禄山，你本是失机边将，罪应斩首；幸蒙圣恩不杀，拜将封王。你不思报效朝廷，反敢称兵作乱，秽污神京，逼走圣驾，这罪恶贯盈，指日天兵到来，看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还说什么太平筵宴。”安禄山被李龟年骂得拍案大怒，大声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！这狗贼，骂得孤家如此凶恶，好恼好恼！孤家入登大位，臣下无不顺从；量你这狗乐工怎敢如此无礼！”说着，在殿上不住地拍案顿足，慌得左右大臣齐跪在当殿，奏道：“主上息怒，无知乐工，何足介意。如今命他重唱一折好的《凉州》曲子，赎过罪来。”李龟年也称愿唱一折新词儿，为诸位新贵人劝酒。合殿的官员，听李龟年说愿唱新曲，便大家替他求着，说：“看李龟年的新词唱得如何，倘再有冒犯，便当重罚。”安禄山被众官面求着，缓下气来，便对李龟年说道：“孤家念你是先朝的旧臣，宽恕你一二；如今众文武既替你求饶，看在众文武面上，这一个死罪，且寄在你身上。倘有不是，定当杀却。你可知道朕杀死雷海青之事么？那便是不敬孤家的模样。”

李龟年听了，也不说话，便有值殿太监，替他送过琵琶来。李龟年接在手里，贼贼累累地弹了一套，听他提高着嗓子，唱道：

“怪伊忒负恩，兽心假人面，怒发上冲冠！我虽是伶工微贱，也不似他朝臣腴腆！安禄山，你窃神器上逆皇天，少不得顷刻间尸横血溅。我掷琵琶将贼臣碎首报开元！”

藏

珍

他唱到这一句，猛不防擎起琵琶，向孙孝哲夹脸地打将过去；只听得一声惨叫，孙孝哲头也打破了，死在地下。那琵琶也打得粉也似碎，满殿的人齐声喝道：“这狗奴才该死该死，他辱骂俺们圣君贤臣不算，还敢当殿打死万岁的宠臣。”安禄山也高叫：“武士何在，快拉这贱奴出去看刀！”便有一队武士，应声上殿来，把这李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弟兄，横拽着拖下殿来。安禄山被李龟年骂了一场，酒也骂醒了，兴子也没有了，便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孤家心上不快，众卿且退。”众官员齐声答道：“领旨。”臣等恭送主上回宫。合殿的人，一齐跪倒；安禄山气愤愤地退进宫去。那孙孝哲的尸身，便有太监领去棺殓。众官员乘兴而来，没兴而返，纷纷退出殿去。一路上议论着道：“真是好笑，一个乐工，思量做起忠臣来了！难道我们吃太平筵宴的，倒吃差了不成。李龟年！李龟年！你毕竟是一个乐工，见识尚浅。”

谁知这李龟年弟兄三人，虽被武士揪出午门去，正要斩首，忽见那李猪儿手捧小黄旗，飞也似地赶出午门来，高叫：“刀下留人！主上吩咐，暂把李氏弟兄，寄在监中，好好看守着。”那武士们见李猪儿有小黄旗在手，便信以为真；又把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，推入刑部大牢中去关着。到半夜时分，便有一个短小身材的人，从屋檐上跳进大牢去，把李氏弟兄三人，一齐救出；拿绳子捆住身子，一一缢出城外去。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，得了性命，星夜向江南一路逃去。这救李龟年性命的人，便是李猪儿。李龟年原与猪儿不认识的，但猪儿为什么却要一力救龟年三人性命呢？这其中却另有一层缘故：李龟年虽得了性命，却做梦也想不到这救命恩人，究竟为的是什么。

原来这孙孝哲的母亲孙氏，在安禄山后宫多年；只因生性淫荡，深得安禄山宠爱。后来安禄山反进潼关，又得了个民间妇人李氏。那天安禄山在行营中，左右不曾带得妇人，十分寂寞；便有手下军士，在民间搜得这妇人李氏，献进来。李氏长得娇艳面貌，白净身体，安禄山得了滋味，也十分宠爱起来。李氏前夫，生有一子，便是这李猪儿；安禄山因宠爱他母亲，便也收猪儿为义子。见他人材俊美，性格聪明，与自己儿子一般看待。一日，禄山酒醉，忽然现出猪头龙身；自道是个猪龙，必有天子之分，因把李氏儿子的名字，顺口唤作猪儿。现在果然做了皇帝，那孙孝哲的母亲，早已替安禄山生了儿子，取名庆恩；这庆恩却长成聪明秀美，安禄山欢喜得和希世活宝一般。从来说的，母以子贵；这安禄山既宠爱幼子，便把孙氏立做皇后，李氏立做贵妃。李猪儿见自己母亲，只做了一位贵妃，心中不甘；又加那孙孝哲因母亲做了皇后，便十分骄傲起来。二人常在宫中出入，大家不肯服气，见了面不是冷嘲热骂，便是相扭相打。

安禄山虽立孙氏做了皇后，但心中却甚是宠爱李氏；见孙孝哲和李猪儿两个拖油瓶，时常打吵，却也无法可治。李猪儿把这孙孝哲恨入骨髓，却暗暗地去与安禄山长子庆绪沟通一气。那庆绪现拜为大将军，手下有十万雄兵，帮着父亲东征西杀，功劳实是不小。满意此番父亲称帝，这太子的份，总稳稳是自己的了；谁知安禄山因宠爱庆恩，颇有立庆恩为太子之意。那孙孝哲见主上欲立庆恩为太子，这庆恩和自己原是同母弟兄，将来弟弟做了皇帝，那哥哥总也逃不了封王进爵；因此极力替庆恩在外面拉拢一班大臣，要他们帮着庆恩，在安禄山跟前进言，早早立庆恩为太子。这大将军庆绪，打听得了这消息，心中如何不恨？李猪儿正也恨孙孝哲，便与庆绪沟通一气，一面也替庆绪在外面拉拢诸大臣，要他们帮着庆绪说话，劝安禄山立庆绪为太子；一来因庆绪年长，二来因庆绪有功。他们两家结党营私，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忽然见这不共戴天的仇家孙孝哲，被李龟年打死了，庆绪心中，如何不喜，李猪儿见无意中报了此仇，便一心要救李龟年弟兄三人的性命。他母亲正在后宫得宠，便由李氏偷得这小黄旗出来，救了李龟年的性命。李猪儿又自幼儿学得一身纵跳的本领，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；当夜李猪儿便亲自跳进刑部大牢去，把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劫出牢来，偷偷地放他出城逃命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李□题词看锦袜 杲卿割舌殉孤城

李龟年、李彭年、李鹤年弟兄三人，在玄宗宫中，充当乐工，不独俸给富厚，又因妙制《渭州》乐曲，深得天子的宠爱。在开元年中，李氏弟兄三人，在东都地方，大起第宅；广大崇隆，与当时公侯的府第相仿佛。玄宗特赐名通远里。龟年感激皇上的恩德，深入骨髓；只因安禄山也爱好音乐，便把梨园子弟，和李氏弟兄，都捉去洛阳宫中，听候召宣。那日龟年在当殿辱骂安禄山，自问必死；不料被那李猪儿救出大牢，放他弟兄三人，出城逃命。龟年沿路乞食，流落在江南地方；每见良辰美景，士人游宴，他便手抱琵琶，为人歌一曲《凉州》。听他歌曲的人，都不禁掩面流泪。打听得他是宫中乐工，便大家赏他些钱米。当时有一位诗人，名杜甫的，赠李龟年一首诗道：

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；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江南士人看着可怜，便大家凑集了些束修，请他传授琵琶；这李龟年弟兄三人，也只得暂在江南地方安身。

如今再说杨贵妃当日仓皇自缢在马嵬驿佛堂梨树下，遗落下锦袜一只；圣驾过去，有一王妈妈，去打扫佛堂，便拾得这锦袜，收藏着，当作宝贝一般。这王妈妈，原在马嵬坡下，开一个冷酒铺儿度日；自从她拾得锦袜，被远近的住户知道了，都来铺中沽饮，兼看锦袜。那王妈妈收了人家酒钱，还要收看袜钱，生意顿时热闹起来。当时有一位书生，名李旼的，因被兵马拦阻，留住马嵬坡下；打听得王妈妈酒店中，藏有杨妃锦袜，便也赶来看袜。这李旼，是富家子弟，打扮得甚是整齐；王妈妈见了，急捧出一个锦盒来，送与李旼观看。李旼才打开盒儿，便觉异香扑鼻；拿在手中，又觉滑腻温柔。由不得连声赞道：“妙呀！”只见那一弯罗袜，四周绣着云凤；翻过袜底来看时，又绣着“臣李林甫恭献”一行小字。李旼拿在手中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爱不忍释。这时一旁走过一个道姑来，看着赞道：“好香艳的袜儿！”李旼道：“你看锦纹缜致，制度精工，光艳犹存，异香未散，真非人间之物也！”他说着，便向酒家要过一副笔砚来，就壁上题着一首词儿道：

“你看薄衬香绵，似一朵仙云轻又软；昔在黄金殿，小步无人见怜。
今日酒垆边，等闲携展。只见线迹针痕，都砌就伤心怨。可惜了绝代佳人
绝代冤！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！”

那道姑接过去，也细细地看着，不觉叹着气，说道：“我想太真娘娘，绝代红颜，风流顿歇；今日此袜虽存，佳人难再，真可叹也！”说着，也提起笔来，在李旼写的词儿后面，接着也写道：

藏



“你看晶翠钩红，叶子花儿犹自工；不见双趺莹，一只留孤凤。空流落，恨何穷？马嵬残梦，倾国倾城，幻影成何用！莫对残丝忆旧踪，须信繁华逐晓风。”

李旼一边看那道姑在壁上题词，一面手中把玩着那只锦袜不释。忽见走过一个老人来，说道：“唉，官人看它作甚！我想天宝皇帝，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，朝欢暮乐，弄坏朝纲。致使干戈四起，生民涂炭。老汉残年向尽，遭此乱离；今日见那这只锦袜，好痛恨也！”他说着，夺过道姑手中的笔来，也在壁上写着一首词儿道：

“想当日一捻新裁，紧贴红莲着地开。六幅香裙盖，行动君先爱。唉！乐极惹非灾，万民遭害。今日里事去人亡，一物空留在。我目睹香儿重痛哀，回想颠危泪乱揩！”

那老汉写毕，掷下笔来，兀自的跌足叹气。那王妈妈在一旁说道：“呀，这客官见了锦袜，为何着恼？敢是不肯出看钱么？”老汉听了，跳起来，喝道：“什么看钱！”王妈妈冷笑道：“原来是一个村老儿，看钱也不晓得。”那老汉听说他是村老儿，不禁咆哮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什么村老儿，俺万岁也见过来，却不曾见你这老淫妇！”王妈妈听他骂老淫妇，便顿时两眼直瞪，红筋直绽，赶上前去，一把揪住老汉的胸襟，要厮打起来。李旼忙上动劝住，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不必斗口，待小生一并算钱与你罢了。”说着，便拉着老汉，又邀着那道姑去同桌饮酒。李旼动问名姓，那老汉便说是郭从谨，原是扶风野老，万岁驻蹕凤仪宫中时，曾进宫去献过饭来。如今要往华山访友，经过此马嵬坡下，走得乏了，特来沽饮三杯。那道姑说，是金陵女贞观主。彼此对饮着酒。那王妈妈来索回锦袜，道姑说道：“妈妈，我想太真娘娘，原是神仙转世；欲求喜舍此袜，带到金陵女贞观中供养仙真。未知许否？”那王妈妈笑道：“老身无儿无女，下半世的过活，都在这袜儿上，实难从命。”李旼接着说道：“小生愿出重价买去如何？”那王妈妈不曾答话，郭从谨却拦着说道：“这样遗臭之物，要它何用？”

大家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忽见一个半老妇人，后面跟定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娃子，怀中抱着琵琶，走进酒店来，向众酒客道了个万福，坐下来，把琵琶弹得忒楞楞响。顿开娇喉唱道：

“咳！想起我那妃子呵，是寡人昧了她誓盟深，负了她恩情广；生拆开比翼鸾凰！说什么生生世世无抛漾，早不道半路里遭魔障。”

唱完一段，琵琶又忒楞楞地弹了一段过门，接着唱道：

“恨寇逼得慌，促驾起得忙！点三千羽林兵将，出延秋，便沸沸扬扬。甫伤心第一程，到马嵬驿舍旁。猛地里炮雷般齐呐起一声的喊响，早只见铁桶似密围住，四下里刀枪。恶肥肥单施逞着他领军元帅威能大，眼睁睁只逼拶得俺失势官家气不长。落可便手脚慌张。恨只恨陈元礼呵。不催他车儿马儿一谜家延延挨挨的望，硬执着言儿语儿一会里喧喧腾腾的谤。更排此戈儿戟儿一哄中重重叠叠的上，生逼个生儿命儿一霎时惊惊惶惶的丧。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！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！闪得我形儿影儿这一个孤孤凄凄的样。寡人如今好不悔恨也，羞杀咱掩面悲伤，救不得月貌花庞，是寡人全无主张。不合呵，将她轻放；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搪，未必他直犯君王。纵然犯了又何妨？泉台上，倒博得个永成双。如今独自虽无恙，问余生有甚风光？只落得泪万行，愁千状。

这一段曲子，真唱得一字一咽，声泪俱下；把满店堂的酒客，听得个个停杯□泪。李旼看那姑娘时，一双瘦棱棱的脚儿，葱绿色的散脚裤儿，上身配着桃红袄儿；身材苗条，腰肢瘦小。髻发覆额，云髻半偏，越发显得面庞圆润，眉样入时。李旼把这姑娘，从下打量到上，心中不觉暗暗的动了怜惜。听她唱完曲子，便拍着桌儿，赞叹道：“好哀艳的词儿！”那半老妇人，向众酒客一个一个道过万福，说：“可怜见，俺娘儿孤苦零丁，请诸位客官破费几文钱钞。”谁知向各酒客哀求过来，竟没有一个肯给钱钞的。那妇人愁眉泪眼地走在李旼跟前，李旼随手从怀中掏出一把散银来，估量有三两左右；那妇人千欢万喜地收了银子，又唤女儿过来道过万福。李旼命她母女二人坐下，动问何处人氏？那妇人回说梁氏，女儿紫云，原是京师士人的妻小，只因安禄山造反，丈夫带了妻儿逃难出来，到了成都，身染重病，死在客店中。所带旅费，都作了医药棺殓之用。如今听说京师已定，俺娘儿二人，飘流在外，终不是事；离家千里，欲回家去，又无盘川，幸得近日成都地方，流行得上皇哭妃的曲子，俺女儿拿它谱在琵琶上，一路卖唱而来。那李旼听了这妇人的生世，便愈觉可怜，不觉动了侠义之念。当时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女孩儿家廉耻为重，好好士人的妻女，便不应当在外抛头露面卖唱为生。如今恰巧小生也是要到京师去的，你母女二人的盘川，都有小生照顾。紫云小姐，从此可不须卖唱了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她母女二人，真是感恩知己。当下那妇人急急趴在地下拜谢着，便是那紫云小姐，也抱着琵琶，遮住半边粉脸儿，露出一只眼睛，暗暗地向李旼递过眼光去，表露着无限感谢的神色。李旼给了酒钱和看袜钱，站起身来，带着她母女二人，离了酒店，向长安大路走去。

如今再说这上皇哭妃的曲子，原是成都地方一个词人编制出来的；一时因为他词句哀艳，便大家小户地传授着唱着。那玄宗太上皇，在成都行宫旁，为杨贵妃建造一座庙宇；又传高手匠人，用檀香木雕成贵妃的生像。这一天，用一队宫女，高力士领导着，幡幡宝盖，笙箫鼓乐，把杨贵妃的生像，送进行宫来。玄宗已早站在台阶上候着。那宫女们把木像抬至万岁跟前，扶着，把木像的头略略低着，高声说道：“杨娘娘见驾。”高力士在一旁，也高声宣旨道：“爱卿平身。”那玄宗见这杨贵妃的雕像，真似活的一般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唤道：“妃子，妃子！朕和你离别一向，待与你叙述冤情，诉说惊魂，话我愁肠。妃子，妃子！怎不见你回过脸儿来，近过身儿来，转过笑容来。”说着，不禁伸手去摸着那木像的脸儿，叹着道：“呀！原来是檀香木雕成的神像。”玄宗自言自语地说着，高力士在旁跪奏道：“銮舆已备，请万岁爷上马，送娘娘进庙。”玄宗传旨：“马儿在左，车儿在右，朕与娘娘并行。”殿下齐呼一声：“领旨！”玄宗踱出宫去，高力士扶上马，一队队金瓜伞扇，簇拥着车马行去，直走进庙来。只见那庙宇建造得金碧辉煌，中间宝座，配着绣幕锦帐；两旁泥塑的宫娥太监，双双分立着。宫女们服侍杨娘娘木像升座，玄宗亲自焚香奠酒，使命宫女太监，由高力士带领着，暂退出殿外。玄宗端过椅子来，与那杨贵妃的木像对坐着，哭着诉说着。直到天色昏黑，高力士几次进去请驾，可怜这玄宗兀自迷恋着杨贵妃的生像，不肯走开。后来宫女太监们，一齐进殿去跪求；玄宗看着宫女，放下神帐，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殿去。直到临走时候，还回过脸去，对神像说道：“寡人今夜，把哭不尽的衷情，和妃子在梦儿里再细细地谈讲。”一句话，引得左右的宫女太监们一齐落下泪来。因此外边便编出这上皇哭妃的曲子来唱着。

玄宗太上皇在成都过了几时，又接得郭子仪的奏本，说安禄山在洛阳被刺，逆子安庆绪，亡命在外，洛阳业已收复；天下大定，便请上皇回銮。玄宗看了这奏本，不觉心中一喜。原来禄山左右的谋臣，是高尚、严庄二人，心腹是孙孝哲、李猪儿二人，战将是次子安庆绪一人。在禄山起兵之初，统带大兵二十万，日行六十里，直扑潼关，打先锋的，便是他次子庆绪。这安庆绪，非但骁勇善战，且是足智多谋；他起兵的前三日，便召集将士，置酒高会，细观地图，从燕州到洛阳一带，山川险要，都画得详详细细。便把这地图分给众兵士，又遍赏金帛，传令不得误期，违令者斩。安禄山却率领牙将部曲，一百余骑，先至城北，祭祀祖先的坟地；行至燕州，有老人



拦住禄山的马头，劝说不可臣叛君。禄山命严庄用好言辞退老人，说禄山是忧国之危，非有争国家的私意。赏老人无数金帛，送回乡里。从此下令，有敢来劝阻的，便灭三族。禄山第四子庆宗，为驸马在京师，玄宗命禁军去搜捕庆宗全家老小，送至西城外斩首。那荣义郡主，亦赐死。天子下诏，切责禄山，不忠不义，许他自新，来京请罪。禄山答书，十分傲慢。一面遣贼将高邈、臧均，率领蕃兵，打入太原；又令张献诚守定州。安禄山谋反十余年，凡有蕃人投降，他都用恩惠收服他；有才学的士人，他便厚给财帛。因此蕃中的情形，他十分明了。他起兵的时候，把俘虏的蕃人释放为战士，因此人人敢死，所向无敌。

玄宗见时势危急，便发左藏库金，大募兵士，拜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，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副大使、右羽林大将军，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，张介然为汴州刺史、金吾将军，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以荣王为元帅，高仙芝为副元帅，四路出兵讨贼。安禄山行军至钜鹿城，便停兵不进，说鹿是吾名，便改道从沙河进兵。把山上树木砍下来，用长绳穿住，抛在河中，一夜水木冰结，如天然浮桥。便渡河攻入灵昌郡。又三日，攻下陈留、荥阳一带地方。在□子谷遇将军守瑜，杀死数百人，流矢射中禄山乘舆；便不敢前进，从谷南偷进。守瑜军士，矢尽力竭，将军守瑜，跃入河中自尽。封常清兵败，失去东都，常清逃至陕州，留守李□被杀。御史中丞卢奕，河南尹达奚珣，都投降禄山。这时高仙芝屯兵在陕州，闻常清战败，便弃甲夜逃至河东。常山太守颜杲卿，杀死安禄山部将李钦凑，生擒高邈、何千年；但这时赵郡、钜鹿、广平、清河、河间、景城六郡，都被安禄山占有。

讲到颜杲卿这人，真是唐朝数一数二的忠义之士：他原是安禄山识拔的，表奏为常山太守。待到安禄山起兵谋反，军马过处，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，出迎道左。禄山赐杲卿紫色袍，赐履谦红色袍，令与假子李钦凑，领兵七千，屯扎在土门地方。杲卿退，指所赐衣，对履谦说道：“吾与公何为著此？”履谦大感悟，便私与真定令贾深，内邱令张通幽定计杀贼。杲卿推病，不为贼任事；暗遣长子泉明，奔走四处，结合太原尹王承业为内应，使平卢节度副使贾循攻取幽州。早有细作报与安禄山知道，禄山便杀死贾循。

杲卿日与处士权涣、郭仲邕定计。这时杲卿同五世祖兄真卿，在平原暗养死士；守臣李□，被贼兵杀死。禄山使段子光，割下李□首级，传示诸郡。到平原，真卿命死士刺杀子光，遣甥卢逖至常山，约期起兵，断贼北路。杲卿大喜，便假用安禄山命令，召李钦凑回常山议事。钦凑连夜回城，杲卿推说城门不可夜开，便令宿城外客舍。又使履谦和参军冯虔、郡豪翟万德一辈人，在客舍中，陪钦凑夜饮，酒醉，杀死钦凑，又杀贼将潘惟慎。用大兵围困旅舍，钦凑领兵数百人，俱被履谦兵杀死，投尸在滹沱河中。履谦拿钦凑首级，送与颜杲卿，杲卿又喜又泣。前几日，禄山遣部将高邈，到范阳去招兵未回；颜杲卿便令藁城尉崔安石，用计杀邈。高邈行至蒲城，与虔万德同住在客店里；崔安石推说送酒到客店中去，便预先埋伏武士在客店中，安石喝一声：“武士何在！”那高邈便立刻被擒。又有禄山大将何千年，从赵州来，亦被虔万德捉住。杲卿便把钦凑首级和二贼将，令子泉明送至太原。王承业欲据为己功，便厚给金帛，令泉明自回常山，又暗令刺客翟乔候在半路上，刺死泉明。那翟乔见王承业行为奸险，心中不平，便去见泉明，告以王承业的阴谋。玄宗见王承业立功，便升为大将军。后因袁履谦上奏，始知全是杲卿功劳，便拜杲卿为卫尉卿，兼御史中丞，袁履谦为常山太守。杲卿用计，使先锋百余骑，马尾缚着柴草，在树林中往来驰骤；远望尘头蔽天，使人传称王师二十万南下。禄山部将张献诚，围攻饶阳正急，见颜军大至，便弃甲而走。一日之间，夺回赵州、钜鹿、广平、河间一带地方。杀各地贼官首级，送至常山。从此杲卿兄弟，兵威大振。

禄山大惧，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渡河，攻常山；这时颜杲卿坐守城中，遣兵四出。城中兵力单薄，贼兵围攻甚急，杲卿无奈何，便派人至河东，向王承业求救。那王承业，因从前有夺功的仇恨，便不肯发兵。杲卿昼夜督战，亲自登城御敌，力战六昼夜，箭尽粮绝；城破。杲卿率子侄，犹自巷战，血流蔽面，刀折被擒，送至敌营。袁履谦也同时被捉。敌将劝杲卿降，杲卿昂头不应；又取杲卿幼子季明，送至杲卿前，以白刃加季明颈上，大声道：“杲卿若降，我当赦尔

子！”杲卿闭目不答。敌将怒，便将幼子季明，与杲卿的甥儿卢逖，一并杀死。将杲卿打入囚笼，送至范阳。

安禄山见了，拍案大怒道：“吾拔尔为太守，有何负尔之处，却如此反吾？”杲卿怒目大骂道：“汝本营州一牧羊奴耳！天子洪恩，使汝大富极贵，有何负汝之处，却如此反天子耶？颜杲卿世为唐臣，力守忠义，恨不能杀汝叛逆，以谢皇上！岂肯从汝反耶？”禄山急以两手掩耳，喝令武士拽杲卿出宫，绑在天津桥柱上，用刀碎割，令杲卿自食其肉。杲卿且食且骂，武士以刀钩断其舌，犹狂吼而死。其时年已六十五岁。袁履谦亦被武士砍去手足，何千年弟，适在旁，履谦嚼舌出血，喷何弟面，何弟大怒，执刀细割履谦之身而死。一时杲卿的宗子近属，都被禄山搜捉杀死，尸横遍地，却无人来收殓。所有杲卿生前收复的各郡县，此时又一齐投降了禄山。

当时还有一位守城的勇将，名唤张巡的，为真源令；有谯郡太守杨万石，降安禄山，逼巡为长史，使起兵接应。张巡便率领部属，哭于玄元皇帝祠；起兵讨贼，有兵二千人。那时宋州、曹州一带，都已投降禄山，禄山自称雄武皇帝，改国号为燕。雍邱令令狐潮，为禄山统兵，杀至淮阳，城破，淮阳将吏，俱被缚在庭中，将杀之；忽报城外有一路人马到来，令狐潮便急急出城去察看。淮阳城中囚犯，反牢出，解诸将吏缚，杀死守卫的贼兵，迎单父尉贾贲与张巡二人入城。张巡乃尽杀令狐潮的妻儿，把尸身高悬在城上；令狐潮不得归城，又见自己妻小被人杀死，心中万分悲愤，便出死力攻打淮阳城。贾贲首先出城应敌，两员勇将，战斗足足有三个时辰，贾贲力弱，渐渐有些不支，急挥戈退回城来。那部下的兵士，见敌军来势凶狠，便各各向淮阳城中逃性命，一时势如潮涌，门小人多；贾贲喝止不住，便勒马回头，站住在城门口，高喊：“军士们慢进！”谁知那头马被众人挤得立脚不住，一个翻身，倒在地下，那贾贲一条右腿，压在马腹底下，一时不能挣脱，竟被众践踏如泥。

张巡看自己兵士已不能支撑，那敌兵却和猛虎一般地扑来，便大吼一声，擎着大刀，从城楼上飞奔下来。他在马上，往来驰骤，刀尖所过，人头落地。那敌兵见张巡刀法如神，便也不敢追扑，纷纷向后退去。城中兵士，见主帅得了胜仗，顿时胆气粗壮起来，重复杀出城来。张巡在前面领路，着地卷起一阵尘土，追杀敌兵三十余里。张巡也身受枪伤，血流铠甲。但他毫不畏缩，兀自横刀跃马，杀人如捣蒜。部下兵士见了，齐呼：“将军天人！”当年淮阳城外这一战，转败为胜，张巡的威名，从此大震。郭子仪便举张巡为兖东经略使，坐守淮阳。

令狐潮经此大败，便调集兵马四万人，再来围城。城中兵士大恐，张巡谕诸将士，毋得惊惶。贼知城中虚实，有轻我之心；今出其不意，可惊而使走也。若与斗力，势必至败。诸将齐称将军高见。张巡便分一千人在城楼上呐喊，另分十数小队出城，埋伏在四处荒山野谷里。东面打鼓，西面呐喊，四处八方，都打着张字的旗号。那敌兵见此情形，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；正要退去，城门开处，杀出一支人马来，当选一员大将，便是张巡。看他手举大刀，见人便杀；近他身的，已经杀翻了数十个。那四山喊声震地，敌兵便弃甲而走，不敢恋战。张巡追过四十里，便鸣金收军。到第二日，令狐潮到底仗着人众，又来攻城，四百架百尺云梯攻打着。张巡便命兵士在城墙上赶造木栅和云梯一般高低；令数百箭手，爬上木栅去，箭头上绑着干草，灌透油质，用火烧着。一齐射将过去。那云梯见火便着，一时轰轰烈烈，把数百座云梯，一齐烧去，爬在云梯上的兵士，烧死的烧死，跌死的跌死。张巡觑着敌兵慌乱的时候，一阵鼓响，便带领千名勇士，箭也似地冲杀出去，又得了个全胜，杀得敌兵不敢近城。

张巡死守在城中，前后六十日，经过大小战争数百次，城中兵士，人人带甲而睡，裹伤而战，精神十分勇猛。令狐潮的兵士，每天被张巡杀死数百人千余人，看看四万人马，逃的逃，死的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六十九回

许远计杀敌将 张巡惨烹爱姬

令狐潮奉了安禄山之命，攻打淮阳城，相持六十日，死亡日多。令狐潮没奈何，只得暂且退兵，一面打发人投书给张巡，劝张巡投降。那书上说道：

“本朝危蹙，兵不能出关，天下事去矣。足下以羸兵守危堞，忠无所立，盍相从以苟富贵乎？”

张巡立刻答书道：

“古者，父死于君义不报，子乃衔妻孥怨，假力于贼以相图，吾见君头悬于通衢，为百世笑，奈何！”

令狐潮得了张巡复书，心中也觉惭愧，便也不出力攻城。

张巡守此孤城，与京师不通消息，道路谣传，说天子已遭弑。当有大将六人，从各处郡县中来，劝张巡不如降禄山，可得富贵。这六员大将，手下各有兵士，多则数千，少则数百；他们吃了国家的俸禄，一旦有事，便任令军士逃散，大家合伙儿商量停妥，来劝张巡做降将军去。张巡听了他们一番说话，心中万分气愤，便推说此事须与部下将士商议，到了第二日，便在公堂上设着香案，上面高高地挂着一轴天子画像。张巡全身披挂，率领合城将士，走上堂去，哭拜在地。引得两廊下将士，高举剑戟，齐呼万岁。那六位大将，也分立在堂下；看这情形，知道不妙。正要拔脚逃走，张巡喝一声：“跪下！”那六人便齐齐地向上跪倒。张巡便把这六人来劝降的话，对众军士说了，只听得几千人轰雷也似齐喊一声“杀”！这六颗人头，便在这喊声里，一齐落地。

正在这时候，外面敌兵又来攻城；张巡便带领众兵，登城御敌。那军士们自杀了这六员大将以后，人人都觉精神抖擞，莫不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。张巡亲自冒矢石，在城上督城，一连三昼夜，不曾合眼。正在吃紧的时候，忽管粮官前来报告，说：“城中盐米俱无。”张巡听了，顿时气馁了下去。这一夜，他独坐在大堂上，愁容满面，正无可设法的时候，忽然探子报到说：“敌军有盐米船数百艘，正沿西河而下。”张巡听了，不觉拍案大呼道：“此天与吾也！”当下，便传集众将，上堂来听令。来朝调三千兵士，在城东挑战；只须摇旗呐喊，多放火箭，一面由张巡亲自率领勇士五百人，偷偷地出了西城，到河边劫粮去。

第二天，令狐潮在中军帐中，正进早膳；忽听得城东面喊声大起，说是张巡兵欲出城冲阵。令狐潮便调右路兵去，包围东城；城上见敌兵走近，千万道火箭齐下。夹着风势，那令狐潮军中旗帜车辆，一齐着了火；愈烧愈旺，不可扑灭。令狐潮见此情形，便倾全部兵马，上去攻打东城；那城中兵士，忽然火箭不放了，只躲在城垛里摇旗呐喊。城外兵士，爬上城去；忽然城头上木石齐下，打死了许多兵士。从早到晚，足足厮杀了一天。城中兵士，丝毫不受损伤；城外兵士，却又死了许多。看看天色已晚。令狐潮没奈何，只得鸣金收军，回到帐中；忽见一个解粮官，垂头丧气地跑来。看他身上狼狈不堪，问时，原来这解粮官，从洛阳运粮到此。看看已近河

西，忽然水底里钻出数百个黑衣兵来，一拥上船，各各拔出佩刀，把船上兵丁杀死。那四百艘粮船，尽被黑衣兵劫去。解粮官跳入河中，才得逃了性命。不用说，这黑衣兵，便是张巡的军士了。当时张巡趁城东厮杀得热闹的时候，令狐潮全副精神，注定在东城；这城西地方，却毫无设备。张巡亲自带了这五百名黑水兵，偷偷的出了东城。这五百名兵士，个个识得水性，赶到西河，便一齐跳下水底去躲着；看看粮船到来，那五百黑衣兵，一拥而上，不费气力，便把五百号大粮船，劫夺过来。果然盐米十分充足，只可惜张巡手下，只有五百个人，他们用尽气力，只取得一千斛盐米；抛在船上的盐米正多呢。张巡无法可想，只得把剩下的盐米，放一把火，连船连米，烧得干干净净。

城中得了这一大批粮食，顿时全军欢腾起来。正高兴的时候，忽见那管军火的仓官上来报说：“因日间兵士们放火箭过多，如今武库中已不留一箭。张巡听了，顿时又吃了一大惊，心想兵士没了箭，叫他明日如何应敌。抬头向天上一望，忽见月暗星稀，满空中布着云雾，立时心生一计，当即传令军中，限二鼓以前，扎齐草人一千个候用。此时正是初更时分，众军士得了军令，便一齐动起手来；到二更时分，果然扎成一千个草人，前来交纳。张巡便命把草人一齐穿起黑衣来，在颈子上各系着一条绳子；看看三鼓时候，一千名军士，抱着一千个草人，走上城头去，一声呐喊，把这手中草人，一齐向城墙外面抛去。那军士们却躲身在城墙里面，手中各各把绳子牵动着。令狐潮的兵士，正在睡梦中，被呐喊声惊起；这时夜深雾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城中兵士，沿着城墙，用绳子缒下城来，满城墙蠢动着，也不知有多少兵士。急急去报与令狐潮，令狐潮亲自来察看，果见无数黑衣兵，在城腰上缒下城来。令狐潮便传令箭手放箭，顿时箭如飞蝗，万弩齐发；射了半夜，看看那城上的兵士，只在半空中缒着，也不下来，也不上去，也不听得城头上有半点声息。令狐潮令住了箭，到天明看时，原来城墙上挂着的，齐是草人；那草人浑身上下密密插满了箭，正与刺猬相似。令狐潮到此时，才恍然城中用计借箭的，气得他命众军士一拥而上抢那草人时，城中兵士，把绳子一牵动，把草人一齐提进城去了。张巡点了一点，足足得了三十万支利箭，便令军士登城高呼道：“谢令狐将军赐箭！”那令狐潮听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便鸣金回营去了。

不料第二夜，城中又鼓噪起来；令狐潮出帐看时，依旧见许多草人披着黑衣，缒出在城墙外，半空中随风飘荡着。令狐潮在马上看了，不觉哈哈大笑。令众军士莫去睬他，依旧回帐安睡。令狐潮的兵士，睡在枕上，远远地听城中的兵士，越鼓噪得厉害，他们也越笑得厉害。睡至三鼓，忽然帐外一声喊起，那城中兵士，如潮涌而至令狐军从睡梦中惊醒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个个赤脚飞逃。城中兵士就帐前放一把火，杀入中军帐去，一眼见令狐潮把卧被裹在身上，向帐后逃去。众军士看看赶上，举刀砍去，忽见一个胡子大汉，一伸手把令狐潮抢在背上，大脚步从后营门出去。营门外另着一匹马，那大汉把令狐潮扶上马背，一鞭打去，那马便如飞地逃去。城中兵士见捉不得贼帅，便回身扑入敌兵帐中，混杀一阵。这一战，令狐潮伤失了无数人，又烧去了许多营垒，带着败残兵士，直奔了八十余里，才住了脚。检点兵士，已死了一万余人。

令狐潮发个狠，便向雍邱重调人马，前来围城。此一番，却不比从前，把个淮阳城围得水泄不通；从早到晚，却不住地攻打。张巡在城上昼夜督战，一连攻打了八日八夜，城中柴草用尽了，张巡心中不觉愁闷起来，便与诸将士商议。内中有一位行军参军，便献计道：“如此如此，包管得了柴草。”张巡连称好计。到了次日，张巡站在城楼上，竖起黄旗，令两军停战，高叫：“令狐将军出阵答话。”停了一会，果然见敌军中，阵门开处，令狐潮全身披挂，骑在马上，左右武士随着，直至城下。张巡满脸装着笑容，在城楼上欠身说道：“将军请了，俺二人相持日久，劳师靡众；如今俺这城中粮尽援绝，急欲领众出走，请将军领兵，退去二舍之地，使我们从容让城。”令狐潮多日攻城不下，心中正是焦急；今听张巡如此说法，正中心怀，当即传令，众军士退去二舍之地，放张巡兵出城，不得追杀。不消几个时辰，那令狐军士，果然拔寨退尽。张巡先打发哨兵出城去打听虚实，果然四门不见敌兵，张巡便传令众军士，午时出城去砍柴，限申时回



城。顿时四门大开，那军士们各各腰插利斧，奔出城去，先把四郊的民房拆去，又上山去砍倒许多树木，捆载着回来。张巡看看柴草十分充足，那近城三十里的树木房屋，都已搬尽，便吩咐依旧把四门严闭起来，日夜用兵看守着。那令狐潮兵退二舍之地，看看过了三日，还不见张巡让城；便立刻修书一封，打发差官，送进城去，谁知那差官也被张巡扣住在城中不放。

令狐潮不觉大怒，又带领人马，前来攻城。张巡亲自在城楼上，对令狐潮说话。令狐潮责问：“为何失信？”张巡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并非俺家失信，只因城中缺马，俺将士深恐汝军追杀，不得乘骑，不能速走；愿将军赐马三十匹，即当让城。”令狐潮便信以为真，即选良马三十匹，送进城去。张巡早与部下将士约定，选骁勇有臂力的将士三十人，人各得一骑，冲杀出城去，人各取敌军一将；敌军无将，则军心自乱。当日见令狐潮果然把马送来，张巡令众将官各各饱餐一顿，开着城门，直冲杀出去。令狐潮的兵士正待城中兵士出走，猛不防那敌将早已冲杀到跟前；那来将如入无人之境，令狐军将士一个措手不及，有被砍下首级来的，有被活捉过去的，一时阵脚大乱，令狐潮只得带领众军且战且退。张巡在城中指挥兵士，如山崩海啸地掩杀过来。这一战，张巡军砍得敌兵首级千余个，掳得牛马器械无数。令狐潮屡次中张巡的计，屡次打败仗，心中又羞又愤，便退回陈留去，坚守不出。

直至是年七月，令狐潮又率领将士瞿伯玉生力军一万人，前来攻城；另命四人，假扮着宫中尉官，手捧圣旨，混进城来。那圣旨令张巡率领本部人马，前赴行在。张巡设宴款待此四人，席间张巡道：“此去行在千里，道路为梗，教俺如何去得？更不知诸公如何来得？”一句话，问得这四人面面相觑。张巡喝一声“拿下！”帐下健儿，一拥上去，砍下四人的首级来。令狐潮见计策不行，又斩了他的来使，便奋力攻城。张巡自令狐潮军退去以后，便积聚钱粮，训练士卒；又与河南节度使虢王巨，遥相呼应，心中也觉毫无恐怖。此番令狐潮再来攻城，足足打了四个月，令狐军愈来愈多，竟有兵士四万余人，而张巡手下的兵士，因战争日久，死亡日多，此时只有一千多兵士。但经过大小二百余战，每战必胜，令狐潮也没法奈何他。

这时虢王屯兵在彭城地方，拜张巡为先锋大元帅。接着鲁东平地方，被禄山右翼军队攻陷，济阴太守高承义，便献城投降禄山。虢王不能守彭城，便领兵退守临淮。张巡困守绝地，外失应援；贼将杨朝宗出兵宁陵，断张巡粮草之路，张巡大恐，便率领马三百，兵三千，乘黑夜退出淮阳，投奔睢阳城而来。睢阳太守许远，原是一位忠义之士；他部下有大将两人，一名雷万春，一名南霁云，各领兵数千，在宁陵北道，一日之中，斩杀贼将二十，贼兵二万余人，投尸在汴河中，河水为之不流。从此军威大震。如今许远与张巡合兵，势力更是雄厚。这睢阳城是东西往来要道，兵家所必争之地；安禄山便遣发部将尹子琦，带领数万突厥兵，与杨朝宗合兵十余万，来攻睢阳城。许远自知才不及张巡，便让张巡为主帅，在城中调遣兵士，自己却专管军用粮食战具。张巡分兵守城，自己却开城出战，从辰至午，大小二十战，气不稍衰。尹子琦大败。张巡所得车马牛羊，尽分给士卒，令城中秋毫无犯。

太子即位灵武，下诏拜张巡为御史中丞，许远为侍御史。张巡以久困孤城，无异束手待毙，欲乘胜进攻陈留；尹子琦又用大兵围城，张巡、许远杀牛大飨士卒，统合城兵士五千人，出城奋战。子琦望见城中兵少，鼓掌大笑。许远登城，亲自击鼓，城中兵士出死力与贼战，子琦兵大败，张巡穷追数十里而还。至五月，子琦又领大兵围城；张巡命城上遍插旌旗，深夜击鼓呐喊，贼兵大惊，严阵待旦，至天明，见城上寂无声息，偃旗息鼓。子琦兵士，疲倦不堪，便回营休息。张巡便令南霁云，领五百骑士，随后刀斧手一千人，含枚疾走，觑贼不备，直冲中军；一声喊起，骑兵四突，南霁云在马上斩将拔旗，一时敌营大乱，尹子琦只领数十兵士，落荒而走。

南霁云见得亲切，急急拍马赶上，忽横路里杀出一员大将来，身披铁甲，后随蕃兵千人，各骑高头大马，直向南霁云杀来。南霁云见自己兵力单薄，怕遭敌人围困，只得拨转马头，奔回睢阳城来。张巡在城上，见南霁云被敌兵追赶得紧，便急放下吊桥，把自家兵士接应进城来；待敌兵赶到，已把吊桥高高吊起，城壕边预埋着箭手，把敌人阵脚射住。尹子琦见军士转败为胜，便又挥动大兵，前来接应。那大将带领兵士，几次爬城，俱被张巡军士，在城上射退。南霁云退进

城去，重复登城助战，见尹子琦在城脚下往来督战；南霁云躲在张巡身后，搭箭上弦，飏的一声，飞出城去，那尹子琦左眼上早中了一箭，应声倒下马来。敌兵见伤了主将，便顿时哗乱起来；许远奋力打鼓，张巡冲杀出去，又夺得敌人军器车马，不计其数。子琦兵一时退尽，张巡兵得稍休养。

这睢阳城中原有稻谷三万斛，足敷一年之食；在春间因邻郡濮阳、济阴绝粮，虢王命分粮一半，接济濮阳、济阴两郡，许远当时也竭力劝阻，虢王不许，济阴太守高承义，得了粮米，便即投降禄山去，虢王也懊悔不及。到七月时候，尹子琦又带兵来围城；这时睢阳城中，粮食已尽；每一兵士，每日只给米一勺，煮着树皮破纸，吞下肚去充饥。可怜那兵士终日饿着肚子，奋勇杀贼，渐渐有些不支起来；老弱的先行倒毙，日子久了，那强壮的也都活活的饿死，境况十分凄惨。但那班兵士，到死也没有一句怨言。看看城中士兵只剩下一千多人，便是这一千多人，也个个饿得骨瘦如柴，力不能举矢。张巡和许远二人，心中万分焦灼，日夜盼望救兵不至。张、许二人也商议不出一条好计策来。围城的兵，打听得城中粮尽援绝，便死力攻城，用云梯爬城，四面放箭；那城中兵士，卧地用钩杆推倒云梯，又抛下火球去，烧断云梯。城外兵又用钩车木马，往往被张巡用木石打破；贼兵无法可施，便在四城筑栅包围。

那城上守兵，日有饿死的，张巡命城中百姓，罗雀掘鼠，以享士卒。但城中雀鼠有限，且百姓也日有饿毙的，如何顾得兵士。张巡、许远，眼看着守城兵士，一天少似一天，便是不死的，也伤气乏力，惨无人形。张巡一日退入后堂，与爱妾申氏谈论；看见申氏肌肤丰润，便立生一计，出至堂上，传集众将士，齐至堂中，大设筵席。众将士列坐两旁，只见桌面上排列着空盘空碗；停了一会，抬出一个大行灶来，放在筵前。张巡吩咐到后堂去请夫人出来，只听得一阵环珮声响，两个丫环扶着一位千娇百媚的申氏出来。众将士见是主将的爱妾出来，便一齐把头低下。那申氏走至张巡跟前，深深检衿着，低声问道：“老爷唤妾身出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张巡看他爱妾时，越发打扮得齐整了，便指着身旁一个坐椅说道：“你且坐下了，我有话说。”那申氏半折着纤腰，打偏坐下。众人见张巡霍地立起身来，一纳头便拜倒在申氏石榴裙下；慌得申氏忙跪下地去，还礼不迭。张巡站起身来，满面流着泪，说道：“俺今已拼这条性命，做一个忠臣，也愿夫人成全了俺的志道，做一个烈妇。你看堂下众将士，都为俺忍饥耐苦，死守着这座睢阳城；我只因一身关系一城存亡，不能割下肌肤，以享众士，夫人身体肥嫩其味当比俺的肌肉美，还求夫人替俺杀了身吧！夫人这一死，不独我做丈夫的感恩不尽，便是万岁爷也知道夫人的好处呢！”好个申氏夫人，她听了张巡一番话，便毫不迟疑，当下用纤手打开衣襟，露出洁白的酥胸来。两旁将士看着，其势不好，便一齐抢上前去；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巡早已拔下佩剑，只一剑，只听得娇声喊：“我的老爷！”那酥胸上早已搨了一个窟窿。申氏倒下地去，众将士一齐跪倒在地，嚎啕痛哭。张巡喝令把尸身拖下堂去，洗剥了放在大釜中熬煮起来。正凄惨的时候，忽见那许远也一手揪住一个已杀死的僮婢，满面泪痕，走上堂将那僮婢交给左右，一块儿洗剥熬煮起来。满堂上将士，齐声哭喊道：“小人们愿随张大元帅、许大元帅赴汤蹈火，同生共死。”一刻儿那大釜中已把人肉煮成羹，一碗一碗地盛着，端在众将士面前。那将士们如何肯吃，大家喊一声：“谢二位将军大恩！”便各各擎着兵器，一拥上城去，依旧和城外敌人对垒。可怜他们都是四五日不吃饭的人了，如何擎得起枪，射得动箭，只是倒在地上干嚎着罢了。张巡一般的也是腹中饥饿，只扶住城垛子，两眼不住地向城外望着；见有敌兵爬上城来，便直着嗓子喊起来，放出几支有气没力的箭，把敌人打退了。那许远坐在西门城楼上，也饥饿得头昏眼花，打几下有气没力的鼓，逼着众军士出战。那班兵士，饿得站也站不住，被风一刮，便倒下地去，如何能打得仗，急得许远只是抱头向天，大声喊道：“皇天有灵，救我一城市义士！”

一日，张巡伏在城楼上，见城墙外尹子琦部下大将李怀忠，匹马在城下经过。张巡唤住他问道：“君降贼几何日？”李答：“已二期矣。”巡道：“君祖父亦为唐臣乎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巡曰：“君世受官，食天子粟，奈何一旦从贼？”怀忠答道：“非敢叛也，我数死于战，今竟被掳，亦天也！”张巡大声道：“自古悖逆，终至夷灭；一旦贼败，君父母妻子俱死，汝何忍为此？”怀忠无

藏



言，掩面拍马而去。当夜二鼓将近，忽闻有扣关声，巡问：“何人？”李怀忠来降。”许远疑有诈，劝巡莫纳，巡流泪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成败听天。”便令开城，怀忠率本部兵二百人，负米而入。全城兵士大喜，以米煮粥，饱餐一顿，精神大震。从此不战，张巡与许远二人，各据东西城楼，见有敌将经过城下，即苦口劝降；敌将感二人忠义，陆续有进城投降，并私赠粮食的。城中兵因得稍延时日。忽得报，说朝廷已派遣大将贺兰进明，进屯临淮；又有许叔冀、尚衡，进兵彭城。这两处地方，都离睢阳甚近。张、许二人，日夜望救兵到来；但守候了十多日，毫无影响。

看看城中又是粒米无存了，张巡与许远商议，修书一封，令南霁云率领勇士三十人，各骑快马，冲出城去。城外兵士数千，向霁云围来，霁云令三十人分左右，用强弩射住。一夜赶到彭城，拜见主将许叔冀，把张、许二人求救的书信交上。叔冀看了书信，忙去把贺兰进明请来；进明素忌张、许二人声威，恐救之功出己上，便不愿救助。又爱南霁云忠勇，便置酒高会，又盛设音乐。南霁云登堂问：“贺兰将军，已发兵救睢阳乎？”进明微笑道：“睢阳城亡在旦夕，出师亦无益，将军只饮酒，莫问睢阳事。”霁云大哭道：“昨出睢阳城时，将士已不得粒米入腹，不饱食亦一月余；今将军不救此数千义士而广设声乐，未将与睢阳城众义士，有同生死之心，义不独享！”进明与叔冀二人，再三劝酒，霁云勃然大怒，起身道：“今末将奉主帅之命，不得达，请留一指以报我诸义士。他说罢，急拔下佩刀来，砍断一指，一座大惊。霁云掉头不顾，大踏步出门去，跃身上马，回身抽箭，射佛寺塔上，射落塔砖及半。霁云愤愤道：“吾破贼必杀贺兰，以此箭为信！”急至真源郡，得李贲助马百匹；至宁陵，又得城使廉坦助兵三千。霁云率兵，星夜奔回睢阳，杀进一条血路。睢阳城外大兵如云，霁云且战且进，四面受敌。追至城下，只得八百人，时值大雾，对面不见人；张巡在城楼上听得城外喊杀之声大震，大喜道：“此南将军之声也！”急开城。霁云入城，已杀得血满战袍，面无人色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猪儿夜刺禄山 龟年途遇李□

南霁云只讨得八百个救兵，何济于事。睢阳城外敌兵越打越凶，到十月癸丑日，许远正守西城，忽听得天崩地裂价一声响亮，睢阳城倒了东北角，敌兵如潮涌而进。张巡见大势已去，便在城楼上向西哭拜道：“孤城备竭，弗能全，臣生不报陛下，死为鬼以杀贼。”便与许远同时被擒。睢阳城中大小将士，共有三十余人，一齐被绑着去见尹子琦。那三十余人，见了张巡，不禁失声大哭。张巡对众人道：“安心，不要害怕，死是天命。”子琦对张巡道：“听说将军每次督战，必大呼眦裂血面，嚼齿皆碎，何至于此？”巡答称：“我欲气吞逆贼，苦于力不从心耳。”子琦闻张巡骂他逆贼，不觉大怒，便拔刀直刺张巡嘴口中，齿尽落，只存三四枚。张巡大骂道：“我为君父而死，虽死犹生！汝甘心附贼，是直犬彘耳！决不得久活。”子琦命众武士拿快刀架在张巡颈子上，逼他投降。张巡只仰天大笑，又令威逼着南霁云，霁云低头无语。张巡在旁大声呼道：“南八男儿死耳，不可为不义屈！”霁云笑道：“公知我者，岂敢不死。”子琦见将士都不肯降，便令刀斧手押出辕门去；张巡为首，后面南霁云、姚□、雷万春一班三十六人，一齐斩首。张巡死时，年四十九岁。此时许远被囚在狱中，子琦令与三十六人头一齐押送至洛阳；路中经过偃师，许远对贼大骂，亦被押解武士杀死。

张巡身长七尺，须长过腹；每至怒时，须髯尽张。读书不过三次，便永久不忘。守淮阳城、睢阳城时，经过大小四百余战，杀死敌将三百人，敌兵死十余万人。他用兵不依古法，调兵遣将，随机应变。有人问他：“何以不依兵法？”张巡答称：“古时人情朴实，故行军分左右前后，大将居中，三军望之，以齐进退。今贼兵乃胡人，胡人乌合之众，不讲兵法，变态百出，故吾人亦须出奇计以应之。只须兵识将意，将识士情，上下相习，人自为战，便能制胜。”每战必亲自临阵，有退缩者，巡便进而代之。对兵士道：“我不去此，为我决战。”军士们感其诚意，便各以一当百。

张巡又能与众人共甘苦，大寒大暑，虽见厮养贱卒，亦必整衣正容。与许远二人困守睢阳城中，初粮尽杀马而食，马尽则杀妇人老弱而食。守城三月，共食人至三万口；日杀城中百姓，而百姓无一怨恨者。城破之日，城中只有百姓四百人。后人议论张巡，初守睢阳，有兵六万人，至粮尽，不知全师而退，另图再生之路，卒至出于食人，杀人宁若全人？当时朝臣如张澹、李舒、董南史、张建封、樊晃、朱臣川、李翰一班人，都上奏说：“睢阳为江淮咽喉，天下不亡，皆张、许二人守城之功也。”天子下诏，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，许远为荆州大都督，南霁云开府仪同三司。张巡子亚夫，拜为金吾大将军；许远子孜，拜为婺州司马。在睢阳城中，建立双忠祠。

张巡与许远，同年生而长巡数月，巡因呼远为兄。后肃宗皇帝大历年间，张巡的儿子去疾，上书请褫夺许远官爵。他奏章上说道：“孽胡南侵，父巡与睢阳太守许远；各守一面；城陷，贼从远所守处入。巡及将校三十余人，皆割心剖肌，惨毒备尝；而远与麾下无伤。巡临命叹曰：‘嗟乎，贼有可恨者！’贼曰：‘公恨我乎？’巡曰：‘恨远心不可得，误国家事；若死有知，当不赦于地下。使国威丧失，功业堕败，则远之于臣，实不共戴天。’请追夺官爵，以洗冤耻。”皇帝下诏与百官议，当时朝臣都替许远抱屈，上章辩道：“去疾证状最明者，城陷而远独生也。且远本守睢阳，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。则远后巡死，实不足惑。若曰，后死者与贼，其先巡死者，谓

藏



巡当叛可乎？当此时，去疾尚幼，事未详知；且禄山之役，忠烈未有若二人者。事载简书，若日星，不可妄议轻重。”后世韩愈也说：“二人者，守死成名，先后异耳。二家子弟材下，不能通知其父志，使世疑远畏死而服贼，远诚畏死，何苦守尺寸地，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？且见授不至，人相食而犹守，甚愚亦知必死矣；然远之不畏死甚明。至言贼从远所守处入，此与儿童之见无异；且人之将死，其脏腑必有先受病，引绳而绝之，其绝必有处，今从而罪之，亦不达于理也！”所以张、许二人守睢阳城，一般地有大功；只因他能出死力守城至三月之久，那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大兵，才赶得上在江淮一带收复十三座郡城，贼势大衰。

那安禄山住在洛阳宫中，只因庆绪和庆恩二人争立太子的事，两下里明争暗斗，十分激烈。这一天，安禄山在孙孝哲母亲房中临幸，那孙母仗着和安禄山多年的恩情，便立逼着安禄山要他早定了庆恩为太子。安禄山原也爱庆恩的，又念在与孙氏早年患难恩情，便也一口答应了。说：“明日与丞相商定了，下立太子的诏书。”这消息传得真快，那孙氏和安禄山在枕上说的话，早已有人去报与大将军庆绪知道。庆绪听了大怒，便去唤李猪儿进府来商议。李猪儿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大将军宜从早下手。”庆绪问：“如何下手？”李猪儿在庆绪耳边，只说了一个“刺”字。庆绪怔怔的半天，说道：“怕与人情上说不过去吧？”李猪儿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什么人情不人情！安禄山受大唐天子那样大恩，尚且兴兵谋反，也怪不得俺们今日反面无情了！”庆绪点头称是。但要行此大事，不宜迟缓，趁今夜深更人静，便去结果了这老昏君吧。

李猪儿得了庆绪的说话，便回家去，扎缚停当，听醺楼上打过三鼓，便在黑地里沿着宫墙走去，一路里树荫夹道，凉月窥人。正走着，忽见前面巡军来了。李猪儿便闪身在大树背面，听那巡军走到跟前，嘴里噜噜唆唆说道：“大哥你看那御河桥树枝为何这般乱动？”一个年老的说道：“莫不有什么奸细在内？”那第一个说道：“这所在那得有奸细，想是柳树成精了！”巡军头儿道：“呸！你们不听得风起吗？不要管，一起巡去就是了。”待巡军去远了。李猪儿又闪身出来，慢慢地行去。看看已到后殿，那一带矮墙，蜿蜒围绕着，李猪儿一耸身轻轻地跳过墙去，侧耳一听，那后宫中风送出一阵一阵笙歌之声。李猪儿在安禄山宫中，原是熟路，他先悄悄地爬在寝宫屋檐上候着。直到四鼓向尽，只见两行宫灯，一簇宫女，扶着安禄山酒吃醉了，东歪西斜地进寝宫来。禄山年老，身体愈是肥笨，那腿弯腋下都长着湿疮；又因好色过度，把两只眼睛也玩瞎了。每日在宫中出入，须有六个宫女在前后左右扶持着。但安禄山还是日夜与孙氏、李氏纵淫不休；且酷好杯中之物，每饮必醉，每醉必怒。李猪儿和严庄二人，终日随侍在安禄山左右，进出扶掖，又陪侍在床第之间，替他解扣结带，每值安禄山酒醉，便拿这两人痛答醒酒。李猪儿和严庄二人，受了这折辱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每一次怒发，必得李氏来劝慰一番，又陪着在床第间纵乐宣淫。这李氏却是夏姬转世，因要讨安禄山的好儿，竟日夜与安禄山纠缠不休。安禄山虽爱好风流，但经不得李氏一索再索，竟渐渐地有些精力不济了。后来安禄山竟常常推托酒醉，独自一人，睡在寝宫里躲避着。

这一夜，李猪儿跳进宫去行刺，正是安禄山酒醉，安息在便殿中。李猪儿站在屋檐上，看得亲切；见众宫女扶持着安禄山醉醺醺地进宫去安寝，只听得安禄山唤着宫娥问道：“李夫人可曾回宫去？”宫女答称：“回宫去了。”安禄山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孤家原不曾醉，只因打破长安以后，便想席卷中原；不料近日闻得各路兵将，俱被郭子仪杀得大败，心中好生着急。又因爱恋李夫人太甚，酒色过度；不但弄得孤家身子疲软，连双目都看不见了。因此今夜假装酒醉，令她回宫，孤家自在便殿安寝，暂且将息一宵。”安禄山口中咕噜着，慢慢地睡熟去了。那在跟前伺候的宫女，一个一个地退出房来，坐在廊下打盹儿。李猪儿看看是时候了，不敢延挨，便把大刀藏在腋下，噗地一声，落下地来，又蹲身一窜，窜进了殿里。看绣幔低垂，门儿虚掩着；李猪儿拍一拍胸脯，把胆放一放大，一侧身便钻进门去。见窗前红烛高烧，床上罗帐低垂，一阵一阵的鼾声如雷；猪儿一耸身，轻轻地站在床前，拿刀尖拨开帐门看时，见安禄山高高地叠起肚子睡着。猪儿咬一咬牙，对准了安禄山的肚子，便是一刀直搠下去，刀身进去了一半，接着听到杀猪般地大喊一声。安禄山从睡梦中痛醒过来，把两手捧住刀柄，用力一拔，那肠子跟着刀尖直泻出来。

一个肥大的身体，在床上翻腾了一阵，两脚一挺，直死过去了。

那廊下守着的宫女，正在好睡时候，被安禄山的喊声惊醒；再细听时，安禄山在床上翻腾，直震撼得那床柱也摇动起来。四个宫女，一齐跳起身来，抢进屋子去；才到房门口，那李猪儿正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只略略一举手，把四个娇怯怯的宫女一齐推倒，眼看着他一耸身跳上屋檐去，逃走得无影无踪。待宫女进屋子去看时，那安禄山死得十分可怕，只喊得一声：“不好了！外厢值宿军士快来！”连跑带跌地逃出房来，正遇到那值宿军士，问：“为何大惊小怪？”宫女齐声答道：“皇爷忽然梦中大叫，急起看时，只见鲜血满地，早已被刺客杀死了。”那军士进屋去看了，便去报与大将军庆绪知道。

庆绪连夜进宫来料理，把安禄山的尸身，用毡毯包着埋在床下，推说皇上病危，下诏立庆绪为太子。到第二日清早，又传谕称禄山传位与庆绪，尊安禄山为太上皇，改国号为载初元年，逐孙氏母子出洛阳。庆绪既做了皇帝，每日与李猪儿母子二人，在宫中饮酒纵乐，朝廷政事，悉听严庄一人主持；令张通儒、安守忠二人，屯兵长安；史思明领范阳节度使，屯兵恒阳；牛廷玠屯兵安阳；张志忠屯兵井陘。一时军事大盛。

消息传到灵武，肃宗皇帝便下旨，令广平王统率大军东征。李嗣业统前军，郭子仪将中军，王思礼将后军。又有回纥叶护部落各骑兵助战。张通儒兵十万，驻扎长安；大部是胡人，胡兵素畏回纥声势，一见回纥，骑兵便一哄惊散。李嗣业将兵合攻，通儒大败，弃妻子，逃至陕中。广平王夺回长安，又转向洛阳攻来。此时蔡希德从上党来，田承嗣往颍川来，武令珣从南阳来，有兵六万人，会攻洛阳；安庆绪势不能支，弃洛阳宫殿而逃。捉得庆绪弟庆和，送京师斩首。庆绪只得兵五百人，去投史思明；史思明闻庆绪来奔，先令军士披甲埋伏在两廊，待庆绪到，再拜伏地，谢曰：“臣不克负荷，弃两都，陷重围，臣之罪，惟大王图之！”史思明怒曰：“兵利不利亦何事，而为人子杀父求位，非大逆耶？吾今乃为太上皇讨贼！”说至此，向左右回顾，便有武士牵出，斩下庆绪首级来。

肃宗知庆绪已死，使下诏令郭子仪、李辅国，统九节度使兵二十万，来攻思明。可笑史思明才篡得安庆绪的皇位，不多几天，便也被他儿子史朝义指使他手下的曹将军，拿绳子活活地缢死。那朝义也被他臣下田承嗣逼得出走，缢死在医巫闾祠下。安、史两贼俱灭。当时受史思明官职的恒州刺史张忠志，赵州刺史卢倕，定州刺史程元胜，徐州刺史刘如侓，相州节度使薛嵩，又有大将李怀仙、田承嗣，一齐献出城池，投降唐朝，从此天下太平。

肃宗皇帝率领文武大臣，回到长安，修复宗庙，招安人民；一面赍表到成都，请太上皇回銮。玄宗得了京中表章，便也打点启驾回京。一日，匹马在成都郊外游行，后面只高力士一人随侍着；忽见迎面一架大桥，玄宗举手中鞭，指问：“此桥何名？”高力士奏称：“名万里桥。”玄宗在马上叹道：“一行师真神仙中人也！”高力士忙问：“何事？”玄宗道：“朕六年前幸东都，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，心中不觉感慨起来，便问一行师：‘吾甲子得终无患乎？’一行答称：‘陛下行幸万里，圣祚无疆。’至今想来，朕到此万里桥边，当是前定。”高力士也奏道：“人间万事莫非前定，万岁爷诸事宽怀便是。”正说着，一阵西风吹来，甚是寒冷；玄宗心中想着杨贵妃，不觉又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妃子匆匆埋葬，只有一紫褥裹身；如此寒天，叫她冰肌玉肤，如何耐得！”便急急回宫去，下旨，欲为杨贵妃改葬；陈元礼见了圣旨，甚是畏惧。当有礼部侍郎李揆奏道：“龙武将军以杨国忠反故诛之，并及其妹；今若改葬贵妃，恐令武将士疑惧。”玄宗看了奏章，只得作罢。此时太上皇銮驾已从成都出发，玄宗究竟放心不下，便暗暗地打发高力士，赶到马嵬驿，用锦绣被服，改葬贵妃；谁知掘开坟土来一看，只见一幅紫被，裹着一把白骨，却全无贵妃的尸骸。只有一个锦香囊，尚挂在胸骨前。高力士把锦香囊取得，胡乱拿锦被包着残骨葬下，回京来把这锦香囊呈与太上皇。太上皇便藏在怀袖中，终日不离。但玄宗此次回宫，景物全非；便是那梨园子弟，和龟年弟兄，还有昔日服侍贵妃的永清、念奴两个宫女，都不在眼前了。心中万分凄凉。却不知道李龟年已流落在江南地方，卖歌乞食。

这一日，是青溪鹭峰寺大会，红男绿女，游人挤满了道路；那李龟年也抱着琵琶，向人丛中

藏



行来。他一边行着，一边叹说道：“想我李龟年，昔日为内苑伶工，供奉梨园；蒙万岁爷十分恩宠，自从朝元阁教演《霓裳曲》成，奏上龙颜大悦，与贵妃娘娘各赐缠头，不下数万。谁想禄山造反，破了长安；圣驾西巡，万民逃窜。俺们梨园部中，也都七零八落，各自奔逃。老汉如今流落在江南地方，沿门卖歌，真凄凉死人也！”他说着，便去坐在庙门外墙角上，脱楞楞弹得琵琶响亮。便随意唱道：

“不提防余年值乱离，逼拶得岐路遭穷败；受奔波风尘颜色黑，叹衰残霜雪鬓须白。今日个流落天涯，只留得琵琶在；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，哪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！想当日奏清歌趋承金殿，度新声供应瑶阶；说不尽九重天上恩如海，幸温泉骊山雪霁，泛仙舟兴庆莲开。玩婵娟华清宫殿，赏芬芳花萼楼台。正担承雨露深泽，蓦遭逢天地奇灾。剑门关尘蒙了风辇銮舆，马嵬坡血污了天姿国色，江南路哭杀了瘦骨穷骸。可哀落魄，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，有谁人喝声彩，空对看六代园陵草树埋，满目兴衰！”

李龟年这一场弹唱，顿时哄动了逛寺院的闲人，围定了李龟年，成了半个大圈子；听他琵琶声儿弹得幽幽咽咽的，众人止不住落下泪来。忽见一个少年，上前对李龟年打一个恭，说道：“小生李旼，自从在骊山宫墙外偷按《霓裳》数叠，未能得其全谱；今听老丈妙音，当时梨园旧人？小生想天宝年间，遗事甚多，何不请先把贵妃娘娘当时怎生进宫来的情形唱来听听！小生备得白银五两在此，奉与老丈，聊为老丈润润喉儿。”李龟年也不答话，便抱起琵琶来，弹着唱道：

“唱不尽兴亡梦幻，弹不尽悲伤感叹。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，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，翻别调写愁烦。慢慢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。”

他唱完这第一阙，略停了一停，接着唱第二阙道：

“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，访丽色把蛾眉选刷；有佳人生长在弘农杨氏家，深闺内端的玉无瑕。那君王一见了欢无那，把钿盒金钗纳纳，评拔做昭阳第一花。”

当时有几个听唱的女子，便忍不住问道：“那贵妃娘娘怎生模样？可有咱家大姐这样标致么？”李龟年又拨动琵琶唱着第三阙道：

“那娘娘生得来仙姿佚貌，说不尽幽闲窈窕；真是个花输双颊柳输腰，比昭君增妍丽，较西子倍风标，似观音飞来海峤，恍嫦娥偷离碧霄。更春情韵绕，春酣态娇，春眠梦俏；纵有好丹青，那百样娉婷难书描！”

场中有一个老头儿，听完了这一段，便掀髯笑道：“听这老翁说得杨娘娘标致恁般活现，倒像是亲眼见的，敢则谎也！”李旼拦着说道：“只要唱得好听，管他谎不谎。老丈你自唱下去，那时皇帝怎么样看待她家呢？”李龟年接唱着第四阙道：

“那君王看承得似明珠没两，镇日里高擎在掌；赛过那汉宫飞燕倚新妆，可正是玉楼中巢翡翠，金殿上锁着鸳鸯。宵偎昼傍，直弄得个伶

俐的官家颠不刺懵不刺撇不下心儿上。弛了朝纲，占了情场，百支笔写不了风流帐。行厮并，坐厮当，双赤紧地倚了御床，博得个月夜花朝同受享。”

有一个小老儿正蹲在地下听唱，他听到有趣时，噗的一声，仰翻在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快活，听得咱似雪狮子向火哩！”便有一个小伙子扶着他起来，问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说？”那小老儿说道：“雪狮子向火，便是化了！”听得众人也撑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李旼又问道：“当时宫中有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闻说出自御制，又说是贵妃娘娘所作，老丈可知其详？请再唱与小生听听。”那李龟年便点点头，接着唱第五阙道：

“当日呵那娘娘正荷庭把宫商细按谱新声，将霓裳调翻；昼长时亲自教双鬟，舒素手拍香檀，一字字都吐自珠唇皓齿间。恰便似一串骊珠声和韵闲，恰便以莺与燕，弄关关恰便似鸣泉花底流溪涧，恰便似明月下冷冷清梵，恰便似缙岭上鹤唳高寒，恰便似步虚仙珮夜珊珊。传集了梨园部教场班，向翠盘中高簇拥着个娘娘，得到那君王带笑看。”

李旼听了叹道：“果然是好仙曲！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，朝欢暮乐，致使渔阳兵起，说起来令人痛心呢！”李龟年却忍不住替贵妃辩护着道：“相公休只埋怨贵妃娘娘，只因当日误任边将，委政权奸，以致庙谟颠倒，四海动摇；若使姚、宋犹存，哪见得有此。若说起渔阳兵起一事，真是天翻地覆，惨目伤心。列位不嫌絮烦，待老汉再慢慢弹唱出来者。”说着，又接唱第六阙道：

“恰正好呕呕哑哑霓裳歌舞，不提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；划地里出出律律纷纷攘攘奏边书，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。早则是喧喧嚷嚷惊惊遽遽仓仓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。銮舆后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，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，恶恶狠狠的语，闹闹吵吵轰轰赫赫四下喳呼。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，霎时间画就了这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！”

李旼听了，不觉流下泪来，叹道：“天生丽质，遭此惨毒，真可怜也！”那旁一个小老儿指着李旼拍手笑道：“这是说唱，老兄怎么认真掉下泪来？”李旼也不去睬他，只赶着李龟年问道：“那贵妃娘娘死后，葬在何处？”李龟年又接唱着第七阙道：

“破不刺马嵬驿舍，冷清清佛堂倒斜；一代红颜为君绝，千秋遗恨滴罗巾血。半棵树是薄命碑碣，一杯土是断肠墓穴；再无人过荒凉，野莽天涯谁吊梨花谢。可怜那抱幽怨的孤魂，只伴着呜呜咽咽的望帝悲声啼夜月！”

李龟年停住琵琶，又插着一段道白：“哎呀，好端端一座锦绣长安，自被禄山破陷，光景十分不堪了。听俺再弹波。”接着又唱第八阙道：

“自銮舆西巡蜀道，长安内兵戈肆扰；千官无复紫宸朝，把繁华顿消顿消。六宫中朱户挂铃蛸，御榻旁白昼狐狸啸。叫鸱鸱也么哥！长蓬蒿也么哥！野鹿儿乱跑，苑柳宫花一半儿凋，有谁人去扫去扫。玳瑁空

藏

梁燕泥儿抛，只留得缺月黄昏照，叹萧条也么哥染腥臊。玉砌空堆马粪高。”



李龟年唱到这里，那琵琶脱楞一声弹个煞尾，也便收场。那班男女便也各各轻身散去，独有这李珣呆呆地站着不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一回

念梅妃宫中刻像 欺上皇道旁拉马

李龟年收了场子，夹了琵琶，正转身要走，忽见那李旼抢上前来，一把拉住道：“老丈，小生听你这琵琶，非同凡手，得自何人传授的？”李龟年见问，不禁神色惨然道：“你问我这琵琶么？它曾供奉过开元皇帝。”李旼诧异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老丈定是梨园部内人了？”李龟年答道：“说也惭愧，老汉也曾任梨园中领班，沉香亭畔承值，华清宫里追随。”李旼更觉诧异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丈莫不是贺老？”李龟年摇着头道：“俺不是贺家的怀智。”问：“敢是黄幡绰？”答道：“黄幡绰和俺原是老辈。”问：“这样说来，想必是雷海青了？”答道：“俺是弄琵琶的，却不是姓雷！他呵，已骂贼身死。”“这等想必是马仙期了？”答道：“俺也不是擅长方响的马仙期，那些都是旧相识，恰休提起。”李旼却依旧追问道：“不知老丈因何来到这江南地方？”李龟年答道：“俺只为家亡国破，从死中逃生，来自江南地方，乞食度日。”李旼道：“说了半天，不知老丈究是何人？”答道：“老汉姓李，名龟年的便是。”李旼道：“呀！原来是李教师，多多失敬了！”李龟年问了李旼名姓，才恍然道：“原来是吹铁笛的李官人，幸会幸会！”李旼问：“那《霓裳》全谱，可还记得么？”答道：“也还记得，官人为何问它？”答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小生性好音乐，向客西京，老丈在朝元阁演习《霓裳》之时，小生曾傍着宫墙，细细窃听，已将铁笛偷写数段，只是未得全谱，各处访求，无有知者。今日幸遇老丈，不知肯赐教否？”

李龟年流落在江南，正苦不遇知音，且找不得寓处。李旼便邀着龟年到家中，每天传授《霓裳羽衣曲》去。这李旼年少风流，浪迹四海，只因酷好音乐，便散尽黄金，寻觅知音。如今得了李龟年传授妙曲，真乐得他废寝忘食。李旼原不曾娶得妻小的，在家中便与李龟年抵榻而眠；每至梦回睡醒，便与李龟年细论乐理。李龟年自到得李公子家中，每天好酒好饭看待，身上也穿得甚是光鲜，因此他心中十分感激李公子的恩德，正苦无法报答。

这一日，正是清明佳节，李旼被几个同学好友，邀去饮宴；只留下李龟年一人在家中，独坐无聊，便出东门找幽静地方闲步去。在一带柳荫下走着，忽然一阵风夹着雨点，扑面打来；李龟年浑身被雨水打湿了，不由得慌张起来，急急找有房屋的所在躲去。抬头只见前面一座道院，那横额上写道“女贞观”三字。两扇朱红门儿，却虚掩着。李龟年却也顾不得，便一纳头侧着身儿挨进门去看，好一座庄严的大殿。殿中供着如来佛的丈六金身，钟鼓鱼磬，排列得十分整齐；那佛座下面又设着一个牌位，李龟年不由得走近去看时，见牌位上写着一行字道：“唐皇贵妃杨娘娘灵位。”李龟年再低低地念了一遍，不由得两行眼泪，扑簌簌地向腮儿上直流下来。一面倒身下拜，口中说道：“哎哟！杨娘娘不想这里颠倒有人供养。”拜罢起来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年轻女道士来，口中问：“哪个在这里啼哭？”待走近看时，不觉一惊，道：“你好像李师父模样，何由到此？”李龟年口中答应道：“我李龟年的便是。”细细看那女道士时，却也大惊道：“姑姑莫非是宫中的念奴姐姐么？”

那女道士见了李龟年，却只有悲咽的份儿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龟年连问：“姐姐几时到此？”念奴勉强抑住悲声，说道：“我去年逃难南来，出家在此。师父因何也到此地？”龟年道：“我也因逃难流落江南，前在鹫峰寺中遇着李旼官人，承他款留在家；不想今天又遇到姐姐。”念奴问：“哪个是李旼官人？”龟年道：“这人说起来也奇，当日我与你们在朝元阁上演习《霓裳》，不想这

藏



李官人就在宫墙外面窃听，把铁笛来偷记新声数段，如今要我传授全谱，故此相留。”念奴道：“唉！《霓裳》一曲，倒得流传；不想制谱之人，已归地下！连我们演曲的，也都流落他乡，好伤感人也！”念奴说着，止不住把罗袖拭着眼泪。李龟年忙安慰着，又问：“那永清姐姐却为何不见？”念奴见问，便又不自觉叹着气道：“我们二人，原和姊妹相似，赤紧地不忍分离；谁知她身体单薄，受不住路上风寒，如今病倒在观中。”说着，那观主也出来了。龟年看时，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人，气度甚是雅淡；因听他二人说得十分凄凉，便出来好言相劝。接着那道婆出来说：“永清姑姑唤呢。”念奴急急进里屋看视。此时天色已是晴霁，李龟年便也起身告辞。

回到家中，把在女贞观中遇到念奴的话，告诉李旼知道。李旼听说永清、念奴也是旧时朝元阁演曲的人，便喜得什么似的，隔了几天，便央着李龟年，带他到女贞观去拜见念奴。谁知念奴正泪光满面的在那里哭她的同伴永清。原来永清恰于昨夜死了，此时正忙着收殓。李旼在一旁劝慰了几句，又丢下十两银子，给永清超荐的，念奴千恩万谢。李旼正要辞去，一眼见那观主出来，原来正是去年在马嵬坡同看袜的女道姑。今日无意相逢，那观主便邀住李旼不放，摆上素斋来，李旼与李龟年二人胡乱吃了些。从此李旼心中却撇不下这念奴，常常独自一人瞒着李龟年到这女贞观中来走动。他一来果然也爱上了念奴的颜色，二来也怜惜她的身世，又因她能演唱《霓裳》曲子，不觉也动了知音之感。便是念奴到此时，身世飘零，却有人来深怜热爱，不觉全个儿心肠扑在这多情公子身上去。后来还是李龟年成就了他们的好事，替他们做了一个月老。念奴便还俗出来，嫁与李旼，一双两好地过着日子。

这时太上皇已回京师，怀念天宝旧人，李旼夫妻二人，都被召进宫去，拜李旼为中书舍人；只可怜李龟年在前几天已病死在李旼家中，不及再见太上皇的颜色了。太上皇回宫，肃宗皇帝便奉养在兴庆宫中，朝夕与张皇后来宫中定省。所有昔日天宝旧人，都拨入兴庆宫中伺候太上皇。这兴庆宫，原是太上皇做太子时候住的，如今垂老住着，心中却也欢喜；只因杨贵妃已死，宫中三千粉黛，俱已凋零，别无太上皇宠爱的人。这时忽然想起那梅妃江采苹，忙命高力士到翠华东阁去宣召，满拟诉说相思，慰问乱离。谁知高力士去到东阁找寻梅妃时，早已人去楼空；问旧日宫女，却没有一个在了。便在后宫中寻遍，也不见有梅妃的踪迹。没办法，只得空手回来复旨。太上皇听了，不禁万分伤心；想起梅妃的美丽婉恋，与她昔日两地相思的滋味，便愈觉得梅妃的可爱了。他疑是兵火之后，流落在民间。肃宗皇帝，便下诏在民间察访；如有寻得梅妃送还京师的，当给官三秩，赏钱百万。这样的重赏，谁人不愿；民间顿时热闹起来，家家户户，搜寻的搜寻，传说的传说，哄动了多时，却不见有梅妃的形迹。太上皇又命道士飞神御气，上升九霄，下察九州，也不可见。太上皇因想念梅妃，又时时悲泣。肃宗皇帝暗令丹青妙手，画一幅梅妃小像，令高力士献与上皇；太上皇看了叹道：“画虽极似，可惜不活。”便题诗一首在画上道：

“忆昔娇妃在紫宸，铅华不御得天真；
霜绡虽似当时态，争奈娇波不顾人！”

写罢，不觉泪滴袍袖，命匠人把像刻在石上，藏在东阁中。

这时天气渐渐暑热，太上皇昼卧在竹林下纳凉，瞌睡去，仿佛见梅妃隔竹伫立，掩袖而泣。太上皇招以手，问妃子：“究居何处？”梅妃哽咽着说道：“往昔陛下蒙尘，妾死乱兵之手，怜妾者葬妾于池东梅树旁。”太上皇大哭，一恸而醒，立传高力士，命率众内侍往太液池发掘；掘遍池东梅树下，却毫无音响。太上皇愈是悲伤，忽想到温泉汤池旁，亦有梅树十多株；便亲自坐小辇到温泉，见了华清池，又不自觉想起往日情形，十分感慨。命内侍在梅树下发掘，才一动手，便见一酒槽中，以锦裯裹尸；拂土视之，面色如生。太上皇扶尸大恸，亲去揭视；见玉体肋下有刀痕，忙命高力士备玉棺收殓。太上皇自制谕文，用妃子礼改葬在东陵。

那兴庆宫外，便是勤政楼；太上皇于黄昏月上时，便登楼远望，见烟月苍茫，凄凉满眼，便信口歌道：

“庭前琪树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还！”

歌罢，远远地听得宫墙外有人和着唱《宫中行乐词》。太上皇心中大感动，问高力士道：“此得非梨园旧人乎？明日为我访来。”明日，高力士依声寻去，果是梨园子弟。高力士又在民间寻得昔日杨贵妃的侍女名红桃的，太上皇命红桃唱《凉州词》。这词儿昔日杨贵妃亲制的，太上皇又亲自吹着玉笛，依声和之。红桃唱罢，不觉相视而泣。红桃说：“昔日娘娘在华清宫中，常唱此曲。”太上皇便携着红桃，重幸华清宫；见宫中嫔御，都非旧人。太上皇至望京楼下，传张野狐在楼上奏《雨霖铃》曲。此曲原是太上皇西幸至斜谷口时，遇雨旬日，在栈道上隔山闻雨打铃声相应，太上皇因想念妃子，便采其声，制成此曲。今张野狐在楼上奏此曲，未及半，太上皇已涕不可仰，左右也十分感伤。高力士命罢奏，劝上皇回宫。上皇见宫院荒凉，也无可留恋，便回兴庆宫来。

在宫门口，又遇到昔日新丰女伶，名谢阿蛮的。这谢阿蛮瘦削腰肢，善舞《凌波曲》，容貌也长得美丽，旧时养在宫中，杨贵妃认做养女，十分得宠。此时重与太上皇相见，但形容已憔悴消瘦得可怜。太上皇带她回宫去，召旧日乐工奏《凌波曲》，令阿蛮再舞；可怜她腰肢已生硬了，又因病后无力，才转得几个身，便又晕倒在地。太上皇亲自去扶她起来，想起贵妃在日那种酣歌醉舞的情景，有如隔世，不禁相看落下泪来。阿蛮又从她纤瘦的臂上脱下一双金粟装臂环，呈与太上皇。说：“此环是娘娘在日赐与婢子的。”太上皇见了金环，又禁不住哽咽着说道：“此环是我祖太帝，破高丽时，获得二宝：一名紫金带；一是金粟装臂环。当时岐王献《龙池篇》一文，朕即以金带赐之；后贵妃进宫，又以此臂环赐贵妃。数年后高丽国王知此二宝已归朕处，便遣使臣上书求赐还二宝；因高丽国失此二宝，国中风雨不调，人民灾病。朕即还以紫金带一事，此臂环则以妃子所爱，不还。汝今既得此，当宝爱之。朕今再见此物，回想当年妃子丰隆玉臂，几经把握，不觉令人悲从中来！”高力士在一旁，见太上皇悲不能已，便以回视阿蛮，令退，扶太上皇回宫安息去。太上皇怜阿蛮病弱，便传谕给医药钱五百两，放回家中调养。

过了几天，高力士又觅得老伶工贺怀智进见。太上皇问：“可有妃子旧事足使回忆？”贺怀智奏称：“臣忆得上皇夏日，与亲王在勤政楼下棋，传臣至座前独弹琵琶；此时杨娘娘手抱康国□立案旁观局，上皇数枰子将输，娘娘即放□子落棋盘上乱之，使不分胜败。上皇拍手笑乐。风吹娘娘围巾，落于臣头颈上，缠绕久之，始落地。臣归家，觉满屋香气，发于头巾，臣即藏巾于锦囊，此香味至今不散。”太上皇问：“锦囊何在？”贺怀智即从腰间卸上锦囊，呈与上皇。上皇发囊，便觉奇香扑鼻。便叹道：“此妃子生前爱用之瑞龙脑香。妃子每入华清池浴时，必以此香洒于玉莲朵上而坐之，一再洗濯，香气不散。况此丝织润腻之物，宜其经久不散也。”

太上皇在宫中所遇皆伤心事，所说皆伤心话，从此神情郁郁，常绕室闲步，口中微吟道：

“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雉皮鹤发与真同；
须臾舞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！”

高力士见太上皇哀伤入骨，怕有大患。那勤政楼有一飞桥，桥下横跨市街，只因宫禁森严，帝后亲贵，从不至飞桥上观览的。此日天气晴和，高力士欲使太上皇解愁散闷，便扶至桥上，推窗远眺。那街市上的人民，从楼下走过，抬头忽见飞桥上站着一位太上皇，大家不觉喜形于色，依恋桥下；人数愈聚愈多，竟把一条大街壅塞住了。那太上皇见人民如此爱戴，便也含笑向众人点头示意。人民不禁跳跃着欢呼道：“今日再得见我太平天子！”齐呼万岁，欢声动地。太上皇得人民如此拥戴，却不觉把满腹忧愁忘去了。

这时肃宗皇帝卧病在南内，朝廷大事，都有丞相李辅国专权。肃宗宠爱张皇后，李辅国诸事便禀承张皇后，内外通成一气。这张皇后因太上皇在位之时，溺爱王皇后，至今怀恨在心，便时

藏



时在肃宗皇帝跟前说上皇如何偏心，又说如仙媛、高力士、陈元礼一班勾通上皇，密谋变乱。如今肃宗既已卧病，李辅国又大权在握，见太上皇深得民心，怕与自己有不利；便乘肃宗病势昏迷的时候，假造皇上旨意，奉太上皇迁居西内，使与人民隔绝，只选老弱内监三十余人，随太上皇迁居。移宫之日，李辅国全身披挂，率御林军士一千人，个个提刀跃马，在太上皇前后围绕着；上皇马蹄略缓了一些，那军士们便大声呼叱起来，慌得太上皇把手上缰绳失落，几乎撞下马来。亏得左右常侍上去扶住。高力士见此情形，不觉义愤填膺，急拍马抢上前去，扶住上皇的辔头，大声喝道：“上皇为五十年太平天子，李辅国旧时家臣，何得无礼！”几句话说得李辅国满面羞惭，不觉失落手中辔头，忙滚身下了马鞍，躬身站在一旁。高力士又代上皇传谕问众将士：“各得好在否？”一时千余兵士，个个把刀纳入鞘中，跳下马来，拜舞在上皇马前。口称：“太上皇万岁！”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拉马，李辅国便诺诺连声，抢步上前，替太上皇拉住马缰，直送到西内安息。太上皇俟李辅国退后，便握着高力士的手，流泪说道：“今日非将军在侧，朕早死于李贼刀下矣！”

这李辅国，本名静忠，原是宫中小太监；玄宗时候，当了一名闲廐，专一调养马匹，面貌甚是丑陋，稍解得书算，事高力士二十余年，荐与皇太子，得随侍东宫。陈元礼杀杨国忠，李辅国原也是同谋的；待太子在灵武即位，愈得亲信，拜为行军司马。得肃宗皇帝信任，凡有四方章奏军符禁宝，统交与辅国管理。辅国在肃宗前，能伪作小心，迎合意旨；胸中满藏奸险，使人莫测。生平不食荤。时时赴佛寺礼拜，貌为慈善，使人不疑。肃宗还京，愈见宠任，拜殿中监闲廐，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，兼陇右群牧，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，少府殿中二监，封成国公，实封五百户。凡朝中宰相百官欲见天子的，须先谒李辅国，才得无阻碍。肃宗每下诏书，须得李辅国署名，方能通行。在宫中出入，有三百武士，披甲保卫，满朝亲贵，不敢呼名，只呼为五郎。李揆为丞相，拜辅国为义父，称做五父。

此时太上皇初回大内，住兴庆宫中；肃宗每日从夹道中来候上皇起居，太上皇有时念及肃宗，亦至大明宫，父子笑谈甚乐。有时帝与太上皇在中途相逢，肃宗命陈元礼、高力士、王承恩、魏悦、玉真公主一班先朝旧臣，常侍太上皇左右；又令梨园弟子，日奏声乐。宫廷之内，常得享天伦之乐。李辅国虽说骄贵，但因自幼在高力士手下，高力士十分瞧他不起。在宫中相遇，高力士也不与之为礼。因之李辅国含恨在心，每欲立一奇功，自立威望。因人民爱戴太上皇，他便乘机诬告，说陈元礼、高力士、如仙媛、王承恩一班旧人，谋举太上皇复位，矫旨迁太上皇入西内。当日李辅国受了高力士的羞辱，欲杀高力士的心更甚；第二日，又矫旨流王承恩至播州，流魏悦至溱州，流如仙媛至归州，又欲流高力士至岭南。高力士奉诏，便向太上皇痛哭叩别；太上皇大愤，即下手谕与肃宗，请留高力士在左右听给使。张皇后又怕太上皇见肃宗时有私心语言，便令万安公主、咸宜公主住上皇宫中视服膳，暗地里却监察着太上皇与高力士二人的言语举动。因之太上皇心中郁郁不乐。肃宗虽病愈，却听信了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的言语，久不往朝上皇；父子之间，恩义隔绝。文武大臣，俱上表请皇上朝见上皇，那表章俱被李辅国留置不发。

时值五月五日，肃宗怀抱小公主在便殿，接见李唐，指小公主对李唐道：“朕爱此女，故不忍释手，卿勿怪也。”李唐奏道：“太上皇思见陛下，当亦如陛下之爱公主也！”肃宗听了此话，顿时天良发现，那泪珠夺眶而出，急从夹道去朝见太上皇，父子执手痛哭。从此肃宗不时至西内定省，太上皇稍稍得安居。但所有天宝旧人，俱被李辅国驱逐得干干净净，独留得高力士一人，年老龙钟，早晚陪着上皇。

时交秋令，太上皇每于黄昏人静，听窗外雨打梧桐，倍觉伤心，一粒冷幽幽的灯火，照着他君臣二人，万分凄凉。太上皇问道：“当年朕在剑阁听雨，所制《雨霖铃》曲，高力士可还记得么？”高力士忙答道：“臣字字记在心中。”太上皇便自吹玉笛，高力士依声唱道：

“万山蜀道，古栈昧昴；急雨催林杪，铎铃乱敲，似怨如愁，碎聒
不了。响应空山魂暗消，一声儿忽慢，一声儿忽紧摇；无限伤心事，



太上皇听高力士唱罢，不禁又长吁短叹起来。高力士深怕上皇又勾起愁肠伤心不已，便连连催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请万岁爷安寝吧。”太上皇侧耳听时，宫墙外更鼓三敲，便站起身来，自有两个老宫女扶着到御床上去安睡。太上皇睡在枕上，还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哎！今夜呵，知甚梦儿到得俺眼前来也！”高力士便吩咐宫女：“万岁爷睡了，姐姐们且去歇息儿来。”待宫女退去，高力士便打开被儿，就御床下睡了。太上皇在枕上才说得一句话儿，便已沉沉睡去。

恍惚间见两个内侍在御床前跪倒，高声叫：“万岁爷请醒来！”太上皇问：“你二人哪里来的？”那内侍奏称：“奴婢奉杨娘娘之命，来请万岁爷。”上皇喜道：“呀！原来是杨娘娘不曾死！如今却在何处？”内侍奏道：“娘娘在马嵬驿中，恭候圣驾。”上皇道：“朕为妃子百般相思，谁知依旧在马嵬驿中。你二人快领朕前去，连夜迎妃子回宫来便了！”上皇正随着二内侍行去，忽见一位将军，骑马执枪。向前来拦住，大声喝道：“陛下久已安居南内，因何事深夜微行，却到什么地方去？请陛下快快回宫！”上皇抬头看时，认得那马上将军，便是陈元礼。不觉大怒喝道：“哇！陈元礼！你当日在马嵬驿中，暗激军士，逼死贵妃，罪不容诛！今日又特来犯驾么？”那陈元礼打恭奏道：“陛下若不回宫，只怕六军又将生变。”上皇又大惊喝道：“哇！陈元礼！你明欺朕闲居退朝，无权杀你；内侍们，快把这乱臣贼子斩下首级来！”一阵鲛喝，那陈元礼却躲避不见了。只见那荒亭冷驿，照在斜阳里，却不见有人出入。上皇忙问内侍：“已到马嵬驿来，妃子却在何处？”正问时，那驿亭也不见了，只见眼前一片大水，怒潮汹涌，向岸上扑来；在大水中间，又涌出一头怪物，猪首龙身，张牙舞爪扑来。上皇急倒退数步，只喊得一声：“唬杀我也！”

高力士在睡梦中，被上皇唤醒，忙走近御床去看时，上皇恰也从枕上醒来，问道：“高力士，外边什么呵？”高力士奏称：“是梧桐上的雨声。”上皇在枕上回想梦境，便道：“高力士，朕方才梦见两个内侍，说杨娘娘在马嵬驿中，来请朕去；多因是妃子的精魂未散，朕想昔时汉武帝思念李夫人，有李少君为之召魂相见，今日岂无其人？你待天明，可即传旨，令天下地方官为朕遍觅方士来，与杨娘娘召魂。”

高力士奉了上皇旨意，便去奏明肃宗皇帝；肃宗又下诏令各处地方官，访求道行高深的羽士，为杨娘娘招魂。这圣旨传遍天下，谁不希图富贵？那班方士，便齐集都门，人人自称有李少君之术。上皇大喜，一一召见，命招杨娘娘的精魂。谁知那班方士，本领都不高强，只能在地府中搜索，却不见有杨娘娘的魂魄。最后有一位道士，自蜀中奉诏来至京师，自称能升天入地，访求魂魄。上皇在便殿中召见，这道士自称名杨通幽。便向上皇求一净室，杨道士一人坐室中，焚香闭目，一灵出窍，先在地下搜索不得；第二天便游神至天界寻觅，亦不可得；第三天，却访求四方上下东极，渡大海跨蓬岛。忽见东南最高峰上，有红楼隐约；杨道士便凝神聚气，飘然下降，站身在红楼前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七十二回

会亡妃玄宗宴驾 爱良娣肃帝惧内

杨道士的精魂，站定在蓬岛红楼前；迎面一座大穹门，便放大胆挨身走进门去。渐渐走近西厢，只见一洞户东向，双扉紧闭；洞上横额，写着“王妃太真院”五字。杨道士拔下髻上簪子来，轻轻地叩着洞门，那门“呀”地开了。杨道士看时，见是一个童女，梳着双鬟，面貌长得十分秀美，见了杨道士，十分怕羞。不待杨道士开口，便低鬟含笑而入。接着，又出来一个碧衣女侍，开口问杨道士：“仙客从何处来？扣门何事？”杨道士自称为大唐太上皇使臣，来寻觅杨娘娘精魂。那碧衣侍女听了，踌躇半晌，答道：“此处并无杨娘娘，只有玉妃，现方昼寝；俟妃子醒来禀明，再行奉请。”杨道士诺诺连声，只得在洞门外静静地候着。

直到夕阳西下，只见方才那碧衣侍女出来，只说得一声：“玉妃召大唐使臣进见。”杨道士不敢怠慢，只躬身短步，随在侍女身后走去；经过几处琼楼玉宇，在一座寝宫庭下。侍女唤声：“站住！”杨道士屏息低头，只听得殿上哧哧莺声，传问：“上皇安否？”杨道士在上皇宫中，原见过杨贵妃画像的；至此，他微微抬头，见绣幕后处，上面坐着一位，竟是杨娘娘。看她云裳霞帔，羽扇宝盖，仪态万方；左右两行侍女侍立着，传下玉妃的话来。杨道士忙叩首奏说：“上皇相思甚苦，特遣方外微臣，来求娘娘精魂相见。”玉妃听了，微微叹息道：“上皇宜自保养。”便令一绛衣侍女，去取出金钗一股，钿盒一个；玉妃亲自将钗盒折作二份，以一份交与杨道士，令拿去复命：“为我谢太上皇；谨献此物，证旧好也。”杨道士得钗钿，将要起身告辞；忽念此钗钿恐不足取信于上皇，便求王妃，须有当时一事为他人所不得知者，藉以复命。玉妃听奏，低头思索了一会，便徐徐言曰：“忆昔天宝十年，侍万岁避暑骊山宫，新秋七月，在织女牵牛双星相见之夜，上皇凭肩指说牛女故事，心有所感，便双双拜倒，密密相誓，愿生生世世，结为夫妇。誓毕，吾与上皇执手相看，呜咽不胜。此事独上皇知之耳，吾今为此一念，又不得久居于此，当坠尘劫，再与上皇结后缘，或为天，或为人，可得再见，好合如旧日也。今汝以此言复上皇，当能使上皇安慰；且为我寄语太上皇，亦不久于人世，幸当自爱，勿自苦也。”杨道士听毕，再拜叩首而出。

急睁眼看时，身在净室，摸怀袖中，得断钗半盒，便去献与上皇。又把玉妃传言，说个备细。上皇悲道：“朕此生竟无与妃子一面之缘乎！”杨道士即奏：“臣尚有小技，可使陛下慰情。”便向高力士索黄绢一轴，自出袖中笔墨，诵咒呵气，仿佛画一女人像形，如羽士画符，只略是人形而已。次日，请上皇斋戒沐浴，入净室，对黄绢坐定，凝神一志，默想平日妃子形态，三日夜不休。杨道士灭烛，请上皇再向黄绢详视，乃真贵妃面貌也。上皇连呼妃子，不觉大喜。杨道士奏称：“尚未也，便请备五色帐，设坛室中，虔诚供养。”又另觅十五六岁聪慧端正的女儿，共二十四人，在室中曼声唱子建《步虚词》。杨道士也在室中禹步诵咒，连焚符篆，又吸烟直呵像上，又命二十四女儿，一一如法向像上呵烟。

至黄昏人定时，杨道士与二十四女儿一齐退出，请上皇秉烛独进帐中去。上皇手中所执之烛，是杨道士用五色石名衡遥者研成细末，与诸药相和，制成一烛，外画五色花，称做还形烛。上皇执还形烛，进帐见杨贵妃，宛然睡在帐中。上皇低声呼之，贵妃以手拭泪道：“陛下以天下之主，尚不能庇一弱女子，有何面目再相见乎？沉香亭下七夕之誓，陛下岂忘之乎？”上皇听贵

妃声声悲咽，亦不觉凄然泪下，便再三抚慰。说：“马嵬之变，是出于不料。”两人唧唧啾啾，曲尽绸缪；贵妃又脱臂上玉环，为上皇纳臂上。正怜爱时，忽听晨鸡远唱，杨道士推门入内，高声奏称：“天晓宜别矣！”枕上贵妃忽已不见，上皇亦如梦初醒；急起身出帐，见臂上玉环宛然。

从此上皇心大彻悟，移居大内甘露殿，习避谷练气之法。张皇后进樱桃蔗浆，上皇不食，终日只玩一紫玉笛，闲吹数声，便有双鹤飞下庭心，徘徊不去。一日，上皇对侍儿宫爱说道：“吾奉上帝之命，为元始孔升真人，此去可会妃子矣！”便命扶入帐中，首才着枕，便已崩矣。一时肃宗皇帝与张皇后齐来哭临，就中只谢阿蛮哭之最哀。

玄宗一生多情，宠爱杨妃，艳传千古；后有诗人白香山，制《长恨歌》一首，历叙玄宗与贵妃一生事迹，传诵人口。那歌辞道：

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；
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
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；
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
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；
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新承恩泽时。
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；
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转夜；
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
金屋装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。
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怜光彩生门户！
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骊宫高处入青云，仙乐风飘处处闻；
缓歌慢舞凝丝竹，尽日君王看不足。
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；
翠华摇摇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
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
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；
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合流。
黄埃散漫风萧索，云栈萦纡登剑阁；
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无光日色薄。
蜀江水碧蜀山青，圣主朝朝暮暮情。
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肠断声！
天旋日转回龙驭，到此踌躇不能去；
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颜空死处。
君臣相顾尽沾衣，东望都门信马归；
归来池苑皆依旧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
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！
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；
西宫南内多秋草，落叶满阶红不扫。
梨园弟子白发新，椒房阿监青娥老。
夕殿萤飞思悄然，秋灯挑尽未成眠。



沉沉钟漏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
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？
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！
临邛道士鸿都客，能以精诚致魂魄；
为感君王展转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觅。
排空驭气奔如电，升天入地求之遍；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
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；
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
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肤花貌参差是。
金阙西厢叩玉扃，转教小玉报双成；
闻道汉家天子使，九华帐里梦魂惊。
揽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银屏迤迤开；
云鬓半偏新睡觉，花冠不整下堂来。
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霓裳羽衣舞；
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
含情凝睇谢君王，一别音容两渺茫；
昭阳殿里恩爱绝，蓬莱宫中日月长。
回头下望人寰处，不见长安见尘雾；
惟将旧物表深情，钿盒金钗寄将去。
钗留一奁一扇，钗擘黄金盒分钿；
但教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
临别殷勤重寄词，词中有誓两心知：
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
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；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

玄宗临死的时候，举目四望，却不见那高力士，便长叹一声而逝。

这高力士，因李辅国衔恨入骨，赖有上皇庇护，得居西内，陪侍上皇；待玄宗病危，李辅国又矫肃宗皇帝旨意，将高力士流配至岭南。高力士奉皇帝诏，便哭拜道：“臣当死已久，天子哀怜至今日，愿一见上皇颜色，虽死不恨！”李辅国不许，即令武士扶掖出宫去，縲继上道。直至宝应元年，赦罪还朝，见上皇遗诏，向北拜哭道：“大行升遐，不得攀梓宫，死有余恨！”吐血斗余，一恸而绝。时年七十九岁。

死之日，来廷坊佛祠与宁坊道士祠为之击钟祈祷，早升西天。此二祠，原是高力士生前所造。当时高力士威势极盛，拜骠骑将军封渤海郡公时，建成两祠；祠中有珍楼室屋，所藏珍宝，虽国库亦不能及。又在祠门外建一大钟楼，楼成，高力士大宴公卿，诸贵亲欲得高公公欢心，每一扣钟，便纳礼钱十万，多有一人二十扣者，亦有十扣者；高力士一时又得钱千数百万。玄宗明知力士之贪，便因其忠心于帝，亦容忍之。当时太子瑛被废，武惠妃正得宠；李林甫专权，有拥立寿王之意。玄宗因肃宗年长，思立之而意未决；心中郁郁不安，眠食俱废。高力士进谏道：“大家不食，亦膳羞不具耶？”玄宗叹息道：“尔我家老，揣我何为而然？”高力士道：“岂因太子未定耶？推长而立，其谁敢争执？”玄宗闻高力士之言，便决定立肃宗为太子。后天宝中，边将争功，玄宗常自解道：“朕春秋高，朝廷细事付宰相，蕃夷不靖付将军，宁不暇耶？”高力士奏对道：“臣间至阁门，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，又北兵强悍，陛下何以制之？臣恐祸成不可禁。”高力士意言安禄山将谋反也。自高力士死后，李辅国更是横行无忌。

在李辅国前，尚有一宦官，名程元振的。时张皇后谋立越王，元振见太子发其奸，与李辅国助平大难，立太子为代宗。拜元振为右监门卫将军，知内侍省事。再迁为骠骑大将军，封邠国公，统领禁兵，权震天下，势在辅国上，而性凶横又过之，军中呼为十郎。其时吐蕃兵势甚急，攻城陷地，京师危迫；因元振势压诸将，虽元振假天子命集天下兵，无一人肯奔命者。吐蕃兵直扑便桥，肃宗仓皇避居陕地，京师又陷于贼。抢劫府库，焚杀人民，城郭为墟。于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书，痛斥元振，表章上道：

“犬戎以数万人犯关度陇，历秦渭，掠邠泾，不血刃而入京师；谋臣不奋一言，武士不力一战，提卒叫呼，劫宫闱，焚陵寝，此将帅叛陛下也！自朝义之灭，陛下以为智力所能，故疏元功，委近习，日引月长，以成大祸。群臣在廷，无一犯颜回虑者，此公卿叛陛下也！陛下始出都，百姓填然，夺府库相杀戮，此三辅叛陛下也！自十月朔，召诸道兵尽四十，无只轮入关者，此四方叛陛下也！内外离叛，虽一鱼朝恩以陕郡戮力，陛下独能以此守社稷乎？陛下以今日势安耶危耶？若以为危，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计？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，药不当疾犹无益也。陛下视今日病何由至此乎？天下之心，乃恨陛下远贤良任宦竖，离间将相而几于亡；必欲存宇宙社稷，独斩元振首，驰告天下，悉出内使，隶诸州，独留朝恩备左右。陛下持神策兵，付大臣，然后削尊号，下诏引咎，率德励行，屏嫔妃，任将相。若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乎？宜即募士西与朝廷会；若以朕恶未悛耶？则帝王大器，敢妨圣贤，其听天下所往。如此而兵不至，人不感，天下不服，请赤臣族以谢！”

肃宗读疏，便下诏，尽夺元振官爵，放归田里，四方兵皆至，杀退吐蕃兵，奉肃宗回京师，重整宫殿，再立社稷。此时元振从三原乔装作妇女模样，浑入京师，投司农卿陈景詮家谋反；被御史省探得踪迹，捕元振与景詮二人，交刑部审服，长流元振至溱州，降景詮为新兴尉。元振行至江陵地方病死。

又有鱼朝恩，亦为宫中最有权力的宦官，史思明攻打洛阳时，鱼朝恩统领神策兵，屯陕中；洛阳陷落，思明长驱至硖石，使子朝义为游军。肃宗集勇武军士十万，沿渭河而东，朝恩按兵陕东，使神策将卫伯玉与贼将康文景等战，败之。京师平复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冯翊郡公，专领神策军，赏赐不绝；朝恩恃功而骄，在朝无所忌憚。时郭子仪功盖天下，朝恩心怀妒忌，因相州之败，便力为诋讟。肃宗虽不听其语，但因此罢子仪兵柄。吐蕃攻破京师，朝恩有勤皇之功，便欲挟天子迁都洛阳，藉避戎狄；文武百官，正排列满朝的时候，鱼朝恩率领武士十余人，各执兵器，当殿高声道：“虏数犯京师，夫子欲避兵洛阳，诸文武云何？”宰相未对，有夫子近臣抗声对道：“中官反耶？今屯兵足以捍贼，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？”朝恩低头无语，而郭子仪亦出班奏称不可。自此肃宗渐有不信朝恩之意，而宦官李辅国的威势，更甚于朝恩。

李辅国矫旨迁上皇于西内，并流陈元礼、高力士诸人，而权势愈大；又能结好张皇后，肃宗畏惧张后，便也畏惧辅国。肃宗有子十四人，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，孙宫人生皇子係，张贵妃生皇子倓，王妃生皇子泌，陈婕妤生皇子仪，韦妃生皇子□，张美人生皇子倓，后宫生皇子荣，裴昭仪生皇子□，段婕妤生皇子倓，崔妃生皇子倓，张皇后生皇子□、皇子侗，后宫人生皇子倓。在玄宗末年，所有肃宗之子，俱封王爵。当时係封南阳郡王，至德二年，进封赵王，与彭王、兖王、洺王、郢王、襄王、杞王、召王、兴王、定王九王同封。乾元二年，九节度兵在河北大败，朝廷震动，便用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。光弼求贤王为军中主帅，肃宗下诏，以赵王係充天下兵马元帅，而以光弼副之。事定回京，皇帝有疾，皇太子监国；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有仇怨，密召太子入内，对太子道：“辅国执掌禁兵，用事已久，四方诏旨，皆出其口；矫天子旨，逼迁圣皇，



天下侧目。平日心常怏怏，忌我与汝。又程元振阴结黄门，图谋不轨；若弃而不诛，祸在眉睫矣！”太子闻之，泣曰：“此二人者，皆陛下勋旧，今上体不裕，重以此事，得无震惊乎？请出外徐议之。”张后叹曰：“此子难与共事！”便召皇子係入内，问：“汝能行杀元振之事乎？”係允诺。係退，即选勇士二百人，披甲执刀，伏于长生殿，竟矫帝命，召太子入宫。元振已探得张后计谋，走告辅国，使勒兵在凌霄门迎接太子以难告。太子道：“皇上病危，吾岂可畏死不入乎？”元振谏道：“入则及祸。”乃以兵护送太子入飞龙厩，勒兵，夜入三殿，捕皇子係，及恒俊等百余人下狱，又囚张后于别殿；辅国暗遣刺客，夜入宫禁，杀张后及皇子係。后肃宗病愈，而张良娣之宠愈甚，外与辅国结纳，欺压皇帝。

肃宗为太子时，与章敬皇后吴氏恩情甚深，生代宗皇帝；后玄宗亦重视之。肃宗未及登位，而吴氏已短命死，年仅十八岁；惟张良娣随侍肃宗最久，张氏之祖母，原为窦昭成皇后之妹。玄宗幼年丧母，在姨家抚养，视张氏祖母，有如己母；窦氏亦鞠爱倍至，玄宗即位，封窦氏为邓国夫人，甚得玄宗亲信。生五子：长子去惑，次子去疑，三子去奢，四子去逸，五子去盈，皆为大官。去盈尚常芬公主，为驸马；去逸生张良娣。肃宗为忠王时，娶韦元娃女为孺人，后立为太子，即以孺人为妃，张氏为良娣。韦妃之兄，名坚，被李林甫陷害死；太子大惧，请与韦妃绝义，韦妃毁去衣裳，贬入冷宫。

安禄山反，韦妃落于贼手，此时惟张良娣得专侍太子。张氏性聪慧，而口能辩，又机警能迎合意旨。玄宗避兵西去，良娣随肃宗渡渭河，百姓拦跪道旁，请留太子守长安。太子不听，张良娣再三劝谏太子，以天下为重；肃宗没办法，便折向北行，止于灵武。良娣日侍左右，每夜寝，良娣必居前室。肃宗与语道：“前室非妇人所宜，且暮夜可虞，汝宜在后。”张良娣对道：“天下方多事，倘有不测，妾愿以一身当贼，殿下可从容从帐后避难；宁可祸妾，不可及殿下。”因此肃宗宠爱良娣愈深。住灵武不久，便产一子，才阅三月，即起为战士缝衣；肃宗戒以产后须节劳，良娣奏答道：“今日不应自养，殿下当为国家计，母专为爱妾忧。”如张良娣这般心灵慧舌，那得不动人怜爱；更以良娣姿色，美丽绝世，肃宗此时与良娣患难相依，倍觉恩爱。后玄宗传位与肃宗，闻良娣之贤，便赐以七宝雕鞍；良娣以上皇所赐，不觉大喜。

满朝中只一李泌，是真正忠臣。一日，入见肃宗，见良娣七宝雕鞍，即进奏道：“今四海方崩，当以俭约示人，良娣不应乘此，请撤除鞍上珠玉，付库吏收藏，留赏有功之人。”肃宗此时，正倚重李泌，有所陈奏，无不听从；只张良娣因夺了她宝鞍，心中十分不快，时露怏怏之色。肃宗无可解慰，便与良娣饮博为欢。从此张良娣在宫中饮博成了习惯，后移驾彭原，日夕纵博，声达户外；所有四方奏报，多致停顿。李泌在元帅府中，与行宫只隔一墙；每夕闻良娣娇声呼叱，便又入宫劝谏。肃宗一面怕受李泌劝谏，一面又怕失了张良娣的欢心，便晒木菌令干，制成骰子，掷时毫无声息。虽每日赌博，而外间却毫无知觉，李泌也便不去烦扰了。后肃宗欲得良娣的欢心，思立良娣为后，便与李泌商议道：“良娣祖母，与朕祖母为姊妹行，上皇亦颇爱良娣；朕欲使良娣正位中宫，卿意如何？”李泌奏劝道：“陛下在灵武时，因群臣劝进，以天下为念，践登大位，并非为一身一家之计也；若册后事，且当亲承上皇大命，方为合礼。”肃宗听了李泌一番言语，暂止了立后之念。张良娣竭力侍奉皇帝，一番苦心，满望肃宗宠爱，早定后位，偏偏不做美的李泌，被他三言两语，一天好事，化为云烟，良娣心中，恨不能拔去眼中之钉。平日在肃宗跟前，常有怨恨李泌之言；所幸肃宗信李泌甚深，君臣之间，毫无嫌隙。

这李泌在玄宗时候，早已得皇帝信用，当时李泌才得八岁。只因玄宗深喜佛老之学，开元十六年，召天下能言佛老孔子之道者，入禁中互相答难。此时有一童子，名员外者，年只九岁，便朝见天子，能言善辩；座中博学年长的文臣，俱被他屈服。玄宗大异之，赞叹道：“世岂有如此聪明之童子耶？”员外奏称：“臣有舅氏子名李泌者，年少臣一岁，而敏慧则胜臣十倍。”玄宗不信，即下诏征召李泌。时玄宗正与燕国公张说奕棋，即令张说试其能否。张说便令李泌说方圆动静，李泌道：“请问其说？”张说便指案上棋局道：“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”泌立刻答道：“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聘才，静若得意。”张说离席贺道：“得此奇童，

陛下之福也！”玄宗亦大喜道：“此子精神大于身体，便赐以彩帛黄金，放之回家，诏其家人，善视养之。”当时宰相张九龄，与严挺之、萧诚均友善，挺之恨萧诚奸佞，劝九龄谢绝萧诚，九龄不能决。李泌问之，九龄道：“严太苦劲，萧软美可喜。”泌大声道：“公起布衣，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耶？”九龄大惊，急改容称谢。呼李泌为少友。

泌渐年长，喜读《易》，常游嵩山、华山及终南山间，访求神仙不死之术；天宝年间，又被召入朝，请复明堂九鼎。玄宗与讲《老子》有法，拜为待诏翰林，供奉东宫。皇太子与之甚厚，常与肃宗赋诗，讥诮杨国忠、安禄山。国忠矫皇帝命，革斥李泌官职。后肃宗即位灵武，又令人物色求访，李泌自来谒见时，陈说天下成败之理。肃宗欲授以官，李泌力辞，愿从皇帝为客，入议国事，出陪舆辇。军中指肃宗，谓衣黄色衣者为圣人，衣白色衣者为山人。肃宗闻之，便赐李泌衣紫色衣，拜为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，从此言听计从，天下大治。当时皇子倓，英俊有才，肃宗欲使之统兵为元帅。李泌谏道：“建宁王倓，素称英毅，不愧将才；但广平王是兄，而建宁王是弟，他日建宁立功而使广平为吴太伯矣！”肃宗道：“广平原是长子，名义自在，岂必以元帅为重。”泌又道：“广平未正位东宫，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皆在元帅；若建宁大功得成，陛下虽无意立为太子，而建宁左右之臣，岂肯袖手不一争乎？太宗、上皇已有明征，请陛下三思。”肃宗大悟。时建宁王在牖下，李泌退出时，建宁王即迎谢之，谓：“保全我兄弟之情，先生之功也！”李泌却步道：“泌只知为国，不知植党，王不必疑泌，亦不必谢泌，但始终能孝友，便是国家之福矣！”次日，肃宗果下诏，拜广平王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统率诸将东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七十三回

玉美人引出真美人 假夫妻配成怨夫妻

李泌在朝，尽心辅助肃宗，平定天下；守复两京，迎回上皇。待上皇去世，肃宗内宠张良娣，外溺李辅国；李泌知不可留，一日肃宗留李泌在宫中宴饮，同榻寝宿。泌乘间求退，略谓：“臣已略报圣恩，今请许作闲人。”肃宗道：“朕与先生同患难，当与先生共安乐，奈何思去耶？”李泌答道：“臣有五不可留：臣遇陛下太早；陛下任臣太重；宠臣太深；臣功太高；迹亦大奇；有此五忌，是以不复可留也。”肃宗见李泌说话甚是坚决，心中却甚是舍不得；但却也是无法挽留，只是默然不语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李泌见肃宗如此情重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忙爬下地去叩着头道：“陛下天高地厚之恩，臣终身不言去矣！”肃宗上去，把李泌扶起，君臣二人，握住手大笑。从此李泌又早晚在宫中。

肃宗在东宫的时候，常被李林甫欺压，便是吴妃，也因害怕林甫的威权，忧惧而死。如今肃宗登位，李林甫虽已死多年，但皇帝一口怨恨之气，终不曾出得。便欲去掘开李林甫的坟墓，烧他的尸骨。李泌劝道：“陛下身为天子而不忘宿怨，未免示人以不广。”肃宗满面怒色道：“李林甫之往事，卿岂敢忘之耶？”李泌答道：“臣意不在此，上皇有天下五十年，寿数已高；一旦失意，南方气候恶，且春秋高，闻陛下修旧怨，将内慚不乐，万一有所伤感，因而成疾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广，不能安亲也。”肃宗恍然大悟，去抱住李泌的颈子，泪如雨下，连连说道：“朕不如卿也！”

此时史思明扰乱东南，其势甚大，肃宗甚是忧虑。问李泌：“何日能尽灭贼寇？”李泌对道：“贼掠得金帛子女，尽送至范阳，是有苟得之心，岂能取中国耶！唐人为所用者，皆胁制偷合；至天下大计，非所知也。臣意不出二年，尽灭寇矣！陛下无欲速。夫王者之师，当务万全，图久安，使无后患。今当下诏，使李光弼守太原，出井陉，郭子仪取冯翊，入河东，则史思明、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，安守忠、田乾真不敢离长安，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。使子仪母取华令，贼得通关中，则北守范阳，西救长安，奔命数千里，其精卒劲骑，不逾年而毙。我常以逸待劳，来避其锋，去翦其疲；以所征之兵，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系之；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，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。贼失巢窟，当死河南诸将手。”肃宗便依着李泌的计策行去，果然步步得手。

后来收复两京，肃宗意欲退回东宫，还政上皇，以尽子道。李泌又劝道：“陛下必欲还政，则上皇不来矣！人臣尚七十而欲传，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？”肃宗问道：“然而如何可以两全？”李泌奏道：“臣自有办法。”便退出宫去，与群臣拟就皇帝奏上皇一稿，言天子思恋上皇，欲尽人子定省之义，请上皇速返驾以就孝养。太上皇初得奏，便答谕道：“与我剑南一道，自奉以终，不复东矣！”肃宗见谕，甚是忧虑。李泌又为再三上奏，太上皇始大喜，对高力士道：“我今方得为天子父。”便回銮至大内，李泌时时劝肃宗须孝养上皇。

但是朝中有了这位李泌，使肃宗言听计从，使李辅国这班奸臣，心中老大的不快活。他们打听肃宗皇帝是宠爱张良娣的，便拿了许多金银财帛去孝敬着良娣，又在背地里极力说李泌的坏话。良娣要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，时时在肃宗皇帝耳根边絮聒。肃宗此时因宠爱张良娣，一变而为惧怕张良娣了。他不敢说自己不许，只推说是李泌一班大臣，甚是忠心于现在的太子。现在的

太子在外面，颇立了战功，若无故废立太子，怕大臣们要不答应的。张良娣听了这个话，把一肚子怨气，齐喷在李泌身上，便私地里勾结了在朝的一班奸臣，日夜以攻击李泌为事；并且派刺客，在半夜里闯进李泌的卧室中去行刺。恰巧被李泌府中的差弁捉住了，审问出来，知是李辅国派遣来的刺客。当时朝廷中有一班忠义大臣，都替李泌抱不平，要去奏明皇上；只是李泌不肯，说：“此事还关碍着张良娣，俺们也得投鼠忌器，把这件事儿无形消灭了吧。”李泌便一面上奏章告老还乡，一任肃宗皇帝再三挽留，李泌只是求愿归隐衡山；肃宗皇帝没奈何，只有下诏给李泌三品禄，赐隐士服，又发内帑三万，替李泌去在衡山上建造园庐。李泌住在衡山，在屋子四周遍种着松树、栎树，把他屋子题名“养和草堂”。在衡山脚下，觅得一株如龙形的松树，便使人送进京去，献与肃宗。

李辅国见李泌能识趣告退，便渐渐地大权独揽起来的。这时，肃宗又立张良娣为张皇后，张皇后仗着皇帝宠爱，又因与皇帝患难相从，觑着皇帝身弱多病，懒问朝政，她便在深宫中替皇帝代管国家大事，起初还是和皇上商量着行去，后来慢慢地独断独行。肃宗一身多病，也懒得管事，一任皇后胡作妄为去。这张皇后大权在握，便勾通了丞相李辅国，竟招权纳贿地大弄起来。李辅国本是一个太监出身，因此只有他一个人能自由在宫中出入；见了肃宗皇帝，又故意做出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来。他见皇帝信佛，便也信佛，在宫中西苑地方，设着一个小佛堂，朝夕膜拜着；又终身不吃荤，见有杀害牲口的，他便做出那种不忍看的样子来。肃宗皇帝拍着李辅国的肩头，说道：“此是天下第一善人！”因此李辅国在背地里所做阴险狠毒的事体，都被他瞒过。

肃宗皇帝因多病，身弱，常在内宫坐卧；一班大臣，欲见天子的，须先孝敬李辅国些财帛，才得传见。当时有京兆尹元擢，应诏入宫，便备得闽州温玉雕成的美人一座，拿去孝敬李辅国。这温玉原是稀世之宝，任是大寒天气，那玉总是温暖的；若得人早晚摩弄，或是抱着渥在被中，真是和人的肌肤一般温暖。今拿它雕成美人儿模样，天姿国色，可称双绝。李辅国得了，也是十分欢喜，便替他在皇帝面前说着好话，从此元擢和李辅国二人，做了知己；元擢在家中备着盛大的酒筵，独请李辅国赴席。元擢养着一班伎女，便传唤在当筵歌舞侑酒，把个李辅国乐得手舞足蹈，忘了形骸。他虽是经过阉割了的一个太监，但也不能忘情于人欲。久闻得元擢的女儿，是一个绝世容貌，他便仗着自己的势力，对元擢说道：“俺们通家至好，岂不可以出妻见子？”元擢也巴不得李辅国说这一句话，便亲自进内院去叮嘱，把女儿打扮出来，拜见李总监。他女儿名春英，不但是长得琼姿玉貌，且也读得满腹诗书，颇懂得一些大义，那些富贵人家，慕春英小姐姿色的，都来求婚说配。春英小姐因他们都是纨□子弟，只贪美色，不解情爱的，便一口回绝，说：“此身愿老守闺中，长侍父母。”因此那班王孙公子，都断了念头。如今听父亲说去拜见李总监，这是他家中从来没有的事，心中十分诧异，转念那李总监是一个阉割过的人，谅来也不至于有别的意思。当下便略略梳装，随着她母亲出到外堂来。

那李辅国正把酒灌得醺醺大醉，一见春英小姐青春美貌，早把他乐得心花怒放，也斜着两道眼光，只在春英小姐鬓边裙下打着旋儿。口中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元太守！你那温玉美人儿，怎如这朵解语花儿使老夫动心也！”一句话，说得春英小姐满脸娇羞，忙把翠袖儿障着面；乳娘扶着，退进后堂去。接着第二天，便有相国李揆到元擢府中来替李总监说媒，愿娶元擢的女儿为妻。在元夫人膝下，只生有这个千娇百媚的女儿，有多少富贵人家，前来求婚的，她都不曾答应；如今听说李辅国是一个太监，又比他女儿大着一倍有余，叫她如何舍得。无奈那元擢一时功名念切，好似猪油蒙了心，便也不问夫人肯不肯，春英小姐愿不愿意，便忍心把这美人儿的终身断送了，满口答应招李辅国做女婿。可怜这位春英小姐，也不知痛哭了几次；那元夫人，也不知和她丈夫大闹过几次，但终是没用，这粉妆玉琢的女孩儿，终于嫁了这年过半百的老太监。

李辅国得春英小姐做妻子，他心中的快乐，自是不用说得。便先拿出私财二十万，在兴庆宫门外，盖造起一座壮丽的新府第来。到了好日，李辅国要讨春英小姐的好儿，先几日上了一道奏本，亲自捧进宫去，面求肃宗皇帝和张皇后，后驾到新府第去吃一杯喜酒，光彩光彩。肃宗皇帝看在他一朝元老面上，那张皇后平日原和李辅国打通一气的，岂有不答应之理。倒是老太监娶妻

藏



房，京师地方，便当做一件笑话谈论；那茶坊酒肆，赵大、王二，都讲这件新闻。有的替春英小姐抱屈，说：“好一朵鲜花，插在牛粪里！”有的说：“李辅国是一个太监，缺了那话儿，在洞房花烛夜，见了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不知如何发付呢！”这都是闲话，且不去提它。

再说到了那春英小姐出阁的这一天，顿时轰动了全京城的百姓，老的少的村的俏的，都赶到兴庆宫外看热闹。单说那文武百官，一队一队地摆着舆仗，到李府中来道贺的，从辰牌到午牌时分，那旗锣伞扇，密密层层地几乎把李府门前一条大街挤破了。正热闹的时候，只听得唢呐唱道的声音，接着几下静鞭，呼呼地响着；皇帝和皇后的銮驾出来了，那道旁的百姓，便和山崩海啸一般，一齐跪倒在地，不住地磕着头，谁也不敢抬头。只听得满街上静悄悄的，靴脚声，夹着马蹄声，按部就班地走着；半晌半晌，那銮舆去远了，那百姓才敢站起身来。那御炉中的香烟，还一阵一阵地扑进鼻管来，令人心醉。伸长了脖子望时，见前面黄旗舒展，彩盖辉煌，还隐约可见。

那李辅国正在府中招待同僚，十分忙碌；忽见门官接二连三地飞马报来，说：“万岁和娘娘驾到！”李辅国忙带领众文武官员，个个全身披挂，抢出府门外去，在两旁挨次儿跪下接驾。帝后两座銮舆，直至中庭歇下；一班大臣，上去把肃宗皇帝从銮舆中接出来。那张皇后的凤驾，自有一班夫人命妇上去搀扶。那百官都回避过了，一班夫人围绕着皇后，走进了内院，休息更衣，献上茶果。张皇后和众夫人说笑了一回，那沐春园花厅上，已安排下筵席。内官进来，几次请娘娘后驾入席；众夫人分两行领着路，走到大花厅上，那李辅国早已打扮做新郎模样，在阶石旁跪倒接娘娘凤驾。那张皇后和李辅国在宫中原朝夕见惯的，便笑对李辅国说道：“五郎！停一回新娘来时，俺替你求着万岁主婚如何？”李辅国忙叩着头称：“多谢娘娘洪恩！”一边起来，在前面领道，至正中一席，皇帝和皇后并肩儿坐下；李辅国站在一旁劝酒。阶下细乐齐奏，肃宗笑对李辅国说道：“五郎自便，留些精神对付新娘要紧！”一句话，说得四座大笑起来。张皇后趁肃宗高兴，便把求皇帝主婚的话说了。肃宗十分高兴，满口答应；李辅国又跪下地去，谢过恩起来，退出廊下，陪众同僚饮酒去了。

这一天，肃宗皇帝十分有精神，罢宴出来，便和张皇后手拉手儿，在花园中闲走散步；见一洼绿水，四周绕着白石栏杆，池面很大。左面靠着一座湖石假山，堆垛得十分玲珑，沿山石种着琪树瑶草；那右面却是一片草地，绿得可爱。肃宗自即位以来，身体常常害病，卧床的时日多，游行的时日少；如今见了这一片草地，不觉精神焕发。一回头，见广平王跟随在身后。肃宗一手去搭住广平王的肩头，父子二人，在草地上说说笑笑地走着。忽见远远的一对花鹿，站在树林下面，伸长了颈子看人。张皇后在一旁说道：“俶哥儿快射这鹿儿！”说着，早有内侍捧过弓箭来；广平王接着，也不试力，也不瞄眼，便随手一拉弓，飏的一声，把一支箭射出去，接着那边一声长嚎，一头鹿儿早着了一箭，倒在地上，四脚乱顿。肃宗皇帝看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一手抚着广平王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太上皇在日，常称吾儿是英物，今果然不弱！”广平王忙谢过了恩，奏道：“使臣他日得掌朝廷大权，杀奸臣如杀此鹿也！”肃宗听了，忙摇着手说道：“吾儿莫妄言，恐招人忌。”

正说着，见四个内侍，扛着一头死鹿来；李辅国也笑吟吟地赶来，口中连称贺千岁喜。广平王见了这个李辅国，便做出爱理不理的样子来；张皇后在一旁看了，怕李辅国下不得台，羞老弄成怒，便接着说道：“俶哥儿，快谢过五郎送你的鹿！你俩还是干兄弟呢，也得亲近亲近。”

原来这李辅国兄弟五人，辅国最幼，他入宫的时候，善能趋承肃宗和张皇后的意旨；张皇后心中很爱李辅国，不好意思自己认他做干儿子，便趁着在灵武兵马慌乱的时候，李辅国也立了几件功，张皇后便逼着肃宗认李辅国为义子，从此张皇后便改口称李辅国为五郎，早晚在宫中出入，毫不避忌。满朝的臣工见李辅国得了宠，恨不得个个去拜在他门下做一个干儿子，藉此也得一个奥援，只是李辅国不肯收认。当朝只有丞相李揆，在暗地里不知孝敬了多少财帛，才把一个李辅国巴结上，称一声五父。从此满朝的官员，见了这李辅国，谁也不敢提名道姓，大家抢着也一般地唤着五父。那肃宗十二个王子，都跟着唤五哥儿。独有这广平王，不肯称呼，一见李辅

国，便唤一声五郎。李辅国也明知广平王和他捉对，但他平日在暗地里窥探皇帝的旨意，大有立广平王为太子之意；因广平王在玄宗太上皇诸孙中，原是一位长孙，平日颇得玄宗太上皇和肃宗皇帝的宠爱。在安禄山、史思明反乱时候，广平王又亲率人马，从房琯、郭子仪一班大将，斩杀贼，屡立奇功。直至肃宗奉太上皇回至京城，在肃宗意欲拜广平王为兵马元帅，广平王再三辞谢，只随侍父皇在宫中，早晚定省，十分孝敬。肃宗更是爱他，常与张皇后谈及，有立广平王为太子之意。张皇后这时宠冠六宫，她生有二子，一名□，一名侗。□已封为兴王，在张皇后意思，欲立□为太子。这时李辅国与张皇后勾结，也十分嫌忌广平王，两人便在背地里营私结党，又指使丞相李揆在皇帝跟前说广平王在外如何弄兵招权。谁知那肃宗皇帝宠任广平王已到了十分，任你如何说法，皇帝总是不信。那广平王却也机警，他见李丞相和他捉对，打听得暗地里有这个李辅国从中指使，便专一与李辅国为难；他每见了李辅国，总是严辞厉声的。任你张皇后和肃宗皇帝如何劝说，李大臣是国家股肱之臣，宜稍假以辞色；但这广平王竟把个李辅国恨入骨髓，他二人不见面便罢，广平王倘在宫中朝见了李辅国的面，便要冷嘲热骂，说得李辅国无地自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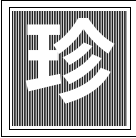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冤家路狭，李辅国见广平王射中了一只花鹿，正要借着在皇帝跟前，说几句话凑凑趣。不料这广平王劈头一句，便说道：“小王他日若得掌朝廷生杀之权，杀奸臣亦如杀此鹿！”一句话堵住了李辅国开不得口。正下不得台的时候，忽见内侍一叠连声地上来奏称：“新娘的花舆已到！”张皇后便抢着道：“待俺万岁认过了义女，再行大礼。”一句话，把个李辅国乐得忙磕头谢恩。这里内宫宫女，簇拥着万岁和娘娘，出临大堂；一阵细乐，两行宫灯，把一位新娘春英小姐引上堂来。见了万岁和娘娘，两个丫鬟忙扶她跪倒，又低低地在新娘耳边说了。只听得春英小姐娇声奏称：“臣女叩见父皇万岁，母后千岁！”这几个字，说得如莺声出谷，圆珠走盘，早把合堂宾客，听得心头不觉起了一阵怜爱。接着春英小姐便和李辅国行过夫妇交拜之礼，一个似好花含苞，一个似经霜残柳，两两相对，实在委屈了这位春英小姐。一般地送入洞房，坐床撒帐，行过合卺之礼；李辅国退出洞房来，向皇帝皇后叩谢过主婚之恩。这时只有四个丫鬟，伴着新娘坐在绣房中。忽见一位少年王爷，掀着帘儿闯进房来；那春英小姐忙站起身来迎接，这位王爷忙摇着手，说道：“莫行客套！小王和新娘如今已是姊弟之分了，俺见姊姊今日受了委屈，特来看望看望。”说着，便在春英小姐对面坐下来，细细地向春英小姐粉脸上端相了一会。忽然拍手道：“如此美人儿，才配做俺的姊姊呢！”接着，又连连顿足叹息道：“可惜可惜！”说着头也不回地转身退出房去了。

这里肃宗皇帝便下旨，拜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南省视事，又拜元擢为梁州长史，春英小姐的弟兄，皆位至台省。只苦了这一个春英小姐，每日陪伴着这个无用的老太监，守着活寡。有时她母亲到尚书府中去探望女儿，见没人在跟前的时候，她母女二人总是抱头痛哭一场。老夫人便把女儿接回娘家去住，不到三天，那李辅国便打发府中的使女，接二连三地来催逼着新夫人回府去。可怜那春英小姐，一听说李辅国来催唤，便吓得她珠唇失色，紧搂着她母亲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不愿回丈夫家去。”每次必得元老夫人用好言劝慰一番，才含着眼泪，坐上车儿，回府去。隔不到七八天，她又慌慌张张似逃灾一般地回到母亲家来，见了母亲，只有哭泣的份儿。元老夫人再三问：“我儿心中有什么苦楚，说与你母亲知道？”那春英小姐，只把粉脸儿羞得通红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元老夫人看了，心中也觉诧异。两老夫妻见没人的时候，也常常谈论女儿的事。元老夫人说：“一个女孩儿，嫁了一个不中用的丈夫，误尽了她的终身，原也怨不得心中悲伤；只得俺细心体会女儿的神情，每次回家来慌慌张张的，每说起女婿，总是伤心到极处。她在女婿家中，不知怎样的受着委屈。俺看她心中总有难言之隐，只是她一个女孩，不好意思说罢了。”元擢也说：“像这样李尚书，他是一个残缺的人了，娶一房妻子，也只是装装幌子，说不到闺房之乐；但俺女儿回家住不上三天，如何李尚书便好似待不得了，急急地把俺女儿唤回去。照他们这样亲热的情形，理应夫妻恩爱，却怎么我那女儿又伤心到如此？”他两老夫妇猜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一个

藏

道理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

唐代宫廷演义

第七十四回

箭贯玉肩注缘分 杯饮洒泪识恩情

这一晚，适值元擢在官衙中值宿；春英小姐回在母家，时时对她母亲哭泣。元老夫人便拉她一被窝儿睡，母女二人，在枕上谈说心事；元老夫人，无意中伸手去抚着春英小姐的粉臂，只觉她滑腻的肌肤上，如鱼鳞似地起了无数伤疤。顿觉诧异起来，忙问：“我的儿，你好好似玉雪一般的皮肤，怎的弄了许多伤疤？怎由得俺做母亲的不痛心呢！”春英小姐见问，又不由得那眼泪扑簌簌地落在枕儿上。元老夫人不放心，忙霍地坐起身来，一手擎着烛台，向春英小姐身上照看时；只见她粉也似的肌肤上，青一块紫一块的浑身布满了伤疤。那颈脖子上，和两条腿儿，更是伤得厉害。再细细看时，尽是牙齿咬伤，指甲抓伤的痕迹。元老夫人用指尖儿抚按着，见春英小姐十分痛楚。元老夫人心中万分不忍，便一把搂住春英小姐的娇躯，一声儿一声肉地唤着。又问：“你怎么弄成这许多伤疤？”春英小姐到此时，也顾不上得羞了，一边抹着泪，呜咽着说道：“这都是那老厌物给我弄成的伤！他也不想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了，还是每夜不饶人的，待睡上床去，便逼着把上下衣脱去，由他抱着搂着，揉着搓着，抓着咬着，直缠扰到天明，不得安睡。便是在白天，也是不肯罢休；每日必得要弄出几处伤疤来，才罢手。任你喊着痛，哭着求着饶，他总得玩个尽兴。”春英小姐说一句，元老夫人便说一句：“可怜！”春英小姐说到伤心时候，便搂住她母亲的肩头，痛哭一阵，又低低地说道：“他还不管人死活，拿着手指，尽把孩儿的下体弄坏了！”元老夫人急解开春英小姐的下体来看时，只见血迹模糊。元老夫人咬着牙不住地说：“该死！该死！这老禽兽他险些要了我女儿的命去！这都是你父亲老糊涂了，多少富贵公子来求亲，却不肯，偏偏把我的宝贝葬送在这老禽兽手里。如今我也不要性命了，明日定不放我儿回去，待那老禽兽来时，我和他拼命去。”元老夫人说着，已气得喘不过气来。春英小姐急伸手替她母亲拍着胸脯，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，元擢散值回家来，元老夫人便上去一把揪住他老爷的胡子，哭着嚷着说：“赔我女儿来！”元擢一时摸不头路，一时性起，两老夫妇，竟是揪打起来。春英小姐在中间劝着父亲，又拉着母亲。正闹得马仰人翻的时候，那尚书府中又打发香舆来迎接主母。吃元老夫人一顿臭骂，又喝令把香舆打烂。那班随从婢仆，见不是路，忙拥着空车儿回去，把这情形一长二短地上复与李尚书知道。李辅国如何能舍得他夫人的，便亲自来元府上接他的新夫人回去。这元擢和春英小姐的弟兄们，一身禄位，都仗着李辅国的照拂，才有今日；见李辅国亲自劳驾，如何不趋奉，他父子几人，便在外院摆筵席款待，装着谄媚的样子，讨李辅国的好儿。李辅国一心只在春英小姐身上，也无心多坐，一叠连声地催春英小姐回府去。可怜这春英小姐，见了李辅国，好似见了山中的母大虫，躲在深闺中，不敢出来。元擢见女儿不肯跟李辅国回去，便赶进内院来，顿足大骂；春英小姐给他父亲骂得十分气苦，这元老夫人却也不弱，她见女儿被逼得无路可走，便上去扭住她老爷的衣带厮打起来。元擢怕让李辅国听了，不雅，急转身避到外院去；这元老夫人，竟赶出外院来，一手指着元擢，满嘴骂着李辅国。说他是禽兽，老厌物，淫恶之徒！又说：“把我好好粉装玉琢的女孩儿，满身弄成紫一块青一块的，没有好肉。”李辅国听了，一半恼怒，一半羞惭；自己也知道春英小姐受了委屈，当下也不说话，气愤愤地起身回府去了，慌得元擢父子三人，忙躬身送出大门。

藏



这李辅国每日和春英小姐厮缠惯了，一连十多天不见春英小姐回来，只把个李辅国急得坐立不安；他明知道春英小姐吃了他的亏，一时不肯回家来了，便想得一条讨春英小姐好儿的法子，他进宫的时候，便在张娘娘跟前替春英小姐求彩地。他说：“春英小姐承万岁爷和娘娘的大恩，收她做女儿，那春英小姐便是当朝的公主了；堂堂公主下嫁，岂能不赐她一方彩邑？在姊妹中，也得光彩光彩。”张娘娘原和李辅国相投的，巴不得他有这一句话，便去和肃宗皇帝说知。张皇后的话，肃宗皇帝没有不依的。第二日，圣旨下来，便把京师西面二十里一座章城小地方，赐给春英小姐，做了彩邑。李辅国接了圣旨，便兴斗斗地跑到元耀家中来，在春英小姐跟前献殷勤。春英小姐原不肯回李家去，只因为今圣旨下来，在面子上夫妇二人不能不双双地进宫去谢恩；便是元老夫人，也再三劝说，夫妇终究是夫妇，好孩儿跟着女婿回家去委屈过几天，再回娘家来休养。又替她打了一条主意，说：“你如今既做了当朝的公主，便可时时进宫去，朝见母后，一来借此可与娘娘亲近，二来也避了这老厌物的折磨。”一句话，提醒了春英小姐，便跟着李辅国回到府中，夫妻二人，按品大装起来，一对儿进宫去谢恩。春英小姐长的美丽面貌，袅娜身材，那张嘴又能说会话，进宫去不到半天，把个张皇后说得情投意合，当夜便留她住在宫中，不放回去。李辅国冷清清一个人，退出宫来。这是皇后的主意，他又不好说什么的，只是一天一天地在家中守着。

那英春小姐在宫中，早晚伴着娘娘，有说有笑；张皇后也很是喜欢她，索性在宫中替她在收拾起一间卧房。在张娘娘的意思，李辅国是一个残废的人，原不用女人的，把他妻子长留在宫中，谅来也是不妨事的。这李辅国没有春英小姐陪伴，心中说不出的寂寞；他自出娘胎，到这四十多岁，才知道女人的妙处。眼前没有春英小姐，便拿府中的丫鬟女仆出气，每夜选几个有姿色的女人，上床去玩弄。那班女人真是遭殃，个个被他捉弄得死不死活。李辅国的性情，真是奇怪，他越是见了肌肤白净的女子，越是不肯饶她；不是拿口咬，便是拿爪抓，在这雪也似的皮肉上，淌出鲜红的血来，他看了心中才觉痛快。有时他性起，把那班美貌的乐伎，唤到房中来，剥得身上一丝不留，喝令家奴擎着皮鞭，尽力向白嫩的肌肉上抽去；一鞭一条血痕，打得皮开肉绽，个个把精赤的身体，缩做一堆，宛转娇啼。李辅国坐在一旁看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心中一痛快，便把金锭彩缎赏她们。这绸缎称做遮羞缎，那金锭称做养伤钱。李辅国在家中，如此淫恶胡闹，消息传进宫去，吓得那春英小姐，越发不敢回家去了。

宫中的一班妃嫔，见春英小姐得张娘娘的欢心，这春英小姐做人又和气有趣，大家便赶着她玩笑。春英小姐住在宫中，却也不寂寞。只是一个年轻女子，遭了如此的身世，绮年玉貌，尽付与落花流水，聪明女子，没有不善感的。春英小姐每当花前月下，幽闷无聊的时候便不免洒几点伤心之泪。那宫女们见春英小姐伤心，大家便上来围着她，竭力解劝，又拉着她到御苑各处风景幽雅的地方去游玩解闷。春英小姐原是最爱花鸟的，她走到花丛深处，耳中听得树头鸟鸣婉转，便不觉信步走去，愈走愈远，花枝愈密，只把春英小姐一个身体裹住了。真是花影不离人左右，鸟声莫辨耳东西。春英小姐正十分有趣的时候，忽听得空中颺的一声响，一支金批箭，从树外飞来，早射中在春英小姐的肩窝上，把个春英小姐痛得直沁心脾，早已支撑不住，啊唷一声，晕倒在花下。后面那班宫女，各人只贪着玩，谁也不曾留心到春英小姐。

停了半晌，只见一个少年王爷，跳进花树丛中，找寻他的箭儿；一眼见一个绝色佳人，被他射倒在花下。再看时，已痛得晕绝过去了。这王爷也顾不得了，上去把春英小姐的娇躯一把抱起，搂在怀里，用力把那支箭儿拔下来；只听得嚤的一声，那春英小姐又痛醒过来。只见自己的身躯，被一个少年哥儿抱在怀里；那少年正伸手替她在那里解开衣襟来。春英小姐这一羞，把痛也忘了，急欲挣脱身子逃去，那王爷见她雪也似的肩窝上，那鲜红的血，正和潮水一般地直淌出来，忙低低地对她说道：“姐姐莫动！”他一时找不到东西，便嗤的一声，把自己左手上一截崭新的袍袖撕了下来，把它按住箭创，才轻轻地替她掩上衣襟，放她站起身来。春英小姐这时实在痛得站不住身子了，这王爷伸过一个臂儿来，掖住春英小姐，一面回过头去，向树林外高声嚷道：“你们快来呀！”喊了半天，只见走来四五个宫女，见春英小姐血淌得过多，几乎又要晕绝过去；

这才慌张起来，手忙脚乱地上去，把春英小姐的身体抱住。又赶着这王爷唤千岁爷，问李家公主是谁射伤了肩窝？那王爷一边连连向春英小姐赔罪，一面又向众宫女解说，自己在花丛外草地上练习骑射，不提防一支流箭，射坏了这位姐姐，叫俺心中如何过得去！说着，又再三嘱咐宫女，好好地把这位姐姐扶回房去，好生请御医调理养伤。春英小姐听了宫女唤着千岁爷，才知道他是一位太子；又听太子满口说着抱歉的话，他的神情，又和气又多情；看他面貌，又长得俊秀，年纪也很轻，不觉把他看住了，肩窝上的痛也忘了。便是这位太子，抱过春英小姐的娇躯，亲过春英小姐的香泽，又见春英小姐长成这般绝色，他如何不动情；见宫女扶着春英小姐去远了，还是呆呆地望着，不肯离开。又看看自己撕断的袍袖，不觉一缕痴魂，又飞到春英小姐身边去了。

这位王爷，原久已看上了春英小姐的美色。你道他是谁？他便是从前的广平王，这广平王自从那天在李辅国家中见了这春英小姐，便替春英小姐抱屈；他当时情不自禁地，便对着新娘说了几句多情的话。从此以后，他时时想着春英小姐；只因自己是一位王爷，那李辅国也是当朝第一个擅权的大臣。虽说自己和他作对，但越是作对，却越不便到李辅国家中去。但这李辅国自从那天在家中，碰了广平王几个钉子以后，暗暗地探听皇帝的心意，他日免不了要立广平王做太子的，他为讨好广平王起见，便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。便自己领头儿，上了一道奏章，说广平王豫，仁孝圣武，堪为储君。肃宗皇帝一身多病，看看自己的病又是一天深似一天，原也要立一位太子，早定人心；心中所虑的，只怕内有张皇后，外有李辅国，他两人都是一心一意要立王子□为太子的。恰巧不多几天，那王子□已一病去世，张皇后心中失了一个依靠；如今又见李辅国上了这道奏章，便觉放心，立刻下旨，立广平王豫为太子。又为父子亲近起见，特令太子还居内宫，以便太子晨昏定省。

这位太子，果然纯孝天成，见父皇时时卧病在床，便日夜在寝宫料理汤药，衣不解带。难得这几天父皇病势转轻，他便偷空到御苑中练习骑射去。恰巧一支流箭，射中在春英小姐的肩窝上，这暗暗之中，似有天意。春英小姐中了这一箭，虽说是痛入骨髓，但她心中也觉得十分诧异，太子这一箭，为何不射中在别的宫女身上，却巧射中在我身上？莫非我与太子有前缘吗？因这个念头，也便把痛也忘记了。御医天天替她敷药医治，她病势到危险的时候，浑身烧热得厉害，昏昏沉沉的，只见那太子站在自己面前，有时和她说笑着，有时竟上前来搂抱她的身躯。春英小姐在睡梦中呻吟着，醒来睁眼一看，哪里有什么太子，只是几个宫女站立在床前伺候着。你们也不要笑春英小姐害了相思病儿，好好一个女孩，有名无实地嫁了一个太监做丈夫，葬送了她的终身，她年纪轻轻，如何耐得这凄凉？每当花月良辰，便不免有身世之感。她在平日，虽满肚子伤感，却没有一个人儿可以寄托她的痴情。如今见了这位年少貌美，又是多情多义的太子，叫她如何不想？况且她的想，也不全是落空的。她在这里想太子，太子也在那里想她。

这位太子，每日侍奉父皇的汤药；抽空出来，便到春英小姐的房门口，偷偷地问着宫女：“今天姐姐的病势如何？”宫女对他说病势有起色，他便十分高兴；若对他说病势沉重，便急得他双眉紧锁，不住地叹气。他每次来，手中总拿着花枝儿，问过了话以后，便把花枝儿交给宫女，叮嘱她悄悄地拿进房去，供养在春英小姐床前，给她看着玩。又再三叮嘱宫女：“若姐姐问时，千万莫说是俺送来的。”宫女问：“千岁爷为什么天天要送花来？”那太子笑说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俺知道李家那位姐姐，是爱花的；她因贪在花树下游玩，便吃了俺这一箭的亏。如今俺心中实在过意不去，又不便到姐姐床前去亲自对她说抱歉的话，只得每天亲自去采这花枝来，送与姐姐在病中玩赏，也是略略尽俺的心意。俺只图姐姐看了花枝儿欢喜，却不愿姐姐知道是俺采来送她的，免得她心中多起一番不安。”宫女听了太子一番话，忍不住吃吃地笑着，接过花枝儿进去了。

隔了几天，太子打听得李夫人的伤势痊愈了，已在屋中起坐；他再也忍不住了，觑着宫中午后闲静。原来肃宗皇帝，因身体衰弱，照例用过午膳以后，便须入睡片时，休养精神；合宫的人，上自妃嫔，下至宫女，都趁这时候，偷一刻懒，有回屋去午睡的，有找伴儿去闲谈的。太子正在这时候，悄悄地走进李夫人房中来。那左右侍女，恰巧一个也不在跟前。太子一脚踏进房

藏



来，满屋子静悄悄的，只觉得一阵甜腻腻的香气，送入鼻腔来，不由得心中跳动起来。一眼见屋子中间帐幔齐齐垂地，侧耳一听，不觉有丝毫声息。太子这时心中却躊躇起来，那两脚跨进一步，又退了下来。

正在惶惑的时候，忽听一缕娇脆的声儿，从帐幔中度出来道：“好闷损人也！”太子听了，便得了主意，觑那镜台上有玉杯儿汤壶儿排列着，太子过去，倒了一杯茶汤。端在手中，一手揭起那帐幔，只见李夫人斜倚着坐在床沿上。看她云髻蓬松，脂粉不施，尽直着脖子在那里出神。太子挨身上前，放低了声儿道：“夫人！饮一杯汤儿解解闷吧！”那李夫人正出神的时候，认是平时宫女送茶来，便也不抬起头来，伸手去把太子手中的玉杯儿接过来，她也不饮，依旧是捧着茶杯出神儿。把个太子倒弄怔了，只得屏息静声地站在一旁。偷眼看着李夫人的面庞，见她那面貌俊俏，自然娇艳，说不出的一肚子怜爱。他几次要想上去握住李夫人的手，诉说衷肠，他只是个不敢。

忽然见李夫人的玉颈直垂到酥胸前，那一点一滴的情泪，正落在玉杯儿里面；太子看了，万分动情。他也顾不得了，一耸身，抢上前去，一屈膝跪倒在李夫人怀中。那李夫人见一个男子扑入怀中来，不觉大惊，一松手，把手中的玉杯直滚下地去，那茶汁倒得太子一身淋淋漓漓的，亏得太子抢得快，把那玉杯儿抢在手中，见还有半杯茶汁留着，太子一仰脖子，把那半杯茶汁和李夫人的眼泪，一齐吃下肚去。把个李夫人羞得急欲立起身来挣脱，谁知那两双纤手，早已被太子的两手紧紧地握住不放，却休想挣得脱。看那太子时，抬着脸，软贴在胸前；也斜着两眼，只是望着自己的脸。从来说的，自古嫦娥爱少年，况且这李夫人长着如花般的容貌，似锦般的流年；想着红颜薄命，正多身世之感。如今这太子一番深情，已非一日，她在病中，也时时听宫女背地里说起太子每日在院门外问候，又每日送着花在屋中供养；人非木石，谁能无情？只是自己已是有夫的罗敷，虽说遇人不淑，也只得自安薄命。又在宫女跟前，不肯自失身价。因此虽有一言半语，落在耳中，却也装做不知。

但是一寸芳心，已把太子的一段痴情，深深嵌入。不料今日太子乘着室内无人的时候，竟是斩关直入，紧紧地伏在怀中，又做出那副可怜的样子来。太子的面貌，又长得俊美；这李夫人便是要反抗，也不忍得反抗了，只是默默地坐着不动，一任太子的两手捧住她的纤手，不住地搓弄着。后来那太子渐渐地不老诚起来，竟摸索到身上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听得廊下有一阵宫女的说笑声儿，李夫人急推着太子，低声劝他快出去。那太子却延挨着不肯，紧拉住李夫人的臂儿，要她答应那心事。李夫人没奈何，只得点点头儿，又凑着太子的耳根，低低地叮嘱了几句；冷不防头被太子珠唇上亲了一个吻去。这李夫人在家中的时候，是一个何等幽娴贞静的闺房小姐；如今被太子接了吻去，她便一心向着太子。这太子依着李夫人的嘱咐，挨到黄昏人静的时候，扮作宫女模样，偷偷地混在众宫女队中，挨进李夫人房去，如了他二人的心愿。

可怜这李夫人嫁了那残废的李辅国以后，幸得太子多情，直到今日，才解得男女之好。一时他二人迷恋着，真是如漆似胶。太子住在东宫，只碍着妃嫔的眼，不能每日和李夫人欢会，心中正想不出个好主意来。太子有一个弟弟，名倓，现封建宁王，生性极是热烈，和太子的兄弟二人，却是情投意合，无话不说的。这建宁王眼看着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内外勾通，揽权行奸，心中久已不平；他常和太子说起父皇身旁，有两大害，不可不除。太子便再三劝慰他，说：“此非人子所宜，望吾弟忍耐为是。”到这时候，建宁王又暗地里打听得张皇后和李辅国在背地里设法要谋害太子，改立张皇后的亲子侗为太子。这皇子侗原是张皇后与肃宗皇帝在灵武时所生，不知怎的，这肃宗皇帝在诸位皇子中，独钟爱这个皇子。从来说的，母以子贵，那时张皇后是一位良娣，因生了这个儿子，便升做皇后。张皇后的野心，一天大似一天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进忠言建宁王自尽 恋痴情李夫人乔装

张皇后和李辅国内外勾通了，招权纳贿的事体，也不知做了多少，叫这性情暴烈的建宁王，在一旁如何看得过。他几次要去面奏父皇，每次都被太子拦阻住的。劝他说：“事不干己，徒然招人怨恨。”建宁王勉强把性子按捺下去，如今听说他们要谋死太子，另立皇子□为太子，他与太子手足之情甚厚，不由他不恼怒起来。怒气冲冲地赶进宫来，打听得父皇在御苑中向阳。肃宗身体一天衰弱似一天，每天冬令，太医奏劝皇上每日须向阳一个时辰，得些天地之和气；每遇肃宗皇帝在御花园中向阳，那张皇后总陪侍在一旁。今日建宁王进宫来，见有张皇后坐在一旁，他上去依礼朝见了父皇，也不便说什么。

这张皇后是何等机警的人，她见建宁王满面怒色，心知有异，便假托更衣，退出园来；一面便指使她的心腹，去躲在御苑走廊深处，偷听他父子说话。谁知这建宁王，是一个率直的人，竟不曾预料到此；他见张皇后退去了，便把张皇后如何与李辅国勾通，招权纳贿，现在又如何密谋陷害太子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末后，他又恳恳切切地说道：“陛下若再听信妇人小子，那天下虽由陛下得之，亦将由陛下失之！其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乎？”几句话，说得肃宗皇帝不觉勃然大怒起来。况且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，每日不离肃宗左右，时进谗言；肃宗正亲信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的时候，如何肯听建宁王的一番忠言？早已忍不住一叠连声地喝骂：“逆子有意离间骨肉！”也不听建宁王话说完，便唤内侍把建宁王逐出御花园去。

建宁王怀了一肚子冤屈，来见太子；弟兄二人一见面，便抱头大哭了一场。太子劝住了建宁王的哭，建宁王便把方才进谏父皇的话，和被父皇申斥的话说了。太子听了，不觉大惊，说：“我的弟弟，你这事不是闯下祸来了吗！”建宁王问：“怎见得这事闯了祸？”太子说道：“吾弟今天受父皇一番训斥，却还是小事；只怕父皇回宫去，对张皇后说了，再经张皇后一番谗言，又经李辅国一番搬弄，他二人见吾弟揭穿了他的奸谋，他们非置吾弟于死地不可。依愚兄之见，吾弟连晚速速逃命，逃出京城去，躲在民间，这是最妥的法儿。”建宁王听了太子一番说话，细心一想，觉得自己的身体果然危险；但事已至此，惧怕也是无益。便慨然对太子说道：“从来说的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如今依哥哥的话，人子获罪于父，不得骨肉的原谅，便活在世上，也毫无趣味。俺便回家去候死罢了！”建宁王说罢，站起身来便走；这太子如何舍得，便上去一把拉住他，又苦苦地劝他出京去躲避几时再作道理。那建宁王只是摇着头呜咽着出去了。

这里太子究竟放心不下，便偷偷地来见李夫人；因为李夫人是张皇后亲信的人，又是李辅国的妻子，自然不疑心她的。便和李夫人商量，求她到张皇后跟前探听消息。这李夫人爱上了太子，岂有不愿意的，当晚便假定省为由，去朝见皇后。那皇后已由她派去偷听说话的心腹人，把建宁王在皇帝跟前的说话偷听来，统统告诉皇后。张皇后立刻去把李辅国宣进宫来，商量对付建宁王的法子；李辅国便劝张皇后在皇帝跟前，竭力进谗，务要取了建宁王的性命才罢。又劝皇后这机密事既被建宁王在万岁跟前说破了，俺们须索一不做二不休；趁此机会，便说是建宁王是太子指使他来离间骨肉的，便求万岁爷废去了太子，立皇子□为太子，这便是一劳永逸之计。张皇后认李夫人是自己的心腹，便把她和李辅国二人商量的话，仔仔细细地告诉她。李夫人听说取建

藏



宁王的性命，却也不动心；后来听说要废去皇太子，不觉动了她的私情，十分慌张起来，便急急回自己院子去。那太子正躲在自己房中候着信，李夫人把探听得来的话说了。那太子手足情深，听说要废去自己太子的位，却也不动心；只听说要取建宁王的性命，却便十分慌张起来。急欲打发一个人去建宁王府中报一个信，其时已是深夜，左右又没人可以遣使；这一夜工夫，急得这位皇太子只是在屋子中间打着旋儿。好不容易挨到天明，又怕打发别人去走漏了消息，便自己乔扮作内侍模样，混出宫去。

赶到建宁王府中，一脚跨进门去，只听得人声鼎沸，赶进内院去一看，只见合府中男女都围定了建宁王，齐声哭喊着。大家见太子进来了，只得住了哭声，让太子挤进人丛中来。太子抬眼一看，只见那建宁王直挺挺躺在逍遥椅上，满脸铁青，两眼翻白。太子只唤得一声“弟弟”，扑上身去，抱头大哭。可怜这建宁王，便在太子的一阵哭声里死去了！许多王妃姬妾，围着尸身，大哭一场。哭罢了，太子问起情由。原来昨夜建宁王从宫中回府，便在自己书房里，长吁短叹；直到天明，还不见王爷回内院来，是王妃情急了，急急走进书房去一看，原来王爷早已服了毒，只剩了一丝气息，急传府中大夫施救已是来不及了。皇太子听这情形十分凄惨，由不得又搂着建宁王的尸身哭了一场。还是王妃上去劝住，又劝太子快回宫去。

只因太子和建宁王手足情重，如今私自出宫来探望建宁王，给张皇后知道了，又要无事生非，在皇帝跟前搬弄许多闲话，于太子实在有大不利的地方。皇太子听了众妃嫔的劝，便也只得含着一肚子悲哀，悄悄地回宫去。这里建宁王死去，不上两三个时辰，果然肃宗皇帝的圣旨下来，赐建宁王自尽，这原是张皇后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，才有这骨肉间的惨祸。从此张皇后便派了几个心腹宫婢，在东宫里留心太子的举动。李夫人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又暗暗地去对太子说知，劝他平日在宫中一切言语举动要谨慎些；便是两下里的私情，也须少来往为是，免得破了这风流案，把好事弄坏了。太子听了李夫人的话，吓得在宫中也不敢胡行，也不敢乱道。看看半年下来，甚是苦闷。

便是那李辅国娶了这位李夫人，如今久住在宫中，夫妻不得亲近，虽说家中不少婢妾姬姪，可以供他的玩弄，但如何赶得上李夫人这般美貌，这般白腻。愈是太监不讲床第之私的，愈是爱赏鉴美丽的女人；愈是不在淫欲上用工夫的，愈是玩弄得妇女厉害。这一年多下来，李辅国和府中的婢妾，也被他玩弄得人人害怕，个个叫苦了。那李辅国也玩厌了，便又想起他宫中的这位夫人；在李夫人住在宫中的意思，一半也要避着李辅国玩弄她身体的灾难，一半也是迷恋着太子的痴情。因此李辅国几次进宫来接李夫人回府去，这李夫人总推着皇后不许，李辅国也没得话说。后来李辅国在家中，实在想得这位夫人厉害，便进宫去面求着张皇后，说要接李夫人回家去，张皇后很爱李夫人，留在宫中，早晚说笑着做着伴儿，因此也舍不得放她出宫去，又想李辅国是一个残废的身子，要夫人回家去无用，便又留住了她。李夫人巴不得张皇后这一留，一来也免得遭灾；二来也贪与太子多见几回。后来李辅国再三恳求，张皇后答应留李夫人在宫中过了新年回去。这时候正是腊月里，离新年是有限的日子，李夫人听了皇后这句话，心中万分着急；忙悄悄地与太子商量，两人也想不出一条妙计来。

恰巧这时候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回朝，奏陈军事。此番郭元帅杀敌立功，肃宗皇帝甚是欢喜，特在延曦殿赐见；郭子仪见过圣驾，奏报军情，说如今大敌已除，惟有史思明孽子史朝义，负隅顽抗，请万岁爷别遣知兵大臣，与臣协力共讨之。肃宗甚是嘉许，便留郭子仪在殿上领宴，又大赐金帛与随征诸将。郭子仪领过了宴，谢恩出来，自有当朝一班文武大臣，替他接风洗尘，便是李辅国，也在府中摆下盛大的筵席，又用家伎歌舞劝酒。郭子仪四处应酬，忙了一天，回到行辕中，已是黄昏向尽，便在私堂中休养一会。

正矇眊欲睡，忽家院进来报称，外面有一少年官员求见。郭子仪看这夜静更深，那宾客来得十分突兀，忙问：“可知来人名姓？问他夤夜求见有何事情？”家院回说：“那官员只说有紧急公事，须与元帅商量。小人问他名姓，却不肯说，只说你家元帅见了俺，自会认识的。”郭子仪是一个正直的君子，便也不疑，立命传见。待那少年官员走进屋子来一看，不觉把郭子仪吓了一

跳，忙回头喝退家院，上去拜见，口称千岁。原来这位少年官员，正是当朝的东宫太子。这太子是轻易不出宫门的，如今半夜来此，必有机密事务。

当时郭子仪便上去拉住太子的袍袖，一同进了后院幽密的所在，动问太子的来意。那太子便把近日张皇后勾通李辅国谋废太子的事体说了，又把建宁王被逼自尽的情形说了，便与郭子仪商量一条免祸之计。郭子仪听到李辅国专权作恶的情形，也是切齿痛恨，听到太子问他免祸之计，便低头半晌。忽然得了一条妙计，说：“今天小臣朝见圣上之时，奏称贼势猖獗，求皇上别遣知兵大臣，协力讨贼，明日俺去朝见圣上，便把千岁保举上去，求圣上立拜千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率各路人马，前去讨贼。这一来，千岁离了宫廷，也免了许多是非；二来千岁爷手握重兵在外，那张皇后和李辅国也有个惧惮，不敢起谋废之念。”太子听了，也不觉大喜，连说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当夜辞退出来，悄悄地回宫去。第二天，郭子仪上朝，便把请太子亲自统兵讨贼，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话，奏明圣上。肃宗皇帝这几天听张皇后在耳根上尽说太子不好之处，如今听了郭子仪的话，乐得借一件事打发太子出去，免得宫廷之中多闹意见。当下便准了郭子仪的奏章，立刻下旨，拜太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与副元帅郭子仪统率六路大兵，征讨史朝义贼寇。这史朝义，负固在江淮一带，声势还是十分浩大，兵力也是十分雄厚。肃宗也时时忧虑。

当时太子得了圣旨，便又上一道表章，请调集朔方、西域等军，大举出征，以厚兵力。这个话深合肃宗的心意，当下太子一共调齐了二十万大军，正待出发；忽然那回纥可汗磨延啜，遣使太子叶护等到唐朝来讲和，并率领精兵四千人，来助唐皇杀贼。肃宗大喜，立传叶护上殿朝见，并令与太子拜为兄弟。这回纥的兵马，十分骁勇；唐太子得了他的帮助，声势更是浩大起来。在宫中耽搁不久，便要起程。在太子心中，独舍不下这个李夫人；便是李夫人在宫中，一听说太子要统兵出京，一寸芳心，也是难舍难分。况且一到腊尽春回，自己也要出宫回李辅国府中去；从此一别，二人不知何日方得相会，日夜盼望太子来和她叙别。这太子因怕在宫女跟前露出破绽来，便也不敢去见李夫人。但看看分别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李夫人十分焦急，她心中的事，又不好对宫女说得，只是每日在黄昏人静的时候，独自一人，走在庭院里，花前月下，盼望一回，叹息一回。

这夜正是天上月圆，宫廷寂静，李夫人也不带一个宫女，独自倚栏望月。一阵北风，刮得肌肤生寒，猛觉得衣衫单薄，便欲回到屋中去添衣。远远见一个侍女走来，便命她到房中去取一件半臂来添上；那侍女劝李夫人到庭心去步月，李夫人见天心里果然一片皓月，十分可爱。只是一个人怯生生的，在这夜静时候，不敢去得，便命那侍女伴着同行；那侍女随在身后，默默走去。待走到庭心里，又说：“那西院里月台上望月，更是有精神。”李夫人听了她的说话，便也从花径中曲折走去。走到那月台上，一看，果然见闲阶如水，万籁无声，当头一轮满月，圆圆的分外光明。李夫人看了，想起天上团□，人间别离的心事，不觉发了一声长叹。

叹声未息，猛见那侍女上来，伸着两臂，把李夫人的纤腰，紧紧抱住，向怀中搂定。李夫人出其不意，十分惊诧；趁着月光向那侍女脸上细细看时，不觉心花怒放，忙把粉庞儿向那侍女的脸儿贴着，两个身体，和扭股糖儿似的亲热起来。原来这个侍女不是别人，竟又是那太子改扮的。如此良夜，他二人真是你贪我爱，说不尽的别离心情，相思滋味。那李夫人因李辅国要逼着她回府去，心中已是万分的不愿意了；又见太子要统兵远征，心中更觉得不舍。二人说到情密之时，李夫人只把太子的颈子紧紧地搂着；那点点热泪，落在太子的肩头。太子一面替李夫人拭着泪，又打叠起千百般温存劝慰着。这李夫人只是口口声声要随着太子离开京师，双宿双飞地享乐去。太子听了，只是摇头，说：“这千军万马之中，耳目众多，如何使得？”无奈这李夫人一心向着这太子，又因回到李府去，实在受不起这李辅国的折磨。当时他两人直谈到三更向尽，只怕给宫女太监们露眼，便硬着心肠分别开了。

第二日，太子忙着检点兵士，准备起程。这位太子，从前在灵武地方，也很立过一番战功；那时还不过一个王爷，如今已是一位太子，这声势自然比以前大不相同。肃宗皇帝又许他假天子旌旗，建帝王节钺，所到之处，文武百官，都来朝参，一路十分威武。太子心中，只是想念这位

藏



李夫人，十分苦恼。

这一日，住在西京行宫里，天色已晚，一个内侍，送上灯来。大元帅正闷坐无聊，行宫中原有守宫侍女，却很有几个长得美丽的，此时大家打扮得花枝儿似的，各各手中执着乐器，在廊下伺候着。那内侍进去，大元帅正闷坐着，长吁短叹。这内侍悄悄地向门外招手儿，那班宫女，便挨身进屋子来，各人拿着手中的乐器弹奏起来。才奏了一曲，大元帅怕烦，连连摇着手，那班宫女便也只得停住了乐器，各各抽身退出去。只有这个内侍，站在一旁。大元帅从宫中出来，一路上晓行夜宿，总是这个内侍在跟前伺候呼唤。这内侍性情固然聪明，面貌也甚是清秀，大元帅也十分宠用他，每到寂寞时候，总得这内侍在一旁说着话解闷儿。这内侍却也很是忠心伺候大元帅，他见大元帅时时在无人的时候，皱着眉心不住地叹气，他总是提着很娇脆的嗓子唱着，逗着大元帅笑乐，解着闷儿。大元帅听他唱得抑扬宛转，胜于宫中的女乐，便也爱听他唱着。这时一班宫女，退了出去，大元帅又吩咐内侍，唱一曲解闷儿。那内侍便提起了精神，学着杨贵妃唱一阙《清平调》，又学着霓裳羽衣舞。看他腰肢软摆，珠喉轻啾，活像一个女孩儿。引得大元帅也不觉哈哈大笑起来。大元帅这一笑，那内侍更是舞得有精神，那身躯转着和风一般的快。谁知他脚下一不留神，被鞋底儿一侧一个倒栽葱，整个身倒在地下。只听这内侍连声唤着：“啊唷！”他这身体总是挣不起来。大元帅见他跌得可怜，便站起身来，亲自上前去扶着内侍的臂儿，拿灯光一照，不觉惊诧起来。原来这内侍竟是女人改扮的！这时她一双脚上的靴儿脱落了，露出六寸罗袜、一只小脚儿来。大元帅疑心是张皇后指使她来行刺自己的，心中一怒，便把腰间的宝剑拔下来，握在手中，喝问：“你是何处贱婢，胆敢乔装来欺蒙本帅？”说着，伸手去揭她的帽子，露出一头云鬓来。大元帅看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心中朝思暮想的李夫人。这李夫人见大元帅声势凶凶地要拿宝剑杀她，她索性一兀头去倒在大元帅怀里；这大元帅趁势搂住李夫人的纤腰，连问：“夫人怎得出宫来随俺到此？”那李夫人笑说道：“自从那夜和千岁分别了，俺心中好似失了一样什么宝贝，睡也不安，食也无味。那时俺也明知千军万马之中，耳目众多；妾身一女子，如何能随着千岁出宫去。但妾身一点痴心，总要和千岁爷在一块儿行坐不离。便是千岁爷不知道，使妾身私地里常常得见千岁之面，于愿也足。因此被妾身想出一个乔扮的主意来，乘那夜东宫中人人收拾行装十分热闹的当儿，妾身便改扮了一个内侍模样，杂在众人里面，混出宫来。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，幸得如了妾身的心愿。每日得在千岁爷跟前侍候着，得千岁爷另眼相看，妾心已十分满足了。今日天也可怜俺，无意中在千岁爷跟前，脱一只靴子来，露了破绽；千岁爷见了妾身，不说动怜惜之念，反恶狠狠的要杀起妾身来。”李夫人说着，便不由得倒在元帅怀里，娇声呜咽起来。这元帅见了李夫人，原是千依百顺的；如今见李夫人为自己吃了这许多辛苦，如何不心痛。当时打叠起万种温存，只消一夜工夫，把他二人的相思病都治好了。从此这位多情太子，身边有意中人伴着；便是出去临阵，也加倍地有精神了。连日攻城略地，十分勇猛，杀得史朝义兵败将亡，逃去雍州城死守住不敢出来。这里接连报捷文书，申奏朝廷。肃宗皇帝看了，十分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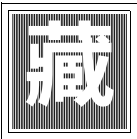
这宫中自从太子出征去了，张皇后和李辅国都好似拔去了眼中钉；一个在宫中，一个在宫外，只瞒着肃宗皇帝的耳目，招权纳贿，大胆妄为。这肃宗皇帝的身体，更是衰弱不堪，每日在一间屋子里起卧，也没有精神去坐朝。所有朝廷大事，一概交托给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掌握。自己在宫中养病，闲着无事，便爱读佛经。当时有一个三藏寺的主持和尚名不空的，道行十分高深，肃宗每日传不空和尚进宫去讲天竺密语，又讲经说法。不空和尚便劝肃宗皇帝在佛前多做善事，肃宗皇帝便传旨内藏大臣，把百品名香，舂成粉，和着银粉去涂在京师地方大小庙宇的佛殿墙上。一时京师地方，各寺院墙垣，都成了银色，路人经过的，远远里闻得一阵一阵香气，从寺院里吹来。这时新罗国进贡来一方五彩宝毯，这地毯制造得十分精巧，每一方寸内，都织成歌舞伎乐，与列国山川之象，每遇微风吹动，氍毹上又有五色蜂蝶动摇着，又有燕雀跳跃着。蹲下身去细细地观看，也看不出是真是假。肃宗皇帝便把这一方宝毯施舍在三藏寺中佛堂上铺设着。接着又有月氏国献一座万佛山，名称万佛，那山上何止一万个佛；全山高约一丈，肃宗皇帝便传諭把万佛山陈设在佛殿上，山下铺设着宝毯，任一班善男信女进殿来膜拜观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

听下回分解。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

唐代宫廷演义



珍

第七十六回

辅国贪心窃奇宝 秋葵泄妒私俊男

这座万佛山，是拿沉檀香木珠玉珍宝镶嵌雕刻而成，漫山满谷，塑着佛像。那佛身大的也有寸许，小的竟至二三分。佛之首，有细如黍米的，有大如赤豆的；头部眉目口耳，螺髻毫相，无不俱备。又拿金银精练成细丝，织成流苏幡盖，又制成菴罗葡萄等树，用百宝堆积成楼阁台殿，间架虽微小，那檐角窗垣，势甚飞动。佛殿前排列着僧道，不知数千百人。山下有紫金钟一座，径阔三寸，人拿小槌子将钟打一下，那山上万余僧人，都能俯首至地，做出膜拜的形状来。当众僧人膜拜的时候，又有微微的一阵诵经念佛号的声儿，从钟里发出来。肃宗皇帝宫中原有一柄九光扇，映着灯光日光，便发出九色光彩来，每年四月初八浴佛之期，肃宗皇帝亲率僧徒，数千人入内道场，绕着万佛山礼佛。把九光扇插在山顶上，顿时发出九道奇光来，照耀得满室灿烂，便称为佛光。引动得京师地方的百姓，扶老携幼的，都来看佛光。肃宗皇帝又在空和尚处学得打坐，他在宫中，收拾起一间净室，每日在屋子里盘腿静坐。

这一天，心中忽然想起那李辅国是朝廷中第一奸臣，只因有张皇后从中包庇着，肃宗看在夫妻份上，也在心中隐忍住；但肃宗每想起李辅国那种骄横跋扈的行为，也是一肚子的气愤。如今静悄悄一个人静坐着，不觉瞌睡去；梦见高力士领着数百骑兵，各各手中拿着长戟追赶李辅国。李辅国拍马在前面逃去，高力士看看追上，便一戟掷去，正刺中李辅国的头颅，那血和水一般地淌下来。那一队骑兵，见李辅国已被杀，便人人欢呼，向北而去。肃宗见了，十分诧异，忙打发内侍上去问高力士：“为何杀李辅国？”那高力士答辞：“是奉太上皇之命！”正疑惑的时候，忽然醒来。内侍进来报说：“李辅国求见。”这李辅国，原是在宫中出入惯的，当时便至净室中朝见肃宗。李辅国奏称：“如今春事正盛，三代后妃，皆亲蚕桑之事；今张娘娘德被六宫，正可行亲蚕之礼。”肃宗因体弱畏缩，不愿和李辅国多说话，便也答应了他。

这个李辅国得了皇帝圣旨，便大弄起来，在光顺门搭起高大的彩楼，沿路锦帐宫灯，直到御花园中，十分繁盛。到了亲蚕之期，所有文武官员的命妇，齐集在光顺门迎接圣驾。只听得三声静鞭响，那队队宫卫拥护着龙舆凤辇，到光顺门来。一班命妇都上前去朝见过了，跟着皇后的凤辇，走到御花园中。只见一片桑林，翠叶如盖；中间搭起一座高台，一时鼓乐齐奏，赞礼官宣读文书。皇后盛服上台，祭过天地，拜过蚕神；便有丞相李揆的夫人捧过蚕筐来。皇后手执桑枝向筐中一抛，算是亲蚕了。接着一阵笙歌，皇后下台来，在迎晖殿中，赐夫人们领宴，文武大臣都在西偏殿领宴。饮酒中间，便由李辅国领头儿，上皇帝尊号，又上皇后尊号，称为翊圣皇后。这原是皇后私地里嘱咐李辅国上自己尊号，原来唐室里的故事：皇太后和皇后上尊号的，每加一字，便每月加俸十万两。张皇后是十分贪财的，便嘱咐李辅国上自己的尊字；一来可以夸耀六宫，二来也是欲多得钱财的意思。谁知肃宗皇帝看了这本奏章，适值丞相李揆进宫来，肃宗问李揆：“张皇后可加尊号否？”李揆再三谏劝说：“皇后未有盛德，前吴皇后未上尊号，张皇后岂可独上尊号？”肃宗听了李丞相的一番话，便把李辅国的奏章搁了起来，不提上皇后尊号之事。过了几天，张皇后见皇帝尚无动静，便忍不住去面问皇帝。肃宗是一个最没有担当的人，见皇后来责问他，他便向李丞相身上一推。张皇后是一个刚愎的女子，听了皇帝的話，如何肯依，当时大怒，便和肃宗大吵大闹起来。足足闹了一夜，帝后二人都不得安睡，到最后还是肃宗皇帝答应她

明日下旨上皇后尊号，才罢。

皇帝一夜不得安眠，第二天便睡了足足一日，起来时已日落西山，早已过午朝时候，也不及下谕了。谁知到第二夜，那天上忽然月蚀；正是月望的时期，那满满一轮明月，遮没得黯淡无光。满院子漆黑，六宫中顿时惊慌起来。这月蚀，原来是皇后的责任；必是皇后有缺德，才使上天垂象。月蚀以后，皇后必得奇祸。张皇后看了，也不觉慌张起来；在宫中率领六宫妃嫔，排设香案，跪拜求天。直忙了大半夜，那月轮才慢慢地吐出光来。第二天，张皇后上一本表章，自己认罪。这一闹，把个皇后上尊号的事打消了。但从此张皇后便把个李丞相恨入骨髓，蓄意要谋害他。便有李揆的心腹，报与李丞相知道。李丞相便当夜邀了一班心腹同僚，计议皇后的事。众人的意思，都说张皇后弄权，都依着李辅国为爪牙。如今欲防止皇后的谋害，非先去说动李辅国，劝他脱离皇后不可。皇后失了李辅国，便如拔去爪牙，无能为力。在座几位官员，听了这个话，便说：“计原是一条好计，只是那李辅国是当朝的一个大奸臣，他与张皇后同流合污，为日已久，怕不肯轻易同我等联合。”李揆便说道：“我只须以正理去劝服李辅国，又以利害晓之，便不虑他不归我等也。”

过了几天，李揆果然折简邀请李辅国到府中来，大开筵宴，又邀请百僚作陪。这一席酒，却备得十分丰盛，又备下女乐，在当筵歌舞着。从来说的，酒落欢肠，李辅国一欢喜，那酒便不觉喝得多了，直至夜半，酒罢歌歇，李揆便把李辅国邀到书斋中去清谈。这时左右无人，只有李辅国和李揆二人，面面对。李揆便说道：“大将军功高望重，位极人臣，下官不胜钦敬！”这李辅国生平最爱别人给他戴高帽子，三句好话一说，乐得他手舞足蹈。何况这位李丞相素称刚直，平日李辅国见了，还要畏惧三分；今日居然当面奉承他，叫李辅国怎么不要喜出望外，忙谦让着道：“下官出身阉宦，怎及得大人簪缨世家，宰辅门第。位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由老夫不钦敬也。”接着，李揆便促膝低声说道：“从来说的，持盈保泰。大将军一生荣宠，须防人背后暗算。”一句话说得李辅国陡地变了颜色，忙站起身来，向李揆兜头一揖道：“不知有谁人暗算下官来，还求丞相指教？”说着他二人的声音更是放低了。李揆当时不慌不忙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如大将军的势力，还有谁敢暗算？只是听得道路传闻，张皇后因迎凉草和凤首木之事，颇不满意于将军。”李辅国听了这几句话，愈觉事情坐实了，便不由他不信。

原来那迎凉草和凤首木，是两样稀世的珍宝。当时回纥国出兵助太子平史思明之乱，甚是有功。回纥葛勒可汗，便上书求婚。肃宗皇帝念他出兵助战的份上，又因回纥国可汗长得品貌不凡，又与自己太子约为兄弟，便把幼女宁国公主遣嫁到回纥国去。在下嫁的时候，肃宗皇帝亲自护送到咸阳地方。父女二人，自有一番惜别。肃宗再三劝慰，公主流着泪道：“国家多难，以女和蕃，死且不恨！”

那宁国公主到了回纥，夫妇二人，却是十分恩爱，便尊为可敦。当时葛勒可汗，便打点了五百匹名马，貂裘五百件，白毡一千条，来献与肃宗皇帝，算是谢礼。肃宗皇帝又下诏册封葛勒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。从此两国密使往来，十分亲昵。后来回纥可汗得了这迎凉草和凤首木两样奇珍异宝，不敢自用，便特意打发使臣到唐朝来进贡。这时李辅国权侵中外，凡是外国进贡来的，都要先投到大将军府中，请李辅国检验。那李辅国一见了这两样宝贝，心中甚是欢喜；恰巧这几天肃宗皇帝抱病在宫中，连日不坐朝。他一面打发回纥国的使臣去后，便也不奏明皇帝，把这两件宝物，悄悄地吞没下来，陈设在自己府中，推说是回纥国使臣特意拿来孝敬他的。每到夏天，大将军府中举行盛大的宴会；李辅国便把迎凉草拿出来，陈设在座中。那迎凉草的模样，干如苦竹，叶细如杉，枝叶全带翠绿色，虽终年形如干枯，但从不见有一叶凋落。在盛暑的时候，把这迎凉草陈列在窗户间，便有阵阵凉风，吹入屋中，满屋生凉。凤首木高一尺，雕成双凤的形状，虽以枯槁，但毛羽脱落不尽。每到严冬大寒的天气，把这凤首木陈列在高堂大厦之间，却有暖气蒸发出来，满室和煦，恍如二三月天气。又名为常春木。虽以烈火烧之，不见焦灼痕迹。

这两样宝物，藏在李辅国府中，已是多日了。后来不知什么人多嘴，把这情形去悄悄地告与张皇后知道。张皇后听了，不觉大怒。原来张皇后与李辅国私地里约定的，不论外间收有贿赂宝

藏



物，先须报与皇后知道，然后内外平分。如今李辅国得了这两样宝物，他瞒着皇帝情有可恕，如今竟瞒起皇后来了，这岂不是令人可恨。当时李辅国进宫去，张皇后便向他索取这两件宝物。李辅国推说是回纥可汗孝敬自己的，竟说与皇后不相干。那皇后如何肯干休，便大声怒骂起来。李辅国因自己的私事，都在张皇后肚子里，倘被皇后一声张出来，便是欺君大罪。当下见皇后动怒，只得忍着气，自己认错，又说愿把此宝物送进宫来，孝敬皇后。看看隔了多日，依旧不见宝物送进宫来。张皇后也曾暗地里催问过几次，李辅国如何肯舍得这两样宝物，便一味地支吾着。

后来李夫人住在宫中，李辅国几次求着皇后要接李夫人出宫去，不料这时李夫人已悄悄地逃出宫去，跟着太子在西京行宫里，一双两好地度着恩爱光阴。叫张皇后如何还得出这个李夫人？因此，一面索夫人索得紧；一面索宝物也索得勤，成了一个骑虎之势。后来张皇后索性对李辅国说：“献了宝物，再还你夫人。”这原是张皇后见走失了李夫人，无可奈何，一时缓兵之计。在李辅国一面见张皇后要挟得如此厉害，便不觉老羞成怒，拼着他这个夫人不要了，誓不肯把这两件宝物送进宫去。在当时满朝中人，都认作李辅国是张皇后的心腹爪牙，却不知道他二人已各把性子闹左了，一时愈闹愈坏。从来说的，小人以共利为朋，利尽则交疏。如今张皇后和李辅国二人，不但不是心腹，竟已变成了仇家。在张皇后心中，却处处防备着李辅国；在李辅国心中，也时时想推翻张皇后，灭去了口，免得把一生的私事暴露出来。

只有李丞相独打听得明白，当时便用话去打动他。李辅国怀着一肚子牢骚，正无处发泄；听李揆这样说了，便也把张皇后如何欺弄圣上，如何谋废太子的话说了。李揆便乘此说愿约为父子，共防张皇后，共护太子。李辅国大喜，急起立向李揆一揖至地，说道：“所不如公言者，有如此烛！”当下他二人对烛拜认了父子，李揆称李辅国为五父。辅国欣欣得意地辞别回府去。

李辅国有一个极知己的同寅官，名程元振；原也是太监出身，现任飞龙殿内使之职。权位虽在李辅国之下，而凶狠又过之。满朝文武，都称他做十郎。第二天，李辅国在府中酒醉醒来，想起昨夜李揆拜认父子的事体，便去把程元振请来，商议大事。元振也竭力劝说，以与李丞相结合为是。如今太子掌兵在外，立功不小，张皇后虽握宫廷重权，但圣上身体衰弱，不久便权属太子。我们做大臣的，总当顺势识时。几句话说得李辅国连声道妙。

从此以后，李辅国、程元振二人，便与李丞相相联合起来，竭力与张皇后作对。张皇后看看自己孤立了，便慌张起来，天天在肃宗皇帝跟前诉说李辅国的坏处，说李辅国如何贪赃枉法，如何欺君罔上。肃宗皇帝原知道李辅国是个大奸臣；在当初逼迁上皇的时候，便已十分可恶，无如他大权在握，羽翼已成，一时也无法翦除他。如今听张皇后说了许多话，也觉得这李辅国奸恶日甚；但此时肃宗每天病倒在床上，终日服药调治，也忙不过来。看看肃宗皇帝的病势，一天沉重似一天。太子这时领兵在外，朝内一切大事，全交给了李辅国、李揆二人。张皇后心中十分焦急，便悄悄地打发人去通报越王係。

这越王係，是肃宗的次子。据当时传说，越王係和张皇后同避难在灵武的时候，也曾结下一段风流孽缘。后来张皇后随着肃宗皇帝进京，便把越王封在南阳地方，两下不能见面，这相思真是苦人。但此时张皇后权位一天高似一天，时时刻刻想谋害太子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名□的立为太子，不幸□一病而死，张皇后虽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名侗，但因年纪太小，便是立了，张皇后也得不到他的帮助。如今见肃宗皇帝病势一天重似一天，那李辅国的势力也一天逼迫一天。张皇后便想起他昔日同心合意的越王係，悄悄地打发人去催越王进京来，又许他到京之日，便立他为太子，将来同居深宫，共享快乐。越王得了这个消息，既可得皇帝位，又可与心爱的张皇后聚首，他如何不愿意。当即星夜起程，从南阳城赶向京师来。

那太子在西京地方，一面与李夫人恩爱相守，一面监督兵马，征讨史思明。正十分胜利的时候，忽然接到李辅国和李揆二人送来的表文，说圣上病将垂危，请太子赶速回京，主持朝政。这太子是十分孝顺父皇的，一听说父皇病危，便把兵权交与郭子仪，自己带了李夫人星夜赶回京师。太子进宫之日，那越王还不曾到京师。张皇后见太子先到，便和颜悦色地迎接着太子，与前那副骄傲神气，大不相同。太子也没有心思去对付张皇后，只问：“父皇病情如何？”张皇后顿

着太子到寝宫里去一看，那肃宗皇帝紧闭着双眼，睡在床上；太子上前连唤几声，肃宗已开不得口了，只是微微点着头儿。太子一阵心酸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

张皇后邀太子到一间密室里去，悄悄地诉说近日李辅国如何跋扈；他久掌禁兵，朝廷制敕，皆从彼出；往日擅自逼迁上皇，为罪尤大。他心中所忌，只有我与太子二人；如今主上病势危急，李辅国接连他的死党程元振一班奸臣，阴谋作乱。太子为将来自身威权计，不可不速将李辅国奸贼拿下杀死。太子这时见父皇病势危急，五心已乱；听了张皇后这一番话，更急得流下泪来道：“如今父皇抱病甚剧，不便把此事入告；若骤杀李辅国，万一事机不密，必至震惊宫廷，此事只得从缓商议。”正说话的时候，忽见一个心腹宫女，进室中来向张皇后耳边低低地诉说了几句，张皇后听了面带微笑。太子见了，正是莫名其妙，只见张皇后忽然变了一种懒懒的神情，对太子说道：“太子远路奔波，想已疲倦，且回东宫，待以后再商量。”太子听了，也只得告辞出来。

这边太子前脚才出得宫门，那后脚越王便钻进这密室里来了。当时越王见了这张皇后久别重逢，自有一番迷恋；他二人明欺着肃宗皇帝在昏沉的时候，便尽情风流了一回。事过以后，张皇后便说起李辅国谋反的事体；又说太子生性软弱，不能诛贼臣。汝若能行大事，不愁大位不落汝手。这时越王一心只迷恋着张皇后，凡事也不计利害，便拍着自己的胸脯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越王在京的时候，与内监总管段恒俊甚是亲近；那段恒俊，原也是一个有大志的人，他见李辅国的权威一天大似一天，心中原也有些不甘。如今见越王回京，他知道越王是和张皇后是联通一气的，自己可得一个大大的帮手。当即连夜去拜见越王，告以李辅国谋变之事；越王在日间张皇后跟前夸下海口，但一时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来。如今见段恒俊说了一大套话，又见他满脸愤怒之色；自己往日也与他很有交情，便想把这桩大事托付在段恒俊身上。当下他二人计议了半夜，段恒俊便担承回宫去，挑选二百名精壮太监，授以兵器，埋伏在后殿。一面矫诏把太子、李辅国二人召进宫来，乘其不备，伏兵齐起，把二人杀死，岂不干净。

越王和段恒俊二人计议的时候，左右只有一个俊俏婢女，在一旁伺候茶汤。这婢女小名秋葵，面貌长得绝顶美丽；越王爱上了她，私地里和她勾搭上手。从此行坐不能离她，越王早愿把秋葵封做第十二王妃，但这婢女，却有特异的心思。他与越王约定，眼前甘愿做一个贴身婢女；一旦第一王妃去世，便须把她升做第一王妃。若第一王妃一辈子不死，她便甘心守着一辈子不受封号。她又与越王私地里设下一个密誓，须终身安于王位，不做篡逆之事，更不得再与张皇后发生暧昧情事。这女孩儿智虑原是十分周密的，他怕越王篡得了帝位，自己便无皇后之分；又越王若再与张皇后重拾了旧欢，自己的势力决敌不过张皇后，难免不把自己的宠爱夺了去。当时越王迷恋了秋葵的姿色，一一答应着。到后来事过景迁，越王肚子里早已把秋葵的说话忘了，尽和段恒俊商量谋害太子的事体。秋葵婢女在左右伺候着，听在耳中，叫她如何忍耐得住；她又从小厮嘴里打听说越王进宫去，又与张皇后做了暧昧事情。从来女子的妒念最毒，她听了这个话气得把个越王恨入心骨。

却巧这个小厮也长得眉清目秀，知情识趣。他心目中早已看上了这秋葵，只因秋葵已攀上了高枝儿，几次向她调戏，秋葵只是不从；如今这小厮在屋外，秋葵在屋内，两人伺候着主人。到夜静更深，秋葵偶然到屋外来坐着歇歇力，那小厮又上来向她纠缠；秋葵这时听了越王密议的话，已变了心，见小厮的面貌也长得不错，年纪又轻，便也甘心情愿地把这个小厮多年的相思医好了。事过之后，便劝他早图个出身之计。悄悄地唆使他到李辅国府中去告密，说越王和段恒俊如何勾通，欲谋杀太子和李辅国、程元振一千人，保你可得了富贵，可是得了富贵以后，却莫忘记俺二人今日的恩爱。那小厮听了，便指天立誓。当夜悄悄地偷出了越王府，奔向李辅国府第中告密去了。

那李辅国正欲就寝，忽家人进来报说：“府门口来了一个告密的人。”李辅国吩咐传进来回话，那小厮便把秋葵教唆他的话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出来。李辅国听了不觉大惊；连夜去把程元振、李揆二人邀进府来，密议对付的方法。还是李揆说道：“此事俺们虽不可不信，却也不可全

藏

信；明日俺们不如派少数飞龙廐兵役，到凌霄门口去探听虚实。”随后由程元振带领大队人马在后接应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七回

李辅国行凶杀国母 程元振设计除奸雄

段恒俊辞别越王回宫，便如法炮制；在越王以为事计做得十分机密，此番不怕李辅国和太子二人飞上天去了。当时进宫去，把越王定的计策，对张皇后说知了；张皇后也称妙计，一面由段恒俊去挑选二百名精士的太监，各给短刀一柄，使他埋伏在后殿门口。一面由张皇后乘着肃宗皇帝精神昏迷的时候，把玉玺偷盗出来，在假圣旨上盖了印。那假圣旨派两个干练内监，分头送与东宫和李辅国两处，意欲候太子、李辅国二人进宫来的时候，伏兵齐起，乱刀杀死。

谁知那两个送圣旨的太监，刚走出宫门，便被程元振派兵捉住，送去空屋里锁闭起来。停了一会，李辅国也带了家将们到来，看事机紧迫，便带领众兵士直入凌霄门，探听宫中虚实。一面分派兵士，把各处宫门把守起来，不许放一人出入。时已天明，太子到来，李辅国便上前拦住，说道：“宫中有变，殿下断不可轻入！”太子惊诧道：“宫中好好的有什么事变？”李辅国便把张皇后矫旨和段恒俊伏兵谋变的情形说了。太子听了不觉流下泪来说道：“我昨日进宫时，见万岁病势十分沉重，我出宫来，心中十分记念。昨夜一夜无眠，今日清朝起来，意欲进宫去探听消息。父皇病势危急，我做儿子的，难道因怕死，便不进宫去吗？”程元振也从一旁劝道：“社稷事大，殿下还须慎重为是。”李辅国再三劝着，这太子只因心中挂念父皇的病情，决意要进宫去探视；程元振看拦不住太子，心中万分焦急，他便向兵士们举一举手，兵士们会意，便蜂拥上前，把太子团团围住，也不由分说，半推半让地推进了飞龙殿，派一队兵士看守殿门，不放太子出来。李辅国又逼着太子下一道手谕，给禁兵监。

李辅国便带领禁兵，闯入中宫。劈面便遇见段恒俊带着他二百名内监，拦住路口。两面人马，便在丹墀下吆喝着厮杀起来。可怜这二百名太监，平日既不曾教练过，临时又欲以少敌众，却如何抵挡得住？看看太监已死了一半，其余各丢下刀棍，四散逃命。这里禁兵一声大喊，和潮水一般涌上殿去，把越王和段恒俊二人，活活捉住。程元振见了段恒俊，恨得他牙痒痒的，拔下佩刀便砍，还是李辅国拦住说道：“且慢杀这厮，俺们还有大事未了。”便吩咐把越王和段恒俊二人打入大牢去，他一转身，手执着宝剑，向内宫直冲。回头对程元振大声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程元振见捉了越王和段恒俊二人，便想就此罢手。今见李辅国竟大胆仗剑冲进内宫去，却不觉迟疑起来；李辅国见程元振不敢进去，便独自一人，率领一队禁兵，大脚步向内宫进来。这内宫地方，李辅国原是平日走熟的路，这时张皇后正在宫内坐着等候消息，听见内侍进来报说：“李辅国已杀进宫来，越王和段恒俊已被捕。”张皇后知道大势已去，不觉慌张起来；正窘急的时候，忽听得内宫门外一阵一阵呐喊的声音，愈传愈近。张皇后知道存身不住了，便起身向皇帝的寝宫中逃去。张皇后躲避得慢，李辅国追寻得快，便也追踪赶进寝宫来；张皇后一时情急，见无有可躲避之处，便去隐身在肃宗皇帝的龙床背后。

肃宗皇帝病势虽十分沉重，但他心神却还清明，睡在床上，不住地喘气。耳中听得宫门外喊杀连天，已觉得十分惊慌，只苦于身体不能转动，口中不能言语，只睁大了两眼看着窗外。看看跟前走得一个人也不见，心中甚是恼怒。忽见那张皇后慌慌张张的从外面逃进屋子里来，向龙床后面躲去，便知道大事不妙，急得要喝问时，却苦于已开不得口了。只见那李辅国仗剑追进屋子来，李辅国虽说是一个奸雄，但他见皇帝躺在龙床上，心中却还有几分惧惮；忙把手中的剑藏入

藏



衣袖中，爬下地去，口称：“臣李辅国参见，愿吾皇万岁！”站起身来看时，见肃宗皇帝撑大了嘴，正喘不过气来。李辅国知道皇帝快要死了，便把胆放大了；心想我如今已做出这叛逆的事来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非把这张皇后杀死不可！他明欺肃宗皇帝开不得口了，便又大着胆子向龙床后追去。那张皇后见李辅国追来，急倒身欲向龙床下钻进去。李辅国一手仗着剑，腾出手来，上去一把握住张皇后的手，便往外拽，慌得张皇后只爬在地下，磕着头求饶。李辅国见拖她不动，他便横了心，发一个狠，把一柄剑咬在口内，伸出两手，抓住张皇后的两臂；那张皇后哭着嚷着，把整个身儿倒在地面上不肯走。李辅国也顾不得了，只把个皇后着地拖出来；拖过龙床面前，张皇后一摔手，攀住那龙床的柱子，口中大声嚷道：“万岁爷快救我！求万岁爷看在俺十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替我向李将军讨个保儿！李将军如今要杀我呢！”可怜这肃宗皇帝病势已到了九分九，眼看着李辅国如此横暴的情形，早气得晕绝过去了。任凭张皇后一声一声的万岁地唤着，那万岁爷只躺在龙床上不做声儿。究竟妇女的气力，如何敌得过男子的气力？张皇后攀住床柱上的那只手，被李辅国夺了下来，直拖出寝宫门外出。

一到了门外，自有那班如狼虎的禁卫兵，上前去接住。拿一条白汗巾，把张皇后的身体捆绑起来。李辅国领着头，到各处后宫去搜查。在李辅国的心意，原是要搜寻他的夫人李氏；谁知全把个后宫搜寻遍，也找不见他的妻子。问各宫人时大家都说不知。李辅国也没法，只得退出宫来，一面请令，暂把张皇后打入冷宫。他和程元振合兵在一处，正要到飞龙殿去见太子。忽然见肃宗的六皇子兖王□带领了几十个王府家将，闯进宫来，劈头遇到李辅国、程元振二人，便大声喝问：“李辅国为何带剑入宫？”李辅国昂着头，向天冷冷地说道：“多因皇后谋逆，本大将军奉东宫太子之命，进宫来保护我万岁。”兖王又问：“如今皇后何在？”李辅国答称：“已被俺拿下，打入冷宫去了！”那兖王平日虽也和张皇后不对，但如今见李辅国这样跋扈的形状，不由得心中恼怒；便拔下佩刀，迎头砍去。程元振在一旁喝一声：“擒下！”左右赶过来两队禁兵，把兖王带进宫来的家将一齐捆下。兖王看着不是路，忙撒下李辅国，向内宫逃去。程元振带领一队禁兵，重复赶进内宫去；看着赶到肃宗寝宫外，那兖王也顾不得了，只得逃进寝宫去躲避。一眼见父皇直挺挺地躺在龙床上，双目紧闭，兖王抢步到床前，双膝跪倒，口中连连唤：“父皇！快救孩儿的性命！”唤了半晌，也不见皇帝动静；急伸手去探着皇帝的鼻息，这肃宗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去世了。兖王见死了父亲，便不禁嚎啕大哭起来。后面程元振追进寝宫，把兖王捉住，一齐打入大牢里去。

这时李辅国见皇帝已死，他的胆愈大了；便亲自赶到冷宫里去，看那皇后的身体，被那汗巾捆住好似一只死虾一般，倒在地下。那张皇后见李辅国进来，便没嘴的讨饶，连连喊着：“五公公！五爷爷！”又说，“饶了婢子一条贱命吧！”李辅国也不去理会她，只吩咐四个禁兵，上去把皇后的绑松了，解下那条汗巾来，向张皇后的脖子上一套；四个禁兵一齐用力，活活把个张皇后勒死。这张皇后生前原有几分姿色的，如今死得十分惨苦。李辅国见结果了张皇后，转身出来，又从大牢提出越王係、兖王□和段恒俊一班人来，一个个给他们脑袋搬家。把一座庄严的宫殿，杀得尸横遍地，血污满阶。

李辅国知道张皇后尚生一幼子，年只三岁，取名为侗。肃皇在日，已封为定王。这是张皇后的亲骨肉，必须斩草除根，方免后患。便吩咐手下兵士，重复入宫去搜寻定王。那定王在宫中，原有乳母保姆看养着；又是张皇后的亲生儿子，平日何等保养宠爱。如今那班乳母保姆，一听说李将军三次来搜宫，大家把这三岁的小王爷，抛在床上，各自逃生要紧。只留一个姓赵的老宫人，她见小王爷被众人抛弃了，睡在床上，手足乱舞，力竭声嘶地哭着。她心中不忍，便去抱在怀中向后殿躲去，那后殿一带空屋，楼上只堆些帘幕帟帐之类。这赵宫人抱了小王爷，走上楼去，见屋中堆着和山一般高的帘帟，赵宫人一时无可藏躲，便把这个小王爷的身躯抱去，藏在帘帟下面。那小王爷却也知道，便也不哭嚷了。赵宫人退身走下楼来，便蹲身坐在楼梯口守着。这时李辅国带领禁兵，已在后宫一带搜寻得家翻宅乱，却寻不到这定王的踪迹；心中正十分焦急，退出宫来，走过后殿门口，见一个宫女，在那门里探头。原来这赵宫女在楼梯上守候了半天，不

听得外面的动静；他认定李辅国已出宫去了，便走出殿门口来探看动静。谁知事有凑巧，正遇到李辅国退出宫来，见这宫女探头探脑，形迹可疑，便喝令禁军上去，一把揪住。李辅国把剑锋贴着宫女的脖子上，逼她说出实话来。那宫女却是面不改色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李辅国说了一个搜字，那兵士便分头向后殿搜去，直搜到后殿楼上；见那定王已被一大堆帘帟压住，早已气闭死了。

李辅国见这小王爷已死了，便也放心，随手拿剑锋向赵官人脖子上一抹，可怜她一缕忠魂，也随着小王爷去了！这里李辅国看着诸事都已办妥，便与程元振二人，同入飞龙殿，把这位太子请出来；说明皇上已崩，皇后已死等情。太子想起父亲死得可怜，便大哭了一场；换上素服，出九仙门，与满朝文武相见，传布肃宗皇帝晏驾的事。立李揆为首相，扶太子至两仪殿，祭肃宗丧，太子即位柩前。越四日，始御内殿听政，便称为代宗皇帝。

那时满朝中只有一个苗晋卿，是正直大臣。但他年已七十，素来胆小，不能有为。新任同平章事元载，由度支郎中升任；专知剥削百姓，趋奉权要，当然不敢说话；微此唯唯诺诺，一听辅国处置国事。辅国竟自命为定策功臣，越加专恣起来。一日，退朝，左右无人，李辅国向代宗奏称道：“大家但居禁中可矣，外事自有老奴处分！”代宗听了此话，心中十分不乐；只因此时辅国手握兵权，不便指斥，只得阳示尊重，呼辅国为尚父，事无大小，俱由尚父作主。便是群臣出入，亦必先至辅国府中请托过以后，才敢去朝见代宗皇帝。李辅国侈然自大，他对百官呼叱任意。代宗只因李辅国盘查得宫廷很严，他心中有一个李夫人，不能够接她进宫来，心中十分挂念。这时代宗已追封生母吴氏为章敬皇太后，废张皇后和越王係、兖王□皆为庶人。立长子适为鲁王，次子邈为郑王，三子回为韩王。

这长子适，原是代宗侍女沈氏所生。说起这位沈氏，代宗皇帝也和她有一段情史；读唐宫历史的人，不可不知。原来章敬皇太后身体素弱，生下代宗来，年只十六岁，不能乳养孩儿；宫中原有乳母保姆十六人，轮流管养着皇子的。这代宗皇帝，是肃宗的长子，又是玄宗太上皇最心爱的长孙，如何不小心看养。当时有一位姓沈的乳母，原是士人的妻子；只因家境贫寒，不得已进宫来充当乳母。她家中却抛下一个和代宗同年的女孩儿，小名珍珍。这乳母进宫来，却日夜想念她家中的女儿，在诸位乳母中，却算这姓沈的长得最是年轻美貌。章敬皇后性情，原是很仁慈的，见这沈乳母在宫中时时愁眉不展，问起情由，原来她家中有一个小女儿，时时在心中挂念。是章敬皇后的主意，命沈乳母把这个小女儿抱进宫来，一块儿乳着，将来也可以与皇子做一个伴儿。那珍珍面貌美丽得更胜过她母亲，真是雪肤花貌，我见犹怜。这代宗皇帝自幼儿便和珍珍性情相投，寝食与共。章敬皇后到十八岁上，便短命而死；临死的时候，便把代宗托给沈乳母。这时肃宗皇帝爱上了张良娣，便也不把代宗放在心里，只有张良娣生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名□，一个名伺的，肃宗皇帝常常抱在手中把玩。这时代宗皇帝孤苦零丁，养在后宫；一切饥饱冷暖，全仗沈乳母照看。

那珍珍年纪慢慢地大起来，竟出落得天仙一般。代宗和她母女二人早晚做着伴儿，不离左右。两小无猜，渐渐地有了私情。这珍珍十七岁上，便替代宗皇帝生下这个长子适来。在代宗的意思，早愿立珍珍为妃；只因这珍珍名义上是个侍女，她虽生了一个皇子，但这是私情，不好对父皇说知的。直到安禄山攻入长安，这珍珍不及出奔，被乱兵掳至东京。后来代宗亲自统兵攻入东京，在民间寻觅得珍珍，二人始得见面。代宗把她接进宫来住下，二人相守着，不多几天，那东京又被史思明攻破了。代宗皇帝仓皇出走，不及救得珍珍，这珍珍竟无下落。代宗皇帝也曾派人四处找寻过，终于不得踪迹。代宗为想念珍珍，几至废寝忘食。后来幸得遇到这李夫人，总算把他一段痴情，有了一个着落。

如今代宗即了皇帝位，满朝文武大臣，齐上奏章，劝皇上早立正宫；无奈这代宗心中藏着一段私情，不好对众人说。他私意颇欲把李夫人升位正宫，只因有李辅国在朝，不好意思强占人妻。当时推说因长皇子适的母亲遭安史之乱，查无下落。把这后位虚留着，当时只册立韩王回的母亲独孤氏为贵妃。朝廷一切大事，听之于李辅国一人；所有前朝旧臣，和李辅国不相投的，到

藏



此时李辅国都要借着事故，把他们一齐排挤出去。不到一年时候，如知内省事朱光辉，内常侍啖庭瑶，及山人李唐一班三十多人，均被他借着圣旨，远远地发配到黔中去。李辅国平日最恨的是礼部尚书萧华，便也借事贬萧华为峡州司马。那程元振因拥立有功，威权也一天一天地大起来。元振最忌的是左仆射裴冕，便在代宗皇帝跟前弹劾了一本，贬裴冕为施州刺史。那时全朝廷的文武官员，只知有李、程二大臣，却不知有代宗。

从来说的，两虎不并立，这朝中既有李辅国，又有程元振；他两人都是奸雄小人，终日争权夺利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。程元振入宫密奏代宗，说李辅国有谋反之意；代宗惊慌起来，说：“兵权俱在辅国手中，当以何法除之？”程元振奏说：“不妨。李辅国手下有一大将，名彭体盈，久已怨恨辅国专横；只须陛下假以辞色，不愁彭体盈不为陛下用也。”代宗连夜传彭将军进宫，用好话安慰他说：“汝能联络李辅国手下兵士，便当拜汝为大将军。”彭体盈奉诏大喜，便暗暗地去结合一班禁军将领，又许他们权利，令他们背叛李辅国。诸事停妥，代宗便下旨，解李辅国行军司马，及兵部尚书兼职。又下旨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廐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，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。李辅国得旨大怒，急亲自进宫去，欲面见代宗皇帝。那朝门口已由彭体盈派兵守卫着，见李辅国进宫来，便上前去拦住，说道：“尚父已罢官，不当再入宫。”李辅国见手下的人都背叛自己，不觉一时气塞，双目紧闭，晕倒在地。左右上前扶起，李辅国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老奴死罪！事郎君不了，请赴地下事先帝矣！”停了一会，里面传出谕旨来，赐李辅国大第在京城外。满明文武，闻知李辅国失势解官，便故意赶到城门口拜贺；把个李辅国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急回府中，写表求解官职。第二天，圣旨下来，进封博陆郡王，仍拜为司空尚父，许朔望入朝。李辅国当堂谢过恩，便收拾家具，迁至城外赐第中去住。他原是一朝权贵，如今削职回家，只落得门庭冷落，车马稀少。

从来说的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李辅国迁居城外，不多几天，便来了一个刺客，在半夜时候，跳进屋子里来，李辅国正左拥右抱，搂住两个侍女安睡着，一柄钢刀下去，人头落地；那两个侍女，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只见一片血迹，李郡王脖子上不见了一个人头。再看时，那右臂也砍去了。这两个侍女，被李辅国临睡的时候剥去上下衣服，一时穿衣也来不及，只得缩在被窝里，满口喊着：“皇天爷爷！”府中人役听得了赶进来看，知道郡王爷被刺，合府中上下点起灯笼火把来，四处照寻人头。直照到毛厕中，得到了李辅国的头，却已被快刀割去了面皮，一片模糊，认不出眉目来。府中人无法，只得命精巧匠人，另雕一个人头埋葬。圣旨下来，还赠他做太傅官，一面行文各处，捉捕凶手。这凶手原是代宗皇帝指使出来的，叫地方官向何处去捉捕。外面搜捕凶手的文书，雪片也似飞着。这真正的凶手，却安居在程元振府中。原是这个凶手姓杜名济，原系程元振府中一名武士；今因刺死李辅国有功，便升做了梓州刺史官。

元振自谋死了李辅国以后，又升任了骠骑大将军，独揽政权；只因郭子仪是一个忠正大臣，且手握重兵，诸事颇觉不便。他便矫皇帝召，召子仪入京，郭子仪正和史朝义交战，连获胜仗；一闻朝命，急急赶回京师来，欲朝见天子。那程元振便百方拦阻，宫门口满布着元振的兵士，总不放郭子仪进去。那郭子仪回京十日，还不得朝见天子，心下郁郁不乐，后来方明白是程元振的诡计。郭子仪十分愤怒，立刻拜表，请自撤副元帅及节度使职衔；有旨准奏。便徙封鲁王适为雍王，特授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令统兵征讨史朝义。程元振怕雍王大兵在握，不易驾驭，便奏请以中使刘清潭为监军。刘清潭是程元振的心腹，他便另带一支兵马向回纥去征兵，令回纥国出兵助战。那雍王适却是天生的一员战将，他行军至东京，与史朝义相遇，一连厮杀了几阵；史朝义伤折了许多人马，看看抵敌不住，便退进东京城去，闭关死守。又打听得刘清潭到回纥去请兵，史朝义便想得了一条反间之计，也遣发人到回纥可汗跟前谎报。说唐室两遇大丧，中原无主，请回纥可汗遣派人马入关，收取府库，可得金帛子女无数。此时回纥国葛勒可汗已死，传位与牟羽可汗；这牟羽可汗，原是肃宗幼女宁国公主下嫁时所出。回纥国风俗，父亲死后，儿子可娶母亲为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恋旧情

宁国公主在回纥国中，有美人之目，如今文君新寡，徐娘半老，她的亲生儿子牟羽可汗登位以后，忽恋亲母风韵，欲娶母亲为后。这以子妻母，在回纥国原是平常事情；但叫这宁国公主如何好意思抱子为夫，只得辞回大唐。牟羽可汗实因爱中国女子，见母亲不肯嫁他，便也打发大臣到唐朝来求婚；代宗因情面上推却不过，便指仆固怀恩之女，嫁与牟羽可汗为妻。那仆固怀恩之女，虽也是年少貌美，但在牟羽可汗眼中看去，总不及宁国公主的风韵动人；因此夫妻二人，过不上一两年光景，便时反目。在牟羽可汗的意思，仍欲到中国来，把他母亲接去，配作妻子；屡次派使臣到唐朝来，假问公主起居为名，请公主回国去。这宁国公主是一个贞静自爱的妇人，如何肯做这乱伦的事情？便坚辞不去。那时恼动了这位牟羽可汗，他便想亲自带兵，打进唐室京师来，抢劫他母亲回国去，硬做成亲。恰巧有史朝义谎报说，中原无主，牟羽可汗便带领回纥大兵长驱入关，见沿途州县空虚，人民流亡，他便乘机劫夺田地，掳掠人畜，一连失陷了十几座城池。

急报到了深宫，代宗也觉惊慌；急遣仆固怀恩前往抚慰，又命长子雍王适，统兵到陕州去，仰劳牟羽可汗的驾。那时回纥国的兵，列营在河北；雍王与御史中丞药子昂，兵马使魏琚，元帥府判官韦少华，行军司马李进，一行人共赴回纥营中，与牟羽可汗相见。那牟羽可汗，高坐胡床，逼令雍王跪拜；药子昂在一旁看了大愤，趋前高声说道：“雍王是大唐天子长子，两宫在殡，礼不当拜！”牟羽可汗不言，大将车鼻在一旁代答道：“唐天子与可汗曾约为兄弟，雍王见我可汗，如子侄之见叔伯，礼应跪拜。”魏琚也在一旁抗声说道：“雍王为大唐太子，他日即为华夷共主，岂能屈节拜汝外国可汗？”牟羽可汗听了大怒，便以目视车鼻，挥兵直上，捉住药子昂等四人，即按在地下，各鞭背三百。雍王满面羞惭，退出营来。当晚韦少华与魏琚二人，因伤势太重而死。雍王十分愤怒，意欲进兵攻打回纥营，替二人报仇。诸路节度使，亦调兵相助。药子昂便竭力劝阻，说：“贼尚未灭，不应轻启衅端。”仆固怀恩与牟羽可汗，有翁婿之谊，便从中调处。令牟羽可汗带领回纥兵士为前驱，与各路兵马齐向东京进发，围攻史朝义。雍王在陕中留守。

史朝义领兵十万，与唐朝诸将对阵。诸路节度使中，惟有镇西节度使马璘，最是勇敢，领众军直杀入敌阵，锐不可当。史朝义被官兵杀得弃甲抛盔，自相践踏，尸满山谷，斩首至六万级，捕虏二万人。朝义退走郑州，仆固怀恩乘胜夺回东京城；可恨那回纥兵，自河阳入东京，肆行杀掠，抢劫奸淫，东京百姓，一再遭殃。待抢劫完毕，回纥兵便一把火，把一座东京城竟烧去了半座。诸路兵马，皆因追杀朝义，亦无暇顾及。那史朝义被各路兵马，追赶得无路可走，便去投奔契丹部，又被范阳留守李怀仙，追杀回来；看看部下七零八落，只剩得十余骑，史朝义料难保全，便缢死在医闾庙门口。唐朝安禄山、史思明两次大乱，直闹了四年，到此时，才得太平。

但史朝义虽打平，而回纥却在各州县纵兵淫掠，人民逃散，城郭荒凉。代宗皇帝没奈何，一面令赵城尉马燧私赠贿赂，给回纥兵各将帅，劝阻他们的强暴行为，一面又下旨，特册立回纥可汗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。自可汗至宰相，共赐实封二万户，又进仆固怀恩为尚书左仆射，兼中书令，坐镇朔方。令护送回纥可汗归国。那牟羽可汗，见唐室天子如此优待，便也不好意思再胡闹了。只是临走的时候，还不能忘情于宁国公主，便请公主同返回纥国去；宁国公主知道牟羽可汗

藏



淫心未死，便愿选宫女四人，赠与牟羽可汗。牟羽可汗得了唐朝宫女四人，也是欢喜；带回宫去，昼夜淫乐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但这宁国公主真是红颜薄命，不知怎么的，因牟羽可汗如此一闹，她这美人的名儿，直传到吐蕃可汗的耳中。那吐蕃可汗，原也久已羡慕中国的女色。如今打听得知唐朝有一位绝色的宁国公主，又是文君新寡，便也十分羡慕，即打发使臣到唐朝来，指名要求娶宁国公主。堂堂一位公主，岂肯做再蘸妇人？代宗皇帝便也严辞拒绝了。谁知那吐蕃可汗，竟羞恼成怒，顿时邀同吐谷浑、党项、氐、羌各部落蕃兵，二十万人马，长驱东入；前锋冲关陷州，转眼已逼近邠州地方了。邠州节度使火急报与朝廷。那邠州地方，与京师相距不远，代宗得了警报，不觉大骇，当即召集群臣商量退兵之计。那长安地方，离邠州只数百里远近，叫代宗皇帝如何不焦急？但当时在朝的，都是文官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彼此面面相觑，也想不出一条御敌的计策来。

当初唐朝金城公主，嫁与吐蕃可汗，与吐蕃在赤岭下，立定界碑，仗着金城公主与吐蕃可汗以恩义结合，总算保得几年太平。待金城公主去世以后，吐蕃又与唐朝失和，屡次觊觎唐室边界。当时幸得河陇一带节度使如王忠嗣、哥舒翰、高仙芝一班将帅，守御有方，尚无大患。至安史作乱，所有边界守兵，俱征召入东西两京，四境空虚。在肃宗初年，吐蕃可汗婆悉笼猎赞，乘唐室内乱，便攻取威武河源等军，并陷廓、霸、岷诸州。代宗即位时候，又攻入临洮。那时郭子仪虽力平安史之乱，但也颇忧虑吐蕃之祸，在前一年，便上奏劝代宗须慎防吐蕃。这时朝廷内程元振专权，得了外人贿赂，私通吐蕃；郭子仪奏章入朝，俱被程元振扣留住。到这年春天，吐蕃又大举入寇，攻破大震关，连陷兰州、廓州、河州、鄯州、洮州、岷州、秦州、成州、渭州一带地方，尽占了河西陇右地方。那边关告急文书，和雪片似地送进朝廷来，俱被程元振一人藏匿着，不使上闻。到此时，吐蕃可汗打听得宁国公主是中原第一个美人，便遣使来京求婚；若答应他的婚姻，他便愿退兵出关，永远称臣。无奈这宁国公主贞节自守，誓死也不肯做失节妇人。吐蕃可汗誓欲得此美人，便长驱直入，到泾州地方；那泾州刺史高晖，原是程元振的羽党，早与吐蕃可汗暗通声气。一见吐蕃兵到，便开城迎接，把城也献了；一面自愿充蕃人的向导，又攻入邠州。邠州刺史官逃进京师来，报告吐蕃凶横情形，代宗才得闻知。没奈何只得令郭子仪前去救应。

那郭子仪救兵未至，吐蕃兵已浩浩荡荡，杀奔奉天武功，横渡渭水而来。那时雍王适，使判王延昌，星夜赶进京师来，请求救兵；又被程元振拦阻，不得入见。那时渭河北面守将吕月，率精锐二千人，与吐蕃兵奋勇搏战；那吐蕃兵漫山遍野而来，吕月终至战败被擒；吐蕃兵直冲过便桥，攻至京师城下。满朝文武，俱各张皇逃命，宫廷大震；那班妃嫔，都围住代宗痛哭。代宗见势已危急，只得带领一班妃嫔，由雍王适率领一小队人马保护着，出奔陕州。

郭子仪闻得京师危急，忙从咸阳领兵赶回；一入京师，只见百官逃散，人民流离。打听得皇帝已出亡在外，便急急追踪出城。才到开远门口，远远见将军王献忠，带领着骑士五百人，拥了丰王珙，后面跟着几个官员；又另备花车一辆，车中却是空的，前面一对红旗，夫役百余人，各各扛抬着猪羊牲口，脸上各有得意之声，洋洋而来。郭子仪一看，知是投顺吐蕃去的。便横刀跃马，赶上前去，拦住去路，大声喝问：“汝等欲何往？”王献忠见是郭子仪，先有几分胆寒，忙下马躬身说道：“今主上东迁，社稷无主；公身为元帅，何不行废君立君之事，以副民望？”献忠话未说完，那丰王珙也上前来说道：“元帅为国家重臣，今日之事，只须公一言便定。公奈何不言？”郭子仪大声说道：“朋友尚不可乘人之危，况殿下与圣上系叔侄之亲，岂可骨肉相残？今日之事，下官只知有天子，不知有他！”说着，便怒目而视。几句话，说得人人惊慌，个个羞惭。郭子仪又喝着王献忠道：“今日献城降虏之计，必出于汝！岂不畏国法耶？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。郭子仪便令诸人随着自己，出了京城，向东而行，沿路招抚散兵，前往陕州，保护代宗。

这京师只成了一座空城，那吐蕃可汗，到京城，见宫殿巍峨，却不敢径入；当有唐朝降将高晖，首先驰入。那吐蕃可汗，随后进了后宫。这时六宫妃嫔，俱已逃散，只留那些老病的宫女，给吐蕃人见了，已视为天仙美女，各各抢占了去。只有这吐蕃可汗，一入宫门，便搜寻那宁国公

主；这宁国公主，看看城郭破碎，帝后远走，自叹命薄，早已投入太液池中，自己淹死了。可怜这吐蕃可汗，千辛万苦地杀进京师来，只扑了一个空，心中大失所望；便令他手下大将马重英等，在京师地方，焚掠淫杀，把一座锦绣的长安城，闹得十室九空。吐蕃又从民间去搜出一位唐朝的子孙广武王承宏，便立他为帝。又令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相。打听苗晋卿是唐朝一位贤臣，便把他从家里拖出来，拜他做太宰官。那苗晋卿站在朝堂上，却是闭口不说一语；吐蕃可汗，却高坐殿头，呼叱百官。自有一班贪恋禄位的无耻官员，听这外国王的叱咤。

这时郭子仪手下军士甚少，到御宿川地方，扎住人马；一面令判官王延昌，到商州去招抚旧部。那各军马，得了郭子仪的号令，齐奔赴咸阳来。郭子仪对各将帅哭说一番，求大家同心协力，收复京城；众军官都感激涕零，誓遵号令。郭子仪一人先至行宫，朝见代宗皇帝；代宗怕吐蕃兵马赶出潼关来，欲留子仪护驾。子仪奏称：“臣不收复京师，无以对先帝；我若出兵兰田，虏必不敢东来，请陛下勿忧。”代宗准奏。郭子仪便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，率二百骑出兰田，授以密计。并令第五琦为京兆尹，与全绪同行。且调宝应军使张知节，统兵千人，作为后应。全绪军驻在韩公堆，白日打鼓，夜间放火，作为疑兵。另选骑兵二百人，渡过浐水，游弋长安。吐蕃兵此时，已饱掠，正欲满载而归。忽听得城中百姓，彼此欢呼道：“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矣！”吐蕃可汗令探马出城去探听，回来报称：“郭公确有大队官军，即日前来围攻京师。”吐蕃大将马重英，听了这消息，不由得惶恐起来；在半夜人静时候，京师四城鼓声骤起，接着一片喧嚷，隐约听得“郭令公”三字。郭令公，便是郭子仪，因前封代国公，后封汾阳王，京师百姓，都称他郭令公。那高晖听了这喊声，先已吓得惊魂失魄，连夜出城逃走。那吐蕃可汗亦站不住脚了，即带领众蕃兵向北退去。

其实此时郭子仪尚在咸阳地方，皆由长孙全绪打发手下部将王甫潜入城中，阴结少年数百人，乘夜在城中鼓噪。可笑吐蕃一二十万将士，竟被“郭令公”只三字吓退了。这全是郭子仪之妙计。吐蕃兵退，捷报到了咸阳，子仪转奏行在，请代宗回銮。代宗正巡阅潼关，查出丰王珙等在京师做的反叛事体，便勃然大怒，传旨赐丰王自尽，一面返驾京师。代宗寻觅得宁国公主的尸骨，从丰埋葬。

此番吐蕃作乱，皇帝出奔，全是程元振一人从中作祟；他在暗地里勾通了外国，满想借着吐蕃的兵力，灭去唐朝，平分天下。如今被郭子仪一番计谋，依旧保住了唐家天下，他心中万分恼闷，把个郭子仪恨入骨髓了。如今皇帝回銮，在程元振也只得装做没事人儿一般，也随驾回朝。当时只有一位太常博士柳伉，上奏弹劾程元振。他那表章上说道：

“犬戎犯关度陇，不血刃而入京师；劫宫阙，焚陵寝，武士无一力战者，此将帅叛陛下也。陛下疏元功，委近习，日引月长，以成大祸；群臣在廷，无一人犯颜回虑者，此公卿叛陛下也。陛下始出都，百姓填然夺府库，相杀戮，此三辅叛陛下也。自十月朔召诸道兵，尽四十日，无只轮入关，此四方叛陛下也。陛下必欲存宗庙，定社稷，独斩程元振首，驰告天下；悉出内使，隶诸州，持神策兵，付大臣。然后削尊号，下诏引咎。如此而兵不至，人不感，天下不服，臣愿阖门寸斩以谢陛下！”

他这疏中，说得何等痛切？当时诸路节度使，只因痛恨程元振一人，所以代宗屡发诏征诸道兵，却无一应召的；到此时，代宗读了柳伉的奏章，心中方有感动。只因当初程元振有护驾之功，便也不忍取他的性命；只削夺官爵，放回田里。那程元振得了诏书，还是说皇上不念旧情，十分怨恨。

代宗回朝的第三日，便在两仪殿赐郭子仪宴，文武百官陪宴；当殿又赐郭子仪铁券，画像在凌烟阁上，算是唐室极大的忠臣。到此时，复得安享太平。

藏



代宗在危急出奔的时候，还不忘情于李夫人，带着李夫人，一同至陕州避乱，如今又带着李夫人回宫来。李辅国早已去世，一无顾忌；代宗便下旨，册立李夫人为正宫皇后，立雍王适为皇太子。代宗和李夫人二人的心愿，到此才得偿了。帝后二人在宫中，形影不离，言笑相亲，十分恩爱；所有六宫妃嫔，都不得望见天子颜色。代宗欲掩去皇后从前的事迹，特令皇后冒姓独孤氏，宫中都称她为独孤娘娘。

这独孤皇后，随身带着一架短琴，每一弹奏，空中宛似有鬼神吟唱的声音。代宗皇帝问：“此琴何以有如此神异？”独孤皇后奏答：“此琴原为东海弥罗国所献，同时尚有一鞭，鞭称软玉鞭，琴称软玉琴。当时李辅国得了外国贡物，往往没收入自己府库中；宫中帝后，一无闻知。软玉鞭，李辅国已送入宫中，张皇后收藏着，独有此软玉琴，没在李辅国府库中。皇后在李辅国家中时，独爱此琴，因此随带在身旁。此琴身系平常桐木所制，原不足异；只因琴上的弦线，原是碧玉蚕所吐之丝。东海弥罗国，有一种桑树，枝杆盘屈，覆地而生；大者连延数十顷，小者荫亦数百亩。树上有蚕，身长四寸，遍体金色，吐丝成碧绿色，亦称谓金蚕丝。一尺长的丝，可以拉成一丈长，搓成弦索，里外透明，虽合十夫之力挽之，亦不能断。制成弩弦，箭发可达一千步远；制成弓弦，箭发可达五百步远。那软玉鞭光可鉴物，虽蓝田美玉，不能胜之。屈之首尾相接，舒之则劲直如绳。虽以斧斲，终不能伤缺。”代宗听了皇后这一番话，便在满宫中找寻这软玉鞭；后来代宗游幸兴庆宫，在夹墙内，寻得一个宝匣，匣中藏着一支玉鞭，那柄上刻着“软玉鞭”三字，与皇后那张软玉琴，配成对儿。独孤皇后，是不会骑马的；代宗又每日退了早朝回宫来，亲自挽着一匹青鬃小驹，扶皇后跨上雕鞍。在兴庆宫四面走廊下，教皇后学着骑马。柳腰亲扶，玉肩软贴，笑语相亲，驰驱如意；宫廷之间，自有许多乐事。

代宗每日只爱与皇后亲昵，所有国家大事，一齐托付与丞相元载。六宫中妃嫔，见万岁性情和顺，便终日追随着游玩；便是代宗皇帝，要得皇后的欢喜，也令那班妃嫔们陪着饮酒歌舞。许多妃嫔，谁不要讨皇帝的好，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，在万岁和娘娘跟前跳着唱着。可怜她们献尽狐媚，满心想得万岁的怜爱，得皇帝的临幸；谁知这代宗一心在皇后身上，一到宫灯明亮，那皇帝便和皇后二人，双双携手，回正宫自寻欢爱去了。只丢得六宫粉黛，冷落枕衾。这位娘娘未入宫以前，已和皇帝私地里生了一个皇子，取名一个回字，现已封为韩王；入宫以后，接着又生一个女儿，便是华阳公主，长得和母亲一般美丽，代宗十分欢喜，常常抱在怀中，逗着她玩笑。

一日，万岁和娘娘游幸，至宝库门前；远望屋顶上，透出一缕神光来，照射在空中，摇闪不定。代宗甚是诧异，忙传掌库大臣来问时，那大臣奏称：“库中有宝物，每夜发光，穿射屋顶。”代宗便命开着宝库门，进屋去看时，只见那神光是从宝橱里一个绛纱袋中发出来的。代宗伸手去把绛纱袋摘下来，打开来看时，原来袋中藏着一粒洁白光明的大圆珠；那珠子托在掌中，光芒却照射一室。代宗看了这珍珠，不觉叹息着，对皇后说道：“此名上清珠，原是玄宗太上皇在时，罽宾国所献。当时朕年甚幼，为太上皇所爱，常称朕有异相，为吾家一有福天子。便以此上清珠赐朕，裹以绛纱囊，系于朕颈上；直至太上皇升遐，才把此珠收入宝库中，日久朕亦忘之。今见此珠，如重见祖父也！”代宗说时，独孤皇后，去把上清珠取在手中看时，见珠中隐约有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像；适值保姆抱着华阳公主随在身后，那公主见了宝珠，便伸着两只玉雪似的小手来抓取，皇后便把上清珠连绳子替公主挂在颈子上。那小公主见得了珠子，便开口嘻嘻地笑着。代宗欢喜，便把珠子赏给公主。那保姆听了，忙抱着公主叩头谢恩。

这时李辅国已死，他生前吞没外国进贡来的珠宝，藏在府中的，有千余件；到此时独孤皇后对代宗皇帝说了，代宗便打发几个内臣，往李辅国府中去查抄。所有府中藏着的奇珍异宝，尽数没收入大内宝库中。有香玉、辟邪二宝，每件高一尺五寸，已被李辅国在生前毁去。那香玉的香气可闻于数百步以外，上面雕成楼台人物，十分工细；虽严锁密封，藏在金箱石匣中，终不能掩其气。人从玉房行过，或衣角拂拭，便香留襟袖，终年不散；便把衣服洗濯数回，亦不消失。李辅国生时，常将此二宝置在座旁。一日，李辅国正脱巾栉沐，忽闻辟邪发声大笑，那香玉中却不

住地发出悲哭声来。李辅国大诧，忙向二宝呵喝。谁知那大笑的，变而狂笑；悲哭的，却又涕泗交流。李辅国心中恶之，随手拿起一支铁如意，把二宝打成碎粉；喝令婢子拿去，投入厕中。从此李辅国屋中时时闻得悲号之声。那辅国所住的宅子四周，路人从他墙外走过，便闻得香风浓郁，终年不散。第二年，李辅国便被刺而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七十九回

落魄女子充故钗 多情天子怜新人

李辅国平日最宠爱的一个婢子，姓慕容的；原是肃宗的宫人，张皇后赏与辅国。辅国因李夫人久不回家，便十分宠爱这婢子，合府中人，称她慕容宫人。那时她见李辅国把此两样宝物打成粉屑，又喝令婢子拿去，投入厕中。这慕容宫人，仗着自己是相公宠爱的人，便暗暗地把这玉屑留下一半，收藏起来。至此时，鱼朝恩访得慕容宫人藏有香屑二合，便愿出钱三十万，向慕容宫人买得。谁知这宝物终是祸胎，鱼朝恩后来也因犯上作乱，天子大怒，将他捉去正法。在朝恩未死的前一年，那香屑忽然化为白蝶，四散飞去；一时京城地方，传为奇事。这都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代宗皇帝，把李辅国府中的宝物，尽数抄没入库以后，拣那独孤皇后所心爱的，一齐搬来陈列在皇后寝宫里。帝后二人，早晚把玩着。这独孤皇后，却也生性贤德，她在宫中，如此得皇帝宠爱，但丝毫不肯揽权。代宗每遇朝廷有疑难大事，便与皇后商酌，皇后便再三避让，说：“妇人见识浅短，不当参预国家大事。”代宗皇帝要得皇后的欢心，便去访寻后家的子侄辈，赐以官爵。那皇后知道了，便竭力辞谢，说：“妾父元擢，与李辅国同党，原负罪于国家；得逃显戮，已是万幸，岂可使罪人之后，复得功名。”代宗见皇后如此谦让，更是欢喜。

这一年，六月，是皇后四十岁大庆；代宗皇帝因欲使皇后欢喜，便在御园中遍扎灯彩，令命妇女人们，入宫陪伴皇后游宴。三十六宫妃嫔媵嫱，个个浓妆淡抹，在各处游玩不禁。入夜，灯光齐放，密如繁星，真是城开不夜，笙歌处处。这位多情天子，却终日追随皇后裙屐，言笑相亲。这一晚，万岁与娘娘在御园中，直游玩到夜深月落，才回宫安寝。第二天，群臣上表，请加皇后尊号；代宗下旨，尊为贞懿皇后，皇后心中，也甚是欢喜。

只因那夜万岁和娘娘在御园中游玩，天上一轮皓月，人间满地笙歌；代宗在月下花前，看贞懿皇后，愈觉美丽得和天仙一般，两人又说起从前在东宫月下偷情的事体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便情不自禁地在那白石栏边亲热了一回。两人到情浓的时候，只管迷恋着眼前风流，谁知这贞懿皇后娇怯怯的身躯，受不住风露欺凌，过了三天，便病倒在床。代宗皇帝如何舍得，便把坐朝也废了，终日陪伴在皇后榻前，调弄汤药，又用好话安慰着。但从来好事易破，这位皇后病了二十四天，竟是香消玉殒了。这代宗如何忍得，便抱住皇后的身体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合宫中多少妃嫔宫女，围着劝着，代宗总是涕泣不已，早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；精神恍惚，好似患了疯癫病的一般，终日抱着皇后的尸身，不肯放手。

直过了三天，经一班元老大臣，和妃嫔宫女跪求着，才把皇后的尸身收殓，灵柩停在内殿。代宗便伴卧在棺木一旁，昼夜不肯离开；想到悲伤的时候，便拍着棺木，大哭一场。每到上食时候，代宗便坐在柩前伴食。御园中名花开放，代宗便亲自去采一枝来供养在灵座前；遇有大雷急雨，代宗便至柩前软语安慰着，妃嫔们也去宿在内殿，伴着万岁。无奈这时代宗一心在已死的皇后身上，看着这六宫粉黛，好似粪土一般；看看这位万岁爷形容憔悴，精神恹恹，快要成大病了。满朝的文武大臣，人人忧虑彷徨，天天在朝房里会集了许多官员，商议劝谏万岁的话。内中有一位补阙官姚南仲，便上了一道奏章，力劝皇上养身节哀。又说：“皇上宜上体祖宗付托之重，下慰贤后九泉之心，亦不当自取暴殄。”代宗读了这几句话，才觉恍然大悟；便下旨，于内宫园中治陵，以便朝夕望见。姚南仲又上奏力言不可，说历来帝皇，无此体制；且卜葬宫廷，亦非所

以安阴灵之道。又经群臣再三劝谏，乃下诏葬于庄陵。

出殡这一天，仪仗十分隆盛；满朝官员，俱步行送葬。代宗亦素衣白马，紧随在灵车后面。又令宰相常究，代皇帝作哀册，表天子燕婉之情，叙皇后贤淑之德。那文武百官，俱献挽辞。代宗回宫去，择那辞章凄惋的，令乐府制成丧歌，付妃嫔曼声歌之；万岁一闻歌声，便哭不可抑。此时只有元载，常与皇帝相见，退出宫来，常与各大臣谈及，万岁哀毁不已，臣下应设法劝谏。但商量了半天，也想不出一个好方法来。

后来还是姚南仲，想得了一个解忧的方法。代宗在东宫未识皇后以前，曾私一沈氏宫婢，册为太子妃；生一皇子，现已立为太子。后因东京变乱，仓皇出奔；沈氏陷入贼中，至今生死未卜。当时代宗与沈氏情爱亦甚笃，曾行文各州，访寻沈氏下落，终不可得。至此时，姚南仲忽得一计，只推说沈氏尚在民间，便奏报皇上，代宗爱恋沈氏，当初也与爱皇后一般；如今皇后已死，忽听奏说沈氏尚在民间，不觉把已死的情怀，无端勾引了起来。接着又得中州太守报称，沈氏现已在中州地方觅得；代宗不觉大喜，便下旨以睦王述为奉迎使，工部尚书乔琳为奉迎副使，又遣升平公主同行，为侍起居使者。奉皇帝册文，向中州进发。那睦王到了中州行宫参拜，见上面坐着的，果然是一位沈氏贵妃。这睦王在宫中的时候，也曾见过沈妃的；今见那妇人面貌依然，只是更美丽了。那升平公主虽不曾见过沈氏的面貌，但平日听代宗皇帝常常说及沈妃，前侍万岁住西京的时候，冬夜因割牛脯奉皇帝，伤及左手食指。如今升平公主在一旁侍奉，暗地留心看沈氏的左手时，果然有伤痕。在沈氏贴身，尚留一女官，名李真一；这李真一，原也曾侍奉过代宗皇帝的，升平公主原认识她的。后避难在东京，史朝义贼兵打破城池，肃宗带着代宗，逃出东京城；当时失散宫眷甚多，李真一也流落在民间，辗转与沈氏相遇。被中州太守访得，一齐收养在行宫里。到此时，代宗皇帝派朝廷大臣，备着全副法驾，到中州去把沈氏迎接进宫来。

到京师，已是傍晚时分。代宗皇帝亲御芸晖殿迎接，见了沈妃，对拉着手儿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当即在殿上摆设盛筵，代宗与沈妃并坐在殿上饮酒，文武大臣，挨次儿上来参拜道贺。代宗下旨，赐群臣就殿前饮酒，乐府献上女乐，一时笙歌杂奏，舞影翩跹；代宗方转悲为喜，开怀畅饮，大臣各献喜词。这一席筵宴，只饮到夜半，方撤席回宫。

那女官李真一送沈氏回宫，便退出来；在穹门口，遇到高力士之子高常春。这高常春当初与李真一在宫中，原是厮混惯的；今日相见，李真一便笑着迎上去。说：“高公！俺们多日不见了！”谁知那高常春却一言不发，劈手向李真一当胸揪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俺今日问你个欺君之罪！”那李真一不觉大惊，忙问：“俺有什么欺君之罪？”高常春冷笑着说道：“今日那个沈妃，分明是俺的妹妹；你如何拿她冒充沈妃，却送进京来欺蒙圣上？这欺君之罪，看你如何当得！”李真一到此时，被高常春看出破绽来，方不敢抵赖，忙爬在地下，不住地叩头，求常春替她包谎。说：“这是俺和你妹妹在中州地方流落，穷极无赖时候商量下的计策。”原来高力士生前收养着一子一女，却是同胞的兄妹；他哥哥高常春，高力士在日，便带他进宫去，也充了一名内侍官。妹妹名彩云，因兄妹情爱很深，彩云便常进宫去，探望他哥哥，因与女官李真一相识。那时代宗皇帝，已立为太子，住在东宫。沈氏原是一个侍女，与太子结识上了私情，生了王子，便扶立为太子妃；当时在东宫诸妃中，算沈妃的面貌，长得最是美丽。宫女们口中常常传说，彩云在暗地里最是留意沈妃的神态，凡是沈妃的一言一笑，彩云却模仿得十分相似。说也奇怪，这彩云的面貌，却又与沈妃长得一模一样的。更奇怪的，当年沈妃伴代宗皇帝在东宫的时候，因在夜静的时候，代宗和沈妃二人，围炉清谈，那炉子上烤着肉脯，沈妃随手拿着佩刀，割取肉脯，奉与代宗吃着消遣。代宗挨近沈妃坐着，见沈妃的粉腮儿映着灯光，娇滴滴越显红白，忍不住伸手过去摸着沈妃的面庞；那沈妃佯羞躲避着，侧过腰儿去，一不留心，那金刀儿割破了左手的食指，顿时血流如注。慌得代宗皇帝，忙把沈妃搂在怀里，把袖口上的绸儿扯下来，急急替沈妃包着伤痕，忙用好言抚慰着。恰巧那彩云也因剖瓜割伤了左手食指。后来因安史之乱，彩云和李真一二人，都被贼兵追赶，流落在民间。

那李真一遇到一个老年尼僧，收留在佛院中，苦度光阴。那彩云，却还是一个处女，落在歹

藏



人手中，拿她去卖给一个员外，充当婢妾。这员外原有一位夫人的，一见彩云进门，便和她丈夫大闹，立逼着把彩云赶出大门，因此便保全了彩云的贞节。可怜彩云被那夫人痛打一顿，赶出大门，真是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倚定在一家大宅院门口，只是掩面悲泣。却巧李真一从她身旁走过，两人患难相逢，便忍不住拉着手痛哭，各诉别后的苦楚。李真一见彩云无家可归，便劝她一块儿投到佛院院中去；那佛院中的老尼僧，生性甚是慈悲，见彩云的身世可怜，便也一齐留下，好茶好饭看待她二人。

也是她二人的命中魔蝎未退，到第二年，那老尼僧圆寂了；佛院中只留下了几个年轻女尼们，却个个都是不守清规的。老尼在日，也瞒住了老尼，在外面偷偷地结识了许多浮头少年；如今老尼过世了，那班年轻女尼，索性丢去了脸面，个个把那班浮滑少年，拉进佛院来，吃酒唱小曲。到夜深的时候，便留在佛院中奸宿。李真一和高彩云二人，看了这种不堪的形状，便知道安身不住，但一时也没有栖身之处。她二人每见有男子在屋中，便深深地躲在后院，不敢向外面探头儿；被那班恶少落在眼中，打听说是宫里逃出来的，引得那恶少个个好似饿死雄狗一般，抢着到后院去，百般勾引她二人。到这时候，李真一和高彩云二人，万万存不住身了；便在夜静更深时候，二人偷偷地逃出了佛院。只因李真一偶然在恶少口中听得，说万岁正派奉迎使，到各路州县寻访沈贵妃。从来说的，人急智生；李真一平日把恶少的话，记在心中，今她二人从佛院中逃出来，苦于无路可奔，忽然记起那朝廷寻访贵妃的一句话来，看看高彩云的面貌，原也十分像沈贵妃的，最巧的是沈贵妃左手食指有刀伤痕迹，那高彩云的左手食指上，也有刀伤的痕迹。便想把彩云冒充做沈贵妃，去报到官里，暂图眼前温饱；将来得到宫中，再把真情说出，也不算迟。当时便把这意思对彩云说了，彩云原是个女孩儿，懂得什么欺君之罪？又因自己长着一副花容月貌，一生飘泊，得不到一个如意郎君；今听了李真一番言语，不觉勾动了她的富贵之念。两个女人，竟不知利害的，向中州太守堂上一报，那位太守，听说是当今的贵妃到来，便吓得他屁滚尿流，忙唤他夫人出来，把彩云迎接进行宫里去住下，一面又急急上奏朝廷。

代宗一听说他心爱的沈妃，有了下落，便喜得他不及细思，立派睦王和升平公主二人，去把彩云和李真一二人迎接进宫来。进宫的时候，已近黄昏，在灯光下面，只因彩云的面貌，十分像沈妃的，原是一时也分辨不出来的。从来说的，新婚不如久别；代宗心中原与沈妃分别了，当时并肩儿传杯递盏。正快乐时候，便有几分不似之处，也绝不料有欺冒之事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；当时独有那彩云的哥哥高常春，在殿下候着，暗暗地留神看时，竟被他认清。那高坐在殿上的，绝是他妹妹，绝不是那沈氏贵妃。究竟他兄妹二人，自幼儿相伴到长大，有许多神韵之间，别人所看不出的，独有高常春能看得出来。这高常春因走失了他妹妹，他兄妹之情甚深，也曾几次在各州县寻觅过，正苦于寻觅不到；如今见他妹妹，竟敢高坐殿上，和万岁爷并肩促膝地浅斟低酌。那彩云因得亲近万岁，心中正是说不出的快乐，他哥哥在殿下站着，心中却又说不出的惶恐。常春知道这欺君之罪，是要问斩的；他满意赶上殿去，把这事喊破了，却又没有这个胆量。眼看着万岁爷携着他妹妹的手，进内宫去了；他一个人，只急得在穹门下打旋儿。

一眼见那女官退出宫来，他心知这件事，都是这李真一闹的鬼；眼看着这件事，不能挨到天明，便要闹破了。这欺君之罪，不独他妹妹不能逃，便是他做哥哥的，也犯了勾结的嫌疑，不能免得一死。常春心中一急，便上去揪住那李真一不放。这李真一初意，只图能够回得宫来，她也不曾想到有欺君的大罪；如今被这高常春一说破，便也慌得眼泪直流，只是跪在地下，不住地磕头，求高常春救她，想一条免祸之计。高常春说道：“这还有什么法儿想的，欺君之罪，如今已坐定了；俺二人在此挨着，到天明砍脑袋便了！”一句话，说得李真一浑身索索地抖，满脸露出可怜的神色来。这高常春到此时，看李真一副可怜的样子，回心想他二人的性命，总在早晚难逃的了，便不觉把心肠放软下来了。这李真一，原也有几分姿色的，高常春看着，心中不忍，便伸手去把李真一扶起来。他二人脸和脸儿偎着，高常春心中一股恋爱的热念，不觉鼓动着，自告奋勇。拍着胸脯道：“我的人儿！你莫愁忧吧，事到如今，汤里火里，都有我承当！倘这件事闹破，万岁爷查问下来，你只推说一概不知，有俺上去顶替。俺只自己招承，说全是俺想这李代桃

僵之计，欺蒙了圣上；当时只图安慰圣上的悲念，却不曾想到犯了欺君之罪。若有死罪，俺便一身去承当。”说着，却不由得李真一把全个身儿纵在高常春怀中，高常春趁势搂抱住了，二人却暂时得了乐趣。

如今再说代宗皇帝满心快乐，扶住这个假沈贵妃的肩头，退回寝宫去；左右宫嫔，一齐退出。这个假贵妃手中捏着一把汗，服侍万岁上龙床睡下，自己也把上下衣卸去，临上床时候，不由得小鹿儿在心头乱跳。这位多情天子，原是想得久了；见假贵妃钻进绡衾来，忙伸过两臂去，当胸一抱，腾身上去。却不由得大喝一声道：“何处贱婢？胆敢冒充宫眷！”那假贵妃见诡计破了，慌得她赤条条地爬在枕边，只是磕头。口中连说：“婢子该死！”原是这个假贵妃，还是一个处女的身体，如何能瞒得皇上？代宗一近身去，便已知道是假冒的，不由得大怒，喝问着。如今见这女子长着一身白腻肌肤，跪在枕上，浑身打着颤，露出一副可怜的形状来。从来美人越是可怜，便使人越觉可爱。这位代宗皇帝，又最是多情不过，最能怜惜女人的；见身旁跪着这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的美人，再细看她眉目身材，却处处像那昔日的沈氏妃子，不觉把新欢旧爱，齐并在这彩云一个人身上。立刻转过和悦的脸色来，伸手把彩云扶起，搂在怀中，问个仔细。那彩云到此时，才放大了胆，把在外如何流落，又如何用计，冒充做贵妃。由地方官送进宫来，一五一十地在枕上奏明了。这一夜的恩爱，鸾颠凤倒，百事都有。第二天万岁爷心中欢喜，立把彩云封做良娣。又下旨，再着各处地方官，访觅沈妃真身。又叮嘱，虽有疑似者，亦可送入京师，由朕察看。当时诏书上有两句道：“吾宁受百罔，冀得一真。”但这道诏书下去，顿时又引起了许多假充的沈妃来了。内中有几个面容美丽的，代宗便将错就错地留在宫中；有立为贵嫔的，有立为昭仪的。代宗皇帝终日与这班美人寻乐，却把朝廷大事，抛在脑后。

当时最掌廷大权的，便是那元载一人，紊乱朝纲，公行贿赂；如有内外官员，欲出入朝见的，非先将良金重宝，孝敬元载不可。元载的府第，广大高敞，他因宫中有一座芸辉殿，便也在府第西边建造了一座芸辉堂。芸草，原出于闽国；煎其汁，洁白如玉，入土不烂。春成粉屑，涂在壁上，光照四座，香飞十里，所以称做芸辉堂。堂中雕沉檀为梁柱，饰金银为窗户；室内陈设黎屏风，紫绡帐。此屏风，原是杨国忠府中的；屏上刻前代美人伎乐之形，外以玳瑁、水犀为押，又络以真珠瑟瑟，精巧奇妙，非人工所能及。紫绡帐，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，是以鲛绡制成的，轻疏而薄，里外通明，望之如无物；虽在凝冬，而风不能入；盛夏，则自生清凉，其色隐隐焉，有帐如无帐也。其他服玩之奢，僭拟于帝王之家。芸辉堂外有一池，悉以文石砌其岸；中有苹阳花，红大如牡丹，其种不知从何处得来。又有碧芙蓉，香洁肥大，胜于平常。元载每至春夏花开之际，凭栏观玩；忽闻歌声清亮，若十四五岁女子唱着。听其曲，便是《玉树后庭花》。元载十分惊诧，再申听之，歌声出自芙蓉花中；近听之，又闻喘息甚急。元载恶为不祥，即将花折下，以刀剖开花房，一无所得。合府中传为奇事。

元载卧床前，悬有一龙髯拂，色紫可长三尺，削水精为柄，刻红玉为环钮；每值风雨晦冥，将龙髯拂着雨点，便觉光彩动摇，奋然怒张。将此拂置之堂中，夜则蚊蚋不敢入；拂空中作呜呜响，鸡犬牛马闻之，无不惊窜。若将此拂浸入池潭，则鳞介之属，番匍匐而至。引水于空中，则成瀑布，三五尺滔滔不绝。烧燕肉薰之，则□□焉若生云雾。此物原是琉球国所贡，被元载隐没入府，每值府中宴会，元载必将此龙髯拂遍呈座客。后有人言之于代宗，代宗亦甚爱之，屡向元载索看。元载百般推委，代宗大怒；不得已，始将此龙髯拂进呈大内。元载十分好色，凡府中婢仆，略有姿色些的，他便引诱成奸。元载好洁成癖，他每行淫之前，必令此女再三洗沐，裹以绣衾，裸体入床；每次被污，必以珍物为之遮羞。暗令府中干仆，在左近物色妇女，携入府中，供相公淫乐。那妇女们贪得遮羞之物，便争以身献之。计前后所淫，不下五六百人。他又令府中姬妾，勾引官家内眷，暗与通情。元载卧处，分春夏秋冬四室；陈设华丽，衾枕精洁。每值内室筵宴，邀集官员内眷入府，往往因贪恋枕衾精洁而被污的，彼此含忍不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珍

元载纳娇妻身败名裂 子仪绑爱子义正辞严

元载淫污大臣眷属，当时人人畏其势焰，怒不敢言。然一般无知妇女，则贪恋其枕衾精美，争相献媚。曾有左拾遗林清，购得一姬人，献入元载内宅，为生平所未经之美色，元载得之大喜。当初岐王，有一爱妾，名赵娟的；元载入宫时，一度相见，美绝人寰，只以为亲贵内眷，不敢稍涉妄想。但事隔十年，常在元载心头盘旋，依依不能释。谁知如此美人，岐王竟不能销受；次年，岐王身死，赵娟漂泊在民间，嫁与薛氏为妻。薛为长安大贾，家财百万；自得赵娟，便百端宠爱，家中资财，任其挥霍。赵娟至薛家六月，便产一女，是为岐王遗种，取名瑶英，美丽更胜其母。瑶英在襁褓之中，因家中富有，赵娟便以香玉磨成粉屑，杂入乳中，使瑶英食之；故瑶英生而肌肤奇香。可怜薛氏一生经营，百万家产，尽败于赵娟一人之手。后薛氏去世，家已赤贫；惟薛瑶英长成如洛水神仙，姿容曼妙。满京师地方，人人都嚷着称赞薛美人。这时赵娟贫困益甚，闻元载爱好妇女，凡妇女入府，荐寝的，皆给珍物遮羞；因赂干仆，得入府，与元载相亲。元载一见赵娟，得偿宿愿，固自欢喜；但相隔十年，不免有美人迟暮之叹，欲兼得瑶英。赵娟索身价巨万，门下有林清者，方有求于元载；便以万金购得，献入府中。

元载见此绝世佳人，不觉神魂飞越。当纳瑶英为姬人，处以金丝之帐，却尘之褥。却尘，是兽名，不染半点尘土，因名却尘。原出自高句丽国，取其毛为褥，贵重无比。高句丽国王，遣贡入朝，没入元载府中；今以供美人寝卧，温软异常。其色深红，光彩四射。元载又从海外得龙绡之衣一袭，只一二两重，握之不满一把。瑶英体态轻盈，不胜重衣，元载即以此衣赐之。薛瑶英幼读诗书，更善歌舞；仙姿玉质，元载对之，魂意都销。从此宠擅专房，元载亦一心供奉，视他家妇女如粪土矣。薛瑶英轻歌妙舞，动人心魄，当时有贾至、杨公南二人，与元载交谊最厚，每值宴会，座中有贾、杨二公，便令瑶英出内室，歌舞劝酒。贾至赠诗云：

“舞怯铢衣重，笑疑桃脸开；
方知汉武帝，虚筑避风台！”

杨公南赠长歌，中有句云：

“雪面澹娥天上女，凤箫鸾翅欲飞去；
玉钗碧翠步无尘，楚腰如柳不胜春！”

当时满堂宾客，尽为瑶英一人颠倒，争献珠衫玉盆，供瑶英一人享用。群赞为：“虽旋波摇光飞燕绿珠，古代美人不能胜也！”瑶英又善为巧媚，迷人心志。元载为其所惑，不事家务。瑶英有兄名从义，是异姓母所生；此时入元载府，与赵娟通奸，内外把持，凡天下贡宝货求大官职者，无不奔走于元载之门。而赵娟与从义二人，上下其手，纳贿贪财，亦致巨富。当时满朝官吏，大半是元载一人引进的；贪污之声，令人怨望。

但代宗皇帝亦正溺于女色，无暇管理朝政；便是那仆固怀恩，亦因久戍边关，已阴谋反叛。

李抱真赴朝告密，代宗不省。直至接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的急报，说怀恩已反，遣子□直寇太原，方才惊惶起来，即召老臣郭子仪入宫。代宗道：“怀恩父子，负朕实深；闻朔方将士思公，几如大旱望雨。公为朕往抚河东，天下事不难定也。”当即面授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，兼河中节度使。郭子仪是先朝功臣，闲居家中已久；七子八婿，均属亲贵。天伦之乐，非他人所能及。今忽得代宗降旨，为国家大事，不得不行；甫至河中，已闻仆固□为下所杀，怀恩北走灵州，河东已解严了。

原来仆固怀恩之子□，素性刚暴，从太原败后，转扑榆次，又是旬日不下；□令裨将焦晖、白玉往祁县发兵，晖与玉调得人马赶到，□责他迟慢，几欲加罪。两人惧招不测，即于夜间，率众兵攻□，□为乱兵所杀。怀恩在汾州，得了子死的消息，不免悲痛。怀恩有老母，闻之，即出帐怒责怀恩道：“我嘱汝勿反，国家待汝不薄，汝不听我言，至有此变。我年已老，若因此受祸，问汝将有何面目对祖宗？”怀恩被母责骂，无言可答，匆匆避出。母大怒，提刀出逐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为国家杀此贼，剖取贼心以谢三军。”幸怀恩急走得免。当时怀恩部下的将士，闻大将郭子仪出镇河中，营中各窃窃私语，谓无面目见汾阳王。怀恩窃听得此语，自思众叛亲离，决难持久；乃竟将老母弃去，自率亲兵三百骑渡河，走灵州，杀死朔方军节度留后浑瑊之，据州自固。当有沁州戍将张维岳闻知，怀恩业已北走，即统兵驰至汾州，收抚怀恩余众，并杀死焦晖、白玉二人，割取仆固□首级，献与郭子仪；将□首送至京师，群臣入贺。惟代宗不乐，谕群臣道：“朕信不及人，乃致功臣颠越，朕方自愧，何足称贺？”便传旨送怀恩母至京师，给优膳养。怀恩母至京师，因痛孙念子，一月，即歿。代宗诏封楚国太夫人，依礼厚葬。子仪大军驰往汾州，怀恩匍匐马下，涕泣迎谒，口称：“犯臣誓不再叛！”子仪代奏朝廷，得免前罪，仍令统兵，驻守汾州。郭子仪大兵奏凯回朝，代宗拜为太尉，兼朔方节度使。子仪辞太尉职，不拜。

谁知那仆固怀恩，反叛性成；见郭子仪回京，又用计引诱回纥、吐蕃两外夷，同来入寇。当时有蕃兵十万众，边关将吏，飞报入朝，代宗不禁大惊！急传郭子仪入议大事。郭子仪见了代宗皇帝，便奏称：“怀恩有勇少恩，军心不附，他麾下皆臣旧部，必不忍以锋刃相向，臣料怀恩是无能为的。”代宗便命郭子仪出镇奉天，郭子仪奉旨出守，即令其子郭晞与节度使白孝德防守邠州，自统兵至奉天严阵以待。那怀恩引导吐蕃兵已近奉天城，诸将俱踊跃请战，子仪摇首说道：“贼众远来，利在速战；我且坚壁以待，俟贼寇临城，我自计却敌，敢言战者斩。”便传命守城兵士，偃旗息鼓，待令后动。

不到一日，那怀恩果已引吐蕃兵直扑城下，见城上并无守兵，不觉疑虑起来，立马踌躇多时。见天色已近黄昏，便退军五里下寨；直候至黎明，始击鼓进攻。忽得远远的一声号炮，川鸣谷应，吐蕃军士急登高瞭望，只见那奉天城外南面角上一座高山，已埋伏了许多官军，摆成阵势，非常严整，阵中竖起一张帅旗，风动处露出一个大“郭”字来，怀恩看了不觉惊诧道：“郭令公已到此城中么？”那吐蕃兵听得郭令公大名，便个个变了神色，纷纷退走。怀恩无奈何，独领着部众转赴邠州，未到城下，已远远看见城中竖起一张大旗，旗上面又端端正正地写着一个“郭”字。怀恩惊诧着道：“难道郭令公也到了此城中来么？真是飞将军矣！”一句话未毕！城门忽然大开，见一个大将持矛跃马，领兵冲出大呼道：“我奉郭大帅命令，只取反贼怀恩首级，余众皆无罪，不必交锋。”怀恩认识来将是节度使白孝德，正欲拍马上去接战，谁知他手下部众，一齐投戈退散，只剩怀恩一人一骑，如何敌对，急拨转马头退去。那白孝德驱兵追击，郭晞又从斜路上杀出，逼得怀恩抱头鼠窜，渡泾水而逃。看部下已散亡大半，忍不住流泪道：“身经百战，有胜无败，不料今日一败至此，岂不可痛！”不得已只得收拾残军，退向灵州去讫。只是吐蕃兵十分凶猛，既攻入凉州，又连夺维州、松州、保州三地。得郭子仪令，剑南节度使严武出奇兵截之，败贼兵八万众，吐蕃兵始退去；郭子仪见大敌已去，也不穷追，即入朝复命，代宗慰劳再三，加封尚书令，子仪即上表辞退；

“只因从前太宗皇帝尝任此官，所以后朝不复封拜。近惟皇太子为

藏

雍王时，平定关东，乃得兼此职，臣是何人，如何敢受此崇封，致坏国典；况自用兵以来，诸多僭赏，冒进无耻，褻渎名器，今凶丑略平，正宜详核赏罚，作法审官，请自臣始。”



代宗阅奏乃收回成命，另加优赏，随命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还镇河中。

此年有老臣李光弼，病死在徐州，年五十七，追封太保，赐谥武穆。光弼本是营州柳城人，父名楷洛，原是契丹酋长，武后时叩关入朝，留官都中，受封蓟郡公，赐谥忠烈。光弼之母，虽是妇人，颌下却长有须髯数十，长五寸许，生子二人：长名光弼，次名光进。光弼累握军符，战功卓著，安史平定，进拜太尉，兼侍中，知河南、淮南、东西山南、东荆、南五道节度行营事，驻节泗州。寻又讨平浙东贼袁晁晋，封临淮王，赐给铁券，图形凌烟阁。只因程元振、鱼朝恩用事，妒功忌能，为诸镇所切齿；代宗奔陕，召李光弼入援，光弼亦迁延不赴。及代宗回京，又命光弼为东都留守，光弼竟托词收赋，转往徐州。诸将田神功等，见光弼不受朝命，也不复禀承，光弼愧恨成疾，郁郁而终。光弼母留居河中，曾封韩国太夫人，代宗令子仪辇送入京，殁葬长安南原。当时郭李齐名，李光弼死后，郭子仪也十分伤感。

幸得天下暂时太平，代宗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，命仆射裴冕、郭英等在集贤殿待制，欲效贞观遗制，有坐朝问道的意思。当时有左拾遗独孤及上疏道：

“陛下召冕等以备询问，此盛德也，然恐陛下虽容其直，不录其言；有容下之名，而无听谏之实。则臣之所耻也。今师兴不息十年矣，人之生产空于杼轴，拥兵者得馆亘街陌，奴婢厌酒肉，而贫人羸饿就役，剥肤及髓。长安城中，白昼椎剽吏不敢禁，民不敢诉，有司不敢以闻，茹毒饮痛，穷而无告；陛下不思所以救之，臣实惧焉。今天下虽朔方、陇西有仆固、吐蕃之忧，邠泾凤翔之兵，足以当之矣。东南泊海西尽巴蜀，无鼠窃之盗，而兵不为解，倾天下之货，竭天下之谷，以给无用之兵，臣实不知其何因；假令居安思危，自可扼要害之地，俾置屯御，悉休其余，以粮储靡屨之资，充疲人贡赋，岁可减国粮之半，陛下岂可迟疑于改作，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？休兵息民，庶可保元气而维国脉，幸陛下采纳焉。”

独孤及所以上这疏，只因当时元载当道，专事峻削，凡苗一亩，税钱十五，不待秋收，即应税称为青苗钱。适值畿内麦熟，十亩取一，谓即古时什一税法，实皆是额外加征，人民困苦不堪。

当时代宗阅了独孤及奏章，心下虽是明白，只因优柔寡断，亦不能依奏行去。更笑的是迷信佛教；下旨命百官至光顺门迎浮屠像，像系由内官扮演，仿佛如戏中神鬼，或面涂杂色，或脸戴假具，并用着音乐卤簿，作为护卫。后面随着二宝舆，舆中置《仁王经》，此经系由大内颁出，移往资圣西明寺。令胡僧不空等，踞着高座讲经说法，令百官俱衣朝服听讲。当时只因鱼朝恩、元载、王猪一班权奸，都貌为好佛，又有兵部侍郎杜鸿渐，新任同平章事，因迎合权奸的意思，也上奏章称佛法无边，虔心皈依，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一时在寺中添设讲座，多至百余，当时称为百高座。代宗也被他们煽惑，时时入寺听经。

这里君臣讲经正讲得热闹，忽接连得到奉天同州整屋一带守吏各呈告急文书！称仆固怀恩又引诱北方夷狄来寇，快入国境了。代宗初还不信，嗣又接郭子仪奏章，略言：

“叛贼怀恩，嗾使回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刺等虏，分道入寇：吐蕃自北道趋奉天，党项自东道趋同州，吐谷浑、奴刺自西道趋邠娥；回纥为吐蕃后应；怀恩率领朔方兵，又为杂虏内应。铁骑如飞，约

代宗这才慌张起来！即由寺回朝下旨，令凤翔、滑濮、邠宁、镇西、河南、淮西诸节度各出兵，扼守冲要，阻截寇锋。敕使方发，幸接得一大喜报说：“怀恩途中遇疾，还至鸣沙已经暴死。”鱼朝恩、元载等闻信相率入贺，并归功于佛法。代宗亦十分喜慰，谁知只隔了一二日，风声又紧！怀恩部众，由叛将范志诚接领，仍进攻泾阳，吐蕃兵已薄奉天，乃始罢百高座讲经，急下旨令郭子仪屯泾阳，命将军白元光、浑瑊进屯奉天，一面调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出镇凤翔，渭北节度使李光进移守云阳，镇西节度使马璘，河南节度使郝廷玉，并驻便桥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，转扼东渭桥，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，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，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螭屋。布置已定，代宗亲将六军，驻扎苑中，下令亲征。鱼朝恩推说筹备军饷，趁势搜括，大索士民私马，且令城中男子，各着皂衣，充作禁兵，城门塞二开一，阖城大骇！多半逾墙凿窬，逃匿郊外。

一日百官入朝，立班已久，阁门好半日不开，蓦闻兽环激响，朝恩率禁军十余人挺刃而出，顾语群臣道：“吐蕃入犯郊畿，车驾欲幸河中，敢问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一时满朝公卿，俱错愕不知所对，独有刘给事出班抗声道：“鱼公欲造反么？今大军云集，不知戮力御寇，乃欲挟天子蒙尘，弃宗庙社稷而去，非反而何？”朝恩被他一揭破，却也哑然无语，始将阁门开放；代宗视朝，与群臣商议军情。正商议时候，可巧奉天传来捷音，朔方兵马使浑瑊入援奉天，袭击虜营，擒一虜将，斩首千余级。代宗闻报大喜，立遣中使传奖谕，随即退朝。会大雨连旬，寇不能进，吐蕃将尚结悉赞摩、马重英等大掠而去。庐舍田里，焚劫殆尽。代宗闻吐蕃兵退去，愈信是佛光普照，仍令寺僧讲经，那知吐蕃兵退至邠州，遇着回纥兵到，又联军进围泾阳，郭子仪在泾阳城，命诸将严行守御，相持不战。

二虜见城守谨严，即退屯北原，越宿复至城下，子仪令牙将李光瓚赴回纥营责他弃盟背好，失信，今怀恩已遭天殛，郭公在此屯军，欲和请共击吐蕃，欲战可预约时日。回纥都督药葛罗惊问光瓚道：“郭公在此，可得拜见，只怕汝以此给我。”光瓚道：“郭公遣我来营，何敢相诘。”药葛罗道：“郭公如在，请来面议。”光瓚即以此语还报子仪，子仪道：“寇众我寡，难以力胜，我朝待回纥不薄，不若挺身而去，以大义责之，免动干戈。”言毕欲行！诸将请选铁骑五百随行，子仪道：“五百骑怎敌十万众，此举非徒无益，且足启疑。”说罢！便一跃上马，扬鞭出营，子仪第三子名晞，亦随父在军，急叩马谏道：“大人为国家元帅，奈何轻以身饵虜。”子仪道：“今若与战，父子俱死，国家亦危；若往示至诚，幸得修和，不但利国，并且利家；即使虜众不从，我为国殉难，也自问无愧矣。”说至此，即把手中鞭一挥道：“去！”头也不回地去了，背后只随着数骑将。

至回纥营前，令随骑先行，传呼道：“郭令公来！”回纥兵闻之，人人大惊，药葛罗正执弓注矢立马营前。子仪远远望见，急免胄卸甲，投枪下马而入。药葛罗回顾部下道：“果是郭令公。”说着也翻身下马，掷去弓矢，鞠躬下拜。回纥将士，亦一齐下马罗拜，口称参见郭令公。子仪忙欠身还礼，且执药葛罗手，正言相责道：“汝回纥为唐室立功，唐天子待汝也不为薄，奈何自负前约，深入我腹地，弃前功，结后怨，背恩德，助叛逆，窃为汝国不取。况怀恩叛君弃母，宁知感汝，今且殛死，我特前来劝勉。如从我言，汝即退兵；如不从我言，则听汝辈杀我。但汝若杀我，则我将士，亦必致死力以杀汝等，汝等亦无生还之望矣。”药葛罗闻郭子仪一番慷慨之谈，不觉露出惶恐的神色来，忙鞠躬答道：“怀恩谎言唐天子已晏驾，令公亦去世，中国无主，我故前来。今日得见令公，始知怀恩欺我。且怀恩已受天诛，我辈与令公即无仇怨，岂肯以兵戎相见。”子仪乘机说道：“吐蕃无道，乘我国有乱，不顾甥舅旧谊，入寇京畿，所掠财物，不可胜载，马牛杂畜，弥漫百里。此不啻代汝搜罗，今日汝等能全师修好，破敌致富，为汝国计，无逾此著矣。”药葛罗大为感动道：“我为怀恩所误，负公诚深，今请为公力击吐蕃，自赎前愆。”说着，药葛罗领着子仪出观阵容，回纥兵分左右两翼，见郭子仪来，稍稍前进，郭晞随在身后，深



防不测，亦引兵向前。子仪挥晞使退，惟令左右取酒，酒已取至，与藥葛罗宣誓。藥葛罗请子仪宣言，子仪取酒酹地道：“大唐天子万岁！回纥可汗亦万岁！两国将相亦万岁！如有负约，身殒阵前，家族灭绝！”誓毕，斟酒递与藥葛罗。藥葛罗亦接酒酹地道：“如令公誓！”子仪再令部将与回纥部酋相见，回纥将士大喜道：“此次出军，曾有二巫预言，前行安稳，见一大人而还。今果然应验了！”子仪乃从容与别，率军还城。

藥葛罗即遣部酋石野那等入覲代宗，一面与奉天守将白元光合击吐蕃。吐蕃闻之，连宵遁去。两军兼程追击，至灵台西原，遇吐蕃后哨兵，鼓噪杀入；吐蕃兵已饱掠财帛，急思归去，毫无斗志，一时奔避不及，徒丧失了许多生命，抛弃了许多辎重。白元光将夺回财帛，给与回纥，又夺回士女四千人。藥葛罗亦收兵归国。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刺等众，一齐遁去。

代宗认为天下承平，安然无虑。这时元载，因入相有年，权势一天盛大一天；只怕被人讦发阴私，特请百官论事，先白宰相，然后奉闻。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驳斥；元载便说他诽谤朝廷，矫旨贬为陕州别驾。又推荐鱼朝恩判国子监事。朝恩居然入内讲经，高踞师座；手执《周易》一卷，讲解“鼎折足，覆公餗”两语，反复解释，讥笑时相。这时黄门侍郎王缙，与元载相将入座；缙听讲后，面有怒容，载独怡然。朝恩出对人言曰：“怒是常情，笑不可测。”

永泰二年十一月，是代宗生日；诸道节度使上寿，献入金帛珍玩，价值二十四万缗。当时南方有贡朱来鸟的，形状似戴胜；而红嘴紺尾，尾长于身，巧解人语，善别人意。其音清响，闻于庭外数百步。宫中人多怜爱之，常以玉屑和香稻饲之，鸣声益嘹亮。夜则栖于金笼，昼则飞翔于庭庑，而俊鹰大鹞，不敢近。一日，为巨雕所搏而死。代宗亦为之歎歎。当时朝廷收得的奇禽驯兽甚多，中书舍人常兗上言：“各节度敛财求媚，剥民逢君，应却还为是。”代宗不能从。

这时郭子仪家中出了一件子媳反目的事，逼得郭子仪远远地从边地上跑回来，调停家事。原来郭子仪第六媳妇，便是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，嫁与郭子仪第六子名暖的，配成夫妇。起初两口子甚是恩爱，后因小故，互相反目；公主竟乘车入宫，哭诉帝后。郭子仪回家来，即将暖绑缚起来，关在囚车里，随身带着，径赴宫门来。唐朝定制，公主下嫁，当由舅姑拜公主，公主拱手受之。升平公主嫁郭暖时，也照此例，子妇受着翁姑的跪拜，郭暖在一旁看了，心中已是大不舒服；只因是朝廷的旧制，不得不勉强忍耐着。日久，同居室中，公主未免挟尊相凌；郭暖忍无可忍，夫妇二人，常有口角之争。一日，公主竟欲令婆婆执巾栉；郭暖大怒，叱着公主道：“汝倚乃父为天子么？我父不屑为天子，所以不为！”说着，欲上前掌公主的颊；幸得侍婢急上去劝住，那公主面颊上，只轻轻地抹了一掌。这羞辱叫升平公主如何受得住！只见她柳眉双竖，杏眼圆睁；趁着一腔怒气，便立刻驾车回宫，哭诉父皇去。

代宗是素来敬重郭子仪的，当下听了公主的话，便说道：“这原是我儿的不是。汝亦知我唐家天下，全仗汝翁一人保全。汝翁果欲为天子，天下岂还为我所能有？汝在郭家，只须敬侍翁姑，礼让驸马，切勿再自骄贵，常后争端。”公主尚涕泣不休，代宗令：“且在宫中安住几时，待尔翁回家，朕与汝调处可也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粉面郎后宫惑女 锦衣人深山访贤

代宗皇帝正因升平公主夫妇反目，心中不自在，忽殿中监入报道：“汾阳王郭子仪，绑子入朝求见万岁。”代宗便出御内殿，召子仪父子入见。郭子仪见了代宗皇帝，便叩头奏称：“老臣教子不严，有忤公主，今特绑子入朝，求陛下赐死。”说着，便把那驸马都尉郭暖推上丹墀跪下。代宗见了，忙唤内侍官，把郭子仪扶起，当殿赐座。笑说道：“从来说的，不痴不聋，不可以作阿翁。他们儿女闺房之私，朕与将军，均可置之不理。”说着，传谕把郭暖松了绑，送进后宫去，令与崔贵妃相见。原来这升平公主，是崔贵妃所生。当时升平公主，也坐在崔贵妃身旁，见了郭暖，一任他上来拜见，只是冷冷地爱理不理。倒是崔贵妃见了郭暖，却欢喜得有说有笑，用好言安慰着；又拉着升平公主，教与驸马爷同坐。又打叠起许多言语，开导着这位公主。这升平公主和郭暖，夫妻恩情，原也不差；只是女孩儿骄傲气性，一时不肯服输。这时和驸马爷相对坐着，低着玉颈不说话。那代宗在内殿，和郭子仪谈讲了一会军国大事；子仪起身退出朝来。那代宗皇帝因挂念着升平公主，便也踱进崔贵妃宫中来。见小两口还各自默默坐着，见了万岁爷进来，又各自上去叩见。那代宗皇帝哈哈大笑，左手拉住驸马，右手拉住公主，说道：“好孩儿！快回家去吧。”这升平公主经崔贵妃一番劝说以后，心中早已把气消了。如今听了父皇的说话，便乐得收篷。升平公主坐着香车，郭驸马跨着马，双双回家来。

郭子仪接着，便自正家法，喝令儿子跪下，令家仆看杖，亲自动手，打了十数下；那升平公主在一旁看了，也心痛起来，忙上前去，在公公身前跪倒，代他丈夫求饶。郭子仪见公主也跪下来了，慌得忙丢下杖儿，唤丫鬟把公主扶起来，送一对小夫妻回房。从这一回事以后，郭子仪便有改定公主谒见舅姑之礼。待到德宗皇帝时候，才把这礼节改定，公主须拜见舅姑，舅姑坐中堂受礼，诸父兄姊立东序受礼，与平常家人礼相似。这都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郭子仪整顿家规以后，依旧辞别朝廷，出镇边疆。朝廷中鱼朝恩、元载那班奸臣，见郭子仪去了，又放胆大弄起来，当时鱼朝恩为要拉拢私党，及侵吞内帑起见，便上奏请立章敬寺。这章敬寺，原是庄屋，代宗将这庄屋赐与朝恩，朝恩推说是为帝母吴太后祷祝冥福，把庄屋改为寺院，去迎合代宗皇帝的心志。又说庄屋不敷用，便奏请将曲江、华清两离宫，拨入寺中。代宗皇帝听说为供奉吴太后之用，如何不允，便下旨准把曲江、清华两宫，拨与鱼朝恩作为章敬寺之内院。这曲江、清华两宫，在玄宗时候建造得十分华丽，里面陈设珍宝锦绣，不计其数。代宗又拨内帑银四十万，为修理之费。鱼朝恩得了这两座大宫院，便征集了十万人夫，动工兴筑。正兴高彩烈时候，忽有卫州进士高郢上书谏阻，说不宜穷工靡费，避实就虚。代宗览了这奏章，心中便又疑惑起来，便召元载等人入内，问：“果有因果报应之说否？”那元载与鱼朝恩，原是打通一气的。当时便奏对道：“国家运祚灵长，全仗冥中福报；福报已定，虽有小灾，不足为害。试看安史二贼，均遭子祸；怀恩道死；回纥、吐蕃二寇，不战自退；这冥冥之中，皆有神佛保佑，亦先旁与万岁敬佛之报也。”代宗叹说：“元载之言甚有理。”便又加拨内帑八万，与鱼朝恩建筑佛寺。

那章敬寺落成之日，代宗皇帝亲往拈香，剃度尼僧至三千余人；赐胡僧不空法号，称为太辩正广智三藏和尚，给公卿食俸。不空谄附朝恩，由朝恩引进宫去，拜见代宗皇帝。不空说朝恩是

藏



佛徒化身，代宗亦以另眼相看，朝恩因此愈见骄横。那不空和尚，时时被代宗皇帝宣召进宫去，说无量法；引得宫中那班妃嫔们，个个到不空和尚跟前来膜拜顶礼，听和尚说法。代宗皇帝也穿了僧人衣帽，盘腿静坐，合目听经。这时满屋香烟缭绕，梵韵悠扬；除代宗和不空二人，是男子身外，全是女子身体。那班妃嫔，平日不得常见万岁面目的，到此时借着礼佛，个个打扮得粉香脂腻，娇声和唱。代宗皇帝，原是在脂粉队中混惯的，独有这不空和尚，他原是流落在北方的一个无赖胡儿，只因安史之乱，他混迹军中，辗转入于京师。京师人民，十分迷信番僧的；这不空便冒充做番僧，在民间谎取银钱，勾淫妇女。后来由元载汲引他与王公大臣相见，鱼朝恩也要利用他哄骗皇帝，便把不空和尚收留在自己府里；暗地里去招觅了几个无赖士子，养在府中，造些因果报应的说头，合不空和尚学着，依样葫芦地说着。又串插了些奸盗邪淫的故事，每天在宫廷里和说评话一般的；听得那宫中一班妃嫔宫女们，人人欢喜，个个称道。有时万岁爷不在眼前，那班年轻妇女，围住了不空和尚，纠缠着他说些野话。那女徒弟们，唤不空和尚，抢着唤他做师父。这师父是胡人，胡人原是最好色的；他在胡地，久已闻得中原的妇女，如何美丽，如何清秀，他做梦也想。后来混入京师，见了那班庸脂俗粉，已惊叹为天仙美女；今被代宗皇帝召进宫来，见那班宫眷，个个是国色天香；他虽高坐在台上说法，那一阵阵的甜香腻香，却直扑入鼻管中来，引得大和尚心旌动摇。日久了，那班妃嫔，也与师父十分亲昵；不空又得代宗的信任，平日出入宫廷，毫不禁阻。不空和尚便渐渐的放出手段来，把一个陈娘勾引上手。胡人又用灵药取妇人的欢心，宫中那班女子，原是久旷的，如今得了不空和尚鞠躬尽瘁地周旋着，人人把这和尚看作宝物一般，你抢我夺，竟有应接不暇之势。不空和尚实在因一人忙不过来，便又去觅了一个替身来。

这替身，原是鱼朝恩的养子，名令徽的。这人虽长得面目娇好，却是穷凶极恶。他仗着养父鱼朝恩的威势，在京师地面，无恶不做。鱼朝恩在北军造一广大牢监，暗令养子令徽，率着地方恶少，劫捕富人，横加罪名，送府尹衙门，用毒刑拷打，令自认叛逆大罪，送入监牢中，使狱吏用药毒毙，尽将其资财没入官。京师人称入地牢。朝恩父子，富可敌国；即万年吏贾明观，倚仗朝恩威势，捕审富人，亦得财千万以上，京师地方人民，敢怒不敢言。那令徽仗着有财有势，专一奸占良家妇女；那受害之家，只得含垢忍耻，无人敢在地方衙门前放一个屁的。如今有这淫僧不空和尚，替他在宫中拉拢，令徽眉眼又长得清秀，在妇女们跟前，格外得人意儿。那千百个旷妇怨女，见了这少年哥儿，好似一群饿狼，得了肥羊肉一般；不空和令徽二人在宫中狼狽为奸，快乐逍遥，早已闹得秽声四播，独瞒住了代宗皇帝一人的耳目。满朝文武，莫不切齿痛恨。但鱼朝恩一人的权威，却一天大似一天，大家也无可奈何他。

朝恩见了代宗皇帝，便渐渐地跋扈起来。朝廷大小事件，非先与朝恩说知不可。那时满朝奸臣，只惧惮郭子仪一人。元载屡次在代宗皇帝跟前毁坏郭子仪，劝代宗贬去郭子仪的官爵，代宗不听。元载忌子仪愈深。此时听不空和尚之计，令朝恩养子令徽，勾通恶少，在深夜赴京城外七十里郭氏祖坟，掘毁郭子仪先代的坟墓，又暴露郭子仪父亲的尸骨，以泄其恨。盗坟贼四人，被看守坟墓的庄丁擒住；当场打死了二人，又捉住了二人，送到京师御史官衙门中来。那秦御史闻说郭子仪祖坟被毁，不觉大骇，立刻进宫去奏与万岁；代宗闻知大怒，转谕严刑审问，是何人主使？一面遣常侍官赍圣旨到郭子仪家中去，安慰郭家诸子，又发银八万两，为郭家修复墓道。

御史官得了圣旨，忙回衙门去审问盗坟贼；谁知狱中的二人，早已由元载买通了狱官，用药把两个贼人毒死了。这场无头公案，叫那班御史官从何审起？郭子仪在边疆上，得了此消息，急急赶回京师来；七子八婿，纷纷把这情由对子仪说了。子仪心中明白，知道是仇家所为；但此时元载、鱼朝恩二人的势焰，炙手可热，便是郭子仪，也不敢去在老虎头上抓痒。当即入朝去谢过圣恩，退朝出来，又去一一拜访元载、鱼朝恩二人；在家中设着盛大的筵席，请二人饮酒欢乐；又暗暗地拿四千两银子，去抚恤那四个盗坟贼的家属，也是不与小人结怨的意思。谁知鱼朝恩看看郭子仪尚且如此惧怕他，他的胆却愈是大起来了。

一日，有回纥可汗，遣使臣来贡献礼物，适值鱼朝恩与不空和尚养子令徽三人，在郊外游

猎。那外国使人，径至丞相府中交纳；丞相见是回纥使臣，却不敢怠慢，一面派人招待，一面将贡物送进宫去。待鱼朝恩回府来，知道此事，不觉大怒，拍桌道：“天下事可不由我处理乎！”当夜，鱼朝恩便召集自己一班心腹，如元载辈，在府中密议。令徽当即献计道：“明公正可乘此易执政，以震朝廷而张明公之威。”鱼朝恩点头称是。次日，便大会百官于都堂，有六宰相在座。朝恩大声呵着宰相说道：“宰相者，和元气，辑群生；今水旱不时，屯军数十万，馈运困竭，天子卧不安席，宰相何以辅之？不退避贤路，默默尚可赖乎？”宰相闻之，一齐俛首，合座失色。次日，鱼朝恩入奏，参革去二十个官员，尽把自己亲信的人，加封进爵。朝廷百官，人人震惧朝恩的威力，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

那时朝恩养子令徽，年只二十岁，代宗因他年纪尚幼，拜为内给使，衣绿色袍。一日，在宫中与同辈因细过争闹，为紫色袍内给使所呵斥。在势，衣紫色袍者为尊。令徽大愤，回家告诉朝恩；朝恩即携令徽入朝，见代宗。奏道：“臣儿令徽，官职大卑，屡受人欺，幸乞陛下赐以紫衣。”代宗还未及答言，忽见一内监，已捧着紫衣一袭，站立一旁候着。朝恩不待上命，即随向内监取来，递与令徽，嘱他将衣披在身上，即伏地谢恩。代宗看了，满肚子气愤；但回念如今朝廷兵权，尽在鱼朝恩手中，一时也不好意思开罪他，只得忍着气强笑道：“儿服紫衣，谅可称心了！”朝恩父子洋洋得意地退出朝去。

从此代宗衔恨在心，暗暗地欲除去朝恩的名位，召元载入宫商议。这元载原是朝恩的同党，只因代宗允许，升他爵位，便也顾不得朋友的交情了。再说元载这人，也是有野心的，因鱼朝恩权势在自己上面，一时不得不低头屈伏，如今有代宗皇帝撑他的胆，他如何不愿意。当时朝中禁兵，都归朝恩一人掌握，代宗怕元载一人势力不能相敌。元载奏道：“陛下但以事专属臣，必有济。”君臣二人议毕，退出宫来，当有神策都虞侯刘希暹，是鱼朝恩的心腹；他在宫中，打听得消息，挨到半夜人静，便偷偷地到朝恩府中来告密。说：“万岁已有密诏与元载，令图相公。”朝恩听了大惧，从此见了元载，却十分恭敬。日久，见代宗待遇隆厚，礼不稍衰。朝恩疑希暹的消息不确，希暹力劝朝恩须先发制人，速为之备。朝恩仗着手下有六千禁兵，又有刘希暹十分骁勇；便与兵马使王驾鹤，万年吏贾明观，养子令徽，又有卫士长周皓，陕州节度使皇甫温，自己心腹共二十余人，聚集自己府中谋反。如何调集人马，如何劫挟天子，讲得井井有条。谁知这时有两个最称心腹的人，却已被元载用金钱买来了，却在朝恩府中，做朝廷的探子。原来朝恩自从位高权重，便也深自防范，每次出入府门，或进宫朝见，身旁总常随着武士一百人，由家将周皓统带着，称卫士长；又有那皇甫温，他二人得了元载的钱财，便暗暗地欲谋取鱼朝恩的性命。当时在朝恩府中窃听得计谋出来，急去元载府中报信；元载又带领着周皓、皇甫温进宫去，朝见万岁，把他们商议定的计策奏明了。代宗只吩咐小心行事，勿反惹祸。

不多几天，便是寒食节；宫中府中禁烟火食一日，到傍晚时候，方得传火备餐。当夜代宗便在宫中置酒，邀集朝中亲贵，入宫领宴；鱼朝恩当然也在座。宴罢，众官谢过恩辞退，令徽也替他义父招呼小车，鱼朝恩起身谢过恩，走下殿去。左有令徽，右有都虞侯刘希暹扶着，跨上小车去。忽一内监传出皇帝谕旨来说：“请相公内殿议事。”那推车武士，便把小车向内殿推去，令徽、希暹两人，在车后紧紧跟随着。看看走到内殿门口，禁军上来拦住；令徽、希暹二人，只得在门外站守，眼看着小车推进内殿门去，直到丹墀下停住。朝恩身体十分肥胖，出入宫禁，必坐小车代步。今朝恩方从小车上跨下丹墀来，他那卫士长周皓，便劈手去把朝恩的两臂握住。朝恩只说得一句：“大胆奴才！”左面走过元载来，右面走过皇甫温来，手执麻绳，把鱼朝恩两臂反绑起来，连那推车的四个武士，也一齐动手，把朝恩推上殿去。朝恩口中大喊：“老臣无罪！”代宗喝令跪下，数责他招权纳贿，结党谋反十六条大罪。朝恩一味地嚷着冤枉。代宗大怒，便谕令当殿缢毙。即由周皓、皇甫温二人动手，揪住朝恩衣领，走下殿去，跪在丹墀上。朝恩回头对周皓、皇甫温二人说道：“二公皆老夫旧人，岂不能相让？”周皓大声喝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内监递过带子来，大家动手，生生地把鱼朝恩勒死；仍把尸身装在小车里，推出宫来。由养子令徽接着，送回家去。朝旨下来，说朝恩是奉旨自缢，特赐六百万缗治丧。神策军都虞侯



刘希暹，都知兵马使王驾鹤，原是朝恩羽党；代宗为安抚人心计，俱加授御史中丞。后因刘希暹有怨恨朝廷的话，反由驾鹤奏闻，勒令自尽。所有朝恩同党，从此不敢有反叛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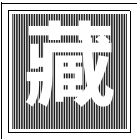
只因元载自以为是有诛朝恩之功，虽代宗皇帝加以恩宠，但元载恃宠而骄，自夸有文武之才，古今人莫能及，便趁此弄权纳贿。岭南节度使徐浩，是元载的心腹，在外搜括南方珍宝，运至元载府中。代宗皇帝自知懦弱，不能镇服百官，便想起那李泌来；他是三朝元老，足智多谋，使吏部侍郎杨綰，赍着皇帝手诏，又彩缎牛羊各种聘礼，到赤云山中去敦请。

那赤云山，曲折盘旋，甚是难行；沿路苍松夹道，赤云迷路。杨綰在山中，东寻西觅，直找了一天，还不曾找到李泌的家中，只得暂寄农家，息宿一宵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问了农夫的路径，再上山去找寻；转过山冈，只见一丛松林，有四五个樵夫，从林下挑着柴草行来。杨綰上去问李泌的家屋，那樵夫用手指着东北山峰下的数间茅屋，说：“那便是李相国的家屋。”杨綰依着他的方向走去，见前面一条小径，架着一座小石桥，清泉曲折，从桥下流过；水声潺潺，送入耳中，令人俗念都消。时有一山人，闲坐在桥头，抬头看云；杨綰从他跟前走过，后面随着十个内监，各各手中捧着礼物，一串儿走过桥来。那山人只是抬头望着天，好似不曾看见一般。杨綰到那茅屋下，扣着柴扉，出来一个绾髻的童儿；问李泌时，说到左近山上游玩去了。杨綰求这童儿引着路寻觅去，那童儿说：“家中无人看门。”杨綰便把十个内监留下，替童儿看守茅屋。自己却跟着童儿，沿溪边小路寻去；谁知走不多几步路，在那小桥上，便遇着这李泌。杨綰一看，认得便是方才坐在桥栏上抬头看着云的山人。忙向李泌打躬拜见，一齐回到茅屋去。杨綰方取出圣旨来宣读，李泌拜过圣恩，便说：“隐居多年，山野性成，不能再受拘束。”便要写表辞谢。经杨綰再三劝说：“圣上眷念甚深，不可违旨。”李泌没奈何，便留杨綰和十个内监，在山中住宿一宿；第二天，一齐下了赤云山，向京师进发。

到得京师，进宫朝见万岁。那代宗见了李泌，十分喜悦，立赐金紫，又欲拜李泌为相。李泌再三辞谢，代宗便命在蓬莱殿西边，建筑一座书院，擅楼阁池石之胜。令李泌住在书院中，代宗每至闲暇时候，便从蓬莱殿走到书院中去，找李泌闲谈着。所有军国大事，无不与李泌商酌办理。李泌素不食肉，代宗特设盛大筵宴，赐李泌食肉；这李泌碍于皇命，没奈何只得破戒食肉。代宗又打听得李泌年已四十六岁，尚未娶妻，代宗便替李泌作伐，娶前朔方留后李□甥女窦氏为妻，赐第安福里。那宅第建造得十分高大，在完姻的这一天，代宗皇帝，亲自到李泌家中来，主持婚礼。李泌和新夫人，双双朝见万岁。代宗又赐新夫人宝物二箱。这新夫人窦氏，年才十九岁，长得千娇百媚。夫妻二人，十分恩爱。代宗在宫中，也时时赏赐金帛。李泌夫妇二人，也常常入宫去谢恩。第二年，窦氏产下一个男孩儿来，代宗赐名一个繁字。元载见李泌的权势一天大似一天，心中十分妒忌，常在代宗跟前，说李泌才堪外用。在元载的意思，欲调泌出外，拔去了眼中钉，让他一人在朝中独断独行，不受人钳掣。这时适有江西观察使魏少游，请简官吏；元载便把李泌推举上去。代宗亦知道元载有意欲排去李泌，特召李泌进宫密语道：“元载不肯容卿，朕今令卿往江西，暂时安处，俟朕除去元载，再行召卿进京。”李泌听了代宗的话，便唯唯受命，出为江西判官。

元载见李泌已南去，益发专横，同平章事王缙，朋比为奸，贪风大炽。各路州郡，俱有元载的心腹安放着。元载的岳父褚义，原是一个田舍翁，一无才识，久住在宣州地方。他打听得女婿权倾天下，便急急赶进京来，向元载求官。元载给予一信，令往河北。褚义得信，心中怨女婿淡薄，行至幽州地方，私地里打开信来看，只见白纸一页，上面只写元载二字。这褚义到此时，弄得进退两难；不得已，怀着信去谒见幽州判官。谁知这判官看了元载的信，很是敬重；问明了褚义的来意，便去报与节度使知道。节度使立开盛筵，尊为上客，留在节度使衙署中盘桓了几天；临去的时候，赠绢千匹，黄金五百两。这样一个田舍翁，得了这一大注横财，便够他一世吃着不尽了。那时元载的妻子和王缙的弟妹，倚仗着他夫兄的势力，在外面招摇纳贿；元载有书记卓英倩，生性更是贪狡，一味谄奉元载，尤得元载的欢心。因此天下求名求利的人，都来买嘱英倩一人，求他引进。英倩竟因此得坐拥巨货，面团团作富家翁。成都司录李少良，上书力诋元载贪

恶；元载即将奏折扣住不送，一面便讽令御史官弹劾少良，矫诏召少良入京，幽闭在一间暗室中，用狼牙棒打得遍体鳞作，流血满地而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珍

第八十二回

吴国舅力除大憨 小公主下嫁狂儿

元载既打死了李少良，便有少良的友人韦颂，和殿中侍御史陆珽二人，叩阙呼冤；都被元载喝令武士擒下，打入死囚牢。韦、陆二人，一时气愤填膺，齐撞壁而死。代宗知道了，心中十分懊恨，只是平日被元载胁制住了，一时不敢翻脸。忽想起浙西观察史李栖筠，是一个忠义刚直之臣，便暗暗地下手诏，传栖筠进京来，拜为御史大夫。栖筠受职后，即察出吏部侍郎徐浩、薛邕，和京兆尹杜济虚，礼部侍郎于劭四人，俱是元载党羽，专一欺君罔上，黠货卖官。栖筠给他一本参革，一齐罢官。元载深恨栖筠，便与同党阴谋陷害他。不多几天，栖筠在家中，竟然无疾而亡。因此外边许多人谣传，说李栖筠是被元载买嘱他贴身人，用药毒死的。代宗皇帝虽也十分悲伤怀疑，只是元载在朝中的党羽甚多，一时又拿不到他的真凭实据，便也只得忍耐在心中。但元载见李栖筠去世，越是肆无忌惮，进事骄横。代宗因此心中忧郁，终日愁眉不展。

这一天，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入宫来，朝见代宗；见万岁爷面有忧色，觑着左右无人，便低声奏道：“如今心腹大患，是在元载一人。陛下是否因此人劳心？”代宗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朝事荒堕，全是朕一人之过；元载之敢于大胆妄为，亦朕平日纵任所致。今欲除之，亦已难矣！”原来这位吴大将军，是章敬皇后的胞弟，与代宗有甥舅之亲；平日忠心为国，君臣素称相得。今吴将军一句话打动了万岁爷的心事，当时君臣二人在宫中秘密计议，直到更深，才退出宫来。

第二天，吴将军在家中悄悄地召集吏部尚书刘晏，御史大夫李涵，散骑常侍萧昕，礼部侍郎常究，可怜这时朝官号称正直的大臣，只有这五六人了！吴将军受了代宗皇帝的密意，与这五个忠义大臣，在府中南书斋里商议国家大事。正说话时候，忽见一个壮士，直闯进屋中来；众人大惊，十几道眼光，齐注定在那壮士身上。见那壮士黑纱罩住脸面，直立在当门，一言不发。吴将军按着剑，大声喝问：“何人？”那壮士举手把脸上黑纱揭去，慌得一屋子的人，一齐跪倒在地，口称：“万岁！”原来那壮士打扮的，竟是代宗皇帝。他见事机危急，便改装做禁兵模样，混出宫来；跨一头黑马，飞也似地跑到国舅府中，跳下马，便向府中直闯。府中自有守卫家将，把守大门；今日府中秘密会议，关防更是严紧，见这禁兵进来，齐向前去拦阻。那禁兵把手中小红旗一举，家将们知道是宫中的密使，便让出一条路，放禁兵进去。原来唐朝时候，皇帝有密事宣召大臣，便从宫中派一密使出来；手执小红旗，上有金印为凭。谁知今日这个密使，竟是代宗皇帝自己充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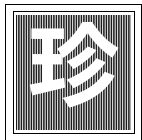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招呼众位大臣入座，愤愤地说道：“昨夜有内侍探得消息，说近日元载与王缙谋反；连日在元载私宅中，借着夜薰为名，召集徒党，密谋起事。如今禁兵在元载手中，便由元载指挥禁兵，旦夕围攻宫廷，意欲劫朕西去，挟天子以号令百官。众大臣皆忠义之士，岂能坐视乱臣贼子倾覆李家社稷耶？”众大臣听了代宗的话，个个露着悲愤之色；有扼腕叹息的，有拍桌大骂的。一室中，君臣们也忘了仪节；只是纷扰了半天，却想不出一条计策来。

满室静悄悄的半晌，忽见又有一个壮士打扮的，走进屋子里来；众人看时，吴将军认识是府中的守卫长，名余龙的，便喝令退出去。谁知这余龙好似不曾听得主人的话一般，看他抢上几步，当着他主人跟前，噗地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万岁爷有急难，责在主公；主公有急难，责在小人。今日事机已迫，小人却有一计。”吴将军问：“汝有何计？快快说来！”那余龙爬在地下，说

道：“小人想元载这奸贼，平日胆大妄为；却有一人，是他的心腹爪牙。”吴将军道：“却是何人？汝且说来。”余龙道：“便是左卫将军，知内侍省事董秀。”这句话一说，满屋子的人，都不觉愕然。原来董秀这人，是统带御林军的；时时随在皇帝左右，代宗皇帝也拿他当心腹看待。如今听说此人与奸臣同党，真出于众人意料之外。吴将军却不信，说道：“汝言可有证据？”余龙道：“小人有一八拜之交，名常胜的；他却当着董秀家的守卫长，所有他家主公，和元载二人的来踪去迹，俱看在常胜眼中。如今元载、董秀二人的踪迹，过往愈密了，常胜在一旁，都听得仔细，心中也是气愤，来与小人说知，意欲辞了这守卫长的差使不干，免得他日事败以后，玉石不分。是小人劝他耐着性儿。如今听万岁说了，小人才敢说。如今小人意欲去把常胜唤来，请主公和他商量，看有什么妙计；俺们今日只须把董秀擒下，便什么事也不怕了。”代宗听余龙说到这里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好好！汝快去把常胜唤来，便着在常胜身上，把那董秀擒下；事成之后，朕自有重赏。”余龙见万岁对他说话了，慌得他忙上去磕头谢恩，起身倒退着出去。这里吴将军劝代宗：“今日事机甚险，万岁既已出宫，一时不宜回宫，且在臣家驻驾几天，俟奸贼就擒，由臣等再护送陛下回宫。”众大臣也都劝说，吴将军便把南书斋收拾出一间卧室来，留皇帝住下。一面也把诸大臣留住任在府中伴驾，随时商议机密。

那余龙一去，直到傍晚，不见回来，吴将军心中甚是挂念。看着屋中已上灯火了，忽听得门外一片喧嚷，只见余龙和常胜二人，揪住那左卫将军董秀，直至堂上。这时董秀正准备去赴元载的秘密会议，不料那守卫长常胜，早已与余龙商议停妥，又与手下的守卫兵士暗约；俟董秀出门，路经吴将军府门口，那驾车的武士，却把那董秀的车辆，直驱进府门来。董秀坐在车上，大诧，连连喝问时。那常胜上去，劈胸一把，把董秀拖下车来；余龙也上去帮着，两人前牵后拥的，直上吴将军堂来。把个董秀拖得衣带散乱，纱帽歪斜，董秀大声咆哮着。正喧嚷时候，忽见吴溱手捧皇帝诏书，踱出堂来，大声宣读道：“董秀听旨！”董秀到此时，也不敢倔强，只得转身向内跪倒。听诏书上说道：“元载谋为不轨，董秀素为内援，着左金吾大将军吴溱拿下，严刑审问。”董秀听了诏书，还是哏哏辩说。吴将军只喝得一声：“搜！”上来四个武士，擒住董秀两手，向他身上里外一搜，不见有什么挟带；又抓下纱帽来，向帽中发髻中细细搜索一番，也看不出破绽来。吴将军又吩咐脱下靴来，果然在靴统子里，搜出一卷文书来。吴将军接在手中看时，竟是元载和王缙二人密谋起事的案卷。上面写明谋反日期，和几路兵围攻宫廷，几路兵擒捉国戚大臣，写得明明白白。吴将军看了，不觉大怒，便把圣旨高高供起，在一旁设着一张公案；吴将军就公案前坐下，武士推着董秀，跪在案下。堂上喝一声：“打！”那大杖小棍，一齐向董秀身上打下去。那董秀只是忍着痛，一言不发。吴将军愈是愤怒，喝令把这奸贼上下衣服剥去，用皮鞭痛打。这董秀真是一个铁汉，打得浑身皮开肉绽，只在满地下打着滚，竟咬紧牙关，不嚷一声痛，也不招承一句话。吴将军看看无法可想，还是那余龙在一旁看了，心生一计，向他主公耳边低低地说了一句话。吴将军点着头，余龙便去厨下取一大桶盐卤来，向董秀身上泼去。那皮肉新开了裂的地方，一沾了盐卤，便痛彻心骨；任你好汉，也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。连说：“犯官愿意招认了！”当下吴将军取得口供。原来元载和董秀约定在大历十二年三月朔日起事。董秀带领御林军，在宫中为内应；元载又约王缙，调四城兵马，包围京城。

代宗听说平日亲信的董秀，果然为奸贼内应，不觉大怒，便亲自出至大堂；董秀见万岁爷在上，早吓得匍匐在地，不住地叩首求饶。代宗一腔怒气，尽发泄在董秀身上。喝令常胜和余龙二人，将乱棍活活地把董秀打死在堂下。一面下旨令左金吾大将军吴溱，兼统御林军；连夜点起一千兵马，悄悄地去把那元载的一座府第，团团围住。一声呐喊，直扑进去。吴将军仗剑当先，听了董秀的口供，知道他们都在萃秀轩中聚会，便领着百余个武士，向萃秀轩中赶来，其余的兵士，和府中的守卫兵厮杀。府中原有三百名守卫兵，两下里捉对儿在廊头壁角上火并起来。吴将军也不去管他们，急急去找寻元载一班人。谁知抢进萃秀轩中看时，已走得一个也不留。吴将军知道他们躲向后花园中去了，便又赶进后花园去，分头搜寻，果然在花木丛中，山石洞里，一个一个地揪出来。吴溱认得都是在朝的官员，共搜出五个，独不见那元载和王缙二人。吴将军又向



四下里寻找，一抬头，见有一个穿红袍的，正爬在墙上，想逃出墙外去。吴将军一耸身，抢上前，揪住袍角，把那人拉下地来；看时，正是那同平章事王缙。吴将军喝问：“元载这奸贼躲在何处？”王缙只是不说，吴将军拿剑锋搁在王缙脖子上，王缙害怕起来，才把手指着墙外，说：“已逃出墙外去了。”吴将军只是微笑着，也不追寻。一手揪住王缙衣领，回至堂上来。

那府中三百个守卫兵，俱被御林军士活捉的活捉，杀翻的杀翻，满院子东倒西横的，尽是死人。吴将军检点，共捉住八个官员，喝武士拿一根长绳，把八个官员，一串儿捆绑着。正捆绑停当，忽见二三十个御林军士，早已捉住那元载，拿绳子捆绑成一只粽子相似，用大杠抬着，送上堂来。那元载见了吴凑，便大喊道：“国舅快做个人情，松松绑儿！”原来吴将军早已埋伏着一支兵士，在后花园围墙外；元载逃过墙去，真是垂手而得。当时元载不住地唤：“国舅救我！”吴将军也不去睬他。御林军士，原带着十数个囚笼；到此时，抬过囚笼来，一一装进去。一大队军士押着，送往政事堂来。

次日，代宗下旨，着左金吾大将军吴凑，会同吏部尚书刘晏，御史大夫李涵，散骑常侍萧昕，礼部侍郎常究，开堂公审。元载和王至此时，无可抵赖，只得悉数供认。一班承审官吏，不敢怠慢，据实奏闻。朝旨下来，令刑官监视，赐元载自尽。这元载一身贪恶，更甚于鱼朝恩；剥削同僚，人人痛恨。今见朝旨赐死，人人心中痛快。元载临刑的时候，愿求速死，那刑官冷笑道：“相公当朝二十年，行尽威福；今日落在下官手中，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相公平日辱人多矣，今日稍受些污辱，想也不妨！”说罢，脱下脚上污袜来，塞在元载口内，然后慢慢地将他缢死。尸身抛在政事堂阶下，暴露了三天，任百姓们观看践踏。元载妻王氏，系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之女，骄侈泼悍；生三子，长名伯和，次名仲武，幼名季能，无一成材的。伯和官拜参军，仲武官拜员外郎。季能官拜校书郎；依势作恶，贪刻肆淫，在京城中立南北两第，广置姬妾，多蓄优伶，声色犬马，件件皆精。至此，元载已死，朝旨令将元载妻子，一并正法，家产没入官中，财帛以万计。中如胡菽一物，多至八百石，尽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各官。王缙原当赐死，后刘晏奏称，国法宜分首从；便将王缙贬为括州刺史。吏部侍郎杨炎，谏议大夫韩洄、包佶，起居舍人韩会等，一班官吏，俱是在元载家中捉住的，分别贬官。惟卓英倩一行六个官员，罪情重大，立刻在政事堂上用杖打死。英倩之弟英璘，家居金州，横行乡里，结识一班游民，知其兄伏诛，便纠众作乱，被金州刺史孙道平统兵围捕，一鼓成擒。当即斩首号令，奏报到京。代宗余怒未平，复打发中使，至元载家乡，发掘元载祖坟；自祖父以下，皆毁棺裂尸，平家庙，烧木主，才消得代宗皇帝胸头之气。

从来朝内宦官武权，没有不外结蕃镇的。唐朝安史之乱，蕃镇之祸，从此开始。当时肃宗、代宗二帝，皆因宫廷变乱，无暇顾及边疆。这时安史虽平，而安史的余孽尚在。那河北四镇，统是安史的旧部，据有遗众，渐觉骄横。卢龙节度使李怀仙，性情暴戾，为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所杀，自称留后。代宗优柔寡断，专事姑息，仍任希彩为节度使。怀仙部下，又是不服，复将希彩杀死，改推经略使朱泚为元帅；代宗便也顺了部下的意思，把朱泚任为节度使。那时相、卫二州的节度使薛嵩病死，子名平，年只十二岁，将士推他继承父职；平又将此职让与叔父薛萼，夜奉父丧，奔归乡里。薛萼遂自称留后，代宗也无法可治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此中独魏博节度使田承嗣，最是跋扈，公然为安禄山、史思明二人建造祠堂，称做四圣。又上表求为宰相，代宗遣使慰谕，令其毁去四圣祠，便授他同平章事。田承嗣有一子名华，更是淫恶。他依仗父亲的权势，在魏、博两州的地方，专一奸淫良家妇女。那妇女们被奸污了，也有含羞自尽的，也有吵闹到节度衙门里去的。田承嗣见有妇女吵进衙门来，便吩咐守卫兵，用乱棍打死。可怜这班妇女，尽是白白受了糟蹋，白白送了性命！他家的父兄，吓得缩着头，躲在家里，谁敢说一个不字。那田华色胆愈闹愈大，见部下将士的妻小，略有长得体面些的，他使用强霸占；那班将士，人人敢怒而不敢言。代宗皇帝一位幼女永乐公主，长得十分妩媚；田华年幼时候，随着父亲进宫去，曾见过一面。他好色之性，自幼生成，直至如今，心中还念念不忘这位永乐公主。今见代宗遣使来劝田承嗣，毁去四圣祠，承嗣上表，便替他儿子田华求婚。代宗皇帝欲

收服田承嗣，竟把这心爱的永乐公主，下嫁与承嗣之子田华为妻。这田华性格粗暴，他仗着父亲蕃镇的权势，便也不把公主放在眼中；一般的大声呼叱，任意作践。独可怜这位公主，虽说是金枝玉叶，受这莽夫的欺凌，也只得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。这承嗣做了皇亲国戚，愈是骄横起来；便密诱相卫兵马使裴志清，逐去留后薛萼，率众归承嗣。承嗣即以兵袭取相州，代宗下旨阻止，承嗣抗不奉诏，反进陷洛、卫二州。从此田承嗣的声势，一天浩大似一天。

代宗忍无可忍，便下诏河东节度使薛兼训、成德李宝臣，幽州朱滔，昭义李承昭，淄青李正己，淮西李忠臣、永平李勉，汴宋田神玉，诸路兵马，共六万人，会攻承嗣。又下诏贬承嗣为永州刺史，承嗣诸子，皆逐居恶地。承嗣不奉诏，与诸路兵战，往往能以诡计取胜。承嗣诸子中，尤以长子悦，骁勇善战。诸路兵马，俱被他击败，反被他占据三四处州城，声势甚是锐急。看着已攻至临洛城下，这地方是河东咽喉，临洛若失，中原大震。当时诸路人马，俱被田承嗣、田悦父子二路强兵冲断，不通消息。临洛守张仵，死守了三个月，粮尽援绝，其势甚危。张仵有一爱女，面貌秀美，平日视如掌上明珠。至此，张仵不得已，便将爱女妆饰得十分娇艳，使坐在白玉盘中，出示众军道：“今城中库禀竭矣，愿以此女代偿饷糈！”兵士俱大感动，不觉泪下，请为主将出一死战。开城鼓噪而出，锐不可当；田悦大败，退五十里。略得粮米无数，张仵收军入城，依旧深沟高垒，死守待援。后张仵思得一计，觑东风大作，便扎成一纸鸢，临高放去；飞腾空中百余丈，过田悦营。悦使善射者，骑马追射之，不可得。落河东马燧营中，见鸢背上有字道：“三日不解，临洛士且为悦食。”马燧便合河阳李芑，与昭义军，三路救张仵。田承嗣父子被众军包围，势不得脱。马燧出锐兵，鼓噪直扑承嗣营，斩首五百级，承嗣军大乱，与田悦率余兵夜遁，尽弃旗幕铠仗五千乘。田氏父子，穷无所归；便迫令永乐公主上书求情，许承嗣入朝请罪。代宗皇宗念在公主面上，便许承嗣的请求。有诏复田氏父子原官，又赐铁券。这时承嗣已年老，至大历十四年，一病身亡，年已七十五岁。

但到大历十四年五月，代宗也崩驾。遗诏召郭子仪入京，摄行冢宰事。立太子适为嗣皇帝，即位于太极殿，称德宗皇帝。尊郭子仪为尚父，加职太尉，兼中书令。封朱泚为遂宁王，兼同平章事。两人位兼将相，实皆不问朝政；独常充居政事堂，每遇奏请，往往代二人署名。朱泚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，从前将同乳猫鼠，献与代宗，说是国家的祥瑞；常充便率领百官，入朝称贺。独崔祐甫上表力排众议，道：“物反赏为妖，猫本捕鼠，与鼠同乳，确是反常，应视为妖，何得称贺。”常充从此怨恨崔祐甫。

及德宗即位，因会议丧服，祐甫说当遵遗诏臣民三日释服，常充说人民可三日，群臣应服二十七日；两人便大争起来。常充便上表斥祐甫为率情变礼，请加贬斥，署名连及郭、朱二人；德宗便贬祐甫为河南少尹。既而郭子仪与朱泚，又表称祐甫无罪，德宗大诧，以谓前后言不相符，召问实情。二人皆说，前奏未曾列名，乃是常充私署的。德宗斥常充为欺君罔上，贬为潮州刺史，便令祐甫代相，给以专权。真是言听计从，知遇甚深。又下诏，令罢四方贡献；所有梨园子弟，概隶属太常，不必另外供奉。天下毋得奏祥瑞。纵驯象，出宫女。设登闻鼓于朝门，人民如有冤屈，得挝登闻鼓，发下三司询问，人民大悦。便是四方军士，也都欢舞起来。德宗皇帝又因代宗沈妃是自己亲生的母亲，只因多年寻访不得，心中万分想念；如今自己登了帝位，便先下诏，封沈氏为睿真皇太后，赠太后会稽王衡为太保，祖介福为太傅，父易直为太师，太后弟易良为司空，易直子震为太尉。一日之间，封拜一百二十七人。所有诏旨，皆用锦翠饰以御马，驮至沈氏家中，易良有妻崔氏，十分美艳；德宗召入相见，十分尊重。召后宫王美人、韦美人出拜，称为舅娘；王、韦二美人拜见，诏舅娘勿答拜。至建中元年，又册前上皇太后沈氏尊号。崔祐甫善画，帝命绘太后像，供奉在含元殿；举行大祭，德宗全身充冕，出自左阶，立东方，群臣立西方，帝再拜上册，歔歔感咽，泣不可抑，左右百官皆泣下。中书舍人高参上议，仿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於代故事，令有司择日，分遣诸沈氏子弟，行州县咨访，以宣述皇帝孝思；或得上天降休，灵命允答。若审知皇太后行在，然后遣大臣备法驾，奉迎还宫。但扰攘经年，依然杳无消息。

这沈氏太后，原是代宗侍女，与代宗情爱甚深；今德宗皇帝在东宫时候，也曾爱恋一位美人。虽只与这美人会面一次，但心中依恋着，永远不能忘却。今日身为皇帝，后宫佳丽甚众，但都不能如此美人颜色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三回

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会弃官娶美人

当时在朝大臣，有一位王承升，德宗在东宫时候，与他十分相投。承升好琴，德宗亦好琴；承升有妹名珠的，善弹琴。一日，王承升邀太子至私宅听妹奏琴；二人高坐厅事，中围绛屏，王珠坐屏后，叮咚的琴声，徐徐度出屏外来。德宗正饮酒时，听得琴声悠扬悦耳，不觉停下手中酒杯，凝神听着；那琴声忽如鸾凤和鸣，忽如风涛怒吼，一曲弹罢，德宗不住地拍案，赞叹不绝口。德宗在东宫时候，久已听人传说，这王珠小姐，是长得天姿国色，心中也十分企慕；如今听了琴声，更觉得这美人可爱。当时便对王承升说，愿请与令妹相见。承升奉了太子谕言，便诺诺连声，以为自己妹子得太子青眼，将来富贵无极。一团欢喜，跑进内室去，和他妹妹说知，催她急速打扮起来，与太子相见。自己便回身出来，伴着太子饮酒谈笑。这太子也因得见美人，心中自然也觉得高兴；两人浅斟低酌地饮了多时，却还不见这位王珠小姐出来。急得王承升又赶进后院去催时，只见他妹妹依旧是乱头粗服的躺在绣榻上，手中捧着书卷儿看着，好似没事人儿一般。王承升十分诧异，忙又上去催促他妹妹，快快修饰起来，出去拜见当今太子。好一个王珠小姐，她哥哥在火里，她自己却在水里；见她哥哥急得在屋子里乱转，不禁嫣然微笑，说道：“什么太子，与俺女孩儿有什么相干，也值得急到这个样儿！你们男子只图功名富贵，我们做女孩儿的，却不图什么功名富贵！不见也罢！”王承升听他妹妹说出“不见”两字，急得忙向他妹妹打恭作揖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你看做哥哥的面上，胡乱出去见一见吧！”王珠听说，便笑吟吟地站起身来，对了镜子，把鬓儿略拢了一拢；也不施粉脂，也不换衣裙，扶住丫鬟的肩儿，袅袅婷婷地向外院走去。王承升急急抢出去，赶在他妹妹前面，向太子报着名儿，说：“弱妹王珠，拜见千岁。”那王珠便也盈盈拜下地去。德宗看时，果然脂粉不施，天然妙丽。心中恍恍惚惚，便也站起身来；意欲上前伸过手去扶时，那王珠已站起身来，翩若惊鸿，转身进去了。

这里太子痴痴地立着，还是王承升上去招呼，请太子重复入席饮酒。德宗也无心再坐了，起身告辞，回东宫去。从此眠思梦想，饮食无味。这时王贵嫔最得德宗宠爱，见千岁忽然变了心情，百般探听，才知道为想念王家的闺女而起。王贵嫔便设法去与皇后说知，皇后奏闻皇上；那时代宗皇帝，最是疼爱德宗的，听说王承升之妹有绝世姿色，便先遣宗室大臣李晟夫妇二人，至王家传谕，欲纳王珠为太子贵嫔。李晟夫人陈氏，奉了皇后懿命，便带领宫中保姆，直到王家内宅，服侍王珠香汤沐浴。又在暖室里，解下她上下的衣裳看时，只见她肤如凝脂，腰如弱柳；双肩削玉，乳峰高耸；臀阔脐圆，腿润趾敛；又看她面色娇艳，珠唇玉准，甚是秀美，发长委地，宛转光润。陈氏一边看着，一边赞叹道：“这女孩儿我见犹怜，真是天地间的尤物！”可怜这王珠是一个女孩儿，身体万分娇羞；如今被一班蠢妇人拿她翻弄玩着，早不觉把她羞得涔涔泪下。后来听说宣召她进宫去，封她做太子的贵嫔，她便娇声啼哭起来，说：“死也不肯进宫去！”又说：“自古来帝王，除玄宗皇帝以外，全是薄幸男子。女孩儿一进宫去，决没有好结果的。”他哥哥也进来劝说：“今日的千岁，便是将来的万岁；妹子一进宫去，得了千岁的宠爱，怕不将来做到娘娘的份儿。”王承升再三地说着劝着，又安慰着。王珠被她哥哥逼着，无可推托，便说道：“俺如今年纪还小，不懂得什么礼节，倘到东宫去，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岂不连累了哥哥？既承千岁青眼，便请哥哥去转求着太子，俟太子登了大位，册立俺为贵妃时，再进宫去未迟。今日若

藏



要俺进宫去，说不得俺犯了违旨之罪，便拿俺碎尸万段，也是无用！”王承升素知他妹妹生性刚烈，若违拗了她，便真的人命也闹得出来。当即到东宫去，把他妹妹的话奏明太子。这太子果然是多情种子，听说王珠愿做他的贵妃，便也甘心耐性守着。

一转眼，德宗登了大位，做了皇帝；原有一位贵嫔王氏，平时甚是宠爱，自贞元三年，得了一病，终年卧床不起。在病时只记念她亲生的皇子，劝德宗皇帝立皇子为太子；德宗要安王贵嫔的心，便立皇子为太子，又册立王贵嫔为皇后。这一天，在坤德宫举行册立的典礼，礼才毕，可怜王皇后已气力不支，双目一闭，气绝过去死了。德宗十分悲伤，直至举殡立庙，诸事已毕，德宗还是想着皇后，每日愁眉泪眼。宗室王公大臣，李晟、浑瑊等，见皇帝如此愁苦，怕苦坏了身体，便轮流着陪伴皇帝，在御苑中饮酒说笑游玩。宰相张延赏、柳浑等，又制成乐曲，付宫女歌舞。德宗的悲怀，渐渐地解了。猛然想起那王家美人，便令翰林学士吴通玄，捧皇帝册文，至王承升家中宣读，立王珠为懿贵妃。

这时那王珠，出落得愈是美丽了；德宗把她宣进宫去，和珍宝一般的捧着。从此把坐朝的大事也忘了，终日陪伴着王贵妃起坐玩笑；把那后宫的三千粉黛，都丢在脑后。每夜临幸王贵妃宫中，见王贵妃肌肤白净如玉，便拿宝库中收藏着的珠玉，串成衣裳，赐王贵妃穿着；粉面脂香，衬着珠光宝气，更觉美丽得和天仙相似。德宗看了，不知如何宠爱才好。这王贵妃生成又有洁癖的，每日须沐浴三次，梳洗三次，更衣三次；每一起坐，都有宫女挟着帔垫，在一旁伺候更换。每一饮食，必有八个宫女，在左右检看着酒饭。所以王贵妃每一行动，必有宫女数百人，前后拥护着。德宗又为王贵妃起造一座水晶楼，楼中以水晶为壁，人行室中，影在四壁。水晶楼落成的一日，德宗便在楼下置酒高会，宣召大臣命妇和六宫嫔嫱，在楼下游玩，一时笙歌叠奏，舞女联翩。众人正在欢笑的时候，忽然不见了这位王贵妃。德宗问时，宫女奏说：“娘娘上楼休息去了。”德宗是一刻不能离开王贵妃的，便急令宫女上楼宣召去；那宫女去了半天，却不见王贵妃下楼来。

德宗忍不住了，便亲自上楼看时，只见王贵妃坐在牙床上，低头抹泪。德宗看了，心中又是痛惜，又是诧异。说也奇怪，这王贵妃自进宫以来，从不曾开过笑口。任德宗皇帝百般哄说劝慰，她总是低头默默。德宗皇帝见如此美人，不开笑口，真是平生第一恨事。德宗常自言自语道：“朕若得见王贵妃一笑，便抛弃了皇位也欢喜的。”谁知这王贵妃竟是不肯笑，她非但不笑，愈是见皇帝恩爱，却愈见她蛾眉紧锁。德宗错认做自己恩情有欠缺的地方，便格外在美人身上用工夫。真是轻怜热爱，千依百顺，谁知愈弄愈坏，终日只听得这王贵妃长吁短叹。德宗只恐委屈了这位美人，便建造起这座水晶楼来，穷极华丽；满想守到水晶楼落成之日，必得美人开口一笑。谁知今日王贵妃竟痛哭起来，她见德宗皇帝站在跟前，却愈是哭得凄凉。德宗皇帝还想上前去抚慰她，忽见王贵妃哭拜在地，口口声声求着：“万岁爷饶放了俺这贱奴吧！贱奴自知命薄，受不住万岁爷天一般大的恩宠，更受不住宫廷中这般拘束；贱奴自入宫以来，因想念家中，心如刀割。又因宫中礼节繁琐，行动监视，宛如狱中囚犯。在万岁爷百般宠爱，而在贱妾受之，则如芒刺在背，针毡在股，饮食无味，魂梦不安。万岁爷如可怜贱妾命小福薄，务求放妾出宫，还我自然；则世世生生，感万岁爷天高地厚之恩！”德宗皇帝却不料王贵妃说出这番话来，心中十分扫兴，满意要训斥她几句，又看她哭得带雨梨花似的，十分可怜，便也默然下楼去，自寻一班妃嫔饮酒作乐去了。

但德宗皇帝心中最宠爱的是这位王贵妃，如今王贵妃不在跟前，便觉举目凄凉，酒也懒得吃，歌也懒得听，舞也懒得看。当时有李夫人和左贵嫔在跟前伺候着，她们巴不得王贵妃失了宠，自己可以爬上高枝儿去。李夫人装出千娇百媚的样子来，劝万岁爷饮着酒。又说：“万岁爷原也忒煞宠爱王贵妃了。从来说的，受宠而骄，也莫怪贵妃在万岁爷跟前做出这无礼的样子来了。”左贵嫔也接着说道：“这也怪不得王贵妃当不起万岁爷天大的深恩，从来生成贱骨的人，决不能当富贵荣华之福。俺住在母家的时候，原养一婢女，名惜红的，后来赠与俺姨父为妾，姨父正值断弦，见惜红面貌较好，便有扶为正室之意。谁知此妾贱骨生成，见主人加以宠爱，与为故

体，便百般推让，不敢当夕；主人无可如何，便另娶继妻。终因惜红少好可爱，亦时赐以绮罗，赠以珠玉。但此妾皆屏之不御，终日乱头粗服，杂入婢姬，并臼操作，嬉笑自若。此岂非生成贱骨吧？”德宗听了，也不觉大笑。当夜席散，德宗皇帝便临幸左贵嫔宫中。

次日起身，终不能忘情于王贵妃，又至水晶楼看时，只见王贵妃亦乱头粗服，杂宫女中操作。德宗忽想起昨日左贵嫔之言，不觉大笑。那王贵妃见了万岁爷，依旧求着要放她出宫去。德宗听了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真是天生贱骨，无可救药。”当下便传总管太监下旨，除王贵妃名号；令王珠穿着原来入宫时的衣裳，用一辆小车王珠坐着，送出宫门，退归王家去。传谕王承升道：“汝妹真穷相女子，朕不可违天强留。彼命中注定寒乞，将来必不能安享富贵，可择一军校配之，不可仍令嫁与仕宦之家。”王承升领了皇帝的谕旨，心中郁郁不乐。看他妹妹回得家来，却一般地笑逐言开，娇憨可怜。满心想埋怨她几句，看他妹妹又天真烂漫地赶着王承升，只是哥哥长哥哥短地唤着，说笑着，便也不忍得再说她了。王珠在家中，终日惟拉着府中婢媪，在后花园中嬉戏；有时在花前月下，奏琴一曲，引得那班婢媪听了，一个个的手舞足蹈的快乐起来。

这时有一个元士会，官拜中书舍人；面貌十分清秀，也深通音律。如今三十二岁，和王承升原是知己朋友；只因年龄比王承升小着三年，便拜王承升为兄。娶一妻室钟氏，却也解得宫商；夫妇二人，在闺房之内，调筝弄瑟，甚是相得。这王珠小姐，做闺女的时候，也曾几次和元士会相见；谈起音乐，彼此津津有味。只因避着男女之嫌，也不敢常常见面。王珠也曾在一班婢媪跟前，夸说元士会是当今第一才子。不知怎的，这一句话，竟辗转传到元士会耳中，便不觉起了知己之感，害得元士会好似害了疯病一般，常常独自一人，坐在书房中，叹说道：“王家小姐，真是俺元士会的知己！”这句话落在钟氏耳中，夫妇之间，也曾起一番争执，从此钟氏便禁着她丈夫不许再到王家去了。那王珠小姐，不久也被德宗宣进宫去，册立为贵妃，却也断了两边的妄想。不料如今这位王小姐，又从宫里退出来，住在家中，依然做了待嫁的孤鸾。

这一天，元士会因久不来王家了，在家中闷坐无聊，便信步至王府中来访问王承升。适值承升不在家中，这元士会是在王家走熟的人，他来到王家，自由进出，也没人去干预他。王承升这时，虽说不在家中；这元士会便走进承升的书房中去闲坐。身才坐下，忽听得琤琮的琴声，从隔墙传入耳中来。这是元士会心中所好的，便也忍不住站起身来，跟着琴声寻去。书房后墙，开着一扇月洞门儿，原通着后花园的；元士会和王承升琴酒之会，也常涉足园亭，所以这花园中的路径，也很熟悉。听琴声从东面牡丹台边度来，便也从花径转去；果然见那王小姐，对花坐着鼓琴。说也奇怪，王小姐的琴声，竟能通人心曲；有客在偷听琴声，她琴弦上便感动了，变出音调来。王小姐停下手，推开琴，笑着站起身来说道：“琴声入徵，必有佳客。”转过身来一看，果然见元士会远远地站在茶□架下听琴。见了王小姐，忙上前来着地一个揖，笑说道：“小姐弹得好琴，小生偷听了。”王珠一眼看见元士会，一身缟素，便不觉问道：“元君宅上不知亡过了何人，却穿如此的重孝？”元士会见问，不觉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也是寒家的不幸，拙妻钟氏，已于去年亡过了。俺夫妇在日，在闺房中调琴弄瑟，却也十分和好；如今小生记念着她。因此把孝服穿得重了一点。”元士会说罢，王小姐禁不住接着说道：“好一个多情的相公！”转又觉这句话说得太过亲密了，便止不住把粉腮儿羞得通红，低着脖子，说不出第二句话来。元士会见王小姐左右有婢媪陪伴着，她又是册立过贵妃的，自己是一个男子，也不便在此地久立，当即告辞。回到家中，不知怎的，从此便坐立不安起来。

好不容易，挨到第二天，他依旧假着访问王承升为名，跑到王府中去。那王承升正在家中，知好朋友多日不见，自然有番知心话。王承升又见士会容色郁郁，知道他是因新丧了妻子，心中还忘不了悲伤；便又用好话宽慰了一番。他却不知道元士会别有心事，一时不能如愿，因此面色抑郁，举止彷徨，只苦于不好向王承升说得。元士会自从先一天在花园中与王珠小姐相见以后，心中倍觉关切；他又是初次丧妻的人，正欲找一个闺中伴侣，解慰他的寂寞。这王珠小姐是他心中久已羡慕的人，又是一个妙解音乐的美人，叫他如何能不想；这一想，他和王承升朋友之情，反淡了下去。只一心向着那闺房中的王珠小姐。他每次到王家去，只碍着承升不能和美人见面

藏



儿；他一连到王家去了三五次，总是和王承升饮酒谈笑，屡次要想把想慕他妹妹的话说出来，无奈他妹妹是册立过贵妃的，如今虽说退出宫来，但这个美人，因曾承接过帝王，已视同禁裔，还有谁敢起这个求婚的妄想。因此他言在口头，却不敢说出来。后来想得了一个妙计，每日一早起来，他也不去随班上朝，只在王家大门外远远地候着。见王承升出门上朝去了，他便假意儿走上门去访问王承升，王家仆役回说主人不在家中，他便假意在王承升书房中俄延着候着。王家的仆役因他是主人的上客，便也不疑心他。这士会冷冷清清地一个人坐在书房中，直到王承升退朝回家和他琴酒相会。如此连着又是三五天，王承升心中虽觉怀疑，却也不好意思问得。

谁知这元士会一人坐在书房中，早有快嘴的丫头，听去传说与珠小姐知道。这珠小姐自宫中来，早已把羞涩的性情减去了不少。当时便扶着一个丫鬟的肩儿，出到书房中来，替她哥招呼客人。他二人原各有心事的，一谈两谈不知不觉各把心事吐露了出来。士会觑着丫鬟不在跟前，那珠小姐正转过柳腰去，抚弄着琴弦，士会正坐在珠小姐身后，两情默默的时候；士会便忍不住站起身来，从珠小姐身后，耸身上去，把珠小姐的柳腰抱住，口中低低地说：“望小姐可怜小生孤身独自！每日里想着小姐、快要疯癫了！”那珠小姐原也久已心照的了，当时便一任他抱住腰肢，只是拿罗帕掩住粉面，娇声呜咽起来，把个元士会慌得不住地小姐长小姐短唤着安慰着。又连连地追问：“小姐有什么伤心之处，告与小生知道？小生若可以为小姐解忧之处，便丢了小生的性命，也是甘心的！”那珠小姐见问，便低低地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想奴原是珠玉也似洁白的一个女孩儿，自从被这臭皇帝硬把奴拉到宫中去，糟蹋了奴的身子，成了残花败柳，害奴丢了廉耻，破了贞节；到如今，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！”那元士会听了，却连连说道：“小姐只是如此说，在小生却只把小姐当作清洁神圣的天仙一般看待呢！”接着，士会又问：“听说小姐在宫中，深得万岁爷的怜爱，珠玉装饰，绮罗披体，为小姐又挑选数百个伶俐的宫女，终日伺候着，又为小姐建造一座水晶楼；如此恩情，小姐亦宜知万岁的好意，却为什么定要辞退出宫来？”珠小姐见问，却不觉动了娇嗔，伸着一个纤指儿，不禁向元士会额上轻轻的一点，说道：“亏你自命风雅的人，还问这个呢！你想这庸人俗富的地方，是俺们风雅的人可以住得的吗？好好的一个女孩儿，一入了宫廷，便把廉耻也丢了。大家装妖献媚，哄着这臭皇帝欢喜；有不得皇帝临幸的，便怨天尤人。便是盼得皇帝临幸的，也拼着她女孩儿清洁的身体，任这淫恶的皇帝玩弄去。做妃嫔的，除每日打扮着听候皇帝玩弄以外，便是行动一步，笑谈一句，也不得自由自在的。你想这种娼妓般的模样，又好似终日关锁在牢狱中的犯人一般；这种苦闷羞辱的日子，是我们清洁风雅的人所挨得过的么？”珠小姐说着，不觉得愤愤地，粉腮儿也通红，柳眉儿也倒竖起来了。士会在一旁，听一句，不禁打一个躬。又听珠小姐说着：“奴如今是残破的身子了，只求嫁一个清贫合意的郎君，一双两好地度着光阴；便是流为乞丐，也是甘心的。”珠小姐说到这里，竟把女儿们的臊也忘记了。元士会便乘机上去拉住珠小姐的玉手，涎着脸，贴着身儿，说道：“那小姐看小生可勉强中得选么？”那珠小姐一任他握住手，只是摇着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急色儿好色取辱 薄命妇安命作巧

王珠小姐到此时，百折柔肠，寸寸欲断。士会见了如此美人，如何肯舍，便连连地追问。只听王珠叹一口气说道：“相公已太晚了！俺当日原是好好的一位千金闺女，莫说人家羡慕，便是俺自己也看得十分尊贵的。如今不但成了残花败柳，且已成了一个薄命的弃妇，谁也瞧我不起了。莫说别人，便是俺哥哥，从前要劝俺进宫去的时候，便对着俺妹妹长妹妹短的哄着俺；如今见俺出宫来了，便也把俺丢在脑后不理不睬了。如今谁来亲近我的，便也得不到好处。”士会听了，便说道：“我也不问好处不好处，我只觉小姐可爱；我爱小姐，也不是从今天起头儿了。当时只因小姐是一位黄花闺女，我又有一位妻房在着；如今我妻子已死了，小姐又不幸出宫来，飘零一身，我不怜惜小姐，还有谁怜惜小姐呢？我不找小姐去做一个终身伴儿，却去找谁呢？”王珠小姐说道：“你可知道俺出宫的时候，万岁爷传旨，不许俺再嫁与士宦之家，只许拿俺去配给军校；你若娶俺去做继室，你便要抛撇了前程，你可舍得么？”士会便指天誓日地说道：“俺若得小姐为妻，莫说丢了冠带，便穷饿而死，也不悔恨的！”王珠小姐听了士会如此一番深情的话，不觉嫣然一笑道：“郎君可真心的吗？”士会噗地跪倒在地，又拉王珠小姐并肩儿跪下；一边叩头，一边说道：“苍天在上，俺元士会今日情愿弃官娶王珠小姐为继室，终身不相捐弃。若有食言之处，愿遭天灾而亡。”王珠小姐听了，忙伸手去捂住元士会的嘴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手挽着手儿，齐身立起。王珠笑说道：“若得郎君如此多情，真薄命人之幸也！”一句话不曾说完，只听外面一人呵呵地笑着进来，口中说道：“若得贤弟如此多情，真吾妹之幸也！”王珠小姐早已看见，认得是他哥哥回来了，便啐了一声，一转身和惊鸿似地逃出屋子去了。这里元士会和王承升二人，说定了婚姻之事。元士会真的立刻把冠带脱卸下来，交给王承升求他代奏皇上，挂冠归去。这里王承升念在同胞兄妹份上，便设了一席筵宴，替元士会夫妇二人饯别。王承升家中，原也富有，便拿了许多珍宝赠别。元士会家乡在郑州地方，还有几亩薄田房屋，夫妻二人，便双双回郑州家乡去住着。夫妻二人，十分恩爱，朝弹一曲，暮下一局，却也十分清闲。

这郑州原是一个小地方，那元士会的左右邻居，尽是贫家小户！见这元士会夫妇二人，忽然衣锦荣归，便人人看得眼红。又打听得这位新夫人，曾经当今万岁爷册立过贵妃的，引动得众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那班乡村妇女，把个元夫人，当做天仙一般看待，个个上门来拜见。那王珠小姐，自从嫁得了元士会，便终日容颜悦色，笑逐颜开，再不如从前在宫中一般地愁眉泪眼了。因此那班村妇，天天和她来缠扰，她也乐于和她们周旋，觉得和乡村妇女周旋着，却另有一种趣味。却不知道便在这里边，惹出祸水来了。

那班乡女，去见了元夫人出来，便四处传说这位夫人的美貌，真是天上少见，地下无有的。这话传在一位姓褚的士子耳中，这褚官人，仗着他父亲在京中吏部为官，便在家乡地方，横行不法起来，霸占田土，鱼肉乡民，却无恶不作。他有一样最坏的毛病，便爱奸污良家女子。他仗着郑州刺史是他父亲的门下，诸事自有刺史袒护他，因此终日在街头巷尾，寻花觅柳。这日，听他邻居一个少妇去见了元夫人出来，传说元夫人如何美貌，又说元夫人原是进宫去，经当今万岁爷册立过她做过贵妃的，如今私从宫中逃出来，却和这位元相公勾搭上了；一个丢了冠带，一个瞒了天子，带着百万家财，私逃回乡间来。这几句话，直钻进褚官人耳中去了。他第二天，把衣帽

藏



穿戴着周全，竟老着脸皮挤在那班村妇队中，到元府上去要见那位元夫人；那元府上的仆役，见他是一个男子，如何肯放他进门去，早被众人吆喝着，驱逐出大门来。

这褚官人见不到这元夫人的面，便早夜眠食不安。他邻家那个少妇，原和他结识下私情的；这时他便和少妇商量，要借那少妇的衣裙，假扮做一个妇人，混进元府去。见了元夫人，施展他勾引的手段，和美人儿亲近一回，便死也情愿！又说：“想她私奔着元相公，逃出京来的人，决不是什么三贞九烈的妇人。”那邻家妇人起初听他说要去勾引那元夫人，怕丢了她的一段恩情，如何肯放褚官人去。后来再三分说，这元夫人从宫中私逃出来，必广有金银珍宝，如勾搭上手，觑便偷了她的金银珍宝来，尽够你我两人一世的享用了。这邻家少妇听了这番话，亦欢喜起来。便把自己的衣裙，拣一套漂亮的，与褚官人穿着，又替他梳一个云髻，施了脂粉，贴了翠钿。这褚官人原也长得敷粉何郎似的，眉眼儿十分清秀，所以那邻家少妇捧着他和宝贝一般，不肯放手。

那少妇有一个小姑，也是不守妇道的人；他也看中了这褚官人多日了，只因自己面貌丑陋，褚官人也不爱她。她眼看着嫂嫂房中藏着一个野男人，闷着一肚子干醋，只因惧怕褚官人的势力，不敢在外面声张出来。如今见褚官人乔扮着女娘们，要混进元府去，勾引元夫人，她想这报仇的机会到了。她躲在嫂嫂隔房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当时她便抢先一步，赶到元府上去，向那看守门口的奴仆，悄悄地说了一番。那班奴仆，跟着他主人在京中，耀武扬威惯了的，都不是肯省事的人。当时听那小姑来告诉了，都当作一件好玩的事。大家说道：“俺们俟这淫棍来时，剥得他赤条条，给他一顿老拳，这才知俺元府太爷的厉害呢。”说话之间，又有三五个乡妇人，手中提篮捧盒的；有的送水果来的，有的送蔬菜来的，都说要求见一见元夫人。那门丁因今天准备打褚官人，便把那班乡妇，一齐回绝了出去。

停了一会，果然见一个颇长妇人，扭扭捏捏地行来，那小姑这时还未走，见了，便隐在壁角里，向那门丁努嘴儿。那班奴仆一声吆喝，便一拥上去，七手八脚地一阵乱扯，把那妇人身上的衣裙扯成蝴蝶儿一般，片片飞散，顿时赤条条地露出男子的身体来。大家齐骂一声臭囚囊，拳脚交下，那褚官人见不是路，便两手捧着肚子，拔脚飞逃。饶他逃得快，那身上脸上，已着了十多拳，顿时青肿起来。褚官人也顾不得了，只低着头向家中逃去。他妻子见丈夫竟赤条条地从外面逃来，便十分惊诧。忙问时，褚官人也不说话，只向床上一倒。他被元府一个家人，踢伤了肚子；这一睡倒，忙请大夫治伤，足足医治了一个多月，才能勉强起床。

这一口怨气，他如何忍得，便跑到郑州刺史衙门里去告密，说元士会诱逃宫眷。这个罪名，何等重大？那郑州刺史三年不得升官，正要找一件事立功，听了褚官人的话，正是富贵寻人，如何不认真办去。他便调齐通班军役，候到半夜时分，一声吆喝，打进元府去。不问情由，便把元士会夫妇二人双双擒住，捆绑起来，打入囚笼，带回衙门去。可怜那元夫人，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，如何经得这阵仗儿；早已缩在囚笼里，哭得和泪人儿一般。元士会看了，虽是万分心痛，但也是无法可想。那位刺史官，捉住了士会夫妇二人，回衙去，也不审问。第二天，一匹马，亲自押着上路。晓得夜宿，径向京师行来。幸得郑州地方，离京师还不十分远，不消半个月工夫，已到了京师。那刺史官把士会夫妇二人直送到吏部大堂，那班堂官，原都认识元士会的，只是他娶了王承升的妹妹为继室，这是秘密的事，众人都不得知道。王承升的妹妹，是经当朝万岁爷册立过为贵妃的，如今元士会竟大胆娶为妻子，这欺君犯上的罪，众人都替他捏一把汗。大家商议，看在同僚面上，便去把王承升请来会议。

那元夫人见了他哥哥，只是啼哭，深怨那郑州刺史多事。王承升只得看在兄妹的情分上，替元士会做一个和事老，送了一笔程仪，打发郑州刺史回去，又把士会夫妻二人，带回家去。那元夫人在路上，经过了这一番风霜跋涉，她这娇怯怯的身躯，早不觉大病起来。士会和她夫人是十分恩爱的，便躲在王府上，调理汤药。自己是挂冠归去的人了，便不敢出头露面。倘让人知道，他依旧逗留在京师，告到上官，又是一个欺君的罪名。好不容易，盼到夫人病体痊愈了，王承升打发盘川，送他夫妇回郑州去。

谁知天下的事，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；那郑州元士会府中，只因士会不在家，一天深夜，打进来一群强人，把府中所有值钱的珍宝，打劫得干干净净，还杀死了两个家人。这桩盗案命案，至今也还没有一个着落。这也不用说了，这显然是那褚官人做下的事。那褚官人原答应那邻家少妇，把元夫人的金银珍宝骗出来，和她过着日子的。如今觑着元士会犯了官司，押解进京去，这正是他下手的好机会。褚官人原结识下当地一班无赖光棍，惯做杀人放火事体的。褚官人只须化几文小钱，招集了一班狐群狗党，乘着黑夜，赶到元府上去，打破大门，见人便杀，见物便抢。那看守府第的男女仆人，早吓得屁滚尿流，四散奔逃，还有谁肯去替主人保守财物？不消一个更次，早把元府上的细软财物，掳得干干净净，好似水洗过一般。待那防守官兵得到风声赶来时，早已溜得无影无踪。褚官人宅子后面，原是临河的；那班强人，劫了财物，满满地装了一船，悄悄地运进了褚家后门，在藏粮食的地窖子里，平分了赃物。内中独乐死了那个邻家淫妇，褚官人给了她许多珍宝首饰。这件事他们做得十分秘密，连褚官人的妻子也睡在鼓中。

只可怜元士会，因得了这位美人，闹得家破人亡，受尽惊慌，历尽折磨，把元士会历年积蓄下来的官俸，和他夫人的闺房私蓄，都被此次褚官人抢得干干净净。从此他两夫妇在家度日，也艰难起来。所有旧日奴仆，见主人失了势，也都星散了。可怜元夫人身旁，只留下一个小丫头，一切家务烹调的杂事，少不得要元夫人亲自动手，把一个脂粉美人，顿时弄得乱头粗服，憔悴可怜。元士会也是自幼享福惯的，只如今家计零落，他心爱的夫人，并曰辛劳，也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。这也是元夫人命宫中犯了魔蝎，她在厨下炊饭，只因身体十分疲倦，草草收拾，便伴她丈夫就寝，在不知不觉中，留下了火种。挨到夜深时候，那厨下火星爆发，顿进轰轰烈烈，把整个府第，好似抛在洪炉中一般。元士会从梦中惊醒，只见满室通红，那千百条火舌，齐向他卧房中扑来。他也不及照顾衣物，只翻身把并头睡着的夫人向腋下一挟，单衣赤足，向窗户中跳出去。回头看时，那卧房已全被火焰包围了。他夫人身上，只穿了一件小红袄儿。寒夜北风，甚是难禁。只听他夫人一声哭一声唤着，元士会没奈何，鼓着勇气，再冲进屋子去，在下屋子里，拾得了几件破裙袄儿，拿来与他夫人穿上，暂时抵敌了寒威。这时早已轰动了左邻右舍，人头拥挤，有帮着救火的，有帮着叫喊的。这一场火直烧到天色微明，把一座高大府第，烧成白地。元夫人想想自己苦命，又连累了丈夫受这灾难，便不禁望着那火烧场，呜咽痛哭。元士会只顾解劝他夫人的悲哀，却把自己的悲哀反忘去了。那一班闲人，只围定了他夫妻二人；也有拍着手打哈哈的，也有说着俏皮话的，却没有一个人可怜他的，更没有一个人招呼他到屋中去坐坐的。元士会看他妻子柔腰纤足，站立多时，知道她腰酸足痛，心中万分怜惜，便扶着他夫人向左右邻家去，求他们暂时收留，讨一碗水，给他夫人润润喉儿，借一个椅子给他夫人息息力儿。谁知他二人走到东，东家不理，走到西，西家不睬。说他二人是晦气鬼，没得把他的晦气带进门来。他们走遍了邻里，从前邻舍人家，抢着和看天仙一般找上门去求着要看这位元夫人的，如今元夫人亲自送上门来，给他们看，他们都好似见了鬼一般，把门儿关得紧腾腾的，连声息也没有。

元士会没奈何，扶着他夫人，慢慢地走到那离市街十里远的地方的一座破庙里。夫妻二人，双双在神座下席地坐着。一位朝廷命官，一位也是官家小姐，如今弄成这样的下场头，岂不可怜？士会怔怔地坐了半天，才想到他此处有一位八拜至交姓吴的朋友，士会兴盛的时候，那姓吴的也得他许多好处。如今听说他甚是得意，何不向他去借贷几文，充作进京去的路费，找到了他内兄王承升，再从长计议。当下把这个意思，对他夫人说知。可怜他夫人，自出娘胎，从不曾孤凄凄一人住在屋子里的，何况是在这荒僻冷静的破庙里。元士会便替她把两扇破庙门关起，搬了一块石头，拄着大门，又安慰了他夫人许多话，从那庙的后门出去，元夫人亲自去把那后门关闭上，独自一人，危坐在神座前候着。她心惊胆战，从辰时直候到午牌时分，还不见他丈夫回来，把个元夫人急得在神座前掩面痛哭，这一哭，把她满腹的忧愁心事，都勾引起来了，直哭得泪枯肠断。正呜咽时候，他丈夫在外面打着后门，元夫人去开了进来，那元士会只是叹气。元夫人连连问：“可借得银钱吗？”士会道：“这狗贼，他见我失了势，连见也不见我，只令他家仆役送了一两银子出来，我赌气丢下银子出来，一连走了四家，都推说没有力量帮助。到最后，俺实在无



法可想了，去找一个新结识的朋友，倒还是那新朋友，拿出十两银子来。”士会说，便把这银子托在手中。这元夫人在家中的时候，原是看惯金银的，后来进入宫去，立为贵妃，更是看惯了堆天积地的金银；到如今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可怜她见了这十两银子，不由得和宝贝一般看待。

当下他夫妇二人雇了长行车马，赶进京去。谁知到了王府一打听，那王承升已去世了一个多月，就因元夫人不肯安居在宫中做贵妃，使他母家的人，不得倚势发迹。如今王承升死了，那王夫人却把这元夫人恨入骨髓。因此哥哥死了，也不曾去通报妹妹。王夫人因丈夫死了，久住在京师地方，也没有什么意，便把一家细软，和奴婢子女，一齐搬出京城，回家乡住去。把京师地方的房屋，卖给了刑部堂官乔琳。这乔琳和元士会素昧平生，两人相见了，问起王承升夫人的来踪去迹，那高琳一口回绝他不知道。

这次元士会夫妇二人，到京师地方来，扑了一个空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回家既无盘费，又无财产，留在京师，也处处招人白眼，官家原是最势力的地方，如今见元士会失了势，还有谁肯去招呼他？又因元士会私娶了宫中的退妃，让万岁爷知道了，还有罪名，因此元士会夫妇二人，在京师地方，逗留不住，两口子竟落在乞丐队中，向外州外县叫化度日去。这正合着德宗皇帝所说的穷相女子，注定寒乞，将来必不能安享富贵的这句话了。

这德宗在位，朝廷中罢杨炎的相位，用右仆射侯希逸为司空，前永平军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；同平章事希逸不久便死，张镒性情迂缓，只知考察烦琐，一点没有宰相的气度。只有卢杞，他仗着德宗宠任，在位日久，便乘机揽权，侵轧同僚。当时杨炎权在己上，诸事不便，便决计要排去杨炎。杞府中有一谋士，便想了一条栽害杨炎的计策，拟了一本奏章。杨炎新立的家庙，靠近曲江离宫；这地方在开元年间，有萧嵩欲立私祠，玄宗因望其地有王者气象，便不许萧嵩之请。如今杨炎胆敢违背祖训，立家祠于其上，是杨炎显有谋篡的异志。这奏章一递上去，果然不出那谋士所料，德宗着了，不觉大怒，立降杨炎官阶为崖州司马；遣派八个禁兵，押送前去。卢杞用了些银钱，叮嘱那禁兵，在半途上把杨炎缢死。德宗去了杨炎，认卢杞是好人，便拜他为丞相。

独有郭子仪在军中，得了这消息，叹着气道：“此人得志，吾子孙真无遗类了！”时在建中二年六月，郭子仪得病回京，满朝文武，齐往大将军府中探问病情，卢杞也来候病。郭子仪原是一位风流福将，他平日在军中，随带姬妾甚多，且都是美貌的，每遇子仪见客，那姬妾也便侍立在旁，毫无羞涩之态。遇到常相见的宾客，那姬妾们也夹在里面歌唱谈笑，毫不避忌。惟有时一听中军官报说卢丞相到，便先令房中姬妾悉数避去，然后延卢丞相进见。待卢杞去后，有人问郭子仪：“是何用意？”子仪说道：“卢杞貌恶心险，若为妇人见之，必致骇笑；卢杞多疑，徒招怨恨。我正恐子孙受其祸害，如何反自招嫌隙呢？”诸宾客都佩服郭子仪的见识深远。但此次郭子仪抱病回京，病情却一天沉重似一天。德宗是十分敬重元老的，便打发皇帝从子舒王谟，赍圣旨省问郭子仪疾病。这时郭子仪病倒在床，不能起坐，只在床上叩头谢恩。那舒王转身出去，郭子仪便死了。年已八十五岁。德宗皇帝得了丧报，甚是悲伤，停止坐朝，下诏令众臣赴郭府唁吊，丧费全由朝廷支付，追赠太师，配享代宗庙堂。

子仪久为上将，平日为人谦和，更是忠心耿耿，当时朝中无论忠奸，一闻子仪名字，没有不敬重的。田承嗣是当时第一有威权的大臣了，子仪尝使人到魏州去，田承嗣听说郭子仪使至，便不觉向西下拜。当时对那使者说道：“我不向人屈膝已多年矣，今当为汾阳王下拜。”郭子仪的威德，有叫人如此敬重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乱宫眷朱曙变节 击奸臣秀实尽忠

当时有李灵曜，占据汴州城池造反，不问公私各物，一概截留。郭子仪有私宅，置在汴州，宅中器物，却丝毫不敢损坏，又遣兵士护送汾阳王器物出境。德宗时候，郭子仪以一身保持天下安危，垂二十年。校中书考二十四次，家中子弟，多至三千人。八子七婿，均为高官。诸孙数十人，朝夕到郭子仪室中问安。子仪因子孙太多，不能一一认辨，只略略点头含笑罢了。当时传下一件故事，当初郭子仪从华州原籍从军到塞外去，因进京去催取军饷，回至银州地方。这一天正是七月七夕，忽然风起走石，月色无光。子仪在马上，不能分辨道路，便在路旁找得一所空屋，席地而宿。正在瞌睡入睡的时候，忽然四壁红光齐发，光从屋外射入；子仪大惊，出至庭心中看时，只见一辆七宝云车，从空中冉冉而降。车中坐一美女，端庄美貌，仙骨不凡。子仪心中忽然觉悟，忙拜倒在地，祝道：“今日是七月七夕，想降者必是织女星官？愿赐长寿富贵。”只见那仙女嫣然一笑道：“大富贵，亦寿考！”她话说完，云光复合，彩舆徐升。女仙尚在舆中，低鬟笑子仪。后来子仪果然合了女仙之言，大富大贵，又得长寿。当时史官称他权倾天下，朝不加忌，功高一世，主不加疑，侈穷人欲，议不加贬。真是福德兼全，生荣死哀的了。

自郭子仪一死以后，唐室天下从此多事。有李宝臣，据成德军，扰乱十九年而灭；又有田悦之乱，朱滔之乱。当朝大臣，不但不知改过，且暴虐百姓，日甚一日。德宗皇帝，授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，令领北方健儿，征讨田悦，又拒朱滔。一面大招长安富商家财，去接济军费。

当时有一位官拜判度支的杜佑，想出各种苛刻的赋税来，百般敲迫，民不胜苦。有一班软弱的百姓，受不住官家的逼迫，便自己缢死。德宗又令度支官遍查都民税粟，硬借四分之一，先后共搜刮得二百万缗。都城地方，人民十分惊慌，宛如遇了盗贼一般。第二年，德宗又改任赵赞做判度支官，又创立苛例二条：一条是间架税。每屋二架为间，上屋抽税钱二千文，中屋抽税钱千文，下屋抽税钱五百文。一条是除陌钱。凡是公私授受买卖财物，每钱一缗，须交官税钱五十文。两法同时颁行，禁止百姓逃税。如有隐匿不报等情，除交官杖责以外，还要加罚。可怜百姓叫苦连天，皇帝毫不知道，只把民膏民血，搜刮至军中。那诸路军将，又不肯齐心协力，你推我诿，历久无功。

接着李正己、梁崇义、惟岳等，又在四处反叛起来。就中最是李希烈、朱滔两路叛兵，来势十分凶猛。那官家兵马，见贼便败。军情报至京师，德宗心中，万分焦急。这时保卫京师的，只有李勉、刘德信两路兵马。德宗没办法，把这两路人马，也调去救应东都。又命舒王谔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，户部尚书萧复为元帅府长史，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，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。又调回泾原一带将士，令带同东行。

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了皇命，率领五千泾原兵士，回至京师。时在十月，漫山遍野，下着大雨，兵士们冒雨兼程，冻饿交迫，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盼到了京师，满望得万岁爷的重赏，不料京兆尹王翊奉旨犒师，只给军士们吃了一餐粗饭菜羹，此外并无赏物。那五千兵士看了，心中不觉大怒，尽把饭菜泼掷在地上，用脚践踏成泥。齐声嚷道：“我辈将替皇帝冒死赴敌，如何一饭亦不使饱？吾等岂肯再为皇家拼命呢！如今眼看着琼林大盈二库中，金帛充满，朝廷如此小器，不肯分丝毫与我们，我们何妨自己动手去取呢！”一人倡议，五千人齐声响应着；当时也不由长

藏



官说话，顿时披甲张旗，直向京城冲来。

当时姚令言从宫中辞行出来，忽听左右报说兵变，急急上马，赶至城外，向众人大声传谕道：“诸军今日东去，能早日立功，何患不得富贵？如何无端生变，自取灭族之祸？”军士们如何肯听他的话，一声吆喝，和潮水般拥上来，反把他主帅团团围住，鼓噪着直至通化门。这时德宗在宫中，也得了兵变的消息，便急令总管太监，赍着圣旨，赶出城来抚慰军心，每人赏给他彩帛一端。军士们见了这彩帛，更觉动怒，大声呼骂道：“这匹夫，我等岂为此区区彩帛来的吗？”就中有一个好箭手，便弯着弓搭上箭，飏的一箭射去，直中那太监的咽喉，倒地而死。众人一哄，打进了京城；见人便杀，见物便抢。百姓们拖儿挟女，啼哭而逃。那乱兵反向百姓大声呼道：“我辈是来保护你们的，你们财物暂借给我们用用，此后打倒了朝廷，便不夺汝等商货做质了，也不税汝等间架陌钱了。”

这兵士反乱的情形，早有朝廷官员，报至宫中。德宗大骇，忙令太子及翰林学士姜公辅，同出朝门慰谕。那乱军列阵丹凤门，擎着手中弓箭，大声鼓噪着，无可理喻。太子没奈何，返身逃进宫去。德宗急传手谕令禁兵抵敌乱军；不想那白志贞所统领的禁兵，尽是残缺不全的，平日只把虚名军在册子上，每月骗取绢帛，悉入私囊。到如今危急的时候，竟无一人前来。德宗见召不到禁兵，便不觉慌乱起来。忙左手拉着王贵妃，右手拉着韦淑妃，后随太子诸王公主，从后苑逃出北门去。仓促之间，连御玺都来不及取得。德宗逃至北门外十里长亭，略坐休息。那宦官窦立场、霍仙鸣，率内监百余人，追赶出城来随从着。停了一会，那普王谊，也带领一队兵士来护驾。德宗便命普王谊为前驱，太子为殿后，司农卿郭曙、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也赶来护驾。才得了五六百名兵士，姜公辅当时叩马奏道：“朱泚从前亦为泾原军元帅，后因朱滔叛逆，废去他功名，闲住在京城中。臣闻得朱泚平日心常快快，如今乱兵，全是朱泚的旧部，若一旦奉朱泚为主，势必难除；不如请陛下便趁现在把朱泚召来同行，免生后患。”当时德宗心内十分慌张，也不暇顾虑到此；便不听姜公辅的话，一味催逼着人马前进，向西行去。

那时乱军在丹凤门外的，久候不见圣旨出来。知道皇帝已走了，便各各拔出利剑来，上去斩破宫门，直入含元殿，大掠琼林、大盈二库；京师居民，亦因怨恨皇帝苛敛他们，如今也乘势入宫窃取库物。把一座壮丽的宫殿，顿时闹成破碎狼藉，争夺喧嚷。大众无主，扰乱不休。姚令言便去和朱泚商议。因泾原将士，原为朱泚旧部。只因当时朱泚讨平刘文喜后留镇泾原，加官太尉。谁知朱泚的兄弟朱滔，举兵反叛，用蜡丸封密书，遣人送与朱泚。在半路上，那送书的人，被马燧部下兵士捉住，送至京师。德宗便召朱泚入朝，出示朱滔的书信。朱泚看了，十分惶恐，叩头请死。德宗却也明理，知道他兄弟远隔，不能同谋，但如今已把朱泚召来，为防他日朱滔再来诱惑起见，便把朱泚留住在京中，赐他府第，给他俸禄，也可以算得皇恩浩大了。如今乱兵攻入京城，一时六军无主，姚令言倡议拥戴朱泚为主帅。那泾原兵士，原都是朱泚的旧部，便人人欢喜。姚令言便亲领乱军，往朱泚府第中迎接去。那朱泚一再谦让，乱兵围立朱泚府门外，不肯散去。直延挨到夜半，姚令言劝朱泚当以社稷为重，出维大局，朱泚才答应下来。那五千名乱兵，便各各手中执着火炬，前呼后拥，把朱泚送入宫去。朱泚夜半升坐含元殿，传谕兵士，不得妄动。次日，朱泚又迁居北华殿，当即发下榜文来道：“泾原将士，远来赴难，不习朝章，驰入宫阙，以致惊动乘舆，西出巡幸。现由太尉权总六军，一应神策等军士，及文武百官，凡有禄食者，悉诣行在。不能往者，即诣本司。若出三日检勘，彼此无名者，杀无赦！”

可笑当时满京城的文武官员，大半还睡在鼓中，以为皇帝尚在宫中；如今见了朱泚的榜文，才知道德宗已经西出。那卢丞相和新任同平章事关播，便也在深夜时，爬出中书省的后垣，和他亲随互换穿了衣帽，混出城去。同时有神策军使白志贞，京兆尹王翊，御史大夫于頔，中丞刘从一，户部侍郎赵赞，翰林学士陆贽、吴通微一班大臣，亦陆续赶赴行在，直赶到咸阳地方，始与车驾相遇。德宗传谕，车驾转赴奉天。那奉天太守听得万岁驾到，不知是何因由，顿时惊慌起来，欲逃至山谷中躲避。主簿苏弁，在一旁劝道：“天子西来，理当出郭迎接；若一逃避，反召罪戾。”那太守便勉强把心神镇定了，出城去把天子车驾迎接进城来。各路将帅，打听得万风岁

爷驻蹕奉天，便纷纷前来朝见。最后左金吾大将军浑瑊，从东京赶来，奏称朱据京师作乱。德宗听了大惊，说朱泚原是忠义之臣，如何作此大逆之事，当时卢杞在侧，也极口称朱泚忠贞，臣请以百口保之。德宗也听信卢丞相之言，一面令浑瑊为行在都虞侯，兼京畿渭北节度使，下诏征诸道兵入援；一面又写诏与朱泚，命他早平大难，迎还乘輿。

诏书写成，独缺了一颗御玺，不能发出去。德宗到此时，才想起当时仓促出宫，不曾把御玺带得，如今诏书上缺了玺文，不能发下去。德宗心里万分焦急，回得宫中，只是长吁短叹。这时王贵妃，随侍在左右，见万岁爷神色忧郁，便问：“今日朝中何事劳万爷忧虑？”德宗便把去了御玺的话说出来。那王贵妃听了，却不慌不忙地从绣枕下拿出一颗玉玺来。德宗看时，果然是平日常用的那颗御印。忙问：“爱卿从何处得来？”王贵妃奏称：“原是臣妾见万岁爷仓皇出宫，把这玉玺遗留在案上，贱妾知此物是天子的信宝，不可遗失，便在慌张的时候，拿来系在里衣带上。如今藏在枕下多日，不是万岁说起，几乎也忘去了。”把个德宗欢喜得拉住王贵妃的手，只是唤爱卿。从此德宗虽在行在，也天天宠幸王贵妃，几无虚夕，这且慢表。

如今再说那朱泚，好好的一位忠义大臣，如何忽然变了心，反叛起来，这罪魁祸首，还在姚令言和光禄卿源休二人。那光禄卿源休曾奉命出使回纥，原也替朝廷受过一番辛劳，回朝以来，不得重赏，心中颇怀怨望，如今见朱泚总管六军，便夤夜去见姚令言，说以叛逆之事。那姚令言起初听了十分惊慌。源休说道：“将军此次率领泾原将士来京，便尔作乱，使乘輿西巡，此灭族之罪，将军虽欲不反，他日天子回銮，其有何道以自全？”一句话却把个姚令言问住了，忙起身把源休邀至密室中，长揖请教。源休便道：“如今六宫无主，朱泚手握重兵，千载难得之机；我有一计可以逼住朱泚，使他不得不反。若能成事，再设法除此傀儡；若事不成，将军便杀朱泚自首，罪魁祸首在朱泚，而不在将军，将军何乐而不为？”姚令言听了，忙促膝附耳问大夫有何妙计，逼反朱泚。源休便笑说道：“将军岂忘当年太祖在晋阳宫故事乎？”姚令言听了恍然大悟。

第二天姚令言便假北华殿大排筵宴，请大元帅朱泚入席饮酒。当时陪席的有光禄卿源休，检校司空李忠臣，太仆卿张光晟，王部侍郎蒋镇，员外郎彭偃，太常卿敬□。这一班原是势力之徒，如今见朱泚得了时，便大家在饮酒之间，百般奉承着，你劝一杯，我敬一盞。你称他为圣贤；我称他为豪杰。几乎把个朱泚，捧上天去。这朱泚初任大事，原也十分谨慎，如今他在宫中一住下，坐着万岁爷的龙椅，睡着万岁爷的龙床，出入有一班禁军拱卫着，起坐有一班宫女太监伺候着，他心中十分快乐。那帝王之念，便油然而起。只以一向忠顺，又碍着众人的脸面不好意思做出反叛的事体来。如今一班大臣劝他饮酒，你递一杯，我送一盞，已有七八分醉意。耳中只听得不断的颂扬说话，有的说大元帅是万家生佛，也有的说大元帅是天生救星，捧得这朱泚心痒痒的，甚是有趣。接着一阵阵的笙歌，送入耳来；一队队的舞姬，走近身来；朱泚在泾原军中的时候，便传闻得唐宫中轻歌妙舞，十分艳美。自来英雄无不好色，当时他心中想念；若得万岁爷在宫中赐宴，领略得宫姬们的歌舞，真是三生之幸。他此次入宫，那六宫妃嫔，共有二三千人，个个吓得躲在后宫，不敢出来。那朱泚也因她们是帝王的眷属，如何敢亵渎，因此他虽说占领宫殿已有一月余日，平日在北华殿中起居，却不敢向后宫中窥探。

如今原是这姚令言悄悄地进宫去劝着那班妃嫔道：“如今朱大将军有保护宫廷之功，明日朝中大臣公宴朱大将军；如今尔等性命，全在他手下，明日饮酒时，须选几个绝色的美人，在筵前歌舞，使大将军快乐，则尔我均可保得长久安乐。”那妃嫔都是女儿之流，有何见识，听姚将军如此说，便齐声答应。姚令言知道宫中平日歌舞领队的，是一位虞贵嫔，长得绝世容貌。德宗每次听罢歌舞，便要召幸她。只因韦淑妃妒心甚重，每次却被淑妃阻止住的。因此虞贵嫔心中恨韦淑妃甚深；便是现在天子蒙尘，王贵妃和韦淑妃，都随着万岁爷西幸；独把这虞贵嫔丢下在宫中。她又惊慌，又气愤。姚令言也深知她的心事，便悄悄地叮嘱贵嫔：“须好好伺候朱元帅，若得了好处，定能宠冠六宫，不但吐了平日之气，且使我辈得攀龙舞凤，富贵无极。”那虞贵嫔听了这番话，平空里勾起了她做皇后的念头。第二天她领了一班舞姬上殿歌舞的时候，越是妆扮得妖冶动人。朱泚正被众人灌得醺醺大醉，酒力张着色胆，他看那班舞姬，个个长得和天仙一般美



丽。尤其是那领班的虞贵嫔，长得身材袅娜，容光焕发。朱泚那两道眼光，只是滴溜溜地转个不定。姚令言在暗地里留心看时，知道是时候了，便悄悄地向众人递过眼色去；众人会意，便一个个溜下殿来，不别而去。看看那虞贵嫔跳着，唱着，娇喉嚨得和黄莺儿一般的圆脆，细腰转得和杨柳儿一般的轻柔，慢慢地移近朱泚的身旁去。那朱泚实在忍不住了，便伸出一只脚来，悄悄地把靴尖儿踏住虞贵嫔的裙幅儿。那虞贵嫔站不住身体了，把柳腰儿一折，看看要倒地去了。那朱泚趁势伸手把虞贵嫔的玉臂捏住。虞贵嫔一缩手，只是拿她的媚眼儿斜觑着朱泚嗤嗤地笑，这一笑露出千娇百媚，把朱泚的魂儿，直勾向九霄云外去。他也顾不得了，便一转身，伸着两臂，把虞贵嫔的纤腰一抱，虞贵嫔便扶着朱泚，向后宫走去。那虞贵嫔住在春华宫中，当夜朱泚便留宿在虞贵嫔宫中，一连四天不见朱泚出来。

姚令言每日在宫门外探听，只听得宫中一片笙歌嬉笑的声音。这时朱泚只顾眼前快乐，也顾不得君臣之义了。姚令言便去邀集了李忠臣、张光晟、蒋镇、彭偃一、敬□，一班文武大臣，上了一道劝进表。劝朱泚应天顺人，接了唐家天下，即皇帝位。朱泚读了表文，心中犹豫不决。那姚令言直入宫来，对朱泚大声说道：“元帅已占据了唐家宫廷，奸污了唐家宫眷，不造反也是死罪，造反也是死罪，尚有何疑虑之有！”朱泚听了，点头称是。接着，那光禄卿源休，也进宫来引说符命，劝朱泚称尊。朱泚忽然想起那段秀实来，他是一位国家的元老，京师地方，不论军民人等，都是爱戴他的。只因他秉性忠诚，敢言直谏，当时奸臣如卢杞一般人不能容他，常常在皇帝跟前，说他的坏话，要设计陷害他。段秀实便弃官回家，终日在家中闭户读书，不问外事。如今朱泚自己要称皇作帝，心想若得段秀实出来帮助，他必能得人民的信服，且能得京外各路官员的信服。他便和众人商量停妥，立刻遣发一队骑兵，执军中令箭，去召段秀实进宫来。

那秀实早已打听得朱泚有谋反的心迹，便把大门紧闭，不放那骑兵进门来。那骑兵见无门可入，便从后垣越墙进去硬逼迫着秀实进宫去。段秀实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便把他子弟唤来，一一嘱咐后事完毕，才进宫去。朱泚见段秀实到来，便甚是欢喜。笑说道：“司农卿来，吾事成矣！”秀实正色说道：“将士东征，犒赐不丰，这全是有司的过失，天子何从与闻？公以忠义闻天下，何勿开谕将士，晓示祸福，扫清宫禁，迎乘舆，自尽臣职，此不世出之功也。”朱泚听了，心中甚是惭愧，默无一言。秀实出宫，便悄悄地招呼将军刘海宾，泾原将吏何明礼、岐灵岳，在家中密议，欲共杀朱贼。

此时德宗遣金吾将军吴淑，来京师宣慰。朱泚佯为受命，把吴淑留住在省中，一面却私遣泾原兵马使韩旻领铁骑三千，直取奉天。一路去扬言说迎皇帝銮驾回京。便有岐灵岳探得消息，私地里来报与段将军知道。段秀实听了，不觉大惊，说道：“事在危急，只可以诈应诈。”便授计与灵岳，令他往姚令言军中去偷得兵符，只推说朱元帅另有机宜，须面授，星夜去把韩旻的战骑追回来。秀实明知此次死在朱泚手中，便对灵岳说道：“韩旻回来，吾侪盗符之事必要败露，我当直搏逆贼，不成即死，决不拖累诸公。”灵岳道：“公为国家柱石，应留任大难。现在事迫燃眉，且由灵岳暂当此任。他日果能诛杀逆贼，灵岳死亦瞑目矣！”正说时，果然韩旻兵马回来了。朱泚十分诧异，当着众将，严问是谁人追还的？灵岳这时在门外，忍不住了，便挺身而入，以手直指朱泚之面，说道：“天子今蒙尘在外，正臣子百身莫赎之时，如何反遣兵往袭？灵岳生为大唐忠臣，如何肯袖手旁观。追还韩旻寇兵，是俺盗得兵符去召回的。想尔奸贼，也无可奈何我的！”朱泚听了这一番话，怒不可遏，喝令左右将灵岳推出宫门斩首。那灵岳临刑时，骂不绝口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安乐王月下刺贼 德宗帝宫中绝粮

灵岳被朱泚喝令左右推出宫门杀死，他至死也不曾把秀实主谋的情形说出。那朱泚因急于称帝，便天天召源休、李忠臣、姚令言一班同党，进宫去商议。只有段秀实，托故不去。那朱泚再三遣人，催逼秀实进宫去商议大事。那秀实没奈何，只得跟着来使进宫去。他一走进殿门，瞥眼只见那源休手执牙笏，恭恭敬敬地对着朱泚朝拜，在那里行君臣之礼，不觉激起了他一腔忠愤，急步走到朱泚眼前，不待朱泚开口，便奋身跃起，夺过源休手中的牙笏来，直向朱泚面门上打去。厉声喝道：“狂贼！大胆做此大逆之事，便当碎尸万段。我是忠义男儿，岂肯从汝反耶？”朱泚慌忙退立，伸臂遮避；那笏头已打在朱泚额上，用力甚重，左右看时，已血流满面。秀实再欲赶步上去打时，已被李忠臣、姚令言一班人上前来拦阻住。随有三五个力士，上前来擒住秀实，秀实大声说道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！今日吾杀贼不成，便当被贼所杀。”众力士不俟秀实话说完，乱刀齐下，立把秀实砍倒。朱泚见了，霎时良心发现，忙向众人摇手说道：“这是义士，不可妄杀！”却已来不及，那秀实的尸首，已被众人砍成肉泥。

秀实一死，那京师地方的忠义大臣，人人悲愤。接着刘海滨，也被朱泚捉去杀死。何明礼原是与段秀实同谋，亦被朱泚捕去斩首。当即有凤翔节度使张谥部下营将李楚琳，杀死张谥，率领全部兵马，前来投降朱泚。这时朱泚羽翼已成，罪名愈重。一不做二不休。索性迁居在宣政殿，自称为大秦皇帝。改元应天，立虞贵嫔为皇后，立兄子遂为太子，弟朱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，称皇太弟。因姚令言、李忠臣一班人拥立有功，便拜姚令言为侍中，李忠臣为司空，源休为中书侍郎，蒋镇为门下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蒋铤为御史中丞，敬□为御史大夫，彭偃为中书舍人。余如张光晟等，都拜为节度使。当时太常卿樊系，颇有文才，合朝的人，都十分敬重他。朱泚登位的时候，无人撰册文。姚令言说樊系文学甚好，此时樊系因愤恨朱泚，不肯上朝称臣。朱泚便命一队武士到樊系家中去押着他进宫。左右有太监执剑立，逼着樊系撰书册文，樊系无奈，只得执笔为文，待册文写成，他便走下殿去，向西跪倒，嚎啕大哭。朱泚在殿上看了大怒，喝令武士推出朝门去斩首。好个樊系，他不待武士近身，便低头向石柱上一撞，脑浆迸裂而死。当时又有大理卿蒋沔，也是不甘心在朱泚殿前称臣，悄悄地溜出京城，打算赶上奉天行在去。谁知出京城走不上三五里路，被朱泚派兵追上去，捉回宫来，硬授他官职。那蒋沔只得绝食称病，逃去山谷中躲着。

这时朱泚霸占住唐德宗的宫廷，在二千个宫女中，挑选了三百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日夜淫乐。内中有一位安乐王妃，那安乐王，是德宗皇帝的侄儿，安乐王妃又是王皇后的甥女；因此常常留住宫中，伴着皇后和群皇妃游玩。此次变起，安乐王妃不及逃出宫去，却深匿在后宫。朱泚临幸后宫，瞥眼见了一个容颜秀丽的女子，他也不问情由，便拉进宫去奸污了她。第二天，安乐王妃见人备，便悬梁自尽。那安乐王只因王妃被困在宫中，也死守在宫外，不肯离去京城。后来打听得知他最心爱的王妃，被朱泚奸污，含羞而死。可怜这安乐王在家中，哭得几次绝过气去。他凭着一时气愤，拿家里所有金银珍宝，去买通了宫中一个宿卫。那宿卫悄悄地把自已的衣帽，借与安乐王穿戴。那安乐王假扮了一个宿卫，混进宫去，怀中藏着利刃，待到夜半，便去站在锦华宫东廊下。那锦华宫，正是虞贵嫔的卧室，朱泚这时，荒淫无度，每夜临幸过虞贵嫔以

藏



后，便轮流到各心爱的妃嫔房中去寻欢乐，每夜最少亦要临幸五六处地方。直到天明，方回锦华宫安寝。这锦华宫东廊下，是来往必由之路。安乐王打听得明白，便静静地在廊下守候着。

听景阳钟报过三更，果然见一对红纱灯，两个小太监领导着，那朱泚从宫中出来，身后也紧跟着两个宿卫。这时一天凉月，匝地虫声，一簇人从空廊下走来，只听得一群窸窣的靴声。看看走到安乐王跟前，是那朱泚眼快，只见安乐王从怀中拔出一柄短刀来，那刀光映着月光，恰恰射在朱泚眼中。朱泚故意装做不曾觉得，慢慢地走近身时，冷不防朱泚抬起右脚来，用力一踢，接着唰唧唧一声，那安乐王手中一柄匕首，被朱泚踢落在地。朱泚见刺客没有了刺刀，便把胆放大了，一耸身上去两人扭做一堆，倒在地下乱滚。这朱泚虽说把色欲淘空了身体，但他究竟是大将出身，膂力是有的；这安乐王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王子，如何能敌得住，早被朱泚双手擒住，反绑起来，喝令剥去衣帽，拿红灯照看时，朱泚认识是安乐王。便传谕连夜交刑部堂官用严刑审问。次日，众文武听说大秦皇帝在宫中受了惊吓，大家齐到宫中来请安；那源休恨唐室天子切骨，便乘机劝朱泚翦除唐朝宗室，免留后患。一句话打动了朱泚的心，连声称：“源侍郎的主意不差！”当即下谕，把六城锁闭起来。把在京城中的所有皇室宗亲，不论老少男女，一共捉了七十七人。又捉得藏匿在家的官员，和逃亡在外各文武的眷属，共有二百余人，齐押赴西郊斩首。从此满京城都是朱泚的同党，朱泚居然也是一身□冕，每日受百官的朝贺，称孤道寡起来。

连日有探马报到，说唐德宗皇帝，困守在奉天，粮尽援绝，士无斗志，正可趁此攻取。朱泚便点齐十万大兵，自为征西大元帅，姚令言为副元帅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奉天来。奉天城中的德宗皇宗，得了消息，甚是焦急；适右龙武将军李观，率领卫兵千名赶到，德宗令速备战。李观这一千兵士，如何敌得十万大兵？当在奉天城中，竖起招兵旗子，三日招得五千名新兵，便在城中教练着。接着又有泾原兵马使冯河清，令将士押解兵器一百车来。德宗正苦军械不足，得此便觉气壮。当时有右仆射崔宁，从京师问道奔至奉天，叩见德宗，奏说朱泚杀戮宗室，占污宫眷。德宗听了，也不觉流下泪来。这崔宁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忠臣，德宗皇帝原很看重他的，当下慰劳了一番。崔宁退出宫来，悄悄地对众大臣说道：“主上原是十分英武，只被那卢杞奸贼所误，致有今日。”他不知道当时大臣，大半皆是卢杞同党；便有人把崔宁的话转告卢杞，卢杞大怒，便与他的密友王翊商议。翊便假造崔宁的笔迹，与朱泚通信，卢杞怀着此假信去献与德宗观看。又说崔宁适从朱贼处来，陛下不可不防。德宗看崔宁的假信，听了卢杞的话，不由大怒起来，立刻召崔宁进帐。那崔宁奉诏进帐，见帐内静悄悄地虚无一人，不觉疑虑起来；正要退出帐时，忽见左右跳出二力士来，抱住崔宁的颈子，生生地扼死了。

其时朱泚的大兵，已临城下。德宗令浑瑊督同城中将士，合力御敌。城令都虞侯高固，曳草车塞住城门，纵火御敌；火盛势烈，烟焰齐向外扑，城中兵士，从火中杀出，统用长刀乱砍，杀死敌兵多人，敌兵才退。朱泚亲自拍马上来救应，列阵城东，张火布满原野，呐喊之声，远闻百里。邠宁留后韩游环带领士卒，通夜在城上守望。只见城外兵士，乘夜拆毁西明寺，往来十分忙碌。游环料知敌人借用寺院木材，制作云梯，为明日攻城之用。便命兵士赶造火箭。次日，朱泚果然督着兵士，搬运云梯，前来攻城。城中火箭齐发，云梯着火便燃，敌兵多从梯上坠地而死。朱泚见一时不能取胜，便约退兵士，远远地围住城池，不放一人一马出城。

此时城中不但兵士不多，且粮食亦渐渐不能接济。德宗日坐围城内，心中万分焦急。那班妃嫔公主，躲在屋子里，只听得喊声震地，入夜火光烛天，个个吓得玉容失色，柔魂欲断。德宗也只是终日长吁短叹，无法可施。当时有一个内侍，名常德的，随侍德宗有六年之久，为人甚是忠诚；如今也随侍在围城里，见主上忧愁得寝食不安，便跪奏道：“万岁爷可有告急密旨，奴婢愿拼九死一生，冲出城去求救兵。”德宗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朕心腹之臣，只朔方节度使李怀光，尚拥兵数万，可以救朕。汝可冒死前去告急，倘得怀光发兵到来，救了此奉天城池，朕当记汝为首功。”说着，便就龙案写了密旨，令怀光速速发兵前来救应。写成，印上皇帝的小印。那王贵妃亲自拿针线替常德密缝在衣领里面，缝罢，也深深地向常德检衿，说道：“你此去路上若有差失，俺在宫中，便供着你的神位，四时祭祀，决不令你忠魂失所依恃。倘能见得李将军，求他速速发

兵，解了俺主上的忧愁。”慌得常德忙爬在地下，叩头还礼不迭。君臣三人，在宫中挥泪而别。

那常德带了密诏，扮作樵夫模样，守到三更时分，浑瑊派一队兵士，送他出城去，远远地保护着他，偷过朱泚营地。正行时，只听得一声梆子响，早有朱泚营中守夜兵士，在山僻小路中埋伏着。见一樵夫走来，便从暗地里飞出数十支箭来，一箭正射中常德的腿腕，应声倒地，接着他肩窝背脊上连中了四箭。常德痛澈心骨，一时站立不起。那敌兵一拥上去，正要下手擒捉，忽见常德大喊一声，从地上直跳起来，看他带滚带爬，向草木深处躲去。后面那敌兵还不肯舍下，赶上前去，拿枪尖拨着草根，四处找寻。城中兵士，便在后面发声喊，扑上前去挑战。那敌兵在黑地里，忽见有兵士前来挑战，认做是中了伏兵，便也无心恋战，丢下那常德，且战且退，回敌营去了。

次日，朱泚又得幽州散骑和普润两路戍卒，合成数万人，前来攻城。敌兵声势，愈见浩大，那城中兵士，都吓得手足无措。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，出城应敌，便被敌人杀死在阵上。幸得浑瑊和高重捷出兵接应，也杀死了朱泚手下一员大将名日月的。那高重捷因恋战不退，被朱泚亲自赶来，刀起首落，斩于马下。接着，朱泚挥大队人马，直逼城下，奋勇攻城；恨不得把这座奉天城池，立刻踏平。城内浑瑊、韩游环二人，昼夜血战，勉强把城守住。但此时城中粮道，早已被敌兵断绝；搜括仓廩，只剩了二斛白米，留着为供奉御食之用。那满城文武官员，以及大小将士，个个都饿着肚子。

看看已饿过了三天，德宗早朝时候，见左右大臣，个个面黄肌瘦，喉音低哑，目光无神。德宗不觉流下眼泪来，说道：“朕躬不德，自取灭亡！卿等何罪，却受此困顿？为今之计，卿等宜自保身家，速将朕绑送与敌人，开城出降；既免饥饿，且保富贵。”德宗说到这里，不觉呜咽起来。那文武官员，齐拜倒在地，流泪奏道：“臣等愿尽死力，为陛下效忠。”浑瑊令军士每夜缒出城去，觑敌人静睡时候，便在城根下采掘草根，剥取树皮，运进城中来，寻食充饥。每日又泣劝将士，晓以大义。因此兵士们虽饥寒交迫，却毫无变志。但兵士们每日吃一顿树皮草根，只能苟延残喘，却如何能抵敌贼寇？一班饥饿兵士，天天爬在城墙上守城，眼见得天天倒毙。

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忽见城外推来四座云梯，高宽数丈，下有巨轮，每梯可立兵士五百人，箭如飞蝗，向四面城中攻来。敌人据高临下，城中兵士，一无遮拦，早见一排一排兵士中箭倒地而死的，累累皆是。看看那云梯，愈迫愈近，矢石如雨，城中守兵，愈死愈多，一片嚎哭之声，惨不忍听。浑瑊在城上督战，身中数创。起初几日，他还裹创力战。后来看看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去奏知皇帝。德宗听说城亡已在旦夕，亦无法可施，只是呜咽流涕。侍从诸臣，俱各面面相觑，束手无法。德宗挨到夜静更深，便沐浴更衣，当庭设下香案；王贵妃，在一旁伺候，德宗含泪拜祷天地，又遥拜宗庙社稷，声声哀求，保住唐朝天下。

次日，浑瑊又入宫来，说：“兵士死亡殆尽，宜再募死士。”德宗便在御案上，取下无名告身千余通，交给浑瑊，连案上的御笔，也授与浑瑊。嘱浑瑊自去填发，只求有忠勇将士，却不惜功名重赏，如一时填写不及，只将御笔写功绩在将士身上，朕无不照办。浑瑊接过御笔来，哭道：“万一围城被贼兵攻破，臣决以一死报答陛下！陛下一身关系宗社，须速筹良策。”德宗听了，也不觉凄然，起身握住浑瑊的手，说道：“朕不忘将军今日之功。”说着，亲自送浑瑊走出宫门。这时守宫卫士，都上城御敌；那班太监，也各自逃命去，任德宗皇帝独往独来，在宫门口出入，也无一个侍卫，景象十分凄凉。他君臣二人，正走到宫门口；忽听得外面一声响亮，好似城墙坍塌一般。德宗和浑瑊，顿时变了脸色。浑瑊急急辞别出宫，飞马赶到城下，看城墙依然完好；只见城外烟焰薰天，并有一股臭气，扑鼻难闻。浑瑊十分诧异，急急上城瞭望；只见城外敌兵纷纷逃散，后面敌人营中，火光烛天，哭声震地。

原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，接了德宗的密旨，便带领大兵，星夜赶来。看看将近奉天地方，李怀光登山一望，只见敌兵声势甚大，漫山遍野地立着营头。知道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，便悄悄地把人马驻扎在深山密林的地方，偃旗息鼓。那朱泚一味攻打奉天城池，却不把后路放在心里。不料李怀光令数万兵士，日夜工作，从地下掘成极长的隧道，直通到朱泚中军帐下。这地道的工

藏



程，足足做了半个月光阴，这地道甚是宽阔，在地道中满塞着硫磺火药。这一天，朱泚亲自督阵，正奋力攻城的时候，忽听得自己营地上震天价一声响亮，地道中火药爆发，那数千兵士的尸身，直轰向半天里去。朱泚的心中万分慌张，急挥兵退去，正寻路逃时，那李怀光率领大兵，掩杀过来。朱泚如何抵敌得住，急急带了数百残兵，落荒而走。幸得逃了性命，便遁回长安城去。

奉天城解了围，德宗心中万分快乐。那李怀光打退了贼兵，急欲进城回圣天子安。谁知怀光才走到城门口，便有中使赍着圣旨，到城外来，拦住李怀光马头，传谕李将军，不必入城，速引本部军马，收复长安去。怀光听了，不觉心中懊恨道：“我远来勤王，却咫尺不得见天子颜色；这全是奸臣卢杞，从中搬弄是非。”李怀光的话，却说得不错。原来卢杞、白志贞、赵赞一班奸臣，见城围已解，自命有保驾之功。忽听人传说李怀光带领大兵，有入清君侧的意思。卢杞便心生一计，急进宫去奏上德宗道：“如今朱泚贼退守长安，必无守志；李怀光千里来援，锐气正盛，何不令他追踪，急攻长安，乘胜平贼？”德宗十分听信卢杞的话，便打发中使传旨，至怀光军中，阻住人马。

怀光奉了圣旨，没奈何领着本部人马，转至咸阳。接着，李晟也带了兵马，前来勤王，军至东渭桥，便上表奏闻。也是卢杞劝德宗下谕，阻住李晟兵马，也不许李晟进宫朝见，令与李怀光同攻长安。李晟到了咸阳，遇见怀光，两人说起卢杞专权，阻塞贤路，便一同具名上表，指斥卢杞、白志贞、赵赞三人。德宗正信任卢杞一班奸臣，见怀光的奏本，也不忍心革去他的功名。李怀光见皇帝不听他的话，心中大愤，便与李晟接连上了十道奏本，务欲革斥卢杞一班人。他一面把军扎驻队的咸阳城外，拥兵不进，声称：“如天子不准他的奏，便要回师直攻奉天；先清君侧，再除逆贼。”接着那随从护驾的一班臣子，也人人在德宗跟前，指斥卢杞罪恶。今天也说，明天也说，说得德宗皇帝的心也动了，便下谕贬卢杞为新州司马，降白志贞恩州司马，赵赞为播州司马。一面下谕安慰李怀光、李晟一班将帅。怀光又上奏申斥宦官翟文秀，说他恃宠不法，宜加诛戮。德宗虽心喜翟文秀，但国势危急，全赖将帅扶持；不得已依了怀光的奏本，杀了翟文秀；一面催促怀光进兵。欲知后事如何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退长安朱晫纵色 守项城杨氏助夫

德宗皇帝依了怀光奏章，把卢杞一班奸臣降官，又杀了宦官翟文秀，满想李怀光进兵长安，除了朱泚，得早日还宫。谁知那李怀光屯兵在咸阳，依旧不肯进战。时有考功郎中陆贽，上表劝皇帝下诏罪己，德宗也依了陆贽的话，颁下大赦的诏书道：

“致理兴化，必在推诚；忘己济人，不吝改过。朕嗣服不一构，君临万邦；失守宗祧，越在草莽。不念率德，诚莫追于已往；永言思咎，期有复于将来。明徵其义，以示天下。小子惧德不嗣，罔敢怠荒。然以长于深宫之中，昧于经国之务；积习易溺，居安思危。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恤征戍之劳苦；泽靡下究，情未上通，事既壅隔，人怀疑阻。犹昧省己，遂用兴戎；征师四方，转饷千里。赋居藉马，远近骚然；行賁居送，众庶劳止。或一日屡交锋刃，或连年不解甲冑；祀奠乏主，室家靡依，死生流离，怨气凝结。力役不息，田莱多荒；暴令峻于诛求，疲瘁空于杼轴。转死沟壑，离去乡间；邑里邱墟，人烟断绝。天谴于上，而朕不悟；人怨于下，而朕不知。驯至乱阶变兴都邑，万品失序，九朝震惊；上累祖宗，下负蒸庶，痛心悼，罪实在予。永言愧悼；若坠泉谷！自今中外所上书奏，不得更言神圣文武之号。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，咸以勋旧，各守藩篱。朕抚驭乖方，致其疑惧；皆由上失其道，而下罹其灾，朕实不君，人则何罪？宜并所管将吏等，一切待之如初。朱滔虽缘朱泚连坐，路远必不同谋；念其旧勋，务在弘贷，如能效顺，亦与维新。朱泚反易天常，盗窃名器，暴犯陵寝，所不忍言；获罪祖宗，朕不敢赦。其赦从将吏百姓等，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，去逆效顺，并散归本道本军者，并从敕例。诸军诸道，应赴奉天，及进收京城将士，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；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，悉宜停罢，以示朕悔过自新，与民更始之意。”

皇帝下了这一道可怜的诏书，总算把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三个人的反心劝了转来。他们都去了王号，上书谢罪。那朱泚罪在不赦，且不去说他。那李希烈见了皇帝的罪己诏，知道德宗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，便越发打动了他的野心。他自恃兵强，便思自立为帝。

德宗又得了一个密报，说李怀光也有反叛之意。德宗大惊，自顾奉天城中，兵马空虚。一旦事起，只愁无兵可战。德宗便和浑瑊商议，欲添招兵士。浑瑊奏说：“如今人心慌乱，决无人肯应募。且初募的兵士，决不能应战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向吐蕃去借兵。”德宗皇帝也深以浑瑊的话为是，当下立刻修了国书，命陆贽前往吐蕃去借救兵。那吐蕃的大丞相尚结赞，得了德宗的御书，便遣他大将论莽罗，统兵二万，来救中国。这消息传到李怀光耳中，不觉大怒，立刻也上书与德宗，说：

藏



“向吐蕃借兵，是有三大害：如克复京城，吐蕃必纵兵大掠，是第一大害；吐蕃立了大功，必求厚赏，是第二大害；吐蕃兵至，必先观望，我军胜，彼求分功，我军败，彼必生变，是第三大害。”

德宗读了怀光奏本，觉得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。此时吐蕃大兵已到边关，德宗忙又令陆贽去止住吐蕃人马。那吐蕃将士，见中国皇帝疑惑不决，心中便起怨望；那李怀光见皇上不用自己人马，却去向吐蕃借兵，这显然是不信任自己了，因此他反叛的心愈迫愈急。便上表与德宗，说他不信任自己将士，轻召外兵，言下颇露怨恨之意。德宗看了表本，心中颇觉不安，便欲亲率六师，直趋咸阳；令怀光兵马前进，攻打长安。怀光得了信息，疑是德宗皇帝亲自来擒捉他，便与他部下商议，欲举大事。正在慌张的时候，忽见又有圣旨颁来，加怀光为太尉，赐他铁券，永不加罪。这原是德宗要安怀光的心。无奈怀光此时已决心反叛，对着中使，把铁券掷在地下，大声喝道：“怀光本不欲反，今赐铁券，是促我反矣！”吓得那中使缩着脖子，转身逃去。这里李怀光见事已至此，便索性竖起反旗，遣使至朱泚处，连成一气，共讨唐室。那朱泚来信，便与怀光约为弟兄；他日灭了唐朝，两家平分天下，一面又拿黄金十万，彩缎千端，去送与吐蕃将士。那吐蕃兵得了好处，也不愿帮助唐天子了，便偃旗息鼓地自回外国去。

这里德宗皇帝见走了吐蕃兵，反了李怀光，更是吓得手足无措。正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见浑瑊慌慌张张地走进宫来，报说道：“李怀光已令他部将赵升鸾，混入奉天城中，来运动陛下禁兵为内应。如今宫中禁兵，已不复为陛下有矣！陛下宜策万全之计。”德宗皇帝听浑瑊的话，立刻慌乱起来；他也不和众大臣商议，急急退进宫去。那浑瑊也退出宫来，检点部下，尚未完半，那德宗已带着妃嫔公主和太子一大群人，悄悄地从后宫逃出，径奔向西门城外，意欲幸梁州去。这奉天地方，只留刺史戴休颜留守。满朝大臣，听说万岁爷已出奔了，大家急急丢下家私，赶出城去，跟上了御驾。

一路上狼狈情形，不堪设想。浑瑊统领部下五六百人断后，君臣们凄凄惶惶的，正在山僻小路中行着；忽见树林深处，隐隐露出一片旌旗。探路的禁兵，急回身奏明万岁；万岁忙传谕约退车马，命浑瑊拍马上前，探问何处军马，拦住去路。浑瑊上前去看时，只见当头一员大将，后面满山遍野的人马；浑瑊心想，万岁爷此番休矣！万一那人马扑向前来，教俺单枪匹马，如何抵敌！正想时，那大将一人一骑迎上前来。待走近时，浑瑊却认得，便是李晟。浑瑊不待他开口，便先问一声道：“李将军亦从李怀光反耶？”李晟慌忙下马，躬身道：“未将如何敢反。”又问车驾现在何处？浑瑊忙摇着手道：“禁声些，万岁便在后面大榆树下，快去见来！”李晟便随着浑瑊到德宗驾前，慌忙跪倒，奏说：“逆臣李怀光反叛，欲与臣合军，同犯御驾；是臣宛辞推托，带着本部一万人马，脱身出来，特来保驾。”德宗听了，不觉点头赞叹。便在车前拜为右将军，令带领本部人马，回军先去攻取长安。浑瑊依旧保护车驾，前往梁州。当时不受李怀光诱惑，肯出死力为皇帝杀贼的还有崔汉衡、韩游环、李楚琳一班大将。他们奉了皇帝诏书，合兵一处，昼夜攻打长安城池。

那朱泚自从兵败回守长安，便也无意于天下，终日占据在宫中，与那班宫眷美人等，放纵淫乐，自从与怀光约为兄弟以后，他仗着怀光兵多将勇，每日攻得唐家城池，他便坐享现成。那怀光每得一郡县，便送书与朱泚，商决进退之计。朱泚见怀光如此忠顺，便不觉骄傲起来，复书召怀光进京辅政，拜他为大司马，公然自称为朕，称怀光为卿。这怀光如何肯受，接了朱泚覆文，又惭又愤，掷书在地。朱泚原与怀光约分关中之地，各立帝号，永为邻国。不料朱泚忽然变卦，竟要收怀光为臣。不由得大怒，放一把火把自己营垒烧毁去，拔寨齐起，大掠泾阳，十二县人民，四散逃亡，鸡犬不留。

那朱泚走了怀光，便溃了一个帮手，再加李晟、浑瑊一班将军，奋力围攻，那四面勤王兵士，如云一般会集在长安城外。李晟召集诸将军，令商议进取方法。诸将请先取外城，占据坊

市，然后北攻宫阙。李晟独说不可，因坊市狭隘，贼若伏后格斗，不特扰害居民，亦与我军有碍。不若自苑北进兵，直捣中坚，腹心一溃，贼必奔亡。那时宫阙不残，坊市无扰，才不失为上计。诸将齐声称善。李晟便自领一军，至光泰门外，督众星夜建造营垒；到天色平明，刚把营垒造成，突见贼兵蜂拥而至。李晟笑顾诸将道：“我只虑贼兵潜匿不出，坐老我师；今乃自来送死，真天助我也！”便下令使两路兵奋勇杀出，两军相见，甚是骁勇。李晟匹马当先，自去找张庭芝厮杀。两下鏖战有三四个时辰，朱泚的人马，渐渐不支，齐向白华门退去。李晟也自收兵回营。当夜尚可孤、骆元光两路兵赶到，与李晟合兵在一处。次晨李晟下令；牙前将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泌带着骑兵，牙前将史万顷带着步兵，合成冲锋队。自督大军押后，直杀入光泰门来。贼兵抵敌不住，退至苑北神□村。李晟大兵追踪而至，扑毁苑墙二百余步。敌兵竖起木栅，拦住缺口，埋伏弓箭手，躲在栅中刺射。李晟兵士前队，多被射倒，兵士不觉向后退却；李晟在阵后大声呵叱，军心复振。史万顷甚是勇猛，只见他左手握盾，右手握刀，劈断木栅数排，步兵和潮水一般涌进栅门去，把栅木一齐踏倒；那冲锋队纵横驰骤，锐不可当。朱泚手下一班大将，如姚令言、张庭芝辈，都赶出来拼命力战。李晟命四路步兵骑兵，包围住敌军，且战且进。正酣战的时候，忽见有数千骑兵，在内城门左右埋伏着，出击李晟军后。晟领百余校刀手，着地滚杀过去，砍断马脚，命兵士且战且喊道：“相公来！”这三字才喊出口，那骑兵都已惊得四散奔逃。姚令言见敌不住李军，急急回进宫去，报与朱泚知道。朱泚听说全城被破，惊得魂不附体。姚令言劝朱泚速速弃城而逃。朱泚独携着虞贵嫔，由姚令言、源休一班人率领着残败军士，约有万人，保着朱泚出西门逃去。

李军进至内城，先搜捕余孽，捉住李希倩、敬□、彭偃数十人；又回至含元殿，使军士们扫除宫禁。后宫一班妃嫔，曾被朱泚所奸污过的，如今听说李晟入城，唐天子快要回宫，便含着一腔羞愤，各各淹死的淹死，缢死的缢死。李晟一面派人收拾宫中的尸体，一面传谕将士，不得骚扰民间。次日，有别将高明曜，私取贼妓一人；尚可孤偏将司马智，私取贼马一匹，被李晟察觉，把二人斩首示众，全军肃然，便真的秋毫无犯了。

那朱泚从长安败走出来，径向泾州地界来；沿途因缺乏粮食，所有万余人马，都零落散去，只剩得骑士数百人。待到得泾州城下，城门却紧紧闭上。朱泚令骑士大呼开门，只见城楼上站着一将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已为唐天子守城，不愿再见伪皇帝矣！”朱泚抬头看时，认得是节度使田希鉴。便对希鉴说道：“我曾授汝旌节，如何临危相负？”希鉴冷笑说道：“汝何故负唐天子？”朱泚不觉大怒，便命骑士纵火烧门。希鉴取旌节投下火中，大喝道：“还汝节，速退休！”朱泚部下见无路可去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希鉴对朱泚部下说道：“汝等多系泾原旧卒，为何跟着姚令言自寻死路？如今唐天子不追既往，许汝等自新，汝等速降我，便得生路！”那士卒听了此言，齐声说愿降。姚令言站在朱泚身后，忙上前喝阻，被士卒拔刀乱砍，立即倒毙。朱泚大骇，急转过马头，向北驰去。那虞贵嫔遗落在后，被他部下掳去，不知下落。那朱泚奔至驿马关，被宁州刺史夏侯英带领人马上前拦住。朱泚没奈何，又转赴彭原，随身只得十余骑士。部将梁庭芬、韩旻二人，起了歹心，密谋杀泚。梁庭芬在朱泚身后，偷偷地发过一支箭去，正射中朱泚的颈项；朱泚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，落在路旁深坑中。韩旻赶上前去，咯嗒一声，斩下朱泚首级来。二人又同至泾州投降希鉴，献上首级。

希鉴把檀木盒子装着朱泚的首级，送至梁州。德宗下谕，拜希鉴为泾原节度使，把他从前私通朱泚的罪状，概置不问。又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，一面下诏回銮。自梁州启行，直抵长安。浑瑊、韩游环、戴休颜一班大臣，俱从咸阳迎谒，护从至京。李晟、骆元光、尚可孤，出京十里，恭迎御驾。统领马步各军十余万，前呼后拥，旌旗遍野；德宗率领妃嫔公主太子，径自还宫。检点宫眷，死亡大半。德宗甚是凄怆，按所有宫女，每人赐绢一匹，名为压惊；又隔一日，宴飨功臣。自然李晟居首，浑瑊次之；所有随征将士，俱依次列坐。饮酒中间，李晟起身奏称：“如今尚留有大逆二人：一是李怀光，一是李希烈，请陛下旨声讨。”德宗准奏，便命浑瑊统兵前往征讨李怀光，李晟统五万人马去征讨李希烈。





那李希烈占据了汴州地方，僭称帝号，兵马四出劫略各地。那时有一项城县，是往来要道。李希烈急欲攻得此城，便可进取咸阳。那时项城县令李侃，是一个拘窘小儒，不能当大事的；听说李希烈派兵来攻，吓得他欲弃城而逃。他夫人杨氏，却是一位女中豪杰。便厉声对她丈夫道：“寇至当守，不能守当死！奈何欲逃耶？”李侃叹着气道：“兵少财乏，如何可守！”杨氏道：“此城如不能守，地为贼有，仓廩为贼粮，府库为贼利，百姓为贼民；国家要汝守土官何用？今尽所有财粟，招募死士，共守此城；城存俱存，城亡俱亡，方能上对朝廷，下对百姓。”那李侃总是摇着头，不肯发兵。杨氏大愤，便召吏民入庭中。杨氏出庭，高声向吏民说道：“县令为一邑之主，应保汝吏民；但岁满即迁，与汝等不同，汝等生长此土，田庐在是，坟墓在是，当共同死守，谁肯失身事贼？”群吏民听了都攘臂大喊道：“吾等誓不从贼！”杨氏又下令道：“我今与汝等约，有能取瓦石击贼者，赏千钱，持刀矢杀贼者，赏万钱。”群人听了，都十分踊跃。杨氏复从后堂去推出李侃来，逼令率众登城；杨氏亲为造饭，遍饷吏民。

忽见一贼将鼓噪而至，李侃胆寒，逃下城来。杨氏即代丈夫登城，向城下贼人说道：“项城父老，都知大义，誓守此城，汝等得此城，不足示威，不如他去，免得多费心力。”贼众见城上站一妇人，忍不住大笑。杨氏下，复推她丈夫上城，率众抵御；仓猝间，敌阵中飞来一箭，射中李侃肩头，李侃忍痛不住；返身下城，正与杨氏相遇。杨氏道：“君奈何下城，吏民无主，城亡在即；今日之事，虽战死在城上，亦得千古留名。”李侃不得已，裹住伤口，重复登城，督吏兵反射；万弩齐发，敌势稍挫。贼见力攻不得，便竖起云梯，一敌将首先登梯，忽被城中守卒，飞出一箭，射中面颊，坠死城下。敌中失了主将，阵势顿乱，如鸟兽一般，向四处退散，这项城县幸得保全。事后，刺史官把杨氏守城的功，列表上闻；德宗下诏，升李侃为太平令。这是后话。

如今李希烈的兵，见攻项城不下，又去围攻陈州；相持一个月，也不能攻下。那希烈的兄弟希倩，反被朝廷捉去正法。希烈大怒，令部将崇晖并力攻取陈州，又亲自督兵攻打守陵；谁知被李晟遣部将刘洽、高彦昭，用十面埋伏之计，打破希烈阵线，兵士伤亡过半。希烈逃至汴梁。那陈州崇晖的兵马，被李晟派都虞侯刘昌，陇右节度使曲环等战将率兵三万人，大破陈州围兵，杀得希烈部下首级至三万五千人，又生擒大将崇晖，兵威大震，远近惊心。李希烈站脚不住，出奔至蔡州，那汴州、滑州一带地方，都归顺唐朝。

那浑瑊、韩游环二人，奉德宗手诏征讨李怀光，也甚得手。召集十二路人马，力攻渡河。怀光听说唐朝兵马大集，便吩咐放起烽烟，却不见人马来救他；部下将士，反自相惊扰。忽嚷西城被围了，又咆哮着说东城捉队了。第二天，城中将士都改易了章饰，自写着太平字样。怀光住在宫中，一夕数惊。他一时良心发现，便自尽而死。当有朔方将士牛石俊割下怀光的首级来，献城出降；浑瑊麾众入城，捕杀怀光部下阎宴等七人。奏凯至京师，德宗皇帝亲自出城劳军。

此时惟有李希烈固守蔡州，倔强不服。至贞元二年正月，又遣他部将杜文朝，来攻取襄州，被唐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所擒。三月，又遣部将袭取郑州，又被义成节度使李澄所败。希烈眼看着兵势日衰，便不觉积忧成疾，终日惟奄卧在床褥中。希烈有一个最宠爱的姬妾窦氏，小名桂娘，原是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爱女。不但长得面貌美丽，更兼文才丰富。希烈取得了汴州，便慕桂娘的艳名，先使人送聘礼至窦家，言明欲聘取桂娘为次妻。那窦良爱他的女儿，好似掌上明珠一般，如何肯舍，便将那来使辱骂了一场，又把他的聘礼掷出庭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窦桂娘忍辱报仇 李宿卫痴情炆主

李希烈见娶不得窦桂娘为妻，他心中万分懊恨；又听说窦良向他遣去下聘的人，如此无礼，便老羞成怒。立刻遣发将士领兵数十人，拥至窦良家中，把这脂粉娇娃强劫了去。她父亲见来人如此无礼，如何甘心忍受，便提着剑在后面追赶着。可怜这窦良是快六十岁的人了，年老力弱，如何追赶得上。看看那班强人，劫着他的女儿在前面跑着，他气急败坏地在后追着，不知不觉追了二十里路。窦桂娘在前面，看看她父亲追得可怜，又怕她父亲真地追上了，还免不了要遭强人的毒手，便回头带哭着对她父亲说道：“阿父舍了孩儿吧！儿此去必能灭贼，使大人得邀富贵。”窦良听了她女儿的劝告，眼看他女儿是夺不回来的了，便忍着一肚子冤气，回家去。他两老夫妻，相对大哭了一场。

这窦桂娘见了李希烈却也不十分抗拒，希烈当日便如了他心愿，曲尽欢爱。从此日夕相依，爱如珍宝。后来希烈称帝，便册立桂娘为贵妃。桂娘趁此时机，便竭力拿她美色去媚惑希烈，又故意卖弄她的才情，常常替希烈管理军国大事；因此希烈平日无论什么机密，都被桂娘知道。待后来希烈奔至蔡州，桂娘对希烈说道：“妾见诸将，不乏忠勇之士，但皆不及陈光奇。妾闻之光奇妻窦氏，甚得光奇欢心；若妾与之联络，将来缓急有恃，可保万全。”希烈这时十分宠爱桂娘，岂有不言听计从之理！便令桂娘去结纳窦氏，闺中互相往来。桂娘小窦氏数岁，便称窦氏为姊，日久情深，便互诉肺腑。桂娘便乘间对窦氏说道：“蔡州一隅之地，如何能敌得全国。妹察希烈，早晚不免败亡，姊须早自为计，免得有绝种之忧。”窦氏听了颇以桂娘之言为是，便把这一番话去转告光奇。光奇便从此变了心，欲谋杀希烈，苦于无隙可乘；凑巧这时希烈有病，便拿黄金去买通了希烈的家医陈山甫，把毒物投在汤药里，希烈服下药去，果然毒性发作，立刻七窍流血，翻腾呼号而死。希烈有一子，甚是机警，见父亲死于非命，知为部下所害，故意把父亲的尸身收藏起来，秘不发丧，竟欲借希烈之命，尽杀旧时将吏。

计尚未定，恰巧有人献入含桃一筐，桂娘乘机说道：“先将此含桃遗光奇妻，可免人疑虑。”希烈之子依她的话，便由桂娘遣一女仆，拿含桃去赠与窦氏；窦氏也是精细人，见含桃内有一颗形式相似，却非真桃，只是一粒蜡丸，外面涂以红色。心中知道蹊跷，待女仆转身去后，便检出此蜡丸，与光奇剖丸验看，中露一纸，有细小蝇头楷字写着：“反贼前夕已死，今埋尸于后堂。孽子秘不发丧，欲假命谋杀大臣，请好自为计。”光奇连夜把他部下将士召来，告以机密之事。内有牙将薛育说道：“怪不得希烈屋中乐曲杂发，昼夜不绝；试想希烈病剧，如何有这般闲暇，这明是有谋未定，伪作音乐以掩饰外人耳目。吾等倘不先发制人，必遭毒手矣！”光奇便与薛育二人，各率部兵，围入牙门，声称请见希烈。希烈子见事已败露，仓皇出拜道：“愿去帝号，一如李纳故事。”光奇厉声道：“尔父悖逆，天子有命，令我诛贼。”说着，也不待答话，便上去一刀把希烈子杀死，又杀死希烈之妻，并割下希烈首级来；共得头颅七颗，献入都中，只保留着桂娘性命不杀。德宗以光奇杀贼有功，便拜光奇为淮西节度使。又因窦桂娘智勇有谋，此次希烈死亡，全出桂娘之计，便把桂娘宣召进宫，王贵妃见桂娘长得十分美丽，便认她做义女，留养在宫中。一面奏请德宗拜她父亲窦良为蔡州刺史，真应了桂娘使大人得邀富贵一句话了。

德宗时候，被朱泚一变，接着李怀光、李希烈东也称皇，西自称帝，闹得天翻地覆；直至此

藏



时，方得略见太平。谁知疆场烽烟未尽，而朝内意见又生；只因德宗心喜文雅，不乐质直。当有李泌，因文采风流，深得德宗皇帝赏幸，加封至邺侯；惟丞相柳浑，素性朴直，常在当殿，直言敢谏，为德宗所不喜。柳浑又与张延赏屡生龃龉，延赏暗使人与柳浑通意道：“公能寡言，相位尚可久保。”柳浑正色答道：“为我致谢张公，浑头可断，浑舌不可禁！”不久，柳浑被德宗下诏，罢为左散骑常侍。这原是延赏从中进谗，使柳浑不能安于相位。延赏又与禁卫将军李叔明有仇，又欲设法陷害，竟欲连及东宫。

叔明原是鲜于仲通的弟弟，赐姓为李氏，有一子名睐，与郭子仪的儿子郭曙，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，同为宫中宿卫。讲到他三人的面貌，真是与潘安、宋玉、卫玠相似；长得眉清目秀，年少风流，甚是得人意儿。德宗西奔时，三人都因护驾有功，待德宗回銮以后，便各拜为禁卫将军。从来说的，自古嫦娥爱少年。你想这三个美少年，在宫中宿卫多年，宫中的妃嫔媵嫱，多半是久旷的怨女，见了这粉搽玉琢似的男孩儿，岂有不垂涎之理？他三人平日在宫中出入，和一班宫娥彩女调笑厮混惯了，渐渐地瞒着万岁爷耳目，做出风流事体来。起初各人找着各人心爱的，在月下偷情，花前诉恨。自来宫廷中的妇女，心中的怨恨最深；她年深月久地幽闭在深宫里，有终身见不到一个男子的。因此她对于男子的情爱，也是最深。如今得与这几个美少年在暗地里偷香送暖，怎不要乐死了这班女孩儿。当时德宗皇帝最宠爱的妃嫔，除王贵妃、韦淑妃几个人以外，大都是长门春老，空守辰夕的。那班背时的妃嫔们，却因同病相怜，彼此十分亲昵。日长无事，各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，却毫不隐瞒。在这班妃嫔中，却颇有几个年轻貌美的；像当时的荣昭仪、郭左嫔，都是长得第一等的容貌。只因生性娇憨，不善逢迎，既不得皇帝的宠幸，手头便自然短少金银了。平日既没有金银去孝敬宫中的总管太监，那太监在万岁跟前只须说几句坏话，那妃嫔们愈是得不到帝王的宠幸了。如今那宫女们得了这三位少年宿卫宫的好处，想起那荣昭仪、郭左嫔二人，长成美人胎子似的，终日守着空房，甚是可怜，便也分些余情给她。从此郭曙和荣昭仪做了一对，令狐建和郭左嫔做了一对。他们每到值宿之期，便悄悄冥冥地在幽房密室中尽情旖旎，撒胆风流。独有一个李睐，在他同伴中年纪是最轻，面貌也是最漂亮。宫中几百个上千个女人，都拿他当肥羊肉一般看待，用尽心计，装尽妖媚去勾引他。这李睐却有一种古怪脾气，他常常对同伴说：“非得有绝色可爱的女子，我才动心，像宫中那班庸脂俗粉，莫说和她去沾染，便是平常看一眼，也是要弄坏我眼睛的。”你看他眼光是何等的高超？因此，他看那郭曙、令狐建一班同僚的宿卫官，见了宫中的女人，不论她是香的臭的，村的俏的，一个个地搂向怀中去，宝贝心肝地唤着。他只是暗暗地匿笑。

他们好好地在长安宫中各寻欢乐，忽然霹雳般的一声，反贼杀进长安城来了。德宗皇帝慌张出走，看那万岁爷左手牵住王贵妃的衣袖，右手拉住韦淑妃的纤手，在黑夜寒风里，脚下七高八低，连爬带跌地逃出北门去。这时候皇帝后面还跟着一班六宫妃嫔，和公主太子等一大群男女，啼啼哭哭地在荒郊野地里走着。走了一个更次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拦住去路。原来已在白河堤上，便有几个护驾的宿卫官，沿着河岸去搜寻船只。好不容易，被他们捉得了三艘渔船，自然先把万岁爷扶上船去，后面妃嫔们带滚带跌地也下了船。无奈船小人多，堤岸又高，又在黑暗地里；有几个胆小足软的宫眷，却不敢下船去。那船在河心里行着，许多妃嫔公主，却沿岸跟着船，带爬带跌地走着哭着。北风吹来，哭声甚是凄咽。这时李睐也保护着几个妃嫔在堤岸上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。

忽有一个妇人，晕倒在地，正伏在李睐的脚旁，李睐这时，明知这妇人是宫中的贵眷，但也顾不得了，便伸手去把这妇人拦腰抱起，掬在肩头走着。觉得那妇人的粉臂，触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十分滑腻；那一阵阵的甜香，不住地往鼻管里送来。任你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到此时也不由得心头怦怦地跳动起来。李睐暗暗地想道：“这么一个有趣的妇人，不知她的面貌如何呢。”这真是天从人愿，李睐心中正这样想着，忽然天上云开月朗，照在那妇人脸上，真是一个绝世的美人。看她蛾眉双蹙，樱唇微启，这时口脂微度，鼻息频闻，直把李睐这颗心醉倒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宿卫官又搜得了几条渔船，扶着那岸上的妃嫔们，一齐下了船去。那李睐怀中抱着的妇

人，也清醒过来了，李睐慢慢地也扶她下了渔船。说也奇怪，李睐自抱过这妇人以后，这颗心便好似被那妇人挖去一般，只是不肯离开她；这妇人一路行去，李睐也一路追随裙带，在左右保护着。德宗驻蹕在奉天城中，李睐也在行宫中当着宿卫官；后来又奔梁州，李睐和他同僚郭曙、令狐建三人，总是在宫中守卫着。

李睐在暗中探听那妇人究是何等宫眷，后来被他探听明白，这妇人却不是什么妃嫔，竟是当今皇上的幼女郾国公主。这位公主，是德宗皇帝最心爱的，自幼生成聪明美丽，只是一位薄命的红颜。公主在十六岁时候，便下嫁与驸马裴徽。夫妻两口儿过得很好的日子，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女孩儿来，长得和她母亲一般美丽，小名箏儿，他父亲裴徽，更是欢喜她，常常抱着她到宫中去游玩。德宗见箏儿长得可爱，便聘她为太子的妃子。谁知公主和裴徽夫妻做了第六年上，便生生地撒开了手；驸马死去，公主做了寡鹄孤鸾。有时德宗接她进宫去住着，总见她愁眉泪眼的，甚是可怜；德宗便替公主做主，又替她续招了一个驸马，便是长史萧升。那萧升长得面如冠玉，年纪还比公主小着几岁；公主下嫁了他，很觉得人意儿。但薄命人终究是薄命的，他夫妻二人，聚首了不上十年，萧驸马又一病死了。郾国公主进宫去搂住父皇的脖子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和萧驸马又不曾生得一子半女，此时箏儿已长成了，德宗便替她做主，把箏儿娶进宫去，做了太子妃；又把郾国公主接进宫去，和太子一块儿住着。从此五更梦回，一灯相对，尝尽寡鹄孤鸾的凄清风味。这位公主，虽说是三十以外的年纪，但她是天生丽质，肌肤娇嫩；又是善于修饰，望去宛如二十许美人。公主虽在中年，但德宗每次见面，还好似搂婴儿一般搂着，公主也在父皇跟前撒痴撒娇的。德宗传旨，所有公主屋子里，一切日用器物，与王贵妃、韦淑妃一般地供养着。如此娇生惯养的美人，叫她如何经得起这样风波惊慌！

幸得天教有缘，遇到了这个多情的宿卫官李睐。他因迷恋郾国公主的姿色，平日在宫中值宿，总爱站立在公主的宫门外守望着。他便是远远地望见公主的影儿，他心中也觉得快乐的。日间在宫中来往的人多，耳目也杂，李睐也不敢起什么妄想，每到夜静更深的时候，李睐便悄悄地走进宫门去，站在公主的窗外廊下，隔着窗儿厮守着，在李睐心中，已是很得安慰的了。但郾国公主秉着绝世容颜，绝世聪明，又在中年善感的时候，又在流离失所的时候，人孰无情，谁能遗此，因此在五更梦回的时候，常常从屋子里度出一二声娇叹来。听了这美人叹息，又勾起李睐心中无限的怜爱来！那时公主仓皇出走的时候，得李睐温存服侍，郾国公主一寸芳心中，未尝不知道感激！便是那李睐的一副清秀眉目，看在公主眼中，也未尝不动心；但自己究竟是一个公主的身份，便是感激到十分，动心到十分，也只是在无人的时候想想罢了，叹着气罢了。她却不料她心上想的人，每夜站在她窗外伺候着。这时候天气渐渐地暖了，听那公主每到半夜时分，便起身在屋子里闲坐一会，接着便有宫女走进房去服侍她，焚香披衣；有时听得公主娇声低吟着诗歌，那声儿呜咽可怜！有时从窗上看见公主的身影儿从灯光中映出云环松堕，玉肩双削，李睐恨不能跳进屋子里去，当面看个仔细。后来天气愈热，公主每爱半夜出房来站在台阶儿上，望月纳凉，如雪也似的月光，照着公主如雪也似的肌肤，看她袒着酥胸，舒着皓臂，斜躺在一张美人榻上。有两个丫鬟，轮流替换着，在一旁打扇。最可爱的是她赤着双足，洁白玲珑，好似白玉雕成的一般。这时公主因夜深无人，身上只穿一件睡衣，愈显得腰肢一搦，袅娜可爱！

这月下美人的娇态，每夜却尽看在李睐的眼中。原来这时李睐却隐身在台阶下一丛牡丹花里，看得十分亲切。他觉郾国公主，竟是一位天仙下凡，嫦娥入世。他爱到万分，便是死也不怕，满心想跳身出去，跪在公主肩下，求她的怜惜！便是得美人发恼，一剑杀死，也是愿意的。但他又怕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，惊坏了美人儿，又怕当着宫女的跟前，又羞坏了美人儿。守着，守着，这一夜公主又出廊下来纳凉，忽因忘了什么，命宫女复进屋子去，这时只剩公主一人，斜倚在榻上，她抬着粉脖子正望着月光。李睐心想，这是天赐良机，他便大着胆，悄悄地爬上台阶，从公主身后绕过去，那公主一条粉搓成似的臂儿，正垂在榻沿上，月光照在肌肤上面，更显得洁白可爱！

李睐看着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抢步上前，捧住公主的臂儿，只是凑上嘴去，发狂似地亲着。



公主冷不防背后有人，不觉大惊。娇声叱咤着，便送过一掌去，打在李睐的脸上，清脆可听。急回过身去看时，月光照在李睐脸上，公主认识是一路服侍着她的那个少年宿卫。但公主平日何等娇贵，从不曾被人轻薄过。如今被一个宿卫官轻薄着，她心中忍不住一股娇嗔！再看李睐时，早已直挺挺地跪在公主跟前，低着脖子，不说一句话。又见他腰上佩着宝剑，公主便伸手去把他宝剑拔下来，那剑锋十分犀利，映着月光，射出万道寒光来。公主也不说一句话，提起那宝剑，向李睐脖子砍去。那李睐依旧是直挺挺地跪着，反伸长了脖子迎上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睐的脖子，正与宝剑相触的时候，忽听得那两个宫女，在屋子里说笑着出来。公主心中忽转了一念，忙缩回手中的剑，伸着那脚尖儿，向李睐当胸轻轻地一点。李睐是何等乖巧的人，便趁势向公主的榻下一倒，把身子缩做一团，在公主身体下面躲着。那公主也把裙幅儿展开遮住，又把宝剑藏在身后。两个宫女站在公主左右，一个替公主捶着腿，一个替公主打着扇。公主口中尽找些闲话，和宫女们说笑着。听那公主的口气，不和从前一般的长吁短叹。李睐缩身在榻下听了，知道公主心中，也有了意思；他心头也不觉万分的得意！她主婢三人说笑多时，公主便起身一手扶住一个宫女的肩头，头也不回地回进屋子睡去；丢下了这个李睐，冷清清地缩身在榻下。他不知公主是喜还是怒？便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候到月色西斜，李睐因缩身在榻下，十分局促，不觉手足十分麻木，那耳中好似雷鸣，眼前金星乱进。

正在窘迫的时候，忽见榻上，伸下一只纤手来，扶着李睐的身体，把他慢慢地从榻下扶出来，又扶他悄悄地走进公主房中去，从此两人都如了心愿。这郢国公主，虽是三十许的妇人了，但长得十分妖媚，把个李睐迷恋得几乎性命也不要了。李睐只有二十余岁的少年，但厮磨了不久，已是十分消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听谗言谋废太子 和番人遣嫁公主

从来说的，中年妾如方张寇。这不但是妾，凡是中年的妇人，她的性欲，都是十分旺盛的。尤其是中年的寡妇，更尤其是中年的寡妇对于少年男子。如这李睐遇到郃国长公主，一个是深情热爱，一个是贪恋痴迷；他们也不问自己地位的危险，也不管名誉的败坏，都是暗去明来地终日干着风流事体。满宫中沸沸扬扬都传说着李睐和公主二人的风流事情。传在太子妃子的耳中，万分地羞恨。这太子妃子，原是郃国公主的生女，她母亲做了这丢人的事体，叫她做女儿的脸面搁到什么地方去。她也曾悄悄地去劝她母亲，在形式上检点些。她母亲正在热恋的时候，如何肯听她女儿的话。

却不料朝廷中，有一班大臣是和禁卫将军李睐叔明作对的。那李睐便是李叔明的儿子，他们打听李睐有这污乱宫廷的行为，便要藉为口实，去陷害叔明父子二人。内中有一个张延赏，最是和李叔明有仇恨，又与太子作对的。他非但藉李睐污乱宫廷的事，去推倒李叔明，且要连带推倒东宫，从中掀起极大的风潮来。便独自进宫去，朝见德宗皇帝；竟把李睐私通郃国长公主的情形，一一直奏出来。那郃国公主，是德宗平日所最宠爱的；如今听她做出这种寡廉鲜耻的事体来，由不得心中十分愤怒。当时便要立刻去传公主来查问。这张延赏万分刁恶，他又奏道：“如今东宫妃子，是长公主的亲女。陛下若查问起来，于东宫太子和东宫妃子面上却十分地丢脸。东宫将来须继陛下为天子，若今日此事一经传扬，他日使太子有何面目君临天下？万岁若必欲彻查此事，须先将太子废立，然后可以放胆行去。”一句话点醒了德宗皇帝，便低头思索了一会，对张延赏说道：“卿且退去，朕自有道理。”延赏知道自己的计策已行，便退出宫去。

那德宗便又立刻把丞相李泌传进宫去，这李泌年高德厚，是德宗生平最敬重的人；如今把李泌传进宫去，便拿张延赏的一番话对他说了。这李泌是何等有见识的人，听了德宗的话，便知道张延赏有意要摇动东宫。便奏道：“此是延赏有意欲诬害东宫的话，望陛下不可轻信。”德宗便问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李泌又奏道：“延赏与李睐之父李叔明有嫌怨，李睐自回銮以后，蒙陛下恩宠，任为禁卫将军，眷爱正隆，一时无可中伤。郃国长公原是太子生母，从这秽乱之事入手，便可以兴一巨案，陛下尚须明察。”德宗听了这番话，不禁点头称是。但李睐污乱宫廷的事，在李泌也颇有闻知，便趁此机会奏道：“李睐年少，入居宿卫，既已被嫌，理宜罢斥，免得外间多生是非。”德宗到了第二天，真的依了李泌的言语，免了李睐禁卫之职。从此也不听信延赏的言语了。

张延赏弄巧成拙，心中郁郁不乐。你想李睐得了郃国公主的私情，平日言动，何等地跋扈；那郃国公主因得德宗的宠爱，在宫中也是有很大的势力。如今见她所宠爱的人，无端被张延赏在万岁跟前进了谗言，便革去了官职。她心中便把这张延赏恨入骨髓。从来说的，最毒妇人心；郃国公主平日在宫中，原和一班禁卫官通着声气的，当时她便悄悄地打发一个有本领的禁卫官，在半夜时分，跳墙进去，把张延赏杀死。李睐见死了他的对头人，愈是胆大了。他如今是没有官职的人了，便更觉出入自由，终日伴着公主，在宫中尽情旖旎，撒胆风流。

那公主初死丈夫的时候，却能贞静自守，如今一经失节，便十分淫放起来。她与李睐，昼夜欢乐还嫌不足；打听得那郭曙和令狐建二人，也是一般的少年美貌，便令她宫中的侍女，悄悄地

藏



去把二人引诱进宫来，藏在屋子里。三个少年男子，伴着一个中年妇人，轮流取乐。这郢国公主却十分地勇健，不需三个月工夫，把三个强壮少男，调弄得人人容貌消瘦，精疲力尽。后来李睐看看公主的爱情渐渐地移转到别人身上去了，不觉醋念勃发。有一夜，在更深时候，三个少年在公主的屋子里大闹起来，甚至拿刀动杖，闹得沸反盈天，连太子的宫中也听得了。太子带领一队中官，赶来把三人捆绑起来，锁闭在暗室里。第二天，发交内省衙门审问。那郭曙和令狐建二人，在宫中当着禁卫将军之职，自然有言语推托；但这李睐已是革职的人员，深夜在内宫中喧闹，该当死罪。念他从前护驾之功，从宽问了一个充军的罪名，流配到岭表去。

宫中自出了这一桩风流案件，人人传说着，郢国公主淫荡的坏名儿，闹得内外皆知。但妇人的性情，十分偏执；她若守贞节时，便能十分贞节，她若放荡的时候，便也十分放荡，任你如何旁人劝告，总是劝告不转来的。可怜那太子妃，是一个十分贞静的女子；她去跪在郢国公主跟前，哭着劝着，那公主总是不肯悔悟的。她见去了郭、李、令狐三人，转眼又勾引了三个强壮有力的少年进屋子去寻着欢乐。那三个少年，一个名李万，一个名萧鼎，一个名韦恽。这三个人中，李万最是淫恶。他不但污乱了宫廷，他还要谋为不轨。他趁着郢国公主迷恋他的时候，唆使郢国公主去谋杀德宗皇帝。他日自己篡了位，这郢国公主便稳稳地是一位皇后了。这郢国公主听了李万的话，起初不肯，后来李万想得了一个厌魔的法子，把德宗的生辰八字，写在纸上，垫在公主的床褥下面，七天工夫，保管这位皇帝便要无疾而亡。谁知事机不密，到第四天上，那德宗跟前便有人去告密；德宗大怒，立刻调了十个禁卫武士，到郢国公主宫中去搜捕，三个人一齐捉住；又搜得那厌魔的物件。德宗十分恼怒，亲自动手在郢国公主的粉颊上用力批了几下，喝令打入冷宫去，永远监禁起来。又把李万拖至阶下，十个武士，各拿金棍一阵乱打，生生地把他打死在阶下。萧鼎、韦恽二人，一齐流配到塞外去。

德宗余怒未息，又召太子进宫，当面训责了一番。太子见父皇盛怒不休，十分恐惧，便叩头认罪，又说情愿与太子妃离婚。德宗又召李泌进内，德宗此时，便有废立太子的意思。当时对李泌说道：“舒王年已长成，孝友温厚，可当大位。”李泌听了，十分惊骇，便奏道：“陛下立储，告之天地祖宗，天下咸知。今太子无罪，忽欲废子立侄，臣实以为不可。”德宗道：“舒王幼时，朕已取为己子；今立为太子，有何分别？”李泌跪奏道：“侄终不可为子，陛下有亲子而不能信，岂能信侄乎？且舒王今日之孝，原出于天性；若经陛下立为太子，则反陷舒王于不义，而兄弟间渐生嫌隙，非人伦之福也。”德宗正在愤怒头上，听了李泌的一番话，便不觉勃然变色。大声斥道：“此朕家事，丞相何得强违朕意，岂不畏灭族耶？”李泌却毫不惊惧，只哀声说道：“臣正欲顾全家族，所以为此忠言。若一味阿顺，不救陛下今日之失，则恐他日太子废后，陛下忽然悔悟，反怨臣不尽臣子谏劝之道，彼时罪有应得，虽灭族亦不足以赎臣误国之罪！臣只有一子，他日同遭死罪，便有绝嗣之忧。臣虽亦有侄，然臣在九泉，以无嫡子奉宗祠，虽欲求血食而不可得矣！”

李泌说着，便不禁痛哭流涕。德皇原是素来敬重李泌的，如今听了他一番痛哭流涕的话，也不禁动容。李泌知道皇帝渐有悔悟之意，便追紧一步奏道：“从古到今父子相疑，天伦间多生惨祸；远事且不必说他，那建宁之事，想陛下也还能记忆。”德宗却又不便就此罢手，便又问道：“贞观、开元、二次也曾俱更易太子过来，何故却不生危乱？”李泌奏答道：“承乾谋反，事被觉察，由亲舅长孙无忌，及大臣数十人，问成实罪，便下诏废立；但当时言官尚入奏太宗，请太宗不失为慈父，承乾因得终享天年。太宗亦依议，只废魏王泰。如今太子并无过失，如何可以承乾比之？况陛下既知建宁蒙冤，肃宗躁急；今日之事，是更宜详细审察，力戒前失。万一太子确实有过，希望陛下依贞观故事，并废舒王，另立皇孙，庶万世以后，仍是陛下嫡派子孙。至如武惠妃进谗陷害太子瑛兄弟，海内冤愤，可为痛戒。望陛下勿信谗言。即有手书如晋愍怀，袁甲如太子瑛，亦当辨明真假，岂因妻母不法，女夫便为有罪乎？臣敢以百口保太子。”李泌说着，脸上露着坚毅的神色，毫不畏惧。德宗冷冷地说道：“此乃是朕家事，于卿何与，必欲如此力争耶？”李泌应声道：“天子当以四海为家。臣今得任宰相，四海以内，一物失所，臣当负责，况坐视太

子含冤？若臣知而不言，是宰相溺职矣！”德宗到此时，也便无话可说，挥着手说道：“丞相且去，容朕细思，明日再议可也。”李泌知道皇帝心志尚未坚定，他如何肯放。便又叩着头泣谏道：“陛下果信臣言，父子必能慈孝如初。但陛下今日回宫，在妃嫔前幸勿露丝毫辞色，恐有金壬宵小，乘隙生风，欲附舒王以得富贵，则太子从此危矣。”德宗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李泌退归私第。接着太子来求见，谢过丞相保全之德。又说此事若必不可救，当先自仰药，免受耻辱。李泌劝慰着太子说道：“殿下不必忧虑，万岁明德，必不至此；只愿太子从此益勤于孝敬，勿露怨望，泌在世一日，必为太子尽力一日。”果然隔不多日，德宗独御延英殿，召泌入见，流泪说道：“前日非卿切谏，朕今日已铸成大错了。朕今日方知太子仁孝，实无大过。从今以后，所有军国重务，及朕家事，均当与卿熟商。”李泌见大事已定，自己年纪亦太老，便上表告老回乡去了。

谁知李泌才回到家中不多几天，那朝中的黄门官，便奉着圣旨，接二连三地召李泌进京去。如今李泌年老龙钟，再三辞谢，不肯入朝。德宗便派亲信大臣，就李泌家中计议。原来这时吐蕃集合羌浑，大举入寇陇州，连营数十里，关中震动，连京城百姓，一齐恐慌起来。西边将士，多坚壁自守，不敢出战。陇右人民，尽被掳掠，丁壮妇女，悉受蕃人的奸污，选那年轻的，齐掳回营去享用。那些老弱百姓，大半被他断手凿目，抛掷路旁。同时云南、大食、天竺各部落，都与吐蕃响应，骚扰中国内地。德宗连得警报，无计可施，便又想起李泌来。派亲信大臣去问退兵之计。那李泌说道：“这事容易，吐蕃心目中最惧怕的，便是回纥国；如今俺只须遣一使去与回纥连和，那吐蕃闻知，必惊骇而退。”那大臣便问：“我朝廷因先帝蒙尘陕州之事，久与回纥结怨；今又与之修和，恐反被夷狄耻笑。”李泌便就书案上写就国书一通，约依开元故事，来使不得过二百人，市马不得过千匹，又不得携中国人及胡商出塞。当时德宗便依计遣使臣到回纥国去。那回纥国可汗，正因多年不朝，心怀疑惧；如今见中国反遣使连和，顿觉十分荣耀。当即带领人马，亲自入关来，朝见中国皇帝。那吐蕃的军马，一见回纥国的兵将，果然销声匿迹的退出关外去。

德宗在宫中，设宴款待回纥可汗。见那可汗长得状貌魁梧，年正少壮，便下诏将第八皇女咸安公主，许配与回纥可汗。回纥可汗，喜出望外，便就当筵拜谢。德宗令先将公主画像携回国去，在宫中张挂，使外臣俱得瞻仰天朝贵女；又约定至次年春天，由回纥可汗来中国亲迎。一转眼到了婚期。那回纥可汗，果然亲送牛羊聘礼；又怕公主在途中寂寞，便由可汗之妹骨咄禄毗伽公主，及回纥国中大臣妻五十人，到中国来宫中陪伴着。回纥可汗亲带骑兵一千人护卫着。德宗亲御延喜门，接见回纥可汗，行子婿礼。可汗又奉上手表。那表上写道：

“昔为兄弟，今为子婿，陛下若患西戎，子愿以兵除患，且请改名
为回鹘；是取捷鹘如鹘的意思。”

德宗许诺。次日，德宗皇帝亲宴骨咄禄公主，又遣使去问李泌宴飨的礼节。李泌道：“从前敦煌王尝妻回纥女，后至彭原，谒见肃宗。肃宗与敦煌王，原是从祖兄弟，当时便呼回纥公主为妇，不再为嫂，公主亦拜谒庭下。彼时国势艰难，借彼为助，尚不失君臣大节，况今日回纥可汗系就婚于我。”德宗于是引骨咄禄公主入银台门，由长公主三人延见，朝拜德宗，礼节十分隆重。又有女官导公主入宴所，由贤妃降阶相迎。骨咄禄公主先拜，然后贤妃答礼。妃与公主邀坐席间，遇帝赐必降拜，非帝赐亦避席才拜，俱由女译官传达。前后两次盛宴，俱不失礼。德宗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下旨设咸安公主官属，立亲王府，拜回纥可汗为亲王，授滕王湛然为婚礼正使，右仆射关播为护送使，骨咄禄公主伴着一同西行。第二年，又命滕王赉送册书，封合骨咄禄为长寿天亲可汗，咸安公主为长寿孝顺可敦。

谁知天不从人愿，长寿的寿反不长。咸安公主嫁到回纥国去，不上一年，那长寿天亲可汗，便不幸短命死了。妙年公主，孤孤凄凄，别国万里，却做了寡鹄孤鸾。公主修了一封伤心诉苦的

藏



信，奉与中国大皇帝。那德宗见女儿在外国做了寡妇，活活地葬送了她一生，便也觉可怜；忙打发一个使臣，随带了几个宫女，和许多金珠缎帛，德宗又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公主，信上说了无数安慰怜惜的话。谁知这封御书送到回纥宫中，那咸安公主早已配对成双，锦衾绣窝中，早已有一个如意郎君安慰着她。原来番人风俗，父死子得妻母。那咸安公主正是妙年美貌，那合骨咄禄的儿子多罗斯可汗，也正在盛年，两人相见，如何不爱。咸安公主也顾不得一生的名节了，竟和前子配成一对儿。那赍信去的使臣，见了这情形，也只得悄悄地回到国中，一句话却不敢提起。

这一年八月，德宗正带着一班妃嫔，在御苑中望月；忽见月色暗淡无光，时太子随侍在一旁。德宗便问主何吉凶？太子奏称：“昔年燕国公逝世，亦见月蚀东壁，今又月蚀东壁，想必又欲丧一大臣。”不多几天，果然地方官报来说，前丞相李泌逝世。德宗听了，不觉流泪。这李泌自幼便富于智略，七岁时有神童之名，玄宗召入宫中相见。李泌入宫时，正值玄宗与张说对弈，玄宗便令张说面试李泌才器。张说即随手指着棋盘说道：“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”李泌当时不加思索，随口答道：“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骋材，静若得意。”张说大为叹服，起身拜贺得此奇童。当时宰相张九龄，与李泌结为小友。后来李泌历仕三朝，因才高器大，俱得帝王重用。死时年已六十八岁。

德宗因李泌已死，每遇军国大事，实无人可与咨商。当时有户部侍郎裴延龄，为人十分奸险，遇事能迎合皇帝意旨。德宗也爱听裴延龄的话，不悟其奸。这一年，因四海澄平，德宗便欲大修神龙氏寺，报答天恩。裴延龄便奏称：“同州谷中，有大木数十株，高约八十丈，可以采作寺材。”德宗惊喜道：“朕闻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因宫中大兴土木，在近畿搜求美材，百不得一，如今从何处忽得此嘉木？”延龄即献着谀辞道：“天生珍材，必待圣君乃出。开元、天宝年间，何从得此！”德宗听之甚喜。延龄欲得皇帝欢心，便又上疏奏道：“在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，缎匹杂货百万有余；此皆是库藏羡余，应移杂库别供支用。”当时即有韦少华上表弹劾延龄欺君罔上，请令三司查核，库藏何来如许粪土中物。此明明是延龄移正藏为羡余，欺君大罪，杀不可赦！无奈此时德宗宠用延龄，任你旁人如何谏诤，德宗总是不悟。太子诵在东宫，见此情形，操心虑患，颇称炼达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拘弭国进宝 卢眉娘全贞

太子诵，身畔有侍臣二人，最称相得。一个是杭州人王伾，一个是山阴人王叔文，均拜为翰林待诏，出入东宫。叔文诡譎多谋，自言读书明理，能通治道。太子尝与诸侍读坐谈，论及朝中宫中杂事，众人大放厥辞，嘖嘖不休，独叔文在侧，不发一言。及侍臣齐退，太子乃留住叔文，问他何故无言？叔文答道：“殿下身为太子，但当视膳问安，不宜谈及外事。且皇上享国日久，如疑殿下收揽人心，试问将何以自解？”太子不觉感动，说道：“若无先生今日之言，俺未能明白此理，今后当一惟先生之教是从。”从此王伾和王叔文二人甚得太子的信任。王伾善书，王叔文善弈，两人早晚以书弈二事娱侍太子。在弈棋的时候，二人乘机进言，或推荐某人可为相，某人可为将，这原是二王的私党。在二王便欲依附太子的声势，植立他的党羽；一朝太子登位，他二人便可以大权在握了。

谁知人生疾病无常，那太子忽然染了疯瘫的症候，病势十分沉重，竟成了一个哑子，不能发音说话。这时正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元旦，德宗御殿受群臣朝贺，那太子的病势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不能上朝。德宗知太子病势厉害，心中也十分悲伤。退朝回至后宫，且叹且泣，身体渐觉不豫，便也卧倒在床，得了感冒之症，病势也是一天沉重似一天。直过了二十多天，并不见天子坐朝，太子的病势也不见轻减。朝廷内外，都不通消息。百官日日在朝堂上候驾，人人疑惧。

到了八月初二这一天晚上，忽然内廷太监传出谕旨来，宣召翰林学士郑畋、卫次公进内宫去草遗诏。到此时，那两位学士，才知道德宗早已崩逝，便握管匆匆立即定稿。正落笔时，忽有一内侍出语道：“禁中因嗣皇帝未定，正在计议，请学士暂且停笔，听候禁中消息。”卫次公听了，便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太子虽然有病，位居冢嫡，中外归心；必不得已，也须立广陵王，否则必致大乱。一朝事变，敢问何人能担当此责？”郑畋在旁，亦应声道：“此言甚是。”那内侍听了这两位学士的话，便传达至禁中。这废立之议，原是宦官李忠言一班人在那里从中拨弄，如今听了这一番话，知道不能违背众人意思，才宣言德宗皇帝已驾崩，立太子诵为嗣皇帝。郑畋、卫次公二人依旨写就诏书，立刻颁发出去。太子知因自己害病，人心忧疑，使力疾出御九仙门，召见诸军使，群臣齐呼万岁。次日，即位太极殿，卫干还疑非真太子；待嗣皇帝升坐，群臣入谒，引领相望，果是真太子，不觉大喜，甚至泣下。这位新皇帝，便是顺宗，尊德宗为神武皇帝，奉葬崇陵。举殡之日，那德宗贤妃韦氏，便请出宫奉侍园陵；顺宗替她在陵旁造几间房屋，韦贤妃便移入居住，守制终身。宫廷内外，都称道韦氏的贤德。

这时顺宗皇帝虽能勉强起坐听政，但喉音暗哑，终未痊愈，不能躬亲庶务。每当百官入宫奏事，便在内殿设一长幔，由幔中太监代传旨意，裁决可否。百官从幔子外面望去，常隐隐见顺宗皇帝左右，互陪着两人；一是顺宗亲信的太监李忠言，一是顺宗宠爱的妃子牛昭容。外面王叔文主裁草诏，王伾便专司出纳帝命。叔文如有奏白，便托王伾入告忠言，忠言又转告牛昭容，昭容代达之顺宗；顺宗甚信任此四人，往往言听计从，无不照行。从此翰苑大权，几高出于中书门下二省。叔文复荐引韦执谊为相，得拜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；又引用韩泰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一班人，互相标榜。不是称伊、周复出，便是说管、葛重生。所有进退百官，都要从他们跟前通融过，可进则进，不可进则退。从此一班利禄小人，各以金帛奔走于二王之门，昏夜乞怜，贿赂公

藏



行。叔文和伾的私宅中，门庭如市，日夜不绝。金帛略少的，往往不得传见。那钻营利禄的人，都不远千里万里而来，一时不得进见，便多就邻近寓宿。长安市上，凡饼肆酒垆中，都寄满宾客。那店家定出规矩来，每晚须出旅资一千文，方准留宿；一时市上满坑满谷，全是来求见二王要差使的。那王伾尤其是爱财如命，他接见宾客，按人取贿，毫无忌惮。所得金帛，用一大柜收藏起来。伾与他夫人，每夜共卧柜上，以防盗窃。

这时顺宗久病不痊，而储君尚未立定，一旦若有不测，便起内变。朝中大臣，俱各忧虑。便欲上表请皇上早定储位，只有王伾和王叔文二人欲便自私，便多方挠阻。宫中有宦官二人，一名俱文珍，一名刘光□，亦甚有权势；见二王专权，心中也甚是愤恨，便趁二王不在跟前的时候，密奏顺宗，速立太子。顺宗皇帝因自己久病不起，也曾想到立嗣这一节；今见二人密奏，便传谕宣召翰林学士郑晔进宫，商议大事。那郑晔进宫去，朝见过万岁，万岁不能言语，只把手指向身后指着。郑晔会意，便书立嫡以长四字，进呈御览。顺宗看了，也点头微笑。郑晔便就御案前草就诏书，立广陵王纯为太子。

原来顺宗有二十七子，广陵王是王良娣所生，为顺宗长子。顺宗又怕立纯为太子，诸子不服，便又封弟谔为钦王，晫为珍王，封子建唐郡王经为郾王，洋川郡王纬为均王，临淮郡王纵为淑王，弘农郡王纾为莒王，汉东郡王纳为密王，晋陵郡王总为暉王，高平郡王约为邵王，云安郡王结为宋王，宣城郡王湘为集王，德阳郡王晫为冀王，河东郡王绮为和王；又封子绹为衡王，晫为会王，绾为福王，晫为抚王，缙为岳王，绅为袁王，纶为桂王，暉为翼王。这诏书全由郑晔一人起稿，内中只太监俱文珍预闻其事，连牛昭容也不及闻知。次日传下圣旨去，宫中朝中，都不觉惊异。

太子奉诏迁入东宫居住，平日侍奉父皇，接见大臣，甚是贤孝。陆质为侍读使，入讲经义，乘间进劝太子监国，太子不禁变色道：“皇上令先生来此，无非为寡人讲经，奈何旁及他务！寡人实不愿与闻。”陆质抹了一鼻子的灰，便也不敢再说。但这位顺宗皇帝，自从登位以后，病势只是有增无减，久已不登殿坐朝了。便有西川节度使韦皋，也上表请太子监国。表上大意说：

“皇上哀毁成疾，请权令太子亲临庶政，俟帝躬痊愈，太子可复归东宫。”

又另上太子书道：

“圣上谅阴不言，委政臣下；王叔文、王伾、李忠言等谬当重任，树党乱纪，恐误国家。愿殿下即日奏闻，斥逐群小，令政出人主，治安天下。”

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，河东节度使严绶，纷纷上表，促请太子监国。那太监俱文珍，也在宫中顺宗皇帝跟前朝夜奏请，许太子监国。那顺宗看看自己的精神，也实在不能支持，便依群臣之请，下诏令太子即日监国。太子出临东朝室，引见百官，受百官朝贺。这位太子纯孝天成，念父皇疾病，便逡巡避席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暗地里用袍袖拭着眼泪。臣下见了，无不称颂。这时宫外一个王叔文，宫内一个朱昭容，顿时失了权势；独有太子生母王氏，却终日陪伴在顺宗皇帝身旁，扶侍疾病。顺宗皇帝因不理朝政，身心安闲起来，他病势也略略轻减了些。

太子欲使父皇在病中得消遣之物，便下诏使四方贡献珍奇之物。当时便有拘弭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，又有履水珠，常坚冰，变屋草，各种名物。那却火雀毛色纯黑，只和燕子一般大小，鸣声十分清脆，不类寻常鸟鸣声。捉此雀投入火中，那火焰顿时熄灭。顺宗皇帝甚爱之，配以水晶笼，悬在寝殿中，每夜使宫女持蜡炬烧之，终不能毁它的羽毛。履水珠，是黑色的，和铁质相似，大和鸡卵相似；上面有水波绉纹，正中有一眼。拘弭国贡此珠的使臣说：“人握此珠在掌中，

入江海内，可以在波涛中行走，不被水打湿。”顺宗皇帝闻之，初不之信；便命宫中内侍，善于泅水的，掌中握珠，跃入太液池中，只见此内侍能在水面下往来行走，宛如平地。又能钻入池心，良久出水，衣帽干燥，毫无水渍。顺宗十分诧异，令将此珠藏入内宫。这年夏季，天气奇热；有一宫女，十分美貌，因年轻好弄，私窃水珠入液池沐浴，忽闻水中起霹雳一声，手中珠化作黑龙，冲天而去，此宫女亦被龙卷上天去，无可追寻。顺宗叹为奇事。常坚冰，原是一块极寻常的冰，产在拘弭国大凝山上，山中冰千年不化，从拘弭国送至京师，清洁坚冷如故。虽在盛暑烈日之下，亦不溶化。变昼草，叶如芭蕉，长有三尺；每一枝有千叶，树在室中，或庭中百步以内，不见人面，昏黑如夜。顺宗见之，不禁大怒道：“此背明向暗之物，我中国不足贵也！”令当庭焚去。拘弭国使臣不觉大惭，退谓鸿胪卿曰：“我国以变昼为异，今皇帝以向暗为非，真明德之君也！”

此时岭表又献一奇女子，名卢眉娘，年只十四岁，而美丽入骨，最动人的，因她眉弯细长，眉彩绿色，因名曰眉娘。顺宗召入宫中相见，问她的家世，原来她祖宗是后汉卢景祚、景宣、景裕、景融兄弟四人，为皇帝师傅，后避难流落在岭表。传至眉娘，已十二世了。顺帝问：“有何技能？”眉娘献上绣本，见是一尺白绢，上绣《法华经》七卷，字大小如半粒米；但点画分明，细如毛发。书上品题章句，无有遗缺的。眉娘又献上一物，名飞仙盖；是用一缕丝染成五彩，在掌中结成华盖五重，中有十洲三岛，天人玉女，台殿麟凤之象，外列执幢捧节之童，亦有千数。盖阔一丈，称之无三数两重；用灵香膏敷之，便宛转坚硬而不断。顺帝见之十分叹赏，称她神姑。又令走近御床，细看她的肌肤，明净娇腻，十分可爱。顺宗叹道：“好女儿！”命送至太子宫中。眉娘在宫中，每日只食胡麻饭三、四合，太子亦甚爱之，宫中群呼为神姑。

此时顺宗体愈衰弱，便禅位与太子，自称太上皇，改元名永贞，御例大赦。隔五日后，太子纯即位太极殿，称为宪宗，奉太上皇居兴庆宫，尊生母王氏为太上皇后，贬王伾为开州司马，王叔文为渝州司户。宪宗初登帝位，竭力振作朝纲，一时奸佞小人，都被罢黜。当时有昇平公主，便是郭子仪之子郭暖的妻子，入宫朝贺，又献女伎数人。宪宗道：“太上皇尚不受献，朕如何敢受？”便命将女伎退还。接着荆南地方，献上毛龟，宪宗亦不受。下诏道：“朕所宝惟贤才，嘉禾神芝，全是人臣谄媚君王之事，何足为宝？从今日始，勿再以瑞兆上闻。所有珍禽野兽，亦毋得进献。”从此臣下十分畏惧，天下有治。每月朔望，宪宗必带领百官至兴庆宫朝贺顺宗皇帝。元和元年，奉上尊号，称为应乾圣寿太上皇。顺宗皇帝见宪宗如此孝顺，心中也甚是欢喜。到了第二年，太上皇病体愈剧，医药无效，便尔崩逝，年只四十六岁。

计顺宗在位，前后仅有半年。此后宪宗皇帝登位，顺宗病倒在床，足有三年工夫。在这三年之内，宪宗皇帝，常在太上皇榻前侍奉汤药。太上皇每到十分痛苦的时候，便欲传唤神姑至榻前唱游仙歌。歌声婉转美妙，太上皇的神情，渐渐地安静下来。这神姑是天生娇喉，每一阙曲终，便细如游丝，余韵绕梁；便是宪宗皇帝在一旁听了，也为之神往。又见她面容美丽皎洁，衬着弯弯的眉儿，小小的唇儿，真好似天仙一般。这神姑每与宪宗皇帝在榻前相见，便掩唇一笑，顿觉百媚横生。直到顺宗皇帝升遐，宪宗因在谅闇中，不便视朝，终日惟在宫中起坐。每到忧闷无聊的时候，便命宣召神姑卢眉娘来唱游仙歌。今天也唱，明天也唱，宪宗皇帝渐渐地非有眉娘不欢了。

卢眉娘年纪也渐渐长大了，出落得苗条妩媚，又是娇憨烂漫；叫人见了，不由得不爱。这位宪宗皇帝，虽说是不好女色的；但天天听着她婉转的歌喉，曼妙的姿色，便不由得不动心起来。宪宗皇帝在卢眉娘身上，既然有了心；以后每传卢眉娘进宫，便把左右宫女以及伺候他的妃嫔，一齐支使开去。只留眉娘在跟前，那眉娘见了宪宗，也十分娇媚；每次宪宗命她唱歌，她便盘腿席地依着宪宗皇帝膝前坐下，娇声唱着。唱到悠扬动神的时候，那宪宗皇帝便忍不住伸过手去，摸着眉娘的脖子。那眉娘便如小鸟入怀，婉恋依顺。待宪宗要把她搂定在怀中时，那眉娘却又嗤嗤地笑着，和惊鸿一般地，把柳腰儿一折，避去在壁角上，只是憨笑。宪宗皇帝见她这天真烂漫的样子，倒也不忍逼得她太紧，但从此宠爱眉娘的念头却一天深似一天。宫中每有珍宝脂粉，便

藏



先去赐与眉娘。看完宗皇帝的情形，几非有眉娘不欢的了。待到见了眉娘的面，却又奈何她不得。

这时天气渐渐地暖了，宪宗皇帝每日听眉娘唱歌，便移在殿东南角廊下。这时已月上黄昏，一片皎洁照射在眉娘脸儿上，好似搓脂摘粉一般。宪宗皇帝目不转睛地注射在眉娘脸上，看她长眉侵鬓，珠唇含娇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乘眉娘正抬着脖子唱着的时候，便过去搂住她细腰，向怀中一坐。那眉娘惊得玉容失色，宪宗凑上脸去，正要和她亲热，那眉娘却一纳头倒在宪宗的怀里，便嚤嚤的啜泣起来。这一哭，哭得带雨梨花似的，粉面上珠泪淋漓，任你是铁石人看了也要动起怜惜之念来。做皇帝的，调弄几个宫眷，原是寻常事体。但这卢眉娘，实在娇憨得厉害，宪宗也是一位多情天子，终于不忍下这个辣手，便也放开了手，又用好言劝慰她，拿袍袖替她拭干了脸上的泪痕，又赏她轻纱明珠，命宫女们好好地伴送她回房去。

这眉娘自受了这次惊恐以后，到第二天便病了，浑身发烧，病势十分凶险，一连七八天不能唱歌。那宪宗皇帝原是一天也离不得眉娘的，如今多日不见眉娘，万岁心中十分挂念。过了七八天，宪宗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便亲自移驾至后宫探望卢眉娘的病情。从此宪宗每日朝罢，便在眉娘房中伴坐在病榻旁。那眉娘病势渐渐减轻，神情也慢慢地清醒过来。她见宪宗皇帝，偏又百般地撒娇，十分的亲热。眉娘善哭，在病苦时候，更是爱哭。每哭时，必得宪宗皇帝劝慰一番，才住了悲伤。宪宗每日和她在床头枕畔厮混熟了。宪宗便慢慢地把要纳她为妃子的话，对眉娘说了。眉娘听了，却也不拒绝，只奏说：“婢子年纪尚幼，不知礼节，怕冒犯天颜，万岁爷若有意怜惜婢子，求开恩缓一二年，容婢子学熟得礼节，再奉侍万岁不迟。”宪宗听她话说得婉转可怜，便也许她缓一二年册立妃子。那眉娘又求着宪宗释放后宫年长宫女五百人。过了几天又求释放教坊女伎六百人。宪宗宠爱全在眉娘身上，便事事听从。那宫女们都颂扬眉娘的功德。在宪宗皇帝心目中，却只爱这个眉娘，原也不用这班宫女和伎女了。宪宗皇帝心中所盼望的，只是一二年以后的册立眉娘为贵妃，到那时，有这样一个美人陪伴着，却要那三千粉黛何用。莫说那三千粉黛，便是宪宗皇帝平日所最恩爱的郭皇后、郑淑妃也十分厌恶的了。

宪宗度日如年地挨过了一年二年，直过了三年，有一天，宪宗皇帝到后宫去探望眉娘，只见她云鬓蓬松，已把三千烦恼一齐剪去了。宪宗这心中的失望到了极地，忙拉住眉娘的手，连连追问。那眉娘只说得一句：“万岁爷饶放了奴婢吧。”便跪倒在地，呜咽痛哭起来。宪宗看她哭得十分伤心，便也不忍强逼她。到了第二天，宪宗又去探望，原想把她的心劝慰过来的。谁知宪宗不曾开得口，那眉娘也是一般地哭着说着。如此接连五六天；宪宗看看眉娘，终是不肯回心转意了，便叹道：“此天上女仙，非朕等俗人所得享其艳福。”便赐金凤环，宪宗去替她束在臂儿上，说道：“留作纪念。”便度作姑子赐号逍遥仙子，放归南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云烟缥缈天子求仙 粉黛连翩学士承宠

宪宗皇帝自眉娘去后，终日郁郁不乐；心中只是想念着眉娘的秀美；任你郭皇后、郑淑妃百般的劝慰，又令后宫嫔妃歌舞取乐，在宪宗皇帝心中，终觉好似失去了一样什么似的。正想念得苦，忽内侍报说：“逍遥仙子已仙去了！”宪宗万分悲伤，命高僧高道在宫中大做法事，超荐仙子。又有人报道：“在东海上，常常见到眉娘乘一片紫云，往来遨游。”宪宗忙遣中使备香车宝马，往东海迎接眉娘仙驾。那中使去了三个月工夫，空手回来说：“不见眉娘仙踪。”那宪宗却从此信了神仙不死之术。便有东莱节度使荐高僧田佐元，又僧人大通；宪宗召之入宫禁，早夕讲道。大通又能炼石成仙，宪宗特备净室；大通选一玉石，日夜磨炼，石窍宛如美女形。大通再加以雕凿工夫，衣袖翩翩；宪宗望去，宛如眉娘伫立的形状，便十分宝爱，装以锦盒，藏在寝宫中，朝夕抚摸。

同平章事李绛，又奏称：“青兖间有奇人玄解，能知过去未来事；童颜鹤发，吹气如兰。跨一头黄色牝马，马身只三尺高；不食草谷，日饮酒三数升；不用鞍勒，只以青毡一幅披背。玄解骑着，往来街市间，与人谈话，道千百年间事，历历在目。”宪宗召之入宫，供养在九英室中。宪宗平日自用紫茭席，色紫如茭叶，光软香洁，冬暖夏凉。今将此席赐与玄解坐用，又赐饮龙膏酒。此酒原是乌弋山离国所献，色黑如漆，饮之使人神爽。宪宗每日罢朝回宫，便往来于僧道间，访问仙法，十分地信仰。那玄解生性朴实，不知礼节。宪宗常问：“先生年岁已高，何以颜色却不老？”玄解答道：“臣家在海上，常在海边种灵草食之，能使人容颜不老。”玄解说着，便从衣袋中取灵草种子三包。宪宗吩咐太监去种在殿前。这灵草有三种：一名双麟芝，二名六合葵，三名万根藤。双麟芝褐色，一茎分两穗，隐约如鱼鳞，头尾俱全，结子有如瑟瑟；六合葵红色，叶如踰葵，初生有六茎，至枝梢合成一株，共生十二叶，开二十四花，形如桃花，一朵千叶，一叶六角，结子如相思子；万根藤，一本有万根，枝叶都成碧色，钩连盘屈，荫遮一亩，其花鲜洁，形如芍药，花瓣细如发丝，长略五六寸，一朵之花，有蕊千根。灵草既成，玄解奏请皇上朝晚自采食之，果觉精神日健，宪宗愈礼重玄解。又有西域进美玉二方：一圆形，一方形，径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照见毛发。玄解见之，奏道：“此圆形者为龙玉，方形者为虎玉。龙玉为龙所爱，生于水中，今若投之水中，必生虹蜺；虎玉为虎所爱，如以虎毛拂玉，便见紫光四射，群兽畏服。”宪宗不信，向西域使臣：“此二玉从何处得来”使臣奏道：“圆玉是从一渔人处得来，方玉是从一猎人处得来。”宪宗便命将二玉如法试之，将圆玉投入液池，便见波涛汹涌，雷雨齐作，水底隐隐有龙吟声。又将方玉在后苑万牲园中拂拭之，果见紫色光四射，园中野兽齐俯首帖耳，不敢动。宪宗大喜，即命以锦囊分装二玉，藏入内府。

玄解住宫中三年，便欲求去；宪宗强留之，玄解奏道：“野人出入三山，疏野性成，如今局促于宫禁，久不见三山景色，心甚念之。”宪宗便传命巧匠，令刻木作三山形状，嵌以珠玉；宪宗与玄解同往观看，宪宗笑指三山道：“若非上仙，如何能登此蓬莱仙境？”玄解笑答道：“臣观三山犹咫尺耳！”只见他笑言未毕，即耸身向此木刻三山中跳去；那玄解的身体顿时缩小，细如小指，入珠玉殿阁中，忽已不见。宪宗命左右大声唤之，竟不复出；宪宗十分懊伤，便称此三山为藏真岛，每日朝罢，在岛前焚凤脑香，表示崇敬追念之意。只隔十余日，便有青州司马奏称：

藏



“见玄解又跨黄马过东海去矣！”宪宗览奏，心念玄解不能去怀，便命内给事张维则去青菜间寻访神仙。

一日，张维则停船在东海岛屿间，时正夜深月朗，忽闻鸡犬吠鸣声，海面顿起烟雾，张维则出视，向烟雾中望去，隐约见楼台重叠。张给事乘月色信步行去，约走一、二里，便见花木台殿，金户银阙中，出公子数人，戴章甫冠，著紫霞衣，吟啸自如；维则上去拜见，公子问：“汝从何来？”张维则自称是大唐天使。公子笑道：“唐皇帝原是吾友，汝回朝时，为吾传语唐皇。”便命一青衣，捧金龟印以授维则，即将此印置于宝盒。复对维则道：“以我致意唐皇帝。”维则携之回舟中，回视楼台人迹，都已消灭。那金龟印长有五寸，面方一寸八分，上负黄金玉印，有篆刻八字，为“凤芝龙木受命无疆。”维则送至京师，面呈与宪宗皇帝，皇帝大喜道：“此海上公子，当是玄解化身；朕前生当亦是仙人，但不解印上文意，”命藏以紫泥玉锁，悬在帐门，每夜有五色光发射，光长数尺。忽见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，形状绝似龙凤，宪宗大悟印文上“凤芝龙木”四字之意。

自宪宗信神仙之术，四方常进奇异之物。八年，大轸国贡重明枕，神锦衾，绿色麦，紫色米。大轸国在海东南三万里，是在轸星之下，所以称为大轸国。重明枕，长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洁白、过于水晶；中有楼台之形，四方有道士十人，持香执简，绕行不休，称做行道真人。其中楼台瓦木丹青，以及真人衣服簪帔，无一不精细完美，里外通澈，好似隔水视物；神锦衾，是用冰蚕的丝织成，方二丈，厚一寸，上有龙文凤彩，精细非人工能成，在大轸国中，用五色石砌成一池塘，采大柘叶饲蚕在池中。初生时，细才如蚊蟻，游泳于水中，待长成，长有五六寸。池中种荷，荷叶茂盛。荷干挺直，虽大风暴雨不能吹折。叶大有三四尺，蚕经十五日后，便跳入荷叶中，吐丝成茧，形如方斗，自成五色。大轸国人取其丝织成神锦，又称灵泉丝。宪宗初见此神锦衾，与妃嫔观之，不禁大笑说道：“此区区不足以被婴儿，岂能被朕体耶？”大轸国使臣在一旁奏道：“此锦是织水蚕所吐之丝而成，若喷以水，则能倍宽，遇火则缩。”便命四太监各执一衾角，力拽之，又使人在衾面上喷以水，立刻宽至二丈，五色光彩，愈觉鲜明。宪宗叹道：“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此言信不虚也！”便又令以火薰，立即缩小如旧时；绿色麦粒，粗于中国之麦子，里外通明，颜色深绿，气息芬芳如粳米。人食之，体量渐轻，可以乘风飞行；紫色米，则如巨藤，炊米一升，可得饭一斛，人食之须发衰白的可变黑色，颜色不老，宪宗十分宝贵。在中元日祭祀玄元皇帝，煮碧麦、紫米以荐。祭毕，与宫中道人分食之。

接着，又有吴明国进贡常燃鼎、鸾蜂蜜二种。吴明国，离东海数万里，须经过挹婁、沃沮等国才到。吴明国中土地，宜种五谷，出产珍珠、白玉最多。国中人民，最讲礼乐仁义，没有做盗贼的人。人寿可活至二百岁，国中人都解神仙法术，常常见有坐云车、骑白鹤的仙子，在天空中来往。吴明国王望见西方空中有黄气如盖，知道中国有圣人出世，便特遣使臣来进贡。所谓常燃鼎，可容三斗，鼎光润如玉，颜色纯紫，在鼎中煮食物，不用柴炭而能自熟。食物香洁，与平常釜中所煮的食物不同，久食此鼎中所煮之食物，可令人返老还童，疾病不生；所谓鸾蜂蜜，因吴明国所产之蜂，其鸣声如鸾凤，身有五色，大者重约十余斤，筑巢在高山岩谷之中。最大的巢巢，占地有二三亩大，每年产蜜甚多。但每次取蜜，每一巢中，只能取二三合；如采取过多，便有风雷的变异，倘误被蜂螫，便生疮毒。只须采石上菖蒲根涂之，便能痊愈。蜂蜜作绿色，贮之白玉碗中，里外明澈，有如碧琉璃一般。久食之，可令人长寿，颜色如童子，白发便长成黑色。如有聋哑残疾的，食此蜜都能痊愈。宪宗得此二物，也十分爱惜，常将蜂蜜赐于后妃，又常与诸亲贵大臣，用常燃鼎煮食；君臣之间，甚是和乐。

但宪宗皇帝因迷信神仙之术，常在空室中静坐，摒去妃嫔，又欲绝食，修成仙体，戒食稻米，终日把药饵瓜果充食，渐渐弄得身体瘦弱。郭皇后和郑淑妃再三劝谏，又亲自调弄食物进献，宪宗皆拒绝不食。后妃二人退至私室，忧愁万分。郭皇后说：“万岁如此迷惑左道，必致妨碍圣体。为今之计，须以声色改易万岁心意。”郑淑妃亦深以皇后之言为是，但环过六宫粉黛，却无一人有绝世容颜能怡情悦性的。郭皇后便私用财帛，令中官至四方去访求有奇才绝色的女

子；那中官至贝州清扬地方，访得宋氏有姊妹五人，均有奇才绝色，俱在闺中，尚未字人。

宋氏父名庭芬，富于才华；膝下有女五人，不独容颜长得个个美丽，且又聪明绝伦。庭芬家居无事，授五女以经艺，又教以诗赋，年未及笄，皆能文章又富于词藻。长女名若莘，次名若昭，三女名若伦，四女名若宪，五女名若荀。若莘、若昭二女之文，尤淡丽，性亦贞静闲雅，不喜纷华之饰，远近闻其名，遣媒求聘者，甚众。若莘姊妹五人，相约不嫁，愿以学艺扬名显亲。若莘在家，教诲四妹，有如严师，又著《女论语》十篇，其文气都模仿《论语》体裁，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孔子，以曹大家等代颜闵。其间问答辞意，全是讲究妇道。若昭又从而注解之，一时乡党传诵，贤德之名四起，那中官亦闻名而至，与宋庭芬相见，多赠以金帛。宋庭芬说：“我女都立志不嫁，我不能以富贵屈之。”中官该采若莘姊妹所著书进献，庭芬便将若昭所写本，交与中官携至宫中，郭皇后问宋氏姊妹姿容，中官对称姊妹五人，均艳绝人寰，而若昭尤美。

郭皇后又虑万岁无情于女色，郑淑妃思得一计，即将《女论语》薰以兰麝，乘宪宗不留心时候，便悄悄地拿去陈列在寝宫御案上。宪宗在夜静更深时候，闭目静修；忽觉奇香触鼻，从案头度来，宪宗不觉心中一动，急近案寻觅，忽见一锦盒黄标，写着《女论语》三字。宪宗便随手打开盒子来翻阅过几页，心中不觉起敬。次日即传中官讯问，中官即奏称为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所献。宪宗又详问宋氏家世，中官把宋氏姊妹五人的才色，详细奏说了一番。宪宗大喜，立命中官赍诏至清阳，宣宋氏五女入宫。谁知那宋若莘姊妹，却很有志气，说皇帝如不以礼聘，我姊妹决不入宫，如屈我姊妹在妃嫔之列，虽死亦不入宫！中官无法，只得拿此话转奏皇上。宪宗此时欲见宋氏姊妹的心很切，便令昭义节度使李抱真，用厚币赍着皇帝的圣旨，到宋家去聘请若莘姊妹五人，进宫教读后妃。又拜若莘父宋庭芬为金华令。

昭莘姊妹五人进宫，宪宗命宫中后妃嫔嬙，俱以师礼事之。又辟延秋宫，为讲室，令后妃嫔嬙都从若莘姊妹诵读《女论语》。一时六宫嫔媛，及诸王公主驸马，俱拜若莘、若昭为师，女弟子百余人，宫中成为女学堂。宪宗常至学堂中游幸，只见粉黛云髻，济济一室，各拥一卷，娇声吟诵着。宪宗看着，甚是欢乐。看若莘时，却长得容光端丽，仪态万方；若昭却又是美丽在骨，顾盼动人；若伦妩媚天成；若宪则娇艳照人；若荀则娇憨袅娜，令人神往。宪宗见她姊妹五人，俱生成丽质，便常召在左右，谈笑为欢。偶问经史大义，试以诗赋，都能奏答称善。此中惟宋若莘最擅文才，宪宗便令掌管后宫记注簿籍，兼批答奏牍，文词丽洁，中外传诵。若昭则姊妹中为最美，又善于辞令，宪宗常召在内宫，纵谈经史，又与她敲诗唱和甚乐，日久情意甚洽。宪宗便将若昭临幸了，又临幸了若莘，宠爱甚深。宪宗欲将她姊妹二人，册立为贵妃，若昭再三辞谢说：“进宫之初，原立意不作妃嫔，今因万岁情意不可推却，致成儿女之好，但妃嫔的封号，抵死不敢承受。”宪宗无法，便下诏称若昭为学士，称若莘为先生；若昭情意深长，宪宗在若昭宫中临幸的次数最多，若莘却耽于翰墨，倒也不计较及此。只是若昭自得皇帝宠幸以后，那若伦、若宪、若荀姊妹三人，也常在内宫中行走，与宪宗皇帝起坐不避，谈笑无忌。宪宗也爱她姊妹可怜，日子久了，她姊妹五人，都承受了皇帝的恩宠，却都不愿受妃嫔的封号。除若昭称学士以外，姊妹四人，都称先生，此四先生一学士，在内宫中权势甚大。

宪宗皇帝每日与五位美人周旋着，心中十分得意，早把那班修道之士，丢在脑后。便是宪宗自己，也从不打坐修道了。终日纵情酒色，荒弃朝事。从来色欲最大，这位宪宗皇帝，自从开了这色字的戒以后，在宋氏姊妹五人以外，便常常挑选后宫美女临幸，一时宠爱的妃嫔甚多，共有二十余人。有立为贵嫔的，有立为昭容的，个个都出落得美丽轻盈；在数年之中，各宫眷共生皇子二十人，公主三十二人。内中最得宠的宫眷，除宋氏姊妹五人以外，有纪美人和郭贵妃。纪美人生子最长，名宁，当时丞相李绛，奏请立储，宪宗便立宁为皇太子。

郭贵妃原是郭子仪的孙女，她的父亲名暖，母亲便是升平公主，与宪宗皇帝原是中表兄妹，以母家豪贵入宫，便立为贵妃。郭贵妃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恒，后亦立为太子，女称岐阳公主；公主生性，十分贤淑，宪宗甚是溺爱，历命各宰相拣选朝中各公卿子弟，如有才貌清秀的，便招为驸马。只因宪宗钟爱公主甚深，选婿也甚是谨慎，虽有宰相荐举了十余个官家子弟，送进宫去，

藏



由宪宗召见，但都不能合适。足足选了一年，最后选到太子司议郎杜惊。果然才貌清秀，宪宗十分合意，又送入内宫，令郭贵妃与岐阳公主传见。那岐阳公主见了杜惊这副秀美的面貌，不禁盈盈一笑；又见杜惊彬彬有礼，郭贵妃也大喜。便把岐阳公主下嫁与杜惊为妻。

这杜惊的祖父，便是杜佑；因祖父有功于国家，便世袭太子司议郎官职。到成婚的一日，宪宗皇帝亲御麟德殿，送公主下嫁。由西朝堂出发，再由宪宗御延喜门，送公主登舆，大赐宾从金钱，在昌化里建立府第，凿龙首池为恩沼。杜氏原是世代贵族，今又尚公主，遇此大典，自然竭力铺张，服用十分豪华。但公主生性谦抑，并不自恃尊贵，下嫁至杜家，毫无骄傲的举动。孝奉舅姑，敬事尊长。杜家老少长幼不下数百人，公主一一以礼接待。成婚才数日，便和杜惊说道：“皇上所赐奴仆，恐未肯从命，倘有忤逆，转难驾驭，不如奏请纳还宫中，另买贫家子女，较为易制。”杜惊依了公主的话，从此闺房静好，不闻喧闹。第二年，杜惊升任殿中少监，驸马都尉，又外放为澧州刺史。公主随驸马赴任所，只带仆从十余人，奴婢皆令乘驴，不准食肉。沿路州县供张，概不领受。杜惊自持亦十分廉洁，不敢有骄侈之色。数日后，杜惊母抱病，公主昼夜侍奉，亲尝汤药；杜母终至不起，公主泣哭尽哀。总计公主在杜家二十余年，无一事不循法度；府中上下，人人称扬。这原是郭贵妃平日能以礼教养儿女的好处。

郭贵妃生了这一位贤德的公主，又生了一位遂王恒，长得品貌端正，性情温厚。当时原已立有太子名宁的，是宫中纪美人所生的，长子初封邓王，元和四年，由李绛奏请，立为皇太子。但宪宗皇帝甚是宠爱遂王，遂王是第三皇子，又是郭贵妃所生；郭贵妃是郭子仪的孙女，又是升平公主所生。在一班妃嫔中，再也没有比她高贵的了。便是宪宗皇帝，也另眼相看，因此颇招妃嫔们的妒忌，大家在宪宗皇帝跟前，说了许多郭贵妃的不是，说她仗着母家的势力，在宫中揽权植党。恰巧皇太子宁又死了，宪宗便立遂王恒为太子。从来说的母以子贵，宫中一班妃嫔，见郭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，深怕皇帝册立郭贵妃为皇后，大家便齐心去倾轧郭贵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

法门寺迎佛骨 中和殿破私情

宪宗皇帝在后宫中，宠爱的妃嫔甚多，尤其是宋氏姊妹五人；那宋若昭生成慧美绝伦，最得宪宗的宠爱。因若昭是一名女学士，连皇帝也十分敬重她，称她为先生。若昭的长姊若莘，虽也一般美貌，只是生性端庄，宪宗皇帝命她掌管后宫记注簿籍的事体。不料在元和末年，若莘一病身亡，宪宗甚是哀痛，从此更加宠爱这个若昭，便令若昭亦掌管后宫记注簿籍的事。但若昭终日陪伴着宪宗皇帝，宴饮游乐，不得闲暇；便把这管理簿籍的事体，交给她的妹妹若宪、若伦二人分别掌理。

那若宪得了大权，宫中上自妃嫔，下至诸媛，谁不趋奉孝敬她姊妹？宪宗又进封若昭为梁国夫人，一时她姊妹在宫中的威权很大，独有那郭贵妃自己仗着门第清高，又是皇太子的生母，如何肯屈节来趋奉宋氏姊妹呢。因此宋氏姊妹，皆仇恨这郭贵妃，乘着宪宗皇帝临幸的时候，便在枕席上诋毁郭贵妃，说她私结大臣，阴谋大权。那若伦、若宪、若荀姊妹三人，便装尽妖媚，把个精明强干的宪宗皇帝，竟深深陷入她们的迷魂阵中去。日子久了，便也听信了她们的说话。这一年，恰恰正宫皇后死了，群臣交章奏请立郭贵妃为后；这一来，越发动了宪宗的疑心。宋氏姊妹所说郭贵妃私结大臣的一句话，更是有了着落。宪宗这时，后宫得宠的妃嫔，不下二十余人；只怕一立郭氏为皇后，便从此受她的钳掣，因此愈不肯立郭氏为皇后了。所有宫中一切大权都交与若昭一人。可惜美人福薄，若昭得宠了不多几年，也是短命死了。宪宗这一回伤心，真是哀毁欲绝，无日无夜地在宫中淌眼抹泪。任你后宫三千美人，百般劝慰，百般献媚，终不能止住他的悲哀。宪宗下诏，在若昭灵柩出殡这一天，京师全城市街居民，一齐悬帛志哀，令有司盛供卤簿，假用皇后凤辇，宪宗亲自执紼。百官交章劝阻，宪宗正在悲哀时候，如何肯听。

那若宪见有机可乘，便终日追随着万岁，陪寝陪宴。宪宗看着若宪的面貌，竟与若昭相同，便又把一腔痴情用到若宪身上去，终日与若宪淫乐。又把掌管后宫的大权，交给若宪一人。若宪和她姊姊若伦，妹妹若荀，都是年轻貌美的，不怕这位多情天子不入了她们的彀中。她姊妹一面迷惑皇帝，一面招弄权势。外有神策中尉王守澄，与若宪暗通声气，招权纳贿，声势甚大。王守澄手下有两个死党，一个是翼城医人郑注，一个是司空李训。他们在朝中结合徒党，欺压良懦，所有朝中正直大臣，都被他们倾轧得不能安于职位。独有宰相李宗闵、李德裕，刚正不阿，上殿奏参王守澄勾通宫禁，狼狈为奸。无奈这时宪宗正迷恋着若宪姊妹，又在若宪口中常常听得说起王守澄是一个忠良的大臣。这个美人的说话，当然比外面大臣的话有力。任你李宗闵如何一谏再谏，宪宗皇帝总是一个不信。那一切奏章公文，全由若宪一人掌管，见有臣工忠正劝谏的议论，若宪早已把这奏牍藏匿起来。从此宪宗左右，只听得妇人小臣阿谀的话，愈加把个皇帝弄得昏昏沉沉。若宪姊妹，却得了外间许多贿赂，不要说别的，便是驸马都尉，议私送若宪的黄金，足足有十万两。若宪却暗暗地把所有的钱财，统统运至清阳家乡，交给她父亲庭芬收藏。若宪在宫中，只有学士先生的名义，原与一班妃嫔不同；若皇帝去世以后，一样可以出宫回家去享受富贵。因此若宪在宫中，得了四方的贿赂，又因能得宪宗的欢心，常常受皇帝的赏赐，她一齐搬回家去，预备他日出宫享用。若宪迷惑宪宗皇帝却与各妃嫔打通一气，二三十个美人，把个皇帝包围起来，装着千娇百媚，不由这皇帝不动心，招引得宪宗连日连夜在宫中宴游淫乐，把朝廷大

藏



事，丢在脑后。你想一人的精力能有多少，那二三十个妃嫔，天天用淫声媚态去引诱着，弄得宪宗皇帝渐渐精力不济起来。

那时在宫中养着的一班和尚道士，见皇帝迷于色欲，不把修佛学道的事体放在心上，冷落了这班方士道家。他们便在背地里商量，如何把这万岁爷的心恢复过来，依旧使他信奉仙佛之法。那时宪宗皇帝，因宠爱这班妃嫔，终日带领这班妃嫔在御苑宫殿中游玩，还恨玩得不畅快。便召度支使皇甫晷，监铁使程异，动用百万国库银两，大兴土木。建造麟德殿，龙首池，承晖殿。龙首池上建一座龙宫，穷极美丽；宪宗把若宪搬在里面住着。那若宪忽然得了身孕，一班谄佞的大臣，都奏说学士先生腹中的是龙种，便是宪宗，也是十分欢喜。待到十月满足，生下地来果然是品貌不凡，啼声宠亮。若宪说这是上天赐陛下的贵子，陛下宜为此子祝福。因若宪一句话，宪宗却又想起那班和尚道士来了。

恰巧李道古荐入一个方士柳泌，和浮屠大通，说能为人祝福延寿；宪宗便命他在宫中建设道场，做三十三天法事，为新生的皇子祝福。那时宪宗后宫，宠幸既多，生子亦多，都有宪宗领导着柳泌、大通二人，到妃嫔床前去，一一替婴儿摩顶祝福。柳泌出长生不老的药，献与皇帝。宪宗服下，果然精神倍长，眠食都足。宪宗恃着自己精神充足，便日夜与后宫各妃嫔周旋着。宪宗所宠爱的，除若宪以外，如章昭仪、吴左嫔、金良娣一班十余人，个个都出落得月貌花容。宪宗雨露遍施，恩爱倍浓，但一人的精力究属有限，日夜剥削着，渐渐觉得精神不济起来。那柳泌欲得皇帝的欢心，便暗进房中药丸，宪宗服下，果然精神抖擞，百战不疲。宪宗宠爱的妃嫔太多，有了这个，又丢下那个。他如今仗着药丸之力，便每夜宣召了七八个妃嫔，伴着他寻欢取乐，居然哄得那班美人，个个欢喜，人人开怀。

宪宗见药有奇验，愈加把个柳泌看得和神灵一般；又替柳泌在华清宫中建一座炼丹室，每天宪宗陪着柳泌二人，在室中修道炼丹。柳泌拿着金块石块，向丹炉中去烧炼着，给宪宗服下。它的精力，十倍于药丸，顿觉神气清爽，精神健朗。郭贵妃知道了，便去朝见皇帝极口劝谏，说金石不合于人体；从来服金石的人，都害及身体，请万岁屏除金石，另求延年益寿之方。宪宗非但不肯听贵妃的话，反把那丹炉中炼出来的金石，赏几块与贵妃服下。可笑郭贵妃当初劝谏皇上不可服用金石，如今自己却也服用起来，果然觉得身体清健；从此不但不劝皇上，且和宪宗抢着服用金石。柳泌又奏称天台山多生灵草，须有道之士，方能寻得；服用灵草，更比服食金石有益，寿至千年。宪宗听了，甚是欢喜，便下谕命柳泌做台州刺史，这宫中炼丹烧汞的事，便交托与大通。当时有许多谏议大夫，纷纷上奏章，说历代从无有任方士为亲民之官的；宪宗看了，心中十分不乐。便下谕道：“如今只烦劳一州的民力，能令人主长生，臣下何竟不乐从耶？”这几句话，吓得人人不敢再开口。

这时宫中只有一个浮屠大通，他见柳泌在宫中的时候，十分得皇上的信用，自己却毫无权势。如今这柳泌不在皇上跟前，无人和他争权的了。他便慢慢地把佛法去打动皇帝的心。这位宪宗，只知崇信仙佛，自己心中却毫无主意。今见大通说佛法无边，他也十分相信大通和尚。又说凤翔法门寺塔上，有一节佛指骨留存着，劝宪宗派京师高僧去把佛骨迎进宫来供养着，便能得佛天保佑，万寿无疆。宪宗听从了大通和尚的话，下旨京中各寺院主持僧，随着钦使大臣，前往凤翔恭迎佛骨。一时朝中大臣便如醉如狂一般，都随着和尚去迎佛骨。佛骨到京师之日，真是万人空巷，男女膜拜的，拥塞道路。

当时独有一位刑部侍郎韩愈，他是一代大儒，文章泰斗，看了宪宗皇帝，只是迷信仙佛，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，心中便觉万分难受，便借迎佛骨的事，上了一道奏章。说道：

“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！自后汉时始入中国，上古未尝有也。昔黄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十岁；少昊在位八十年，年百岁；颡顓在位七十九年，年九十岁；帝喾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岁；尧在位九十八年，年百一十八岁；帝舜及禹，年皆百岁，其后汤亦年百岁，汤孙太戊，在位七十

五年，武丁在位五十年，史不言其寿；推其年数，当不减百岁。周文王，年九十七，武王年九十三，穆王在位百年。当其时，佛法未至中国。非因事佛使然也。汉明帝时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十八年，其后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、魏以下，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。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舍身施佛，宗庙祭不用牲宰，尽日一食，止于菜果；后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浸灭。事佛来福，乃更得祸。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信，亦可知矣！高祖始受隋禅，则议除之；当时美臣识见不远，不能深究先王之道，古今之宜，推阐圣明以救斯弊，其事遂止，臣常恨焉！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，御楼以观，舁入大内，又令诸寺递加供养；臣虽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于佛，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。但以丰年之乐，徇人之心，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，戏玩之具耳！安有圣明如陛下，而肯信此等事哉？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难晓；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，皆云天子大圣，犹一心信向，百姓微贱，岂宜更惜身命，遂至灼顶燔指，十百为群，解衣散钱，自朝至暮，转相仿效，唯恐后时，老幼奔波，弃其生业。若不即加禁遏，更历诸寺，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。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非细事也。佛本夷狄，与中国言语不通，衣服殊制，口不道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；不知君臣之义，父子之情，假使其身尚在，来朝京师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过宣政一见，礼宾一设，赐衣一袭，卫而出之于境，不令惑众也。况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岂宜以入宫禁？乞付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前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，固出于寻常万万也。佛如有灵，能作祸祟，凡有殃咎，悉加臣身！上天鉴临，臣不怨悔！”

宪宗这时正迷信佛法，见了韩愈这一疏，不觉大怒，说他亵渎神佛，当即发下丞相，欲定他死罪。幸得当时丞相裴度，还能主持公道，上书力言，韩愈语虽狂悖，心却忠恳，宜宽容以开言路。宪宗还是怒不可遏。后经崔群一班大臣，再三求恳，便念在诸位大臣和宰相分上，把韩愈刑部侍郎的官革去，降为潮州刺史。从此宪宗在宫中，终日与僧道为伴，满朝文武不但没有人敢劝谏一句，反大家顺着皇帝的意旨，从朝到晚，跟着皇帝东也求神，西也拜佛。

当时皇甫晷是一个大奸臣，专一献媚贡谀，他便领头儿奉宪宗尊号，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；令四方度支使，监铁使，多多进奉贺礼。那左右军中尉，亦各献钱万缗；那些钱财，却个个剥削百姓得来的。弄得人民怨恨，少壮流亡。那柳泌自从奉了圣旨去做台州刺史以后，便天天威逼着百姓，入山采药。当时柳泌要讨好皇帝，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；谁知他采了一年，却不曾采得一株仙草。那宪宗皇帝因日夜与妃嫔们寻欢作乐，身体渐渐有些支持不住，便很想天台山的仙草，常常打发使臣到台州去催取。柳泌怕犯了欺君之罪，便去躲在山中，不敢出来。宪宗大怒，便令浙东观察使捉获柳泌，送进京去。幸得那皇甫晷和李道古一班人，都和柳泌通同一气的，便竭力替柳泌求情，宪宗便免了柳泌的罪。那柳泌又在宫中合了金石酷烈的药，献与宪宗服下，宪宗一时贪恋女色，那药力十分勇猛，果然添助精神不少。宪宗又重用柳泌，拜他为待诏翰林。

从此宪宗的亲信大臣，各立党派，互相倾轧。那柳泌一班人，结成一党；吐突承璀一班人，结成一党；又有那宫内太监王守澄、陈弘志一班人，结成一党。这宪宗因沉迷在神仙色欲的路上，早把朝廷大事，置之度外，一听那朝外大臣，和宫中太监互相争夺。那宪宗皇帝，因服金石之药太多，中了热毒，性情十分躁烈。一时怒起，那左右太监，往往被杀，内侍们人人自危，便与王守澄、陈弘志、马进潭、刘承、韦元素一班太监暗地里结成一死党，常常瞒着众人的耳目，



在宫中密谋大事。那吐突承璀与二皇子澧王恹，交情甚厚。前太子宁病死的时候，承璀即进言宜立恹为太子；宪宗原也爱二皇子的，只因皇子的母亲出身微贱，便改立遂王恒为太子。如今宫中各立私党，每党又各拥一皇子，大家阴谋废太子恒；太子得了消息，甚是恐慌，便密遣人去问计于司农卿郭钊。郭钊原是太子的母舅，便进宫来，面见太子，劝道：“殿下只须存孝谨之心，静候天命，不必惶恐。”

不多几天，便是元和十五年的元旦，群臣齐集麟德殿朝贺。宪宗精神十分清健，便赐百官在明光殿筵宴。皇上与各丞相王公同席饮酒，甚是欢乐。席间君臣雅歌投壶，直至黄昏时候，才尽欢而散。不料到了第二天，宫中竟传出消息，说皇上圣驾已宾天了。那文武大臣，急入宫问候，走到中和殿前，那殿内便是御寝所在，只见殿门外已由中尉梁守谦带兵执戟，环绕殿门，不放众大臣进去。遥望门里，那班管宫太监，如王守澄、陈弘志、马进潭、刘承、韦元素等，各种执剑怒目。陈弘志高声向门外诸大臣说道：“万岁爷昨晚因误服金丹，毒发暴崩。”郭钊大声问道：“大行皇帝可留有遗诏？”那王守澄答道：“遗诏命太子恒嗣位，授司空兼中书令韩弘摄行冢宰。太子现在寝室，应即日正位，然后治丧。”就中惟吐突承璀十分愤怒，便大声说道：“昨夜万岁爷好好的饮酒欢乐，何得今日就无病而崩？我们身为臣子，不能亲奉汤药于生前，亦欲一拜遗体！尔等何得在宫内挂剑拦住大臣！”他说着，一手拉住澧王恹的袍袖，便欲闯进宫去。那班执戟武士，如何肯放他进去，便横着戟拦住宫门。两面争闹起来，那皇甫晔和令狐楚一班人，原是怕事的，见他们愈闹愈激烈了，便上前去竭力把吐突承璀和澧王恹二人劝出宫来。谁知那班太监的手段十分恶辣，见承璀、澧王二人退出宫去，便暗暗地派了两个刺客去跟在他二人背后。第二天，满京师人传说那承璀和澧王二人在半途上被人刺死了。这时宫中被众太监包围住，谁也不敢去把这消息去奏与新皇帝知道。承璀和澧王二人，也便白白地送了两条性命。

事后有人传说，那宪宗也是被宫内太监刺死的。只因那日黄昏时候，宪宗皇帝宴罢群臣回进宫来，行至中和殿门口，便回头吩咐侍卫退去，只留两个小太监掌着一对纱灯，慢慢地走进宫来。正走到正廊下，忽听得屋中有男女的嬉笑之声。宪宗因多服丹药，性情原是十分急躁的了。如今听了这种声音，叫他如何不怒。正要喝问，忽见屋子里奔出一男一女来，男的在前面逃，女的在后面追，口中戏笑着，不住地娇声唤着：“小乖乖！”那男的一面假装逃着，却不住地回过脸儿去，向那女的笑着。宪宗皇帝迎面行去，他两人都不曾看见，那男子竟与宪宗皇帝撞了一个满怀。宪宗大喝一声，这一对男女，方才站住。借着廊下的灯光看去，认得那男子便是太监王守澄，那女子便是学士先生若宪。若宪是宪宗皇帝心中最宠爱的人，如今亲眼见她做出这种事体来，真把个宪宗气破了胸膛，当时也不说话，劈手去拔小太监腰上挂的剑来，向若宪的酥胸前刺去。却不防头背地里王守澄也挥过一剑来，深深刺在宪宗皇帝的腰眼上。只听得皇帝啊哟喊了一声，便倒地死了。若宪见惹了大祸，便十分慌张，要哭喊出来。王守澄抢上一步，把若宪的嘴按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春色微传花障外 私情败露掖庭中

太监王守澄，因与女学士若宪调戏，致犯了弑君的大罪，若宪在一旁，见万岁爷死得甚惨，一时良心发现，正要叫唤。那王守澄便上去，把若宪的嘴按住。他到此时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立刻把宫内一班有权势的同党，召集在密室里，当时陈弘志、马进潭、刘承、韦元素和那中尉梁守谦一班内侍，在密室中足足商议了一个更次；便决定假说是皇上误服金丹，中毒暴崩的消息，传出宫去。一面把皇上的尸体，安放在龙床上，拭净了血污；又拿棉絮塞住腰间的伤口，外面罩上龙袍，停尸在寝宫里，谁也不放他进宫来见皇上的尸体。便是太子恒，他们假着皇帝的遗诏，宣召进宫去，只把他留住东偏殿里，直待到皇帝棺敛已毕，那太子才御太极殿，接着皇帝位，称为穆宗。

这时宫内外大权，都在王守澄一班太监手中。他们假着穆宗皇帝的命令，去把方士柳泌和浮屠大通二人捉来，活活的在当殿杖毙。又说丞相皇甫晷是荐引方士，同谋药死皇上的；便下诏把丞相收监，充军到崖州去。这王守澄，原是和女学士若宪有私情的；但因那夜王守澄杀死宪宗皇帝，若宪一时慌张，叫喊起来。这行凶的情形，是若宪亲眼目睹的。王守澄只怕若宪日后宣扬他的罪恶，因此由爱反成仇，便也假用皇帝诏旨，把若宪幽囚在外第；又恐若宪怨恨，便赐若宪死。若宪母家的弟侄女婿一班人，共十三人，都被捕流配到岭表去。一时满朝全是王守澄的死党，还有谁敢说一个不字。便是穆宗皇帝和皇太后郭氏母子二人，也见了王守澄一班党羽，十分害怕。所有朝廷大权，全在那内侍手中，穆宗从不过问。当时穆宗迎生母郭太后移居兴庆宫，每遇朔望，穆宗率领百官，至宫门上寿。每遇良辰令节，穆宗又率领六宫妃嫔，陪奉皇太后在御苑中游览宴饮。

王守澄拿女色去引诱穆宗，便以陪奉太后游玩为名，密令内外命妇，后宫亲戚，各各华装艳服进宫去。穆宗也夹在众命妇队里，左顾右盼。看看那命妇个个都长成仙姿国色，颦笑宜人，便也忍不住和她们轻薄调笑起来了。那班命妇，谁不爱亲近皇帝，因此在花前月下，闹出许多风流故事来。内中有一位金吾将军的妇人曹氏，出落得最是美丽冶荡；横波流处，魂意也销。她初次入宫，和穆宗相见，两人便深情默契。当夜穆宗便假着宫中宴饮为由，把曹氏留住兴庆宫中。两人酒至半酣，便偷偷地避出席来，走到花深月静的地方，穆宗竟在一幅草茵上临幸了曹氏。第二天，曹氏辞别出宫，穆宗皇帝便赏她一箱珍宝，又封她为曹国夫人。从此，穆宗常常把曹国夫人宣召进宫去游玩，一进宫去，总是十天八天不放她出来。这曹氏生性又是十分流动，她在御苑中，爱好骑马；穆宗便替她在御堤上开一马道，夹路种着桃柳，软泥十丈，芳草如茵。穆宗皇帝跨一头栗色马，曹国夫人跨一头银鬃马；两人并着马头，在马道上往来驰骤，笑乐相亲。一到春天，那道旁桃红柳绿，万花齐放。曹国夫人又打扮得十分娇艳，在花下徘徊着，望去好似天上仙子。穆宗又怕曹国夫人一人在宫中太寂寞了，便把王公命妇，一齐召进宫来，陪曹国夫人饮宴游玩。这御花园中，顿时绣带招展，粉面掩映。穆宗插身在里面，调情打趣，十分快活。

这日是七夕良辰，穆宗皇帝亲御丹凤门，宣诏大赦。因欲博曹国夫人的欢心，便召入教坊倡伎，令在殿前搬演杂戏。众夫人夹在倡伎队中，往来笑乐。当时京师地方，有一个名娼叫杨雪雪的，也入宫供奉，只见她容光焕发，转侧动人。穆宗便当夜召幸了她。那杨雪雪还有一种动人之

藏



处，她的一串珠喉，婉转动人，且她唱的词意艳雅，尽是新曲儿。穆宗常携雪雪在花前月下，娇声歌唱，不多几天，那宫中妃嫔，尽传遍了她的歌词。穆宗问：“这歌词何人所作？”雪雪奏对：“是江陵士人元稹制的歌曲。”穆宗便把元稹召进宫来，拜为知制诰。却终日陪侍在宫中，为雪雪制艳曲。

当时有一位中书舍人，名武儒衡的，瞧他不起。一天，正是大热天气，各文武朝罢，与同僚坐阁下食瓜。元稹亦在座，儒衡见瓜上有蝇飞集，便用扇挥去之，且斥道：“适从何来，遽集于此！”同僚闻之失色，元稹也满面羞惭，低头退去。但那时元稹因雅擅词曲，得皇帝的宠用。元稹又制一首《端阳竞渡曲》，献与穆宗，令后宫歌女五百人，齐声歌唱起来，娇媚动人。穆宗便命王守澄打造五十条龙舟，雕刻彩画，十分生动华丽。令小太监扮做各种鱼妖水怪，在水面上绕着龙舟，游行往来。

到了端阳佳节，穆宗皇帝便带了六宫妃嫔，和各命妇夫人，驾临鱼藻宫，观龙舟竞渡。那五百名宫女，打扮得人人妖艳，个个娇美；齐趁着珠喉，唱起《端阳竞渡曲》来，婉转悠扬，从水面渡来。这时穆宗皇帝正与诸宫妃嫔传杯递盏，谈笑取乐；尤其和曹国夫人，十分关情。两人在筵前眉来眼去，履舄交错；说到情浓之处，便不觉忘形起来，拉住曹国夫人的手，径向御苑中走去。那一群宫女，知道这位风流天子的性格，便忙忙各人捧着巾栉盆盒，去跟在身后。看看万岁爷倚住曹国夫人的肩头，慢慢地走到花障子后面去；那宫女们也很知趣，忙齐齐的站住，屏气静息地候着。只听得曹国夫人的一阵一阵娇笑，和那万岁爷低声唤着爱卿的声音，度出花障外来。那班宫女，个个羞得红潮上颊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尽是抿着嘴笑。隔了半晌，那万岁爷才笑嘻嘻地拉着曹国夫人的手，从花障子后面转出来。便有几个宫女，上去拥着曹国夫人，走进更衣室去，梳洗沐浴。那万岁爷，自然有一班宫女服侍他。

这位穆宗皇帝，专一欢喜玩弄外来的夫人命妇；那妃嫔宫女们，也看惯了。内中独有与曹国夫人，最是情浓。这曹国夫人，又是放诞风流的，最爱围猎的游戏。穆宗皇帝也因宠爱曹国夫人，每到秋天，便亲自带领神策军，到骊山去打猎。又因伴着曹国夫人，给臣民看了不雅，便推说奉郭太后游幸华清宫。待到了华清宫，便又撇下郭太后一人冷冷清清地住下，自己便和曹国夫人同坐着车儿，向骊山进发。两人住在骊山行宫里，整天整夜地游玩着，也不想回宫去。

这一天，穆宗皇帝正带着曹国夫人围猎，那曹国夫人，柳腰粉臂，扎缚得和卖解儿似的，一匹银鬃马驮着。她要在万岁跟前显她的好手段，便往来驰骤，追兔逐鹿，十分快活。那位万岁也拍马跟在她后面，帮着曹国夫人追逐。忽有一神策军人，翻身落马。那匹马吃了一惊，便在围场中飞也似地乱跑。直冲到御驾跟前。那穆宗胯下的一头栗色马，也大吃一惊，擎着前蹄，和人一般地直立起来。穆宗两腿失了劲，也从马背上直撞下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匹溜了缰的马，竟向穆宗皇帝身上直奔过去。这时穆宗皇帝跌闪了腰，倒在地下，一时动不得；那匹奔马举起前蹄，直向穆宗的面门上踏下去。左右大臣，个个吓得脸上失色，齐发一声喊。在这喊声里，忽然斜刺里飞过一支箭来，不偏不倚地射中在那马眼上。那马也应声倒地，接着那曹国夫人拍马过来，轻舒玉臂，把万岁爷扶起来。原来这一箭也是曹国夫人射的。曹国夫人本领高强，一箭救了御驾；穆宗皇帝心中更是说不出的欢喜，便攀住曹国夫人的肩头，正要站起身来，忽然他手脚抽搐起来，顿时因受了惊吓，成了风疾。一团扫兴，众文武百官，保住皇帝的圣驾，回到华清宫中。郭太后看皇上只是四肢不停地抽搐，目定口呆，也不觉慌张起来，急急回至长安京城里，一面传御医服药调治，一面由郭太后召集大臣会议立嗣的事体。就中丞相李逢吉，一力奏请立景王湛为太子；那中书门下两省，和翰林学士等官，都纷纷上奏。原来穆宗在位多年，还不曾册立正宫。生有王子五人，长子湛，原是后宫王氏所生，当时封为景王。有许多臣子，纷纷请立长子为太子。穆宗便立景王湛为太子，册王氏为妃。

这穆宗虽患了瘫痪之症，但依旧不忘记淫乐之事，每日坐在一小车上，用四个小太监前后推拥着，一群美人，绕住了这位风流皇帝，弹唱调笑。到十分动情的时候，便把这美人拉进小车去，四面窗幔放下，顿时笑停乐止，只听得车中低低地唤声，轻轻的笑声，直到欢尽乐极，才放

那美人出来。穆宗皇帝最不能忘怀的，是那曹国夫人；这时把夫人留住宫中，穆宗每夜宿夫人宫中。这样夜以继日地伐之不休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倒坏的，何况穆宗是多病之躯，早已支撑不住，神色败坏起来。郭太后看了十分心痛；想起宪宗在日，服方士丹药，一时颇能见效。如今眼见这位穆宗精力不济，死在眼前了，便没奈何，令方士修炼丹药，与穆宗服下。无奈穆宗此时真阳已涸，元气愈亏。看着大变即在目前，郭太后便下谕命太子监国。

这时太子年只有十六岁，性情又十分痴呆，内侍们便请郭太后临朝，郭太后大怒，斥退内侍，厉声说道：“尔等欲我为武后耶？”谁知那穆宗皇帝正在这时候，一病而崩，宫中顿时慌乱起来。国太舅郭钊，受穆宗顾命，欲扶太子湛为皇帝。谁知四处寻觅，却不见这个太子，直寻到西偏殿下，那太子正与一个小太监在殿下踢球玩耍。众大臣把太子簇拥着到太极殿东序，即了皇帝位，便是敬宗皇帝。尊帝母王氏为皇太后，封次弟涵为江王，三弟暄为漳王，四弟溶为安王，幼弟澶为颖王。

这敬宗做了皇帝以后，自免不了有许多坐朝的仪式。敬宗因受不了这拘束，往往在朝会的时候，溜下座来，偷偷地跑到中和殿去，找几个小太监和他打球玩耍。见有略具姿色的宫女，便不肯放手，当着众太监的面前，便胡乱奸淫着。此时穆宗的灵柩，尚供奉在太极殿上；敬宗每过梓宫，毫无敬意。常带着一群小太监，在穆宗灵柩前，打着大锣大鼓，大声歌唱。这时李逢吉为丞相，见皇上荒淫无道，他屡次劝谏，敬宗不肯听从。李丞相无法，只得捉住几个小太监斩首，说他犯了大不敬的罪。敬宗见杀了小太监，从此他也不坐朝了，也不出宫来游玩；终日在宫中，只与那班妃嫔宫女们嬉戏淫乐。

一天正追着一个宫女，那宫女却长得十分美丽，只因年纪尚幼，害怕皇帝的淫暴；见皇帝追着她，知道干的不是好事，她也顾不得了，只向那宫门外跑去。这敬宗见了美丽的女孩子，如何肯舍，便也追出宫门来。顶头撞见了那左拾遗官刘栖楚。这刘栖楚是著名的忠直之臣，见了这样子，不觉大怒，随举手中牙笏，向那宫女面门上打去，只听得啊唷一声，那宫女被打破了脑门，倒地死了。慌得刘栖楚跪倒在地，连连叩头，口称：“臣罪万死！”可怜刘栖楚额上直碰出血来，响声直闻殿角。只听他一面叩着头，口中奏道：“陛下年富力强，今在嗣位之初，正当宵旰勤劳，以问政事。今陛下迷于声色，日晏方起，梓宫在殓，鼓吹不休，陛下之令闻未彰，而恶声已远布。如此荒淫，福祚不长。今臣请碎首阶前，以谢旷职之罪！”说着，又叩头不已。敬宗厌听刘栖楚的话，便令左右太监扶刘拾遗出宫去。

当时又有大臣德裕，献玉屏六幅，屏上写着六箴：一曰，宵衣，是讥讽敬宗坐朝稀晚；二曰，正服，是讥讽敬宗服装怪异；三曰，罢献，是讥讽敬宗贪得物玩；四曰，纳谏，是讥讽敬宗不听忠言；五曰，辨邪，是讥讽敬宗信任奸臣；六曰，防微，是讥讽敬宗轻于出游。敬宗如何肯听这些话，他把玉屏围着众妃嫔，令众美女脱去衣裙，裸着身体，在屏中跳舞。德裕和刘栖楚二人，探听得皇帝如此荒淫，便一齐推脱有病，辞去冠带，回家去了。

那敬宗又欲率领六宫至骊山温汤沐浴，右拾遗张权舆，手捧劝谏表文，跪在紫宸殿下，口呼万岁。那敬宗久不坐朝，紫宸殿上，也无人接受他的表文，可怜这张权舆，不住地叩头号泣，从辰牌时分，直跪到申牌时候，那值殿太监，看他哭得可怜，便替他表文送进宫去。敬宗见表文上满纸都是劝谏不可巡幸的话，又说昔周幽王幸骊山，为犬戎所杀；秦始皇幸骊山，卒至亡国；唐玄宗幸骊山，安禄山作乱；先帝幸骊山，而享年不久。敬宗读罢奏文，仰天大笑道：“骊山有如此的凶恶吗？朕更宜一巡幸！”便大举巡幸骊州，骊山上行宫，因荒废日久，成了野兽狐狸的巢穴；敬宗住在行宫中，狐狸作祟，不得安宁。敬宗大怒，便鞭杀管宫太监十余人，又亲自拿着灯笼，隐身殿角，捉射狐狸。妃嫔一齐劝谏，敬宗不听。

当时宫中妃嫔，有很多与太监们通奸的。内中有一刘克明，长得性情伶俐，皮肤白净。原是太监刘光的养子，因善踢球，敬宗在东宫的时候，刘克明便伴着太子踢球玩耍。到年纪长大，也不曾阉割。此时他在宫中，便暗暗地与美貌宫女通奸；渐渐地胆大起来，又与董淑妃结识上私情。不料事有凑巧，这一夜，敬宗皇帝又在半夜时分，躲身在东偏殿角上，守候着擒捉狐狸。一



个小太监怀中藏着灯笼，正在暗地里静悄悄地守着。忽听得那东廊尽头，有悉索悉索爬抓之声，接着一团黑影，着地滚着，渐渐地走近身来。敬宗皇帝在暗地里觑得亲切，便抽弓搭箭，飏的一矢飞去，接着那边啊唷一声，一个人倒下地来。敬宗皇帝十分诧异，忙抢步上去看时，见倒在地下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宦官刘克明。小太监擎起灯笼，照住他的脸，大声喝问着；那宦官一时慌张，答不出话来。敬宗皇帝见他支吾着，愈加动了疑心，那刘克明才哼着说道：“奴婢打听得万岁爷深夜出宫来，特在暗地里保护着万岁爷的。”那敬宗皇帝原是毫无心计的人，听了刘克明的话，便信以为真，便哈哈大笑。这一笑，把那宿殿的太监，一齐惊起。那敬宗便吩咐众太监，扶着刘克明回房养伤去。

这刘克明自从中了万岁爷这一箭，足足睡在床上，养伤二十多天，不得下床。他和董淑妃伙得正在热烈的时候，如今因受着伤，两地里不能暗去明来，心中万分焦急；他这一把无名火，全中在万岁身上。在敬宗皇帝，早已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；但从来做贼的心虚，刘克明却总疑心万岁爷已经窥破了他的秘密，从此衔恨在心，把个敬宗皇帝当做眼中钉看待。

这刘克明在宫中多年，威权很大。宫中大小太监，全是他的党羽。他病在床上二十多天，那班太监，天天在他榻前开会，秘密商议，举行大逆不道的事体。这时到了严冬，敬宗皇帝，也觉兴倦，回銮长安宫中。兵部尚书余应龙奏称：“有征西大将军苏佐明，班师回京。”敬宗皇帝忽然高兴起来，便传旨当晚在正仪殿赐宴。当时与宴的，除苏佐明、余应龙二人以外，共有二十八个文武大臣；君臣对酌，倍觉开怀。这敬宗皇帝，原是酷好杯中之物的；如今君臣同座，毫无拘束的，便不觉酩酊大醉，顿时呕吐起来，狼藉衣袖。小太监扶着，退回隔室去，更换衣服，众大臣齐坐在筵前守候着。

正在这时候，忽听得隔室中一声惨呼，听去好似皇帝的呼声，吓得众大臣一齐变了脸色；那苏佐明便忍不住了，推案而起。正慌张的时候，忽见殿上的灯火，一齐熄灭了；眼前一片漆黑，众大臣一步也行走不得。隔了半晌，才有小太监把灯火重明起来；回头看时，只见殿屋四周，站满了兵士，肩上掬着雪亮的刀枪。众大臣知道是中了计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开口不得。又隔了半晌，只见那太监刘克明带剑上殿，满脸露着杀气，身后随着一队铁甲军士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

叔恋侄文宗急色 女负男太子殉情

太监刘克明，对众大臣厉声说道：“万岁爷已驾崩了！”一句话，吓得众大臣目定口呆。那苏佐明止不住扑簌簌滚下泪来。余应龙只问得一句：“万岁爷好好的，如何忽然崩了驾？”那刘克明便瞪着双眼，一手按住剑柄，大有拔剑出鞘之势；吓得余应龙忙低下头去，不敢作声儿。这时学士路隋，坐在余应龙左首肩下；刘克明右手仗着剑，腾出左手来，上去一把把路隋揪下席来，喝着小太监叫捧过笔砚来，逼着路学士草遗诏，命传位给绛王悟。因绛王年幼，便令刘克明摄政，尊为尚父。遗诏发出宫去，人人诧异。这明知是刘克明一人闹的鬼，但满朝中尽是宦官的势力，大家也奈何他不得。众文武二十八人入宫赴宴，一齐被刘克明监禁在宫中，不放出来。大家再三向刘克明哀求着，直到敬宗皇帝的尸体收殓完毕，那绛王悟入宫来，在柩前即位，诸事停妥，才把众大臣放去。

这二十八人在宫中，足足关了三天三夜，待放出宫来，独苏佐明一人，十分悲愤，他扮作人模样，混出了京城；又悄悄地召集枢密大臣王守澄、杨承和中尉魏从简、梁守谦一班忠义之臣，秘密商议。由苏佐明率领兵士往涪州迎江王涵，乘城中不备，攻入京师，直至宫中。这时宦官刘克明，竟与董淑妃成双作对，也不把绛王放在眼中；听得宫门外喊杀连天，忙命小太监打听，知道是苏佐明兵士已把宫禁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他便指挥众太监，出至宫门外抵敌。苏佐明出死力攻打。这时宫中有左右神策飞龙兵帮助守住宫门，实是不易攻打。余应龙扶住江王，令兵士高声齐呼：“有真天子在此！快开宫门！”那宫中神策兵听得了，忽然自相残杀起来。苏佐明兵士，乘势杀入；那神策飞龙兵见了江王，便齐呼万岁。转过身来，便帮着杀太监死党。苏佐明眼快，在人丛中看见刘克明抱着一位小王，东西乱窜。苏佐明站在高处，觑的亲切，便在冷地里发过一箭去，那刘克明应弦而倒。众人一拥上去，举刀乱砍，顿时剁成肉泥，可怜那绛王悟，也和刘克明陈尸在一处。众太监见刘克明已死，便和鸟兽一般，四散奔逃。江王入宫，见了绛王的尸首，兄弟之情，免不了抚尸一哭。

众大臣奉着江王，在凝禧殿即皇帝位，称作文宗。文宗是穆宗皇帝的次子，母后萧氏，尊为皇太后。第二天，宫中发出一道圣旨来，命宫女非有职事者，一律放出宫去，共有三千多宫女，又放去五坊的鹰犬，罢田猎之事，更裁去教坊总监，闲职太监，共有一千二百余人。这一年大熟，文宗命司农收藏五谷，以备荒年。文宗天性俭朴，在宫中布衣麦饭，见有文绣雕镂的器物，便命撤去，藏入府库。此时太极殿久不坐朝，两墀下草长，几及人肩，文宗命割除。从此每逢单日，便坐朝听政。众大臣奏事，至日午，还不退朝；因为从前敬宗皇帝在日，每月坐朝只一二日，百官公事积压日多，文宗一一查问，不觉日长。

此时刘克明的死党，都已搜杀尽绝。只有中监仇士良，原是文宗最亲信的人。他在江王藩府中，已服侍文宗多年，如今奉文宗入宫，因当时保护圣驾的功劳，文宗便另眼看觑着他。谁知小人得志，便顿时跋扈起来。仇士良在宫中，暗结党羽，把持朝政，凡有朝命出入，都是仇士良一人从中操纵着。如加一官晋一爵，仇士良都要向那官员索取孝敬，千金万金不等。这位文宗皇帝，却又出奇地信任仇太监，每日坐朝，遇有疑难不决的事，便问士良。这仇太监，原也很有口才，他便当殿代万岁爷宣布旨意。日子渐久，满朝政事，都听仇士良一人的号令；慢慢的太阿倒

藏



持，每天朝堂上，只听得仇士良一人说话的声音。遇有臣下奏请，仇士良便代皇帝下旨，处断国家大事。那文宗高坐在龙椅上，好似木偶一般，心中甚是气愤。但仇士良党羽已成。文宗在宫中，一举一动，都被太监钳掣住了，举动不得自由。文宗到此时，也便心灰意懒，无志于国事，渐渐地也不坐朝了，所有的内外大事，都操在仇士良一人手中，顿时招权纳贿，大弄起来。文宗终日在宫中闲着无事，便和一班妃嫔们厮缠着，渐渐地沉迷色欲。

那时文宗最宠爱的是纪昭容，长得容貌端丽，性情贤淑，文宗常去临幸。但这纪昭容房屋中，忽然有一对姊妹花发现，讲她的姿色，比芙蓉还艳，讲她的肌肤，比霜雪还白，行动婉转，腰肢袅娜，他姊妹每见文宗驾到，便和惊鸿一瞥般转身遁去。天下的美人，最好是不得细看；模模糊糊，好似雾里看花，越是看不清楚，越是爱看，越是爱又越是想。这时文宗眼花缭乱，心旌动摇，越是心中想得厉害，越是口中不敢问得。只因纪昭容妒念甚重，文宗宠爱着纪昭容，也不愿兜这闲气。但美色谁人不爱，文宗越是口中不说，越是心中奇想。

从来说的，天从人愿。这一天，文宗独自在御园中闲走，慢慢地走到万花深处，一瞥眼从叶底露出一双美丽的容貌来。文宗认得，便是在纪昭容屋中遇到的一双姊妹花，如今不怕她飞上天去了。文宗到了这时，也忘了自己是天子之尊，便满脸着笑容，迎上前去。那姊妹二人见避无可避，只得拜倒在地，娇呼万岁。这和出谷新莺似的娇声，听在文宗耳中，万分欢喜，当时也不暇问话，便伸过手去，一手拉住一个，慢慢地踱出来。就近转入延晖宫，一夜临幸了她姊妹二人。初入温柔，深怜热爱，一连十多天不出宫来。那纪昭容打听得万岁爷有了新宠，心中虽万分悲怨，但却也不敢去惊动圣驾。

直到第二十天，还不见万岁爷出延晖宫来，纪昭容满肚子醋气，再也挨不住了，便借着叩问圣安为由，闯进宫去，打算看看万岁爷的新宠，究竟是怎么一个美人儿。谁知不看时便也糊里糊涂地过去，待到一见面，却把个纪昭容急得忙跪下地去，连连叩头说道：“万岁爷错了！万岁爷错了！”文宗听了，也便怔怔的。那姊妹二人听了纪昭容的话，也一齐羞得粉面红晕，低垂双颈。纪昭容又说道：“万岁可知这两个新宠是万岁爷的什么人？她姊妹二人，原是万岁爷的侄女呢！”文宗听了，不觉直跳起来。忙问：“是什么人的女儿，却是朕的女侄？”纪昭容奏道：“她姊妹二人，原来是李孝本的女儿。”文宗听说是他哥哥湘王李孝本的女儿，便急得在屋子里乱转，嘴里连说：“糟了！糟了！”纪昭容又接着说道：“她姊妹二人，是新出阁的，嫁与段右军为妻室。只因平日和贱妾最是性情相投，因此常常进宫来起坐，不想给万岁爷看上了眼，如今这事却如何打发她姊妹二人？”文宗一眼见她姊妹二人，娇啼婉转倍觉娇艳，他心中万分爱怜。当时心中一横，便把双脚一顿，说道：“这事木已成舟，如今一不作二不休，朕也顾不得什么侄女不侄女！她姊妹二人，朕如今爱定了，明日朕便当下旨册立她姊妹为昭仪，拼在宫中另选两个美貌的赏给段右军罢了。”纪昭容听说万岁爷欲册立自己的侄女做昭仪，这乱伦的事如何使得，忙磕头苦劝。无奈这时文宗被美色迷住了，如何省得这伦常的大义。第二天，竟发下谕旨去，立她姊妹为昭仪。满朝大臣，不觉大哗，有拾遗魏瓘上疏道：

“数月以来，教坊选试以百数，庄宅收市犹未已；又召李孝木女，不避宗姓，大兴物议，臣窃惜之！”

文宗读此奏章，不觉自惭，便亲笔批在表文后面道：

“朕广选女子，原欲以赐诸王；只怜孝本孤露，故收养其女于宫中，并无册立之事。”

把这乱伦的秽德，轻轻抹去，那魏瓘却也无话可说了。文宗又怕这劝谏之事一开了端，大臣们纷纷都要上奏章劝谏，便又假装做有道德的模样。当时有起居舍人，专记皇帝平日起居；文宗便向

舍人要那起居注查看。舍人奏道：“起居注专记人主善恶，是儆戒人主的意思；陛下只须力行善政，不必观注。帝王若自读注记，则从此舍人不敢直书帝王之善恶，他日不能取信于后人。”

魏暉又请早立太子，文宗每日游玩，必令长子永随侍左右。那王子永，已是二十岁年纪，长得长身玉立，自幼便爱踢球骑马；待年纪慢慢长大，自有一班大臣子弟，陪着他在外面斗鸡走狗，渐渐地在娼家出入，行动十分放浪。他又仗着自己容貌长得漂亮，每遇王公大臣家中私宴，他便闯席进去；见有内室美眷，他便施展手段，百般勾引，竟有许多闺秀命妇，因贪他富贵，又爱他年少貌美，私地里和王子永偷香送暖，给她丈夫暗暗地戴上绿头巾的。他这性情，便合上了他父皇的脾胃；因此文宗在宫中，每有宴乐，便召王子永随侍在左右。王子永当着父皇跟前，与宫女们调笑无忌。

那时有一位杨贤妃，原是文宗最近在教坊中挑选进宫去临幸的；只因这女子生成美丽的容颜，活泼的性情，文宗得了她，又是出奇的宠爱她。谁知事有凑巧，从前王子永在教坊出入，原和杨贤妃结下一段深情。两人海誓山盟，只因王子永是当今的长王子，将来有做太子的希望，若娶了一个妓女去做妃子，只怕招惹物议，因此两边延宕着。却不知哪里一个大臣，要讨皇帝的好儿，把这杨贤妃长得如何美貌，传在太子耳中。这文宗正在爱好色欲的时候，如何肯轻轻放过，便立刻打发宫监去把杨贤妃娶进宫来。居然一见钟情，一宵雨露，便册立为杨贤妃。满朝大臣，迎合万岁爷的心意，纷纷上表进贺。四方官员，又进献脂粉珠玉。文宗要得杨贤妃的欢心，便在熙春殿上，大排筵宴，赐群臣饮酒。酒罢，退至后宫，又传各王子各公主拜见贤妃，尊以母礼。第一个是王子永，他不行礼也还罢了，待进宫去行礼，一抬头见坐在上面的新妃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和他在枕上花开并蒂海誓山盟的意中人。他心中一酸，如何能不气？但当着父皇跟前，却不得不拜倒在他意中人的石榴裙下。拜罢起来，一肚子肮脏气，便觉按捺不住，便立刻退出宫。回至府中，一时无处发泄，便把自己书室中陈列着的文具珍宝，打成雪片模样，把合府中上下的人，惊得个个目定口呆。

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报说父皇册旨下来；王子永纳住气愤，忙排香案接旨。中官宣读诏旨，原来是册立长子永为皇太子。一班趋炎附势的大臣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忙又纷纷齐集在太子府中贺喜。三日三夜的笙歌宴饮，险些不曾把这一座府第闹翻。举行过庆贺以后，照例太子迁入东宫去居住；又派了一群东宫的官员，天天陪着太子饮酒游乐。这太子虽天天和一班近臣太监们游玩着，但他每一念起那意中人，不觉心中如捣。这时东宫离杨贤妃的凝晖宫，近在咫尺。他每日清早在楼头眺望，只见烟树迷濛，封住了凝晖宫的屋顶。太子见屋怀人，常常叹息。

有一天，这太子觑人不留意的时候，便一个人悄悄地溜进凝晖宫去。这时正值黄昏月上，那宫廷廊下，映着红绿的灯光照在院子里，十分暗淡。太子隐身在灯光后面候着，半晌半晌，果然见杨贤妃扶着一个小宫侍，慢慢地步出廊下来，倚定栏杆，望着月儿。太子因心中想念多时，意中人骤然相见，他心中如何忍耐得住？便也顾不得避宫侍的耳目，急耸身出去，伸着两手，攀住杨贤妃的肩头，只说得一句：“害我想得好苦呀！”那杨贤妃大吃一惊，立时玉容失色，不觉双眉紧蹙，娇声咤道：“有贼！”那太子见不是路，怕惊动宫中侍卫出来，不好意思，便急急转身遁回东宫去。此时杨贤妃攀上高枝儿，早已不拿这太子放在心眼中了。如今太子当着宫侍面前，做出这轻薄样儿来，这杨贤妃心中又气又羞，她又怕落在宫侍眼中，口没遮拦，把太子的轻薄样儿，在人前说出来，传给万岁爷知道了，疑心自己和太子有什么暧昧事体，保不住失去了皇帝的宠爱。因此杨贤妃便打了一个狠毒的主意，索性先发制人，在文宗皇帝跟前，日夜说着太子的坏话。这文宗皇帝正宠爱杨贤妃头里，听说太子胆敢调戏贤妃，便立刻要传旨，废去太子名位，发交刑部看管。这消息传在太子的耳中，知道大祸即在目前；他心中又悲伤，又恐慌，一个人闭上屋子，在室中绕行着，踟躕通宵，他愈想愈害怕，便悄悄地在室中自刎而死。

第二天东宫侍臣奏与万岁知道，万岁爷勃然大怒，把所有东宫近臣，一齐收了监。这消息传至杨贤妃耳中，这时杨贤妃正伴着一位少年王爷在密室中谈心。这王爷便是文宗皇帝的弟弟溶，现封为安王；在诸位王爷中，面貌长得最美，因此杨贤妃入宫之初，一眼便看中了，他二人早晚

藏



秘密来往着。如今杨贤妃听说太子已死，她乘万岁爷夜间临幸的时候，便在枕席之间，替安王进言，请万岁爷立安王为太子。那安王原也神通广大，他用黄金买通了宫中太监，第二天那宦官仇士良为首，率领一班总管太监，一起有二十多个人，去见万岁爷，奏称愿请立安王为太子。说话的时候，其势汹汹，声色俱厉。文宗是一向害怕宦官的威权，如今见他们众口一辞，欲立安王为太子；心中明知道安王与他们结了同党，他当面也不敢说破，只推说立储是国家大事，须与宰相商量。

次日，文宗皇帝召左丞相李珣至密室中，告以宦官欲立安王之事；李珣力言不可。文宗叹着气说道：“朕如今身心受制于宦官，岂有朕的说话吗？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李珣也伏地流涕，奏道：“老臣必有以报陛下！”他匆匆退出宫来，便在相府中，召集了众文武大臣，秘密商议。众意欲立敬宗少子成美为太子，只怕宫中宦官不愿意，便联合众文武大臣，在奏本上具名，共有五百多人，一体入奏，请立成美为太子。这成美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少年，文宗见有许多大臣具着名，便也胆大起来，便是仇士良一班太监，见有许多外臣扶助成美，便也不敢有什么反抗的话。文宗才得大胆下着圣旨，册立成美为皇太子。

文宗在宫中，时时受宦官的气恼，心中郁郁不乐；从来说的，忧能伤人，文宗心中郁积日久，便一病不起。文宗在病中，欲传命太子监国。这时宫中密布仇士良的心腹，见皇帝寝宫中传出密旨来，早被仇士良派心腹侍卫，在半途中劫去。仇士良一人的主意，便私改诏书，立皇弟澧为太弟，命太弟监国。次日，文宗驾崩，那太子成美，得了消息，便欲至寝宫哭送；走到寝宫门外，忽然跳出四个方士来，不由分说，擒住太子，送至密室中，活活的被太弟用麻绳缢死。这太弟见太子已死，便胆大放心地自立为皇帝，坐朝听政，称为武宗皇帝。

这武宗皇帝，却是精明强干的；他是用阴谋强力把这皇位霸占过来，只怕内外人心不服，便用威力整顿朝纲。所有从前文宗时候堕落的大权，在武宗手中，一朝统统收复过来。那中尉仇士良，自己仗有扶立之功，每值朝会，便高视阔步，叱咤百官。武宗心中含怒已久，当时因宫中太监，俱是仇士良的同党，不便下手。武宗便多与内侍金帛，使他叛离士良，都归心于皇帝。仇士良渐渐地觉得势孤，便告老回家。当时便有许多太监，在士良府中饮酒饯别，士良对众内官说道：“诸位皆欲在宫中立权威，第不可令天子过于精察；常宜引导奢靡，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异，无暇更及他事。然后吾辈可以得志，慎勿使天子亲近儒生，彼知读书，即知前代兴亡，且知忧惧，则吾辈无所用其权矣！”几句话，说得众人点头叹服。因此仇士良去后，宫中太监，又朋比为奸起来。

那时武宗明察内外，众内侍无所用其技，武宗皇帝又别无嗜好，众太监又无法使天子昏惰。武宗平日，惟爱杯中物，常常饮酒至醉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

夺美妾武宗下辣手 报宿恨郑后行残心

众太监听了仇士良的话，便又结合私党，背着武宗皇帝，在暗地里做招权纳贿的勾当。但武宗却是一位英明之主，朝廷政事，不论大小，都是亲自管理。那太监便是要在暗地里舞弊，也是无可下手。因此太监们在背地里商议，欲探听万岁爷有什么嗜好，便设法投其所好，使万岁爷昏迷在这嗜好之中，便也无暇顾及国家的政事了。后来打听得万岁爷酷好杯中之物，众太监便设法去搜罗各处的名酒。武宗爱酒的名儿，传至四方，便有那幽州刺史官苏允中来凑趣儿。他献上十二坛名酒，又献一个劝酒的美人儿，一齐送进宫去。

那劝酒美人，原是扬州的娼妓，名小翠的。她不但容貌美丽，更是善于劝酒。每当华筵初张，小翠儿便顿着娇喉，唱《酒中八仙歌》。每唱一阙，便劝酒一巡。座中的宾客，既贪她的美色，又爱她的娇喉，便不觉举杯痛饮。那小翠又藏着满肚子新奇酒令儿，屋中十景架上，又满排列着片筹玉筒。每一筒便是一种酒令，又风雅，又香艳。牙筹上雕着艳雅的词句，人见了便是不能饮酒的，也由不得鼓动兴趣，强饮几杯，凑凑趣儿。因此一班文人雅士，达官富商，都拥挤在小翠儿的妆阁中，盘桓不忍去。那小翠儿的名气，一天大似一天。便有那官府大员，常常把她唤进府去，陪伴饮酒。十天八天，不放她出来。从此小翠儿也不把那班文人商贾，放在眼中，专一巴结达官贵人。每一次坐着香车出行，前呼后拥，招摇过市。如今她索性巴结上了皇帝。武宗虽是一个英明之主，但见了这个如花一般的美人儿，又能歌唱，又能说笑，不由得把这万岁爷的神魂儿迷住了。当时宫中太监，见把这一位英明的万岁也捉弄倒了，便大家趁万岁他昏迷的时候，在暗地里招权纳贿。那武宗得了这个小翠儿，每日伴着在绛云轩饮酒听歌，猜拳行令。把个英明天子，灌得酒醉如泥。当时有一位节度使杜惊，看万岁如此沉迷不醒，便上了一道奏章，力劝皇上须励精图治。此时武宗皇帝因饮酒过量，伤害肺腑，卧病不起，心中深自悔恨，不该好色贪酒。如今读了杜惊这本奏章，心中万分悲伤！依着床头，不住地流泪！无奈肺病一天沉重一天，挣扎到冬天时候，便晏了驾。

这时宫中太监的威权，一天大似一天，在武宗皇帝病势危急的时候，便在宫中秘密会议，欲立太叔光王忱为太子。说起这光王忱，当初也有一段风流故事，留传在宫廷间。这光王忱是武宗皇帝的弟弟，宪宗皇帝的少子。光王的母亲郑氏，原是当初丞相李□的姬人。李□和宪宗，自幼在东宫，原打伙得很是相投的。有时宪宗还在李□家中游玩，自朝至暮，十分快乐！也忘了回东宫去，便留住在李□府中。那李□的内眷，妻妾子女们，也都和宪宗谈笑无忌。内中惟有爱姬郑氏，长得更是美艳出众，尤其是善于烹调。恰巧这位宪宗皇帝，又是讲究饮食的。如今在李□家中，尝了美味的酒菜。那李□也要讨好宪宗，便令这爱妾郑氏，出堂拜见。谁知他二人真是前世的冤孽，一见了面，便各自生了心。宪宗从此更是在李□家中走得勤。但此后的来往，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从前宪宗到李□家去，总是觑着李□在家的时候，两人吃喝游玩着，大说大笑，十分亲热。自从宪宗心中有了郑氏以后，便觑着李□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地走去，和郑氏私会。他是一位东宫太子，又是将来的皇帝，有谁敢去管他的闲事。每次宪宗到李□家中去，便和郑氏在花园中，尽情旖旎，彻胆风流。后来也被李□亲自冲破过几次，李□心中虽觉得酸溜溜儿似的，万分难受。但总不肯因儿女之好，坏了君臣的义气；因此李□便忍了心头的痛，索性向宪宗说明，

藏



把这个爱姬奉赠与宪宗。

宪宗大喜，把这郑氏娶进宫去，不上半年工夫，便生下这光王忱。待宪宗即位以后，因宠爱郑氏，也便宠爱这位光王。无奈这光王，因他母亲在惊恐羞耻时所生的，自幼便有几分呆气。又是生性十分残刻，宫中诸王子，都不和光王亲爱，在背地里说他是私生子。宪宗见他不理于众口，只得立文宗为太子。这光王见自己不能得势便也在宫中安分静守。直守了十多年，忽然又得时起来。原来光王平日在宫中，与一班太监甚是联络。宫中太监，都称他作太叔。在武宗时候，太叔的权势很大。在宫中人人尊敬他；因此一班太监，都要仗着太叔的势力，植党营私。那太叔也渐渐地起了野心。更有他母亲郑太妃，在一旁竭力撺掇着各太监，拥戴光王。又许各太监将来事成以后，给他许多好处。那太监们在宫中密议，联合外面大臣，矫皇帝诏旨，说皇子年幼，立光王为皇太叔，权当军国政事。待武宗晏驾以后，太叔居然高坐朝堂，裁决庶事。所理国事，都井井有条，文武百官十分信服！

当时宰相李德裕，便奏请皇太叔自为天子，号称宣宗。谁知宣宗一朝登位，却甚是精明，处事又苛刻少恩，所有旧日用事的几个太监，都被宣宗假着事故，一齐裁撤。待外臣也颇少恩德。因此弄得内外怨恨！当时宣宗因自身贵为天子，便尊生母郑氏为皇太后。又怕李□在朝，把宪宗旧日的私情，漏泄出来，有关他母子的颜面，便硬说李□有大逆之罪，拿他家族尽行斩首。

武宗在日，原有一位得宠的王才人，长得美秀玲珑。武宗生平最是钟爱。这王才人原是穆宗时代选进宫去的，那时年只十三岁，已是擅长歌舞。十四岁时，模样儿长得愈是苗条。武宗为太子时，见了已十分爱悦！穆宗便拿她赏与太子。武宗登位，原欲册王氏为皇后，只因她出身微贱，又不生子息，丞相李德裕，竭力劝谏，说怕貽天下人讥笑。但是这王才人，却实在长得令人可爱。你道是怎样一个可爱的模样？原来她不但眉眼俊美，却又体格苗条，肌肤白腻，姿态翩跹。最可爱的，她和武宗一般地披着甲冑，戎装跨马，在西山下围猎，和武宗立马并肩，远望去好似一对璧人，刚健婀娜，十分动人。原来武宗也长得白皙肌肤，颇长身材。如今武宗欲册立她为皇后，被大臣谏阻，没奈何只得暂屈王氏为才人，宫中均呼为王才人。这王才人在宫中，直至武宗崩驾，宠幸不曾稍衰。王才人不但容貌美丽，却又心性灵敏，凡是皇帝的嗜好，王才人无不先意承志。武宗看了，爱也爱不过来。从来爱美人的，总不免在床第之间，多用些工夫。因此武宗的身体，渐渐的淘虚了。

当时武宗最信道教，却又痛恶佛法，令京师东都，只许留佛寺两所。每寺留僧三十人，各道亦只许留寺院一所，余皆毁废，僧尼勒令还俗，田产没入官中，寺院木材，改造作公廨驿舍，所有铜像钟磬，一律熔化，改铸制钱；共计毁去寺院四千六百余区，闲庵冷庙，四余座；勒令还俗的尼僧，共有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没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。从来排佛的帝王，共有三人；一是魏太武，二是周武帝，三是唐武宗，佛家称为三武之祸。武宗既力排佛教，便专信道教。在即位的初年，便宣召方士赵归真入宫，传授符箓之术，拜为道门教授先生。便在西安宫外，建一座望仙观，供养教授先生。武宗每日朝罢，便至观中听讲法典，十分地诚敬。那归真趁此广引徒党，又迎合意旨，为皇帝修合快乐仙丹，不老神药。武宗服下，陡觉精神倍长，春兴甚浓，自暮达旦，采战不休。武宗只顾得王才人欢心，便也不念伤害身体，渐渐的容颜憔悴，形体枯瘦。这王才人也曾几次劝谏万岁爷，以少服丹药为是。无奈武宗只图眼前的快乐，也不暇念及将来的惨痛。果然挨到会昌六年，武宗竟一病不起，在弥留的时候，只有王才人一人侍立榻旁。此时武宗已不能说话，便用手指着王才人，两目瞪着，注视不瞬。王才人知道万岁爷舍她不下的意思，便忙拜倒在御榻下，一面拭着泪奏道：“陛下千秋万岁后，妾愿相从地下。”一句话才说完，那武宗便咽了气。

那时宣宗即位，久已打听得王才人的美貌。那王才人正哭倒在龙床前，宣宗已传旨下来，宣召王才人晋见。那王才人知道新皇帝不怀好意，便推说入室更衣去。她退入寝室，紧闭双扉，急急解下衣带，自缢而死。宣宗十分悼惜！便下旨追封王才人为贤妃，出殡之日，宫中妃嫔，念她在日时待人的好处，又可惜她的美貌，便一齐哭送。尤其是宣宗，见死了一个美人儿，便终日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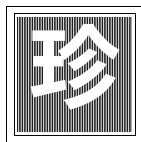
吁短叹，闷闷不乐！那皇太后郑氏，原是疼爱皇帝的，见万岁爷因想念美人，闹得废寝忘餐，便替他在后宫中，挑选了十个美貌的娇娃，一任宣宗临幸。那宣宗眼前有了美人，便也解了心中烦闷。

这时宫中大权，全操在皇太后郑氏一人手中。但郑太后入宫之初，便和太皇太后郭氏，结下了生死之仇。你道为什么？原来那太皇太后郭氏，安居兴庆宫，颐养多年，历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四朝，都十分尊重这位太皇太后。直到宣宗即位，他与太皇太后原有母子之义。但只因宣宗是郑氏所出，郑氏在当初和郭氏，一个是母后，一个却是偷偷摸摸来的。妇人的妒念，是有生俱来的。那郑氏得了皇帝宠幸，自不免恃宠而骄，在郭皇后跟前，常有失礼的去处。这郭皇后是郭子仪的孙女，诗礼之家，最重名节。她见了郑氏轻狂的样儿，如何容得。从来母后有统率六宫之权，郭氏便瞒着宪宗的耳目，把一腔怨恨，尽发泄在郑氏身上。郑氏也自知来路不正，便也只得挨打受骂，过着日子。此次母以子贵，郑氏得为太后，所有从前对于郭氏的宿怨，便要乘机报复。

宣宗此时，也欲为生母吐气，对着这太皇太后郭氏，便十分失礼。郑氏又唆使宫中太监，造作谣言，说宪宗的暴崩，是太皇太后在暗中下的毒药。顿时沸沸扬扬，把这个话传遍了宫廷。传在宣宗耳朵里，怎的不悲愤；他便指使兴庆宫监，断绝太皇太后的饮食。那郭氏是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了，一身养尊处优，从未遭人欺凌，如今忽遭此变，叫她如何禁受得起。她悲愁交集，终日泪洗面。当时那宫中的太监宫女，都走尽了，只留下太皇太后，孤苦零丁，一人闷坐在宫中。有一个老侍女，原是服侍太皇太后二十多年了，为人甚是忠心，宫中宫女都走尽了，独有这老宫女忍着饥饿，不肯离开。太皇太后几次令她出宫去，那宫女说：“奴婢愿侍奉太皇太后至死。”太皇太后一夜睡至三更时分，心中万分悲凉，见窗外明月如昼，便悄悄地起来，登着勤政楼眺望一会，不觉悲从中来，心中一阵辛酸！她也顾不得了，便一耸身，向楼下跳去。那上身正探出窗外，后面老宫女，早已伸手上去，拦腰抱住。太皇太后回进屋子去，便抱头痛哭，到天色将明，忽然暴崩。因此宫中谣说：“太皇太后是服毒自尽的。”宣宗余怒未息，不愿使太皇太后明葬宪宗，竟葬之景陵外园。有太常官王崑上奏，请合葬明庙，宣宗不许。王崑再上疏说道：“太皇太后系汾阳王孙女，事宪宗为妇，身历五朝，母仪天下，万不可废正嫡大礼。”宣宗不理，贬王崑为句容令。

宣宗除对太皇太后失德以外，对于朝政，却能励精图治，教训子女，又能守礼。宣宗虽孝养郑氏太后，但太后之弟光，因出身低贱，举动粗陋，原出镇河中。宣宗常得到谏议大夫弹劾他的奏本，便把他召回京师，拜为右羽林统军，不再令他治理百姓。郑太后屡在宣宗跟前，说光家贫。宣宗便赐他黄金千两，又常常赐他珍宝玉帛，但始终不给他好官做。又有宣宗长女万寿公主，下嫁起居郎郑颢。天子嫁女，向例用银叶装点车辆，宣宗命易银为铜，以示天子的俭德。公主临嫁的时候，宣宗面训她要谨守妇道，不得轻视夫族，干预朝事。郑颢忽得了危险的症候，宣宗特派中使，到驸马府中去探视。中使回宫，宣宗问我家公主何在？中使答称在慈恩寺中观戏。宣宗大怒道：“朕家女儿，何得如此骄放，怪道士大夫家，每不欲与朕家联婚。”立刻令中使至慈恩寺，召公主回宫，面责道：“小郎有病，汝应不离左右，侍奉汤药，何得自去观戏。且入寺观戏，亦非妇道。”公主谢罪而出。从此贵族都不敢放肆，谨守礼法。

宣宗次女永福公主，面貌美丽，原拟下嫁于琮。一日永福公主伴宣宗食，适不合意，公主便娇声叱咤，把匕箸一齐折断。宣宗勃然大怒道：“如此情性，尚可为士大夫妻耶？”便改以四女广德公主，下嫁为琮妻。当时公主县主，甚是不守妇道，在婿家任意出游。间有驸马身死，公主便入宫另嫁。宣宗便下诏道：“国家教化，始于夫妇，凡公主县主之有知者，已寡不得再嫁。”即此数端，已是难能可贵，当时史官，称宣宗为小太宗。因太宗为唐朝极盛之时，如今宣宗在位，也在太宗时候一般的太平。可惜太平不久，宣宗年至五十，便觉精力衰弱，不知不觉，又犯了从前文宗、武宗的大病，爱服金石丹药。初服尚称有效，延至大中十三年秋季，药性猝发，背上生疽，那精神日见衰败，不久便崩了驾。



宣宗在日，并未立有太子。幸有右军中尉王宗实，竭力主持，立郾王温为嗣皇帝，史称懿宗。谁知这懿宗，因自幼儿在外居住，游荡成性，如今一旦住在宫中，便觉十分拘束。他渐渐地也行为放荡起来，骄奢无度，淫乐不悟，且十分信佛。时时出幸安国寺，赐沉檀讲座二，各高二丈，费钱十数万。又设万人斋，令人民不论男女，入寺饮食。传闻法门寺供养佛骨，便打发中使，香车宝马，往法门寺迎接佛骨。群臣交章劝谏，日有数起，王宗实一奏，最是沉痛，说宪宗因迎佛骨而晏驾，愿陛下谨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竞豪华公主下嫁 贪荒淫天子蒙尘

懿宗皇帝却是一位昏庸之主，他自即位以来，不及三年，在宫中穷极奢侈。内宫又宠爱许多妃嫔，平日起居服用，十分豪华。一衣一饰，动辄千金万金，渐渐弄得国库空虚。此时关东连年水灾旱灾，百姓伤亡，日以千计；懿宗还要穷兵黩武，借着征剿各处盗匪为名，调集军队，征收军粮。那百姓因惧怕军粮，流亡在四方，变而为盗。因此盗匪愈聚愈多，到处打家劫舍。那良民也不得安居，天下骚乱。懿宗在宫中整日和一班妃嫔寻着快乐，外面变乱得不堪收拾，那朝中大臣，也相约不去奏报皇帝。

懿宗生平最宠爱的，便是那郭淑妃。这郭淑妃，原是出身微贱。懿宗在王府中的时候，那郭氏的母亲，在府中充当裁缝妈妈；郭氏也随着她母亲在府中游玩。讲到郭氏的面貌，原也不十分美丽，因她搔首弄姿，善于修饰，看在穆宗眼中，便觉得万分可爱。当时背着人，便在私地里和她勾搭上了。郭氏虽说年纪小，却很知道攀高；她在穆宗跟前，却撒痴撒娇的，甚得穆宗宠爱。后来穆宗做了皇帝，只因偏爱这位郭妃，在位十年之久，还不曾把皇后立定。屡次要郭氏立为皇后，那臣下都说郭氏出身微贱，不能母仪天下。懿宗无法，只得封郭氏为淑妃。郭淑妃生有一女，在婴儿的时候，便封她为同昌公主。这同昌公主面貌长得平庸，且又是一个哑子。但懿宗因她是郭氏所生，便也出奇的宠爱她。平日千依百顺，养成骄惰的习性。一衣一食，十分奢华。到十二岁上，这同昌公主忽然说起话来，她一开口便说道：“今日始得活了。”郭氏和懿宗皇帝听了十分诧异，连连追问她，却只是摇头不说，从此以后这位公主却是娇声说笑歌唱着，引得懿宗更是欢喜，拿各种奇珍异宝哄她快活。

当时有一个韦保衡，原是谏议大夫韦诚的儿子；只因面貌长得俊美，翩翩如玉树临风，年纪比同昌公主长三岁。郭淑妃见了，却是出奇的欢喜。常常把他传唤进宫去，随着郭妃游玩着。这时韦保衡年纪只十八岁，小孩子心性，只知道游玩，原不知道什么男女私情的事体。无奈这郭妃每见了韦保衡，便把左右宫女支使出去，把韦保衡抱在怀中，百般地挑逗着；任你是铁石的心肠，也不由得勾动了春情。一个是中年妇人，一个是少年男子，一个是皇妃，一个是臣子，竟轻轻地犯了一个“奸”字。日子久了，外面沸沸扬扬地传说；郭淑妃要遮掩外人的耳目，便和懿宗皇帝商议，愿将同昌公主下嫁与韦保衡为妻。懿宗皇帝宠爱郭妃，郭妃说的话，无有不听从。谁知同昌公主知道她母亲和韦保衡是有私情的，便不愿意下嫁，这一下，把个郭淑妃急死了。在郭淑妃满心希望把同昌公主嫁与韦保衡，从此韦保衡是她的驸马，她是韦保衡的岳母，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来往了，她二人颇便可以偷续旧欢。不料如今同昌公主竟是不愿，郭淑妃再三劝说着，同昌公主总是不愿。郭淑妃无法可思，便愿把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珍奇玩好，一齐给同昌公主作妆奁。又与懿宗皇帝商量，出内帑五百万缗，赐以公主为嫁产；又在仁寿宫旁，造一座第宅，飞檐画栋，倍极崇宏。屋中窗牖栏榭，俱镶嵌珠玉；平常动用器具，均用金银铸成。那朝中文武官员，见懿宗如此宠爱公主，便大家争献妆奁。内中有一位司空李从仁，便异想天开，用金银铸成一井栏，进赠公主。又有一个吏部官，用金质铸成一药臼，进赠驸马。同昌公主下嫁之日，赐与京师人民，各得彩缎一方，又制线一贯。京师大街，都扎着彩幔；所有公主府中大小器皿，用四万人夫扛抬着，在大街上游行一周；京师人民，万头攒动，把一条大街拥挤得水泄不通。这种豪

藏



奢情形，便是从前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下嫁时，也不及她的。

那韦保衡得了这样一位贵妇人，又有许多钱财，早不觉乐得骨软筋酥。每日除入朝站班以外，便终日陪伴这同昌公主在闺房中说笑游玩，如胶似漆，寸步不离。那郭淑妃也借着探望女儿为名，时时移驾驸马府中，留恋宴饮，深夜不归。母女共一夫婿，京师臣民传为笑话。懿宗也因爱女宠妃，任她自由出入，无法禁止。韦保衡又得岳母妻子吹嘘之力，得迁授翰林学士。咸通十一年，曹确罢相，韦保衡竟得与兵部侍郎于惊，户部侍郎刘瞻，同时入相，掌握机要。从此朝中文武大臣，都与韦驸马交欢，打成一气，内外为奸，一般蝇营狗苟的臣僚，争着趋承伺候。当时人称他为牛头阿旁，是说他阴恶可怕，与鬼相类。

谁知这韦保衡正在得意的时候，忽然同昌公主害起病来了。这病也害得甚是古怪，只见她两目向上，四肢拳屈，口中不住地怪声叫唤着。懿宗立时传唤禁中医官二十余人，入府诊脉。大家都说不知是何症候，束手无策。奄奄数日，这同昌公主便长辞人世了。懿宗失了爱女，心中万分痛悼！那郭淑妃也是悲念不休！懿宗皇帝自制挽歌，交群臣属和。驸马府中供着灵座，懿宗皇帝亲自哭临，令宰相以下，尽往祭吊。又下旨追封同昌公主为卫国公主，令礼部定谥法为文谥二字。

郭淑妃失去了爱女，悲痛之余，便把一口怨气，出在那医官身上。她竟私用皇帝玉玺，矫诏尽捕当时为公主诊脉的医官二十余人，硬说他们误用方药，屈死了公主。那承审的官员，竟不分皂白，把二十余位医官，一律斩首。又搜医官亲族三百余人，尽系之狱中，直至次年正月葬同昌公主，郭妃命从狱中提出医官的亲族三百余人来，一齐用铁索牵住，在公主的柩后匍匐行走，一边鞭打着。那一鞭下去，一条血痕，呼号之声，惨不忍闻。懿宗与郭淑妃并坐延兴门上，公主灵柩从延兴门下经过，皇帝不禁掩面悲啼！郭妃更是哽咽难言！那护丧的仪仗，远远数十里，拿黄金铸成开路神，高有三丈，用二百人抬着，在前面引导。此外所有公主的珍宝服玩，分装成一百二十车，香车宝马，辉煌蔽日。当时有乐工名李可及的，作《叹百年曲》，招民间歌女五百人，各人手执香花，随着丧车，且行且歌。又招舞女五百人，为地衣舞，用杂宝为首饰，彩绸八百匹，系在腰间，且行且舞。舞女经过之处，珠玑满地，任民拾取。贫家拾得一珠，可作三年之粮。所有公主生前服玩等件，悉埋入墓中。

同昌公主死后，韦保衡的宠幸依旧不衰。郭淑妃却不便再至驸马府中住宿，便常常秘密召韦保衡进宫，陪伴着郭淑妃游玩，两人任意调笑，不避耳目。郭淑妃常对懿宗皇帝说道：“妾想念亡女，十分痛心！欲常见女婿之面，见吾婿如见吾女也。”懿宗信以为真。郭妃若不见韦保衡，便愁眉泪眼，郁郁不乐！懿宗见妃子不快，便使中官去驸马府中，把韦保衡宣召进宫来。郭妃一见驸马，便笑逐颜开。那懿宗见郭淑妃快乐，他也快乐了。从此韦保衡的权力，更比往日强大。

当时有于惊与韦保衡同在相位，韦保衡有意排挤他，便常常在皇帝跟前，毁谤于惊。懿宗听信了韦保衡的话，便把于惊贬为韶州刺史，韦保衡欲取于惊的性命，便募刺客，在半途相候，欲得便下手。这消息传在广德公主耳中，十分惊惶起来！原来这于惊便是广德公主的丈夫，那广德公主又是懿宗的同胞妹妹，如今听说韦保衡欲谋杀她的丈夫，岂有不惊惶之理！当时心生一计，广德公主穿着男子衣冠，扮作于惊模样，端坐在肩舆之中。却令于惊坐在自己的香车中，夫妇二人，沿途谨慎小心地行着。每到一客店，公主便与于惊换榻儿眠。那刺客几次要下手，却找寻不到于惊的所在，于惊才能保全性命，平安到了韶州。

但这韦保衡却为什么要与于惊结下如此的深仇呢？这一半固由于同僚争权，两不相容。一半却因广德公主，撞破了他的秘密。那天广德公主入宫去，朝见懿宗皇帝，退出宫来，经过御园，瞥眼见郭淑妃，正在和那韦保衡，做不端的事体，把个广德公主吓得掩面而走。但郭妃眼快，已看见了她，怕广德公主在懿宗皇帝跟前，多嘴多舌，便唆使韦保衡为先发制人之计，下这个毒手，把于惊夫妇二人，远远地赶到韶州去。从此拔去了眼中之钉。韦保衡和郭妃二人在宫中，撒胆干着风流事体。这时懿宗已抱病在床，韦保衡更是毫无禁忌。

但一对痴男怨女，只知贪恋色欲，谁知宫中的太监，早已在背地里结党营私。为头的便是左

神策中尉刘行深，右神策中尉韩文约，他二人俱是太监出身。所有宫中大小的太监，都听他二人的号令。那懿宗只因宠爱郭淑妃，直到如今，不曾立得皇后，也不曾立得太子。讲到懿宗亲生的儿子却有八人。长子魏王侑，次子凉王健，三子蜀王佶，四子威王侖，五子普王俨，六子吉王保，七子寿王杰，八子睦王倚。全是后宫妃嫔所出，原不分什么嫡庶。若照立嗣以长的理说来，那魏王侑却是懿宗的长子，更该立为太子。只以刘行深、韩文约二人，欲利用幼君，便于专权起见，竟乘懿宗病势昏聩的时候，拥立懿宗第五子普王俨为太子。那普王的母亲王氏，出身也甚是微贱。当时她母子二人，勾结着这两个阉竖。所有禁卫军的兵权，全握在刘、韩二人手中。那郭淑妃一生不曾生得儿子，平日只知道迷恋着一个韦保衡。那王氏在背地里谋划的大事，她却睡在梦中，一点儿也不知道。直至懿宗崩了驾，刘、韩二人，便矫着遗诏，传位普王，在枢前即位，称为僖宗。这僖宗登位之初，便把郭淑妃幽禁起来。一面贬韦保衡为贺州刺史。从来说的人情反复，所有从前趋奉韦保衡的一班官员，如今见韦保衡失了势，便又抢着上奏章弹劾他。那僖宗看了众人的奏章，又降韦保衡为澄迈令，接着又下谕赐他自尽。好好的一个风流俊美的少年，只因贪恋女色，把自己的前程也毁了，性命也送了。这时朝廷大权，全在刘行深、韩文约二人之手。

又有田令孜，却是僖宗皇帝最亲密的人。僖宗即位之初，年纪只十二岁，童心未除，终日在宫中，只和一班小太监游玩追逐，遇有大臣奏议，均交与枢密田令孜处决。令孜原是一个小马坊使，平日读书识字，颇有领悟。僖宗在王府时候，已与令孜朝夕相亲，呼令孜为阿父。待僖宗即位以后，便使令孜入主枢密，平日倚如股肱。那令孜也能取得僖宗的欢心，拣那僖宗爱吃的果实，常亲自入宫进献。把各种奇珍异果，陈列榻前，君臣二人，对坐畅饮。又引宫中小儿数百人，侍奉僖宗，高兴的时候，便与诸儿击鞠抛球，赏赐万钱。皇帝平日服用，十分豪华。再加刘、韩二人，暗中的剥削，早不觉库藏空虚。那田令孜又代为计划，劝僖宗下旨，没收两市商货，统统输入内库，任皇帝使用。那田令孜和刘行深、韩文约三人打通一气，在外面招权纳贿，照银钱的多少，定官位的大小，少主童昏，权奸骄恣，人怨沸腾，天变交作，水旱频仍，饿殍载道，盗贼到处横行。

那时有两个大盗，最是猖獗，劫夺州县，官军不能控御。一个是濮州盗王仙芝；一个是冤句盗黄巢。仙芝与黄巢，都是贩卖私盐为生，出没江湖，横行无忌。黄巢又有一种防身的绝技，他袖藏弹弓，百发百中。性爱豪侠，粗读诗书，屡试进士，不得一第，便与仙芝往来，结成生死之交。仙芝在乾符元年，聚众数千人，揭竿起事。次年得众数万，攻陷濮州、曹州等处，声势十分浩大。那黄巢闻仙芝得利，也纠众响应，剽掠州县，声势更是汹涌。不及一年，黄巢有众数十万人，东西驰突，锐不可当，转眼半壁江山，已入黄巢之手。那黄巢竟杀入潼关，攻破华州，留党目乔铃居守，自率众兵，直趋长安。

僖宗连得警报，十分惊慌！便至南郊求天，默乞神佑。求神毕，回至朝中，再与众大臣会议退贼之计。谁知宣召的诏书，接二连三地发出宫去，却不见有一个大臣进宫来议事。僖宗愈觉慌张！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忽见田令孜慌慌张张，三步并一步地抢进宫来，报说道：“万岁爷，不好了！贼众已杀进长安来了。万岁爷速速准备出巡吧。”僖宗听了这句话，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，连声问道：“这这叫朕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呢？”田令孜大声说道：“陛下还不如幸蜀吧。臣已召集神策兵五百人，准备护驾，请万岁爷赶速后行。”僖宗慌忙回至后宫，只带得平日所最爱幸的妃嫔三、四人，和福、穆、潭、寿四王，踉跄出宫。田令孜在前面领路，五百神策兵，在后面保驾，奔出长安城，向西行去。

京城中失了主脑，军士及坊士人民，一齐拥入府库，盗取金帛，到午后，百官始知车驾西行。有几个稍有良心的，便出城追踪而去。其余多手足无措，不知所为。原来这时黄巢还未入城，进城来的原是凤翔、博野的救兵。如今救兵成了反兵，在京城烧杀劫夺，横行不法。只因当时田令孜，在外招募新兵，所穿的服装，尽是裘马鲜明。恰巧有凤翔、博野的救兵到来，走到渭桥，他见新军如此华丽，众兵士心中十分不服！大声鼓噪道：“此辈有甚功劳，却得如此享用，反叫俺们在外边，挨冻受饿。”大家一拥而上，剥夺新军的衣服，反身出城，为贼兵向导。直至

藏



靠晚，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都，金吾将军张直方，与群臣迎贼灞上。黄巢乘着黄金舆，戎服兜鍪，昂然入宫。徒党全是华帙绣袍，乘着铜舆，随后护卫，骑士数十万，多半是披发执兵，沿途掠夺得辎重财帛，自东京至京师，千里相属。都民夹道聚观。贼众见人民衣衫褴褛，便分给金帛，人民欢呼，称为黄王。黄巢进入春明门，升太极殿，有宫女数千人迎谒。黄巢见有这许多美女，不觉大喜！口中连称天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七回

遭大劫黄巢造反 忌明主季述逼宫

黄巢入宫霸占了僖宗的数千宫女，在他眼中看去，个个是西施王嫱，终日终夜，寻着欢乐！那班趋奉势力的大臣，便今天上一表，明天上一奏，劝黄巢登位称帝。黄巢原也早有这个心，便择了吉日，坐朝称帝，谁知黄巢一坐上龙位，经文武大臣，呼了三声万岁，顿时觉得头晕眼花，手足无措起来。慌得黄巢急急跳下龙位来，不敢再坐。一面派心腹人守住宫廷，自己却出居田令孜宅中，改称将军，申明军律，约束兵士。

过了数日，贼党渐渐放肆，四出骚乱，焚毁都市，杀人满街。见有富贵人家，便逞情搜掠，任意淫戮，黄巢亦不去禁止他。那文武大臣，见黄巢不敢称帝，辜负了他们一片攀龙附凤之心，如何肯甘休。便又大家约着，不断地上劝进表文。便是那黄巢，自从那日坐了一次龙位以后，虽觉心惊胆战，但过后思量，还觉津津有味。他每睡到夜半的时候，便跳起身来，在庭心里走着，心中打着主意。后来他主意决定了，便令手下兵士，捕杀唐家宗族，便是三尺孩提，也不能避免。重复挈眷入宫，受百官朝贺，自称大齐皇帝，即位含元殿，画皂缯为衮衣，击战鼓数百权代音乐，列长剑大刀为卫，大赦天下，改元金统，改年号为“广明”二字，是寓“唐”去“丑口”二字易一“黄”字，当“代唐”之意，立妻曹氏为皇后。从此黄巢专一与唐家官吏为难，凡有不肯降顺他的官员，他便四处搜捕，杀人遍地，便是京师人民，也有大半惨遭杀戮的，弄得人民怨恨不堪。

当时僖宗皇帝，避难在蜀，一面调遣大将程宗楚、唐弘夫二人，统兵直攻京师。京师人民，在城内暗地响应。黄巢闻知官军大至，便也无心守城，即率众向东，出城而去。程、唐二军，自延秋门杀入。谁知官兵一入京师，见街市繁华，便一齐起了异心，到黄昏时候，人民还未安枕，一声叫喊，大家掠取金帛妇女，恣意享乐；市中无赖少年，也混入劫夺。黄巢兵离城不远，打听得官军有变，便又引兵还击，掩入都门。程、唐二将，未曾防备，手下兵士，又四散寻乐去了，一时无法调集，可怜两人相继阵亡。黄巢再入长安，那班附逆的奸臣，齐上黄巢的尊号，称为承天应运后圣睿文宣武皇帝。黄巢自称帝以后，前后共历十年，攻城略地，所向无敌。

后遇陈州刺史赵犇，用强兵守住要路，四面埋伏，专待贼兵到来厮杀。果然贼将孟楷，移兵进攻。赵犇伏兵四起，立斩孟楷。黄巢得了败报，十分愤怒，便合兵十万，围攻陈州，掘壕五重，百道攻扑。犇涕泣劝谕兵士，誓死固守，觑贼稍懈，即引锐卒，开城袭击，杀贼甚多。巢愈愤怒。幸得朱全忠引救兵到来，李克用又引汉蕃兵五万，合攻黄巢。克用追贼至中牟，乘贼渡河之时，逆击中流，杀贼万余人。黄巢渡过汴河，向北遁走。克用穷追不舍，至封邱，杀贼数千；至兖州，又杀贼数千。黄巢手下，只有千人，走保泰山。他自知难免，便对他甥儿林言说道：“我本欲入清君侧，洗濯朝廷。如今事败，我亦无颜见天下人，汝可取我首级，献与天子，保得一生富贵。”林言不忍下手，黄巢急拔佩刀自刎，一时颈子不断，气已垂绝。黄巢只把两眼，望着他甥儿。林言无奈，便把黄巢首级割下，又斩黄巢兄弟妻子首级，并自己首级也割下来。

唐将时溥，送各人首级至行在。僖宗闻报大喜。即御大玄楼受俘，命将黄巢首级，悬在都门。黄巢姬妾数百人，一齐跪在楼下。僖宗在楼上望去，只见个个花容暗淡，玉貌凄惶，不觉动了怜香之念，便传为首几个女子上楼来，当面问道：“汝等皆勋贵女子，世受国恩，如何甘心

藏



从贼，如有委屈之意，可从实奏闻，朕当恕汝已往之过。”在僖宗见那些女子，个个都长得花容月貌，故意说这几句话，原望她们叩首乞怜，便可以借此开恩，收没在后宫，可以慢慢地召幸。谁知那几个女子，却毫无乞怜之态，反侃侃地说道：“狂贼凶悖，国家动数十万众，尚不能立时消灭，竟至宗庙失弃，远迁巴蜀。陛下君临宇宙，抚有万众，尚不能拒一强贼，吾辈弱女子，有何能力抵抗。今吾辈有罪当诛，试问满朝从贼将相，将如何处置？”僖宗听了，不觉老羞成怒，便喝令处斩。可怜数百花容月貌的好女子，到头来难免身首异处。临刑时，那刽子手反觉不忍，先与药酒使之昏迷。那女子且泣且饮，形状十分凄惨！只为首那女子，不饮亦不泣，毅然就刑。

僖宗退入内宫，细思满朝从贼将相，如何处置的话，便立刻下旨，密令神策军监，在京师地方，搜捉从前从贼诸将相，所有亲族，一齐处斩。但那时田令孜自居功高，在朝愈见骄横，每遇朝会，只有令孜一人的说话，却不许天子有所主张。僖宗心中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对着左右流涕。那将士们见令孜如此骄横，人人怨恨。秦宗权便率兵反出长安，劫略外府州县。朱全忠、李克用也纷纷逞兵，国内几无宁日，人人以清君侧为言，扰攘数年，才得大局粗定。僖宗后驾回宫，沿途苍凉满目，触景生悲；及入都城，更觉得铜驼荆棘，狐兔纵横。趋至大内，只有几个老年太监，出来拜谒，所有前时宫女，都失散不知去向。便是懿宗在日最宠爱的郭淑妃，此时也查无下落了。僖宗十分伤感。那田令孜又处处逼迫着僖宗，连行动也不得自由。京兆尹王徽，雇用夫五万人，修治宫廷，整葺城垣，才得粗定。

忽报李克用叛兵又逼近京师，田令孜大惊，也不由分说，立刻要挟僖宗出走凤翔。长安宫室，复为乱兵所毁，荡然无存。李克用见僖宗已出走，便还军河中，上表请皇上还宫，仍乞诛杀令孜。僖宗见表，亦有还宫之意。那田令孜偏又在夜间，引兵入行宫，胁迫着僖宗，转幸兴元，黄门卫士，卫众只数百人。太子少保孔纬，奉太庙神主出京，在中途遇盗，神主尽行抛弃。那宰相萧遘，见令孜劫夺车驾，便令朱玫率兵五千，欲追还圣驾。令孜见后有追兵，又劫僖宗西走，命神策军使王建为清道斩斫使；沿途多系盗贼，王建率长剑手五百人，前驱奋击，才得杀退众贼、开出一条道路来，迤迤前进。看看走至大散岭下，车马不能通行，僖宗便取传国玺，交与王建负着，君臣二人手拉住手，登大散岭。一行人走着山中崎岖小道，甚是迟缓。行到傍晚，忽见朱玫兵马追至，放火焚烧阁道，顿时烟焰薰天，迷住去路；那栈道已焚去丈余，势将摧折。王建肩负僖宗，向烟焰中一跃而过，幸得脱险。夜宿板下，君臣二人搂抱而眠。僖宗头枕着王建膝上，略得休息一夜。至天色微明，王建扶着僖宗，从草际起身，僖宗不觉大哭。哭罢，僖宗即解御袍，赐与王建道：“上有泪痕，留为他日纪念。”至日午，一行人进了大散关，闭关拒住追兵。

朱玫攻城，数日不下，只得退兵。路过遵涂驿，见肃宗玄孙襄王晔，病卧在驿舍中，朱玫即扶之上马，同回凤翔，召集凤翔百官会议。朱玫厉声说道：“我今立李氏一王，敢有异议的，立即斩首。”百官面面相觑，不敢发言。朱玫便奉襄王晔，权监军国事。李玫自任左右神策十军使，次年改立襄王为帝，改元建贞，独揽大权。他部将王行瑜，朱玫原令他带兵五万，进攻大散关的，至此时，行瑜忽然回至长安。朱玫见他擅自回师，不觉大怒！召行瑜入内，朱玫怒目相视，大声喝道：“汝擅自回京，欲造反耶？”行瑜亦厉声答道：“我不造反，特来捕杀反贼。”说至此，便举手一挥，门外拥进一群武士，擒住朱玫，立刻斩首。又杀朱玫同党数百人，又杀死襄王晔。

王行瑜一面迎僖宗返辟凤阳，一面奏请夺田令孜官爵，流为端州令。次年，僖宗又从凤阳回京，人民流亡，城郭已墟。进得宫来，更是满目荒凉，并败垣颓。僖宗连年奔波，受尽恐吓，吃尽辛苦，如今眼见着这凄凉景象，便终日悲伤。从来说的忧能伤人，僖宗入宫的第二日，便已抱病，勉强趋谒太庙，次日疾病大作，卧床不起，不上一个月，竟致不起，群臣入宫商议大事。因僖宗子年幼，便欲立皇弟吉王保为嗣皇帝。独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，杰原是懿宗的第七子，为懿宗后宫王氏所出。僖宗一再出奔，杰随从左右，常得倚重，至是由杨复恭写了寿王名字，趋至僖宗榻前。此时僖宗口已不能言语，只略点首。僖宗当晚驾崩，遗诏命皇太弟杰嗣位。百官率禁军从寿王邸中，迎新皇帝入宫，在柩前即位，称为昭宗。

昭宗体貌雄伟，时露英气，又喜文学，常与文学大臣亲近。每与丞相孔纬说起僖宗威令不

行，朝纲日落，有恢复前烈的意思。立淑妃何氏为皇后，立戒不得宠任宦官。但宦官专权，已历数代，一时积重难返。当时宫中有一宦官刘季述，最是奸险阴恶，数千太监，都是他的同党。如今见昭宗的行为，处处与宦官为难，心中十分愤恨！便与王仲仙，枢密王彦范、薛齐偃等，阴谋推倒昭宗，立太子为嗣皇帝。恰巧昭宗在苑中围猎，多饮了几杯酒，醉意甚浓，回至宫中，天色已是昏暗。一小太监与二三宫女，在殿头捉迷藏，不提防万岁驾到，一个小太监箭也似地跑过来，与昭宗撞个满怀。昭宗大喝一声，那小太监慌得忙爬在地下，不住地叩头。昭宗便拔下佩剑，亲自去砍下太监和宫女的脑袋来，血染袍袖，怒冲冲地跑到皇后宫中，责何皇后约束不严。何皇后也伏地请罪！

谁知昭宗杀死一个小太监，竟惹起宫中数千太监的公怒，到了第二天一清早，那宫中太监，相约不开宫门，尽把六宫锁匙收藏起来。刘季述在外面带领禁兵千人，把两扇宫门，打得应天价响。刘季述亲拔佩刀，劈门而入。那宫中太监，一齐围住刘季述，诉说皇帝杀死小太监的情形。刘季述大怒！立时把在朝的文武大臣唤进宫去，对着众大臣说道：“主上所为如此，岂可复理天下事，废去昏君，另立明主，为社稷计，理之当然！”众大臣均诺诺连声，不敢赞一词。季述又召禁中将士，在殿前列成阵势。枢密王彦范起草立表章，请太子监国，逼着百官皆署名在表章上。将士们大声呼唤，一拥入思政殿。昭宗正在书房，览群臣奏状，见众将士纷纷夺门而入，不觉大惊！刘季述亦佩刀入宫，手持表章，掷与昭宗观看。大声说道：“此非臣等所为，皆南司主张，众情不可遏也。”昭宗见此情形，不觉长叹起立，绕室而行。刘季述到此时，其势不能罢休，便上去扶住昭宗。昭宗怒愤填胸，大声喝骂。季述不作一语，扶皇帝走出书房来，瞥眼见众太监，亦扶着何皇后，从内宫出来。可怜这何皇后，早吓得玉容失色，珠泪交流，当阶推过一辆御辇来。季玉手持佩刀，逼着昭宗皇帝，与皇后同上御辇，后面妃嫔十余人，涕泣相随，直入少阳院中来。季述余怒未息，用刀尖画地，历数皇帝罪恶，亲手锁闭少阳院门；又熔铁灌入锁眼，使不能开，在墙上开一洞，以通饮食。季述转身出外，矫天子诏，迎太子入宫，立为嗣皇帝，奉昭宗为太上皇，何氏为皇太后，加百官爵秩，优赏士卒。季述自为大将军，凡宫人左右，前为昭宗宠信者，一律毙死。可怜昭宗与何皇后二人，被幽禁在少阳院中，写诏与刘季述，欲得钱帛使用，书籍诵读，一概不与。其时天适大寒，嫔御公主，俱无衣裘，号哭之声，直达户外。司天监胡秀林，私取衣被，从墙穴中送入。便有人去报与季述知道，季述命捕胡秀林，用绳子捆绑，送入大将军府中。胡秀林见了季述，大声说道：“中尉幽囚君父，尚欲多杀无辜耶？”季述却也无话可说，令松绑听秀林自去。

刘季述又密遣养子希度至汴中说朱全忠，把唐室江山作为赠品；那崔胤却又致书全忠，使兴兵救驾。朱全忠得了两面书信便踌躇莫决。那副使李振便在一旁进言道：“王室有难，便是助公成就霸业。今公为唐室桓文，安危所系，在公一举。季述阉宦，敢于囚废天子，今不能讨，他日何以号令诸将。如今幼主定位，则他日天下之权，真属刘宦了。”全忠听了这一番话，也恍然大悟，立刻囚住希度。一面特遣心腹人蒋玄晖偷入京师，与崔胤约定。又结合右军都督董彦弼、周承诲一班忠勇将军，说定除夕举事，伏兵安福门外，掩捕逆党。其时天色熹微，鸡声初唱，一贼将王仲先，驰马入朝，至安福门外。当有神策指挥使孙德昭，从暗中突出，麾动将士，一拥上去擒住，趁手一刀，砍作两段。德昭提着人头，径至少阳院门外，叩门大呼道：“逆贼已服诛，请陛下出劳将士。”何皇后在院中，正与昭宗皇帝对坐而泣，骤闻门外呼声，尚不敢信，令小太监隔门问道：“逆贼果诛，首级何在？”德昭令将首级从墙穴中送入。何后与昭宗视之，见果是仲先首级，不觉大喜！其时德昭已破门而入，崔胤从东殿赶来，奉昭宗御长乐门楼，自率百官称贺。同时周承诲亦擒住刘季述、王彦范一班贼首，押至楼下。昭宗见了，不觉眼中冒火，正欲诘问，已被各军士一拥而上，用白梃乱击，打成肉堆。又有薛齐偃，也是季述同党，此时便也投井而死。德昭分兵到四人家宅中去搜捉亲族同党六百余人，一齐斩首。这时宦官奉太子匡在左军，献还传国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藏

珍

第九十八回

杀宦官全忠立威 弑昭帝史太行凶

昭宗既得复位，便赐孙德昭、承海、彦弼三人姓李，德昭充静海节度使，承海充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彦弼充宁远节度使，留住宫中，赐宴十日，始放还家，尽国库所有，赐与他三人平分，时人称为三使相。德昭请定太子的罪，昭宗说：“吾儿年幼无知，被奸人所陷，不足言罪，可仍还居东宫，降为德王。”德昭辞朝回镇，昭宗令兵三千人，充作宿卫，暗地里监督宦官。当时昭宗最亲信的，要算丞相崔胤。崔胤每日在宫中划策，外削藩镇之权，内除宦官之党，弄得内外怨恨。崔胤却暗地结合朱全忠，抵抗德昭。昭宗每日留崔胤在宫议论朝事，至晚不休。昭宗意欲尽诛宦官，崔胤亦在一旁怂恿。那宦官党羽甚众，耳目甚长，便在背地里结成死党，预备抵抗。崔胤先令宫人掌管内事，阴夺宦官事权。宦官中韩全海，对昭宗哭诉崔胤阴谋大逆，又唆使禁军对皇帝喧闹起来，只说崔胤克扣冬衣。昭宗是一个惊弓之鸟，见崔胤威权一天大似一天，深怕养成第二个刘季述，再闹出逼宫的大事来，便撤崔胤为盐铁使。崔胤心怀怨恨，便打发心腹人，秘密送信给朱全忠，令他入清君侧。全忠此时，正取河中晋绛等州，擒斩王珂，复攻下河东沁、泽、潞、辽等州，威振四方。奉皇帝诏，兼任宣武宣义天平护国节度使。既得崔胤私书，便自河中还大梁，刻日发兵。

韩全海亦有人在外面，探得朱全忠欲入清君侧的消息，便急与三使相阴谋劫驾，先奔凤翔行宫。会议时候，独德昭不肯。全海见话已说出，势在必行，无论德昭允否，他却决计先劫车驾，便立刻调动禁兵，分别把守宫禁诸门，所有文书来往，诸人出入，都令禁兵搜查盘诘，当有人去密报与昭宗知道。昭宗听说禁兵已把守宫门，心中顿时慌张起来，忙召谏议大夫韩偓。那韩偓行至彰仪门口，便被守兵拦住，不得通行。当日午时，全海竟令承海、彦弼二人，勒兵登殿，请车驾西幸凤翔。昭宗支吾对付，说是待晚再商，承海暂退。昭宗密书手札，赐与崔胤，札上有数语道：“朕为宗社大计，不得不西幸凤翔，卿等但东行可矣，惆怅！惆怅！”当晚便开延英殿，召全海等议事。三更时候，德昭留下的三千兵士，已直入内库，劫夺宝物，全海见了昭宗，厉声说“速幸凤翔”四字，昭宗不答。全海转身出屋去，竟招呼禁兵，迫送诸王宫人，先往凤翔。昭宗一人坐在殿上，遣中使宣召百官，久待不至。只见全海复带兵登殿，厉声说道：“朱全忠欲入京劫天子，幸洛阳，求禅位，臣等愿奉陛下幸凤翔，一面下诏令诸将勤王。”昭宗见全海说话，声色俱变，急拔佩剑在手，避登乞巧楼。全海如何肯休，便也追至楼上，硬逼着昭宗下楼。昭宗才走至寿春殿，李彦弼便在内院纵火，烟焰四腾。昭宗不得已与后妃诸王百余人，出殿上马，且泣且行，沿途饱受饥寒，不得食宿，奔波一日夜，始到田家畈。李茂贞来迎，始得薄粥一盂，上马再行，同至凤翔城中安息。

朱全忠闻天子已蒙尘在外，便领兵入长安，自充大将军，发号施令。朝中文武，俱皆畏服；一面派康怀贞领兵数千，作为前驱。全忠自统大军，向凤翔进发。两路兵马，直抵凤翔城下，耀武扬威。昭宗令茂贞登城传话，说天子系避灾而来，并非宦官所劫，公勿轻信谗言。全忠在城下应声道：“韩全海勒逼乘舆，我今特来问罪，迎驾回宫。”全海见全忠如此说，便又逼着天子，亲自登城去晓谕全忠，令他退兵。全忠暂不攻城，先去略取邠州，夺得邠宁节度使李继徽的妻子，还至河中，淫乐享用。全忠手下兵马，四处攻城略地，所向无敌。昭宗困守在凤翔城中，天天受

着全海的逼迫。那时全海和崔胤同在一城，彼此渐渐水火不容。昭宗受全海逼迫，罢崔胤相位。崔胤夤夜奔至河中，泣求全忠发兵。全忠又发兵五万，直至凤翔城下，分设五寨，日夜围攻。城中李茂贞出兵应敌，每次败进城去，看看困守过了数十天，凤翔城中食物已尽，时在隆冬，连朝雨雪，不知饿死冻死了几多士兵，城中杀卖人肉犬肉。人肉每斤值钱百文，犬肉值钱五百文。昭宗也每天吃着人肉，又脱卖御衣，及后宫诸王服饰，聊充日用。看看一天难支持一天，城中兵士，多有缒城偷降全忠的。茂贞无法可施，便密谋杀宦官，赎自己的罪恶。在半夜人静的时候，写就书信，缚在箭杆头儿上，射出城外去。书上把劫驾的事体，全归罪在全海身上，请全忠保驾回都。全忠把复信射进城来，信上说道：“举兵至此，原为保护圣驾，公能协力诛奸，尚有何言。”

茂贞便独入行宫，谒见昭宗，请杀韩全海等，与全忠议和。昭宗也甚是欢喜！便密遣殿中侍御使崔构，供奉官郭遵训，赍诏书出城，抚慰全忠，私订和议，约以明年正月为期，尽杀全海私党。到天复三年正月，李茂贞内变起来，阖住宫门，搜捕韩全海，及继昭、彦弼等十六人，一并斩首。昭宗遣后宫赵国夫人，翰林学士韩偓，囊全海等首级出城，前赴全忠营中；且传语道：“向来逼胁车驾，不欲议和，均出若辈所为，今朕已一体加以诛戮，卿可将朕意晓谕众军士，俾申公愤。”全忠拜受诏旨，遣判官李振，奉表入谢。但兵围依然不撤。茂贞疑崔胤从中作梗，请昭宗飞诏召崔胤，令率百官赴行在，崔胤竟迁延不至。诏书连下至六七通，仍不见崔胤到来，再令全忠作书相招。全忠作书崔胤道：“我未识天子，请公速来辨明是非。”崔胤始入城谒见昭宗，请立刻回銮。茂贞无法挽留，只求着何皇后愿将平原公主赐为子妇，何后不愿。昭宗叹道：“但使朕得生还长安，何惜一女。”便将平原公主下嫁与茂贞之子侃为妇，一面启辇出城，幸全忠营。崔胤搜杀扈从宦官七十二人，全忠又密令京兆尹捕杀退休诸阉人，乃留居京中各内侍九十余人。全忠迎圣驾入营，素服谢罪，顿首流涕。昭宗命韩偓扶起全忠，且语且泣道：“宗庙社稷，赖卿再安，朕与宗族赖卿再生，卿真功臣也。”说着，解下自己的玉带来赐与全忠。全忠拜谢，便命兄子朱友伦，统兵保驾先行，自留部兵随后，焚弃诸寨。驾至兴平，崔胤召集百官，迎谒昭宗。

及昭宗回宫，全忠亦至，当即上殿面奏，说宦官兴兵干政，危害社稷，此根不除，祸害未已，请悉罢诸内司事务，统归省寺诸道，监军均召还阙下，昭宗当殿答应。全忠、崔胤二人，退朝出来，即麾动兵士，大索宦官，捕得左右中尉及枢密使等以下数百人，驱至内侍省，悉数斩首，呼号之声，达于内外。又命远方宾客诸中使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概由地方长官，就近捕杀，只留幼弱黄衣三十人，司宫廷洒扫。从此诏命出入，均由宫女赍送，命崔胤总管六军十二卫事。从此崔胤愈加专权自恣，忌害同僚，请令皇子祚为诸道兵马元帅，朱全忠为副元帅。那皇子祚年幼无知，兵权全在全忠掌中。次年加封崔胤为司徒，兼侍中。全忠进爵为梁王，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。全忠留部骑万人，拱卫京师。这年冬日，朱全忠辞行归镇。昭宗亲御延喜楼，赐宴饯别。全忠谢宴后行，百官送至长乐驿，崔胤更远送至灞桥。从此全忠心腹，满布宫禁，他身虽在河中，却无时无刻，不想篡夺唐朝的天下，常常与崔胤秘密通着消息。

崔胤见全忠渐露反迹，便不觉良心发现，外面虽与亲厚，暗中却徐图抵制。但崔胤手下，兵马甚少，便假说防备茂贞，欲招募兵士。这计策被全忠窥破，佯为不知，暗中却令部下的心腹壮士入京，投在崔胤部下，藉便侦察隐情。可笑崔胤却全未知道，每日缮治兵甲，兴高彩烈。恰值宿卫使朱友伦，因击球坠马，重伤身死。全忠疑是崔胤所谋害，便暗使刺客，把友伦击球时的伴侣杀死十余人，又奏请令兄子友谅，代掌宿卫。一面密表昭宗，说崔胤专权乱国，须加严惩。昭宗畏惧全忠威势，不得已罢免崔胤职司，只令他为太子太傅，留住京师。不料友谅竟受全忠唆使，带领长安留守军士，突入崔胤宅第，将崔胤用乱刀砍毙。

昭宗在宫中得了这个消息，便登延喜楼，宣召友谅问话。忽接到全忠表章，请昭宗速速迁都洛阳，免得受制于邠岐。昭宗览罢奏章，正徬徨无主见，那同平章事裴枢，也昂然直入，后面跟随一队禁兵。他见了昭宗，也不行礼，也不说话，只立逼着皇帝下楼，又逼着百官一齐东行，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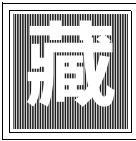
令军士们驱赶着长安士民，搬向洛阳城去。可怜都中人士，沿途号哭，叫骂不绝。车驾才离得长安城，那张廷范已奉了全忠命令，任为御营使，督率兵役，拆毁宫阙和官民房，取得造屋木料，命抛在渭河里，浮水而下。好好一座长安城，顿时成为荒墟。

在洛阳地方，又大兴土木，建造起宫殿来。全忠发两河诸镇丁匠数万人，令张全义治东都，日夜赶造，此时昭宗正行至华州，那夹道人民，齐呼万岁。昭宗在舆中不觉流泪，向道旁人民，凄声说道：“勿呼万岁，朕恐不能再为汝等之主矣。”当晚宿兴德宫，眼前只有后妃王子数人，景状十分凄寂。昭宗顾语侍臣道：“朕久闻都中俚言道：‘纥干山头冻杂雀，何不飞去生处乐。’朕今漂泊，不知竟落何所。”说着不觉泪湿襟袖，左右侍臣亦欷歔不能仰视。至二月初旬，才到陕中，因东都新宫未成，暂作勾留。全忠带领兵马，从河中来朝。昭宗延见，又令何皇后出见。那何后见了全忠，不觉掩袖悲啼，呜咽着说道：“自今大家夫妻，委身全忠了。”全忠谈笑领宴，出居陕州私宅。昭宗命全忠兼掌左右神策军，及六军诸卫事。次日全忠置酒私第中，请皇上临幸。昭宗惧全忠势力，不敢不往。在饮酒之间，全忠请皇上先赴洛阳，督造宫殿，昭宗亦不敢不从。又次日，昭宗大宴群臣，并替全忠饯行。酒过数巡，群臣辞出，独留全忠一人在座，又有忠武节度使韩建一人陪坐。何皇后从内室出来，亲捧玉卮，劝全忠饮。正在这时候，偏偏那后宫晋国夫人，从后屋出来，行至昭宗身旁，向昭宗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，全忠看了，未免动疑。韩建原是全忠的同党，见此情形，疑是宫中有埋伏，要杀他二人，便伸过一只脚去，暗暗地踢着全忠的靴尖，全忠托醉起去。昭宗再三挽留，全忠头也不回地去了。昭宗见全忠如此倔强样子，更是忧急！

次日，全忠已赴东都，临行时，上书请改长安为佑国军，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。昭宗虽然准奏，心中时时怀着鬼胎，乘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昭宗扯下袖上白绢，悄悄地把诏书写在上面，次日递与心腹内侍，至西川河东淮南分投告急。他诏书上说道：“朕被朱全忠逼遣洛阳，迹同幽闭，诏敕皆出彼手，朕意不得复通，卿等可纠合各镇，速图匡复。”这一番话头。那内侍尚未回宫，昭宗又接全忠表文，说洛阳宫室已经构成，请车驾从速启行。适有司天监王墀奏言星气有变，今秋不利东行。昭宗听了王墀之言，便差宫人往谕全忠，推说是皇后新产，不便就道，欲迟至十月东行。又把医官关佑之诊皇后的药方，送至东都作证。全忠更是疑惑昭宗有意推延，徘徊观变，便打发牙官寇彦卿，带兵直赴陕中，嘱语速催官家发来。彦卿到了行宫，便狐假虎威，更是逼迫得凶。昭宗拗他不过，只得随寇彦卿启跸。全忠来至新安迎驾，阴使医官许昭远，告讦关佑之、王墀及晋国夫人谋害元帅，一并收捕处死。自从崔胤被杀，六军散亡俱尽，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，悉随驾东来。全忠设食帐中，诱令赴饮，帐中预先埋伏下甲士五百人，待小儿饮啖时，甲士齐起，悉数缢死，另选二百余人，大小相类的代充此役，昭宗尚不觉察。从此御驾左右，尽是全忠私人，所以帝后一举一动，全忠无不预先闻知。昭宗进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。皇帝幽居宫中，毫无主权。此时只越王钱暨，邺王罗绍威，以及李茂贞、李继徽、李克用、刘仁恭、王建、杨行密，一班是唐室忠臣。他们都移檄往来，声讨全忠。

那全忠见事机已迫，便与他的心腹李振、蒋玄晖、朱友恭、氏叔琮一班人，秘密议行大逆之事。一晚，昭宗正夜宿内宫，玄晖率领牙官史太等百余人，直扣宫门，托言有紧急军事，当面奏皇上。宫人裴贞一前往开门，史太等一拥而进。贞一娇声叱道：“何得带兵直入内宫门。”言未了，那颈子上早已着了一刀，倒地而死。玄晖在宫廷中，四面找寻，口中大呼道：“至尊何在！”昭仪李渐荣，披衣急起，推窗一望，只见刀光一闪，知是有变，不觉颤声道：“宁杀我曹，勿伤大家。”昭宗亦惊起，单衣跣足，跑出寝门来。正值史太，手持利刃，对面昭宗，急避入西殿，绕柱而走。史太大喝站住，却追赶不舍。李昭仪大哭，急抢去以身蔽帝。史太竟举刀直刺李昭仪乳间，只听得一声惨号，李昭仪便倒地而死。史太逼紧一步，直扑昭宗。昭宗这时，被史太逼住在墙角间，欲走无路，用手抱住颈子，浑身打战，只觉得眼前刀光一闪，这位可怜的皇帝，便也断颈而死。何皇后闻变，披发嚎哭而出。恰巧遇到玄晖，何后急跪地哀求。玄晖一时也不忍下手，喝令快避入后宫去。一面矫诏说：“李昭仪，裴宫人弑逆，立辉王祚为太子，在枢前即位。”

那辉王是何后所生，年只十三岁，一切事权，全无主意。次日御殿受朝，称为昭宣帝。全忠上朝，假作惊惶之状，自投地上道：“奴辈负我，使我受万代恶名。”又奏称友恭不能救驾，应加贬死。这友恭原是全忠养子，此时贬为崖州司户，又矫旨赐自尽，友恭临死时，向人大呼道：“卖我塞天下谤，但能欺人，不能欺鬼。”昭宣帝每见全忠，但觉股栗无措，何皇后称全忠为相父。那全忠见孤寡可欺，便决意行篡夺大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珍

第九十九回

缢太后归束唐室 恋妻婢断送晋朝

全忠大权在握，便决意举行大事。唆使蒋玄晖邀集昭宗诸子，共宴九曲池畔。一时德王裕，棣王栩，虔王禊，沂王禔，遂王祹，景王祹，祁王祺，雅王祹，琼王祥等九人，齐来赴宴。全忠在座，殷勤款待，灌得诸王酩酊大醉，便举箸在碗上扣一下，闯进一队武士来，把诸王一一扼死，投尸池中。那昭宣帝和何皇后，明明知道，却也不敢查问。全忠又恐朝廷将相不服，便拣那平素与自己疏远的如裴枢等三十余人，尽行杀死，投尸河中。笑对他同党的人说道：“此辈自称清流，今便投之于浊流。”一面令私党玄晖等，在宫中矫皇帝诏命，晋封全忠为魏王，宠加九锡。全忠一心要做皇帝，如何肯受此虚名。接着玄晖又矫造禅位诏书，迫令何皇后用玺印。何皇后见大局已去，自与昭宣帝退居积善宫中，终日以泪洗面。又惧子母性命不保，暗遣宫人阿秋、阿虔，出告玄晖，只求传禅以后，保全母子性命。

这时王殷与玄晖争权，探得了此项消息，便诬称玄晖在积善宫与何太后夜宴焚香，立誓兴复唐室。全忠正疑惑玄晖，听得了此话，不觉大怒！便令王殷捕杀玄晖一行十余人，积尸都门外，焚骨扬灰。王殷又诬告玄晖私通何太后，由宫人阿虔、阿秋，从中牵合。全忠原也看中了何太后，今听此话，不觉醋意勃发，密令王殷入积善宫，缢死何太后，又矫诏废太后为庶人，阿秋、阿虔二人活活地杖死。昭宣帝此时孤苦零丁，幽居深宫，自知不久，便决计下诏禅位，令张文蔚为册礼使，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，杨涉为押传国宝使，翰林学士张策为副使，薛贻矩为押金宝使，尚书左丞赵光达为副使，六个唐室大臣，带领百官，把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相传的天下赠与朱全忠。全忠接了册宝，居然被服衮冕，称为大梁皇帝。昭宣帝被废为济阴王，徙居曹州，由全忠派兵监守着。次年又将济阴王鸩死，年只十七岁。

全忠下了这个毒手，惹得各路节度使，有所藉口，一齐反抗起来，不受全忠的号令，纷纷自立为王，把唐朝的天下，弄成四分五裂。最大的是全忠的大梁，以下便是李克用的晋，李茂贞的岐，杨渥的吴，王建的蜀，共成王国。此外尚有吴越王钱镠，湖南王马殷，荆南王高季昌，福建王王审知，岭南王刘隐，当时称为五大镇。从此天下扰攘，强弱相争，数年以后，便成了五代的天下，称为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国。那梁太祖便是朱全忠；唐庄宗是李存勖，原是李克用的儿子；唐朝末年，李克用封为晋王，存勖自称唐帝；晋高祖原是北魏留守石敬瑭；汉高祖是刘智远，原是沙陀部人；周太祖是邺都留守郭威。他们这五位开国皇帝，成立了五个短期的国家，原也从汗马血战得来的，待到一旦天下在手，安享富贵，各国皇帝不觉都露出风流本色来。

第一个大梁太祖皇帝，他登位之初，立张氏为皇后。那张氏庄严多智，太祖见了也不觉畏惧三分。谁知称后未久，张皇后便已去世，当时只有一个淑妃吴氏，但太祖因她是娼妓出身，不十分宠爱她。吴氏生有一子，名友珪，封为郢王，为控鹤指挥使。太祖因贱视他母亲，便也不宠爱这郢王。郢王心中甚怀怨恨。太祖有长子友裕早死；次是假子友文，留守东都；幼子友贞为东都指挥使。说也奇怪，这四个子妇，个个都长成花容月貌。太祖自张皇后死后，后宫颇少得宠的人，往日见友文的妇人王氏，长得最是妩媚动人，如今随着丈夫留守东京，太祖便借着入侍翁父的名义，把四个媳妇，一齐召唤进宫去，却暗地里与王氏勾搭上了。那王氏得宠于太祖，居然与父翁双宿双飞。王氏趁枕席上欢爱的时候，便替丈夫友文谋立为太子，太祖满口答应。过了一年

光阴，太祖因房劳过度，便病倒在床，命王氏密召友文进宫，欲传以太子之位。那友珪的媳妇张氏，同在宫中，打听得了此事，便暗地里通一个消息给她丈夫；友珪便把牙兵扮作控鹤军士模样，乘夜斩关直入。太祖惊而起，只骂得一声贼子，那友珪也回骂一声老贼，当有仆夫冯延谔，举刀直刺入太祖腹中。友珪命以破毡裹尸，埋于寝殿阶下。一面命友贞杀友文。友珪便在宫中即位。那友贞出至东都，见友珪大逆无道，心内愤怒；便与姊丈驸马都尉赵岩，表兄龙虎统军袁象先，密谋杀友珪。象先领禁兵数千人，在午夜突扑入禁宫。友珪惊起，见宫外已围得水泄不通，知不可逃死。便令手下仆夫冯延谔，先杀死妻子张氏，后杀自己，冯延谔也自刎而死。友贞便在大梁即位，便是梁末帝，在位十一年，为唐帝李存勖所灭。

那存勖见梁末帝昏庸无道，国内又自相残杀，便带领本部人马，直攻大梁，兵势十分强盛，梁国灭在旦夕。那梁国左右大臣，在末帝卧内，偷得传国宝玺，出城去迎接唐军。忽见宫中大乱，宫女太监，被唐兵四处追杀，号哭之声，惨不忍闻。末帝知不可保，便在寝宫中与近臣皇甫麟，双双缢死。存勖命漆末帝首领，装入木匣，藏在太社。从此存勖也称起帝来，便是唐庄宗。庄宗生平最宠爱刘夫人，那刘夫人貌美善怒。庄宗欲使刘夫人欢笑，便自敷粉墨，与优人在庭前歌舞，刘夫人果作媚笑。庄宗原很懂得音乐，常常自谱新声，登台演唱，取优名为李天下，平日自呼亦称为李天下。李天下一日与优人敬新磨在台上对唱，庄宗又自称李天下。优人直批帝颊，厉声喝道：“理天下者，只有一人，汝是优人，可理天下耶？”庄宗更喜其敏慧，赏赐金帛无数。从此伶人出入宫禁，欺压大臣，调弄妃嫔，群臣愤恨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宫廷如此秽乱，独有皇太后曹氏，素恶刘夫人，常劝庄宗，不可宠爱太甚。但庄宗正偏惠刘夫人，如何肯听太后的话，便欲立刘夫人为皇后，只因尚有正妃韩夫人在，不便越礼。那时朝中最有大权的便是郭崇韬，他位兼将相，权倾中外，欲迎合皇上的意志，便率百官共奏请立刘夫人为皇后，反废正妃韩氏为庶人。那郭崇韬素与宦官为难，宦官便联合伶人，谄事刘皇后。刘皇后因在庄宗跟前毁谤郭丞相，庄宗设计召崇韬入内，令仆夫李环，出其不备，用大锤挝碎其头，并杀其子廷诲、廷信。在外诸军，知大将军被害，便四起叛变，围攻京师。庄宗闻之，不觉神色沮丧，叹曰：“吾不济矣！”当晚兵攻兴教门，庄宗正就食，闻变，便自率卫兵御乱。乱兵放火烧兴教门，攀城而进，近臣宿将，尽弃甲而逃。庄宗在忙乱的时候，中乱箭而死，左右惊散。庄宗尸身，被鹰坊人用火葬之。

当时有李克用养子李嗣源，素得将士心，便入洛阳，禁兵焚掠，拾庄宗骸骨埋葬。百官环请嗣源即位，称为明宗。明宗立妃子曹氏为皇后，封子从荣为秦王，从厚为宋王。秦王生性阴刻，骄纵不法。此时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，敬瑭妻永宁公主，与从荣义属姊弟，只因同父异母，姊弟二人素不相容。敬瑭不愿与从荣同列朝廷，欲外调以避从荣之锋。恰巧有契丹入寇，明宗调敬瑭坐镇河东。从此石敬瑭在外，声势一天强盛一天。那明宗原是胡人，本名邈佶烈，是李克用养子，赐名李嗣源。他即位的时候，年已六十，每夜在宫中焚香祷天，默祝道：“某胡人，因乱为众所推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万民之主。”因明帝生性廉和，爱人如己，在位年谷屡丰，兵革不用。独有秦王见石敬瑭已外调，好似拔去了眼中之钉，便在京中勾结徒党，称兵作乱，幸有枢密使范延光、赵延寿，早事防范，生擒秦王，明帝下诏斩首。不久明帝亦逝世，三子从厚即位，称为闵帝。

闵帝年幼无知，一切朝廷大事，尽付之胥吏小人。明宗在时，有一养子名从珂，封为潞王。至此时，潞王见闵帝幼弱，便统兵谋反，直入长安，闵帝惊走，急幸魏州。朝中百官，齐上表劝进。从珂入宫谒见太后、太妃，由太后下令，废闵帝，以潞王即皇帝位。这时闵帝逃在卫州刺史王私贄的州廨中，从珂密令私贄之子王峦，进毒酒与闵帝。闵帝不肯饮，王峦便亲自动手，缢死闵帝。潞王在宫中享受富贵美人，十分快乐！

此时适值千春节，潞王在宫中置酒高会，召各王公大臣及公主命妇，入宫饮宴。石敬瑭妻晋国长公主入宫上寿毕，即欲辞归晋阳。潞王此时已大醉，即大声曰：“何不且留，岂欲急归与石郎谋反耶？”此语传入敬瑭耳中，不觉大恐！尽收在洛阳之货宝，藏入晋阳。因之外面沸沸扬扬，都说石敬瑭有谋反之意。潞王得了这个消息，刻刻提防，问端明殿学士李崧。李崧劝潞王与契丹





和亲，结为外援。独薛文遇以谓不可，说道：“陛下以天子之尊，屈身夷狄，不亦大辱国体乎？且契丹若循故事，求尚公主，将何以拒之。”潞王左右无所适从。敬瑭欲试潞王之意，屡次上表，自请解除兵柄。那潞王听信了左右的话，便下诏徙敬瑭镇太平，解除兵柄。石敬瑭得诏大怒道：“吾之坐镇河东，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不代，今昏主乱命，是欲杀吾，吾安能束手死于道路。”谋士刘知远进言曰：“明公久将兵，得士卒心，今据形胜之地，士马精强，若称兵传檄，帝业可成。”书记桑维翰亦劝敬瑭力谋自全；又说：“契丹主，素与明宗约为兄弟，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，朝呼夕至，何患大事不成。”石敬瑭听了这一番话，主意便决，上表称潞王是光帝之养子，不能承受天下，请传位许王。潞王读表大怒！手裂表文，掷于地下，尽夺石敬瑭官爵，令张敬达、杨光远，将兵讨之。敬瑭一面调兵抵敌，一面遣发使臣，赴契丹求救，上表称臣，又请以父事契丹之主。契丹主得表大喜！立发五万骑兵入中国境，与唐将高行周、符彦卿合战，唐兵大败。石敬瑭出兵与契丹兵合围晋安寨，潞王惊恐，逃至怀州，日夕酣饮悲歌，左右劝其北行，便摇首道：“卿等勿言石郎，使我心胆惧碎。”石敬瑭具臣子礼，进谒契丹主。契丹主谕之曰：“吾三千里来赴难，必有成功；今观汝器貌识量，真中原之主也！吾欲立汝为天子。”敬瑭辞谢再四，左右将吏，又竭力劝进，敬瑭才许之。由契丹主作策书，命敬瑭为大晋皇帝，登坛即位，割中国十六州以献与契丹，又许每岁献帛三十万匹，改国号称晋。晋帝驱兵直入洛阳，洛阳将校，飞状往迎。潞王闻晋帝入城，便与曹太后、刘皇后、雍王重美，一行人手捧国宝，登玄妙楼，纵火自焚而死。后唐立国十三年，共易四帝，至此亡于石敬瑭之手。

石敬瑭虽得了唐帝天下，但因帝位是契丹册立的，那契丹主时时诛求无厌，又以新得天下，各路藩镇多未服从，内又府库殫竭，人民困穷。敬瑭便励精图治：推心置腹，以抚藩镇；卑辞厚礼，以奉契丹；训练兵卒，以修武备；务农课桑，以实仓廩；通商行贾，以丰货财。数年之间，幸得稍安。

但不久四海又骚动起来，契丹兵又时时入寇。当时石敬瑭因年老力衰，便把军国大事，委托于刘知远一人，又重用冯道。一日，冯道进宫独对，晋帝唤幼子重睿出拜。重睿拜罢，便令宦官抱重睿坐冯道怀中，原是希望冯道，他日辅立幼主之意。六月，晋帝去世，称为高祖。那冯道见重睿年幼无知，便与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议，国家多难，宜立长君，便立齐王重贵为嗣皇帝，便是出帝。重贵原是石敬瑭兄敬儒之子。石敬瑭在位，重用刘知远。今出帝即位，即罢撤知远，知远由是痛恨出帝。那出帝又是一个不争气的皇帝，他一旦得居内宫，见宫中三千粉黛，早把他乐得神魂颠倒，终日迷恋裙带，佚荡荒行，凡宫女略有姿色的，莫不受皇帝召幸。出帝原有正妃孙氏，在齐王府中，夫妇十分恩爱，后登皇位，遍幸后宫女子，便厌恶孙氏，说她不解行幸，帝后二人，常因闺房韵事反目。孙后有一叔母冯氏，虽在中年，姿色未衰，又因体态风骚，在家中招惹得一班游蜂浪蝶，背地里作出许多偷香窃玉的事体来。嗣因帝后常在宫反目，冯氏便入宫去解劝，这也是前生的孽缘，谁知那出帝一见了冯氏，便好似蚊蚋吸住人血一般，迷恋不舍。那冯氏也企慕富贵，故意对这风流天子，放出许多艳声浪态来。他二人眉来眼去，在无人之处，便已成了心愿。出帝把冯氏留在宫中，朝夕欢娱，从此愈加不拿这孙氏放在眼中了。第二年索性废了孙氏，立叔岳母冯氏为皇后。这一件背逆伦常的事，传遍天下，天下大哗，大臣纷纷上奏，劝出帝速黜冯氏。而这出帝自从得了冯氏，昼夜淫乐，把六宫粉黛，俱丢在脑后，便是朝廷大事，他也不理，渐渐地奸臣弄权，人心尽失。那契丹便又大举入寇，直驱至滹沱河边。朝中大臣以国家危在旦夕，入朝求见出帝。那出帝方在深宫，拥冯氏高卧，不得见。此时契丹令张彦泽，领二千骑兵，倍道疾驰，袭取京师，自封邱门斩关而入。京城中顿时大乱，宫廷被围，出帝没奈何，只得与太后及妻冯氏，面缚出降，彦泽送出帝至开封府。此时有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，部下兵精粮足。但因出帝平时甚是厌恨他，到此时间契丹兵已破京师，他便分兵把守四境，河东将士，劝知远自上尊号，皆曰：“天下无主，天下者非我王而谁？”一时军士齐呼万岁，知远便在军中称帝，一时中外大悦。

契丹主大掠晋宫室，掠文武军吏数千人，宦官宫女数百人，金银玉帛数百车，满载而归，相

望于道。契丹主行至临城得病，行至杀狐林病死，部下剖其腹，实盐数斗，载之北去，时人称为帝羴，因其似干肉也。刘知远行至大梁，旧时晋室藩镇，相继来降。知远复以汴州为东京，改国号曰汉，称后汉高祖。高祖在位十二年，得一重病，自知不起，便召苏逢吉入宫，托以辅佐幼主承祐，又说须慎防重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珍

第一百回

长安祸起郭威称帝 陈桥兵变赵宋受禅

后汉高祖逝世以后，逢吉一班大臣，便商议处置重威的方法。先把高祖的尸身移入后宫藏起，秘不发丧。一面矫天子诏，称重威父子，因朕小疾，便造谣惑众，应即弃市。当有禁军，把重威家宅，团团围住，擒住重威父子二人，弃尸于市，市人争食其肉。然后发丧，立皇子承祐为周王。时周王年只十八岁，史称后汉隐帝，尊李氏为皇太后，朝廷大事，一切托与郭威。

那郭威的威权，一天强盛似一天，朝廷官吏，以及外州节度，都怨恨郭威一人。同时河中、永兴、凤翔三镇节度使，抗不奉命，各起作乱。郭威代隐帝领兵讨伐，一一征服。郭威班师入朝，隐帝在延寿殿设下筵宴，替郭大将军洗尘。饮酒中间，忽大风四起，推屋拔木，吹去殿门前窗，远掷十余步以外。隐帝认作怪异，便召司天监赵延义问以吉凶。赵延义奏称王者欲免灾害，莫如修德。但承祐一旦登了帝位，享尽富贵，有粉白黛绿的美女子，终日在身帝献尽妖媚，早把国家的正事，抛在脑后，日夜与宫女们玩笑着，荒淫日甚。

说也奇怪，这汉宫中自从那日大风以后，常见怪异，有时听得空室中大哭大笑；有时在庭院中，见人影幢幢。吓得那班妃嫔，人人不敢居在室中。一群女子，一到天晚，便大家挤在一处，不敢归寝。隐帝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便以一身在众妃嫔前，周旋欢乐，日夜淫纵着，把个身体淘得枯瘦支离，把朝廷大事，付于左右嬖臣。

此时太后之弟李业，权势最大。那苏逢吉、杨邠、史弘肇一班自命为托孤大臣，遇事便要干涉。李业怨恨日甚，与手下私党约定，率甲士埋伏在殿头，俟弘肇、杨邠一班人入朝，甲士齐起，乱刀杀死。苏逢吉在家，也被乱军闯入，割去首级。一面矫皇帝诏旨，至郭威营中，欲收除郭威兵权。部下将士大愤道：“天子年幼，此必左右群小所为。”郭威大悟，便留其养子荣镇守邺都，令部将崇威前驱，自将大兵，长驱来京师，声称入清君侧。那隐帝得了奏报，便遣慕容彦超等自将兵抵御。军屯七里居，隐帝坐小车，自出劳军。当夜彦超引轻兵袭郭威行营；郭威早已有埋伏，用铁骑直冲慕容阵地。一时军士纷乱，死伤枕藉，彦超部下四散奔逃。那郭军大队追杀，隐帝匹马奔逃，行至赵村，追兵已近，左右扶隐帝上马，避入民家马厩中，被乱兵搜出杀死。此时郭威大军，已至长安城下。郭威的军士在城外驻扎，独自入迎春门，先归私宅。便有丞相冯道，领朝廷百官入见。郭威以礼拜见各官员，便带领百官入宫，相见太后，奏请早立嗣君。太后面谕道：“如今河东节度使崇，忠武节度使信，皆高祖之弟。又有武宁节度使贇，开封尹承勋，都是高祖之子，令百官议立。”郭威欲立贇，太后令郭威至徐州接新皇帝。那郭威原也服从太后命令，谁知他回至营中，将士数万，忽然大哗起来。郭威正坐在中军帐中读兵书，听得帐外一片喧哗之声，正欲派人出去查问。只见十数个为首的大将，匆匆进帐来说道：“天子须待中自为之，将士已与刘氏为仇，不可立也。”就中一位黄将军，也不待郭威说话，即扯裂帐前黄旗，披在郭威身上，不由分说，十几位将士，把郭威一拥，拥出帐外去。帐外已搭起一座高台，众将官把郭威拥在台上，台下数万将士环立，齐呼万岁，喊声震地；立刻拔寨齐起，向南行去。在半途上，郭威修表上汉太后，请奉汉室宗庙，事太后为母。又下诏遍贴大梁城厢，晓谕人民，勿有忧疑。军行至七里居，窦真固统领百官，出郊外十里迎接，又齐上劝进表文。太后下诏，废贇为湘阴公。那四方节度使，也齐上表文，劝郭威上尊号称帝。郭威见臣下都归向自己，便自立为

帝，改国号为后周，史称周太祖。

周太祖入居汉宫室，力求节俭，凡四方有贡献珍美宝物的，命一律罢去；搜集汉宫中旧有珍宝玉器，便一齐掷碎在庭前。谕群臣道：“凡为帝王，安用此物？”又发放宫女万人，一一使归父母。上下安宁，人民大悦！郭威少不读书，及至身为帝王，颇喜诗书，常就丞相李谷问字。这一年冬月，太祖拜谒孔子祠庙，欲下拜。左右大臣劝道：“孔子陪臣也，天子不当拜之。”太祖道：“孔子为百世帝王之师，岂可不敬？”便行跪拜礼。又谒孔子墓，禁在墓旁樵采。又亲访颜渊、孔子的子孙，拜为曲阜令。

周太祖年轻的时候，出身甚是微贱，只在尧山脚下，替人看守牛羊，又上山去砍柴，在街市上叫卖。那和他早晚在一处街同伴，大家每人在臂儿颈儿上，刺一个鱼儿或是鸟儿玩耍。周太祖便在颈儿上，刺了一个飞的雀儿，用墨涂上，当时同伴们，都唤他为郭雀儿。待郭雀儿长大成人，有一个柴姓老人，见他体格魁梧，性情忠厚，便把女儿柴氏配给他做妻子。这柴氏天性灵敏，治家有条。后来周太祖官至枢密使，柴夫人内权甚重。待太祖称帝，立柴氏为皇后。后性格十分严厉，妒念甚深，太祖爱幸后宫，不能随时宣召，凡有举动，必先在皇后处告明。太祖因敬畏皇后，便也无可如何。太祖登位时，年已五十，后年不相上下。但夫妇三十年尚无子息，太祖与皇后都深抱忧虑。同时有妃子金氏、董氏，都生有皇子，皇后不愿继嗣妃嫔之子，只欲在皇室子弟中，立为养子。柴皇后常对太祖说道：“从来母以子贵，今日吾若以他妃之子承接嗣统，则他日太皇太后之权，将让与他人矣。”柴皇后有一兄子，名荣，深得皇后欢心，皇后欲收为养子，屡与太祖言及。太祖不忍违后意，便令荣改姓郭氏，封为晋王；朝廷百官皆知晋王，将立为太子。次年，太祖忽大病，群臣都不得进见，人心惶惶。深宫传出诏书，令晋王听政。不久太祖逝世，荣立为世宗皇帝。

此时忽有北汉后代子孙刘钧，自立为王，举兵直犯周朝京城。世宗大怒！自统大军，至高平迎敌。两方兵士大战，未数合，那周朝右军将樊爱能先领骑兵逃亡，右军兵一齐溃散，纷纷投降刘钧。世宗看了，更是愤恨！便跃马当先，亲冒矢石，领兵血战。世宗身旁有宿卫将赵匡胤，见皇帝如此奋勇，便回顾同伴道：“主危如此，吾等岂可坐视！”便自统二千人前进，奋勇杀敌，士卒亦喊杀助威，立败敌将，杀敌兵万人，刘钧乘夜逃去。当夜世宗与赵匡胤露宿营中，君臣甚是欢乐！皇后符氏，闻天子陈兵在外，便带领宫中女兵数百人，出至郊外，迎皇帝回宫。

那符皇后原是符彦卿之女，初嫁与李守贞之子李崇训为妇，有一相士，见符氏面貌，叹为天神，说当为天下之母。李守贞大喜，便自言道：“吾妇尚能母仪天下，况吾一堂堂男子乎？”便称兵反乱。终被周太祖攻破城池，李守贞夫妇自焚而死。守贞子崇训，先持刀杀死弟妹，又欲杀符氏。符氏躲在夹幔中，崇训四处寻觅不得，外面兵已破门而入，崇训也自刎而死。乱兵闯入内堂，符氏持剑危坐，大声叱退乱兵道：“吾父与汝主为兄弟，何得无礼！”太祖闻之，便令人送回母家。后柴后收世宗为养子，太祖便娶符氏为世宗妇。世宗为帝，符氏亦立为皇后，那相士的话，果然大验。这符皇后生成刚强性格，在宫中每日教练女兵，教成个个精熟勇敢。世宗甚是看重她，遇有国家大事，必与符皇后商议，帝后爱情极深。今闻知皇帝露宿在外，便亲自去把皇帝接进宫来。皇后每日帮助皇帝，在宫中管理国家大政，国势便日渐兴盛。独有北汉刘钧，固守晋阳，自称汉王，不肯降服。

当时战将中惟赵匡胤，最是有勇有谋。世宗便命赵将军带领六万人马，出清流关，倍道进攻，直攻至滁州城下，守将皇甫晖断桥死守。赵匡胤跃马过河，猛力攻城。皇甫晖在城上高声道：“人各为其主，请退三舍，俟我兵饱食而战。”匡胤笑而许之，待城中兵士开城出战，匡胤兵齐进，生擒守将，夺得滁州城池。世宗虑匡胤独力难支，便令匡胤之父赵弘殷，统领一万人马，在后策应。当夜弘殷兵至滁州城下，传呼开门。匡胤在城中传话道：“父子虽至亲，城门则王事，不敢乱后。”命至天明，始放他父亲入城。赵匡胤这次立了大功，世宗拜为大将军。赵将军得胜回朝，世宗常郊迎十里劳军。赵将军与世宗，并辔入城。

当时朝廷中，惟一柴守礼十分跋扈，官为光禄卿，而权压百官。这柴守礼原是世宗的生父，

藏



子为人君，父为人臣，已是大失伦常之礼。守礼也自恃为皇帝生父，与当时将相王溥、王晏，在各处游乐，依势凌人，京师地方，人人侧目，呼之为十阿父。十阿父尝至京师酒家，酒醉，杀死店中伙伴，地方官不敢按向。独赵匡胤直言敢谏，在世宗前奏称光禄卿柴守礼，在外依势凌人，杀戮无辜。世宗明知守礼有罪，但因彼此是父子之亲，便也不忍过由殊求，只暗地令人劝守礼辞官回家。世宗为守礼建深院大宅，又为广置姬妾，使守礼安居享受，亦略尽人子之孝意。

当时世宗因北方契丹，常入寇中国，因道路阻塞，无法追击，便先命亲军都虞侯韩通，将水陆军先行；从沧州开掘河道，直通入契丹地界，开游口三十六道，四通八达，随处可以攻契丹境地。那契丹主，却还睡在梦中，以沧州地处荒僻，平日无人留意。河成之日，世宗随统步骑兵数万，直入契丹境地。那契丹宁州刺史王洪，便举城投降。世宗下诏，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，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。世宗自坐龙舟，沿流北进，舳舻相接，蔓延数十里。水军至独流口，益津关，契丹守将献城纳降。赵匡胤统陆路军马，攻击瓦桥关，契丹守将姚内斌，莫州刺史刘楚信，齐献纳城池。世宗军行四十二日，尽得燕南之地，便在行宫中大宴功臣，当然是赵匡胤居首功。世宗又欲再振兵威，攻取契丹幽州的地方。诸将皆劝道：“契丹重兵，均聚幽州，不当深入。”世宗心中不乐！当时回銮至大梁行宫，世宗病甚，不能行动。各路军马，均驻在大梁城外。

在五代之世，只周世宗为最英明之主，他在即位之初，便能留心农事，令匠人刻木为农夫蚕妇，置之殿廷，早晚敬礼之。又欲均定天下赋税，先以唐元稹均田图赐诸道，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，分行诸州，均散田租。平日在宫中，敬礼符皇后，夫妻甚是恩爱，不肯轻易召幸妃嫔，六宫粉黛备而无用。但符皇后颜色渐衰，又无子息，常暗令别宫妃嫔，为皇帝荐枕，均被世宗斥退。符皇后自惭形秽，每伴睡至夜午，乘世宗熟睡，便换一少年妃嫔。世宗醒觉，亦一笑置之。因此渐生王子四人，此番北征回来，因路上感受风寒，病倒在行宫中，承相奏请速立太子。世宗下诏，立长子宗训为梁王。梁王奉父皇回京。看看世宗的病势，一天沉重似一天，竟至神态昏迷。世宗也自知不久于人世，便召亲信大臣范质等，入宫托孤，立梁王为太子。便对太子道：“汝父辛苦一生，以马上治天下。当高平一战，攻城死战，矢石落汝父左右，汝父略不动容。平日应机定策，出人意表；在朝又于政治发奸摘伏，明察如神。有暇便召儒者课读经史，商略大义。汝父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，平日不因喜赏人，因怒刑人，群臣有过，则面质责之，服则赦之，有功则厚赏之，文武参用，各尽其能。人无不畏汝父之明，而感汝父之惠。汝今后须处处效法汝父，亲贤人，远佞人，是治国的要道。”世宗说罢，便瞑目长逝。梁王崇训，便在枢前即位，称为恭帝。

恭帝年幼无知，一切军国大权，都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之手。此时加匡胤为检校太尉，除归德节度使。匡胤勇略胜人，处事明决，天下兵马，大半都出于赵将军部下。只因主上幼弱，大权旁落，各路藩镇，暗地都和赵将军通声气，四方都有拥戴赵将军之意。匡胤原是涿州人，父亲殷弘，娶妻杜氏，父为周检校司徒、岳州防御使；在夹马营中，生子匡胤，当时只见红光室宝，异香扑鼻。幼年便觉容貌宏伟，器度豁达。二十岁便在周朝补东西班行首，累官至殿前都指挥使，管理军政。前后六年，从世宗皇帝，经大小战阵，百数十次，无不建立大功，部下甚是爱戴。世宗尝读书，于文书囊中，得一木尺，长三尺余，上面题着一行字道：“点检作天子。”世宗心中不乐！此时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，便疑张有异心，即命匡胤代张为都点检。

恭帝初立，人心浮动，赵匡胤声望日隆，各军都有拥戴之意。此时北汉又会合契丹人马，入寇中国。恭帝令赵匡胤，统兵抵敌。当时有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，与部下各将士，秘密定计，欲以出军之由，拥立赵点检为天子。那内廷官员，却还都睡在梦里。癸卯日，大军出发，军校苗训，深知天文，见日下又生一日，黑光摩荡，历久不灭。便指示部下诸将道：“此天意也。”当夜大军驻扎陈桥驿，将士相聚谈天上二日之变。有都押衙李处耘，大声说道：“主上幼弱，我辈出死力破敌，谁则知之，不如先册立赵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征未晚也。”众将士听了，便齐声欢呼，当去把匡胤之弟匡义，书记赵普，邀至帐中商议。又打发牙队军使郭延贇，飞骑潜入京师，报殿前指挥使石守信，都虞侯王审琦，二人皆素归心赵点检。



甲辰日，天色黎明，匡义、赵普二人，与部将进逼匡胤帐中。匡胤此时，醉卧帐中，起视，见诸将已拔剑围立，齐声说道：“诸将无主，愿拥太尉为皇帝。”匡胤不及答言，当有李处耘奉黄袍，加诸匡胤之身，众将罗拜帐下，齐呼万岁；拥匡胤出帐上马，回军至汴中。匡胤停辔回顾众将道：“汝等贪富贵，能从我命则可，不然我不能为若辈之主矣。”众将皆下马齐声说道：“愿受命。”匡胤即与诸将约曰：“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惊犯。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害。朝市府库，不得劫掠。听命者有重赏，不听命者斩首。”众军士齐声应诺，即排队徐行。乙巳日，入汴中。匡胤先遣楚昭辅往私宅，安慰家中细小。匡胤进明德门，命甲士各归营伍，自亦退居公署。忽见将士拥丞相范质至阶下，匡胤见之，流涕曰：“吾受世宗皇帝厚恩，今为六军所迫，一旦行此大逆，惭负天地，丞相将何以教我。”质未及答言，众将皆拔剑厉声道：“我辈无主，今日必得天子。”范质与文武各官，均仓皇下拜，口称万岁。便请匡胤登崇元殿，行受禅礼。百官分列殿下，候至日暮，有翰林陶谷，从袖中出诏书宣读。范丞相引匡胤就殿庭北面拜受之，又扶之升殿，服袞冕，即皇帝位，册周恭帝为郑王，符太后为周太后，迁居西宫，大赦天下。因匡胤所领归德军在宋州，改国号称宋。当时有华山隐士陈搏，骑驴过陈桥，闻宋主代周之事，便仰天大笑道：“天下自此定矣。”

自唐室亡后，梁太祖代立，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共五代，五十五年，至此而天下一统，为赵宋所有。